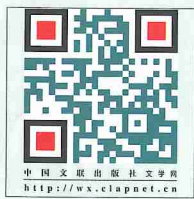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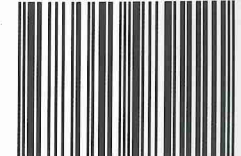


出版人：朱庆
责任编辑：李民
装帧设计：天恒仁文化



ISBN 978-7-5059-8922-1



9 787505 989221 >

定价：48.00元

荆山旅游
文化丛书

随笔保康

主编 都正阳 李修平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荆山旅游文化丛书



荆山六景

随笔保康

SUI

BI BAO KANG

主编 都正阳 李修平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融历史文化、山水、游记、论人叙事为一体的随笔集，所收作品都是作家对保康历史人文、山水文化的真情吐露。这些作品有的纵横捭阖，有的娓娓道来，有的叙述清雅，有的挖根求源，无论是记人叙事还是描摹山水，无论是追忆往事还是展望未来，都饱含着作家的满腔热情和独到见解，具有很强的心灵震撼力和现实穿透力。

所选作品都是作家的新近力作。这里既有成果显著的知名作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锐。通读全书，不仅一个丰满壮丽的保康悄然立在眼前，而且还可以通过大家们的文字享受一次精美的文化大餐。

荆山不群

随

SUI

BI BAO KANG

主编 都正阳 李修平

笔保康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山旅游文化文集: 随笔保康/都正阳, 李修平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059-8922-1

I. ①荆… II. ①都… ②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0962号

随笔保康

编者: 都正阳 李修平

出版人: 朱庆

终审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李民

封面设计: 天恒仁文化

复审人: 王莹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周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话: 010-65389142(咨询) 65067803(发行) 65389150(邮购)

传真: 010-65933115(总编室) 65033859(发行部)

网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m@clapnet.cn

印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装订: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9-8922-1

本册定价: 48.00元

总定价: 300.00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荆山旅游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叶丛

主任: 张世伟

副主任: 王海梅

成员: 都正阳 李修平 刘波 田德林

李昭晖 周才彬 王俊楚 陈静茂

李敬相 柳虎 吕先觉 杨丽

宋进潮 甄光新 徐继红 王博

主编: 都正阳 李修平



目 录

CONTENTS



生态画廊 国际慢城 \ 曾海水	001
山高水长保康情 \ 王建琳	007
神奇的山水与人物 \ 王伟举	013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 谢 伦	038
我的保康情愫 \ 郑 浩	044
大荆山笔记 \ 彭宗卫	050
荆山放歌 \ 李修平	059
龙洞记 \ 晓 苏	071
漫话荆山 \ 杨选成	081
眷眷楚水情 \ 张更生	086
通灵万物润荆山 \ 林万平	098
灯影婆娑山城夜 \ 龙 武	106
风景入目最佳处 \ 张 蕾	109
香樟小城 \ 吕先觉	112

荆山四记 \周才彬	114
官山是一本书 \孙代文	123
万年一山 \王才佑	126
朝元山记 \冯举高	129
景山游踪 \皮忠良	132
神往九路寨 \李青妹	136
清溪河行走 \张太学	139
五道峡听泉 \牛宪纲	144
沮漳之水 \谭 岩	146
绝妙荆山好去处 \任爱国	151
歇马古镇 \张 铖	157
印象小镇 \褚金鑫	161
尧治河：大美山水佳天下 \王立平	163
黄龙观村写意 \李修平	166
沮河源头马坡行 \郝敬东	173
那山 那泉 \宋进潮	176
林川河记 \陈立堂	180
到桃花源去 \向宗山	184
心中那片绿 \张德富	187
保康的秋天 \赵明庚	190

生态画廊 国际慢城

◎ 曾海水

古时楚国的源头，承载着荆山楚韵，一路从远古走来，星移物换，薪火相传。经过几千年文明的洗礼，扫去了往日封闭、落后、贫穷的尘埃，朗月笑长空，碧天迎彩霞。楚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荆山儿女，凭借勤劳和智慧，敢叫荆山焕新颜。当春回大地时，一颗璀璨的明珠，被大山奋力托起。抬头望，一座现代山城，百里生态画廊，这就是保康。

保康，你的名字，就充满了美丽的传说。先辈人定下这个名字，就是要让山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亦暗寓“保障人民安居康乐”之意，表达了百姓孜孜以求的期望和梦想。同时，这吉祥之寓意，对历代官员施德于民、造福一方有一种提醒作用。时至今日，保康，仍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时尚的名字，也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名字、让人自豪的名字。地处鄂西北的保康县，山峦重叠，沟壑纵横，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植物茂盛，物产丰盈，这里深藏着一座座宝山、一座座富山。过去祖祖辈辈守着金山受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还了。

如今的保康，被誉为襄阳的后花园，当之无愧。正在建设中的四条高速公路，将大大缩短彼此的距离，使之近在咫尺。她西南邻接神农架世界地质公园，西北紧接世界文化遗产、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山，东北边是古城襄阳，南边为世界水电之都宜昌。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这样的地理位置，在众星拱月之中，想让保康不出名都难，更何况是古楚

源头。仙气、灵气、人气，使得这块风水宝地，薪火更旺，精足气盛。

走进保康，绵延的山道十八弯，把整个世界藏在绿色中，清香的空气让你想极力吸吮。春天万物复苏时，枯木发出嫩芽，满目苍翠，秀色可餐。晴天，微风拂面，松涛柏枝发出银铃般的笑声，霞光从山峰中射进来，使山体的颜色变得层次分明、绚丽斑斓。有一位诗人自豪地说：我来自农村，我是大山的子孙，那里有门前的山坡，那里有最美的乡亲。走过的是古道，跨越的是星辰。无论春夏秋冬，有山风吹来，分外滋润。

保康的美，是一种大自然的美，而大自然天斧神功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大山人的生命是那片土地给的，那片青山、那条清溪给的。我深信：景色吸引人，环境造就人。看山上的树多了，品格中就像树一样挺拔刚毅；看山溪的水多了，性格中就有水一样的灵动宁静；看山上的花朵多了，心情就会像花一样的光鲜洁净。保康人纯朴沉稳、坚强刚毅、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的禀性，是大山赋予的。保康人爱美，懂得欣赏美，他们在封山育林，保护自然，珍惜生态方面，给予了更多的投入，倾注了更多的爱。目的是让子子孙孙享受大自然的美，有意识地把美好的家园，建设成人间天堂，让美渗透到骨子里。

贯穿保康全县的是荆山山脉。茂密的森林，像一床硕大无比的绿色地毯，覆盖在整架大山上，连绵起伏的一道道山梁，连同蜘蛛网般的山涧水系，就像一株千年的蜡梅花镶嵌在绿色地毯上。保康不只有野生蜡梅，各种名贵珍稀花卉，不胜枚举，多姿多彩。在这幅巨型的生态图景中，荆山以北南河水系注入汉江，荆山以南沮水水系注入长江，自古就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少了大山的神秘隐约，却也打开了远山闭塞的大门，揭开了荆山楚源的神秘面纱，让真实的保康为世人所知。日月轮回千万年，山中自有魅力在。

绿色，是大山的主色调，有了山花的陪衬，大山不再孤寂。改革开放以来，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条清溪河水穿城过，百里山花入画来。在保康的大小山头，一年之中，山花烂漫，四季飘香，形成了春看杜鹃、夏观牡丹、秋赏紫薇、冬品蜡梅的特色美景。保康拥有600多种珍稀野生花卉，属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就有28种，其中国家1级保护植物有银杏、红豆杉、南方红豆杉、水杉、珙桐、光叶珙桐等6种，这是一座十分难得的自然野生花卉博物馆。开春，山野中黄色的迎春花，接过满山的蜡梅花旗，与桃红柳绿一起，讲述着春

天的故事。此后，山间油菜花开了，沿袭黄色主流做派，使大山春意盎然。随后，野生云锦杜鹃盛开，粉红的、紫红的、千姿百态，灿若云霞。云锦杜鹃是杜鹃大家族中的佼佼者，高贵、稀有，不同凡响。浑圆的树冠，形似枇杷叶，成为花中王冠。有时云锦杜鹃与牡丹交相辉映，争芳吐艳，美不胜收，把整个大山装扮得分外妖娆。初夏时节，红的、白的、紫的、黑的，各色牡丹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这里是“牡丹的故乡”，保康的野生牡丹，可与洛阳媲美。

保康的秋景依然十分美，异常的迷人。金秋，树梢的叶子红得像玛瑙，绿得像翡翠，山腰那层薄薄的白纱，更使山野充满了神秘风韵。山高，林幽，峡静，水清，纯朴中满目秀色，美丽中不失张扬，特别是眼前一片姹紫嫣红，风一吹，红叶就会跳起舞来，此情此景中，难道你不会心动？秋天到保康，漫山遍野的菊花，非常贪恋悠哉地退场，花期长达半年的紫薇花、牵牛花正浓。一阵秋风吹过，牵牛花在绿叶丛中摇曳，向人们诉说大山的美丽。满山红的、黄的、紫的色块镶嵌在绿色空间里，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遥相辉映，无边无际，好似画家手中的长卷。每逢深秋时节，层林尽染，红叶漫山，野果累累，美不胜收。路旁那些熟透了的野果子，娇艳欲滴，野桔子、野柿子撒落在山坡上，那是秋天送给游人的最好礼物，那也是大山对客人的一份心意。山在画中，人在景中，感觉每一处都是最好的景点，让游人收不住脚步，太养眼了。以至流连忘返，来年还会再来，定要把大山的美色看个够。来到这里，那份欣喜、那份炽热，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无法让人忘却。

隆冬时月，万物进入冬眠。此时，忽见寒梅树，花开溪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在保康的野生蜡梅等四大名花中，我最喜欢野生蜡梅，堪称“活化石”。1984年，世界上第一个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在保康诞生，多达4000余公顷100余万株，大自然恩赐的“蜡梅王国”，名副其实，名至实归。每年冬季雪后，大批游人接踵而至，踏雪寻梅。有些星星点点，有些丛丛簇簇。大片盛开的蜡梅，如同众星捧月；山路沟壑点缀的蜡梅，就像是撒落的珍珠。游人细品蜡梅的芬芳淡香，目睹傲骨风姿，仿佛心灵得到净化与升华。早梅发高树，回映楚天碧。朔风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梅花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千年吟咏不绝的主题。王维的一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表达了深深的思乡情，惦记自家窗前的那棵梅花开了没。在我们少年的那个时代，是背诵毛主席诗词长

与受到的文化传承不无关系。

与神农架山水相连的马桥镇尧治河村，从开发磷矿石起家，做大做强集体经济，经过20年的艰苦创业，人平纯收入过万元，实现了“村在园中、厂在绿中、房在花中、人在景中”的美丽乡村，建成了“国家AAAA级旅游区”、“全国文明村”。尧治河人的聪明，就聪明在保护生态上，没有过度开发，而是坚持边开发边保护。向外界延伸——做长磷化工的产业链，把工业办到了襄城余家湖、办到了南漳武镇；生态与旅游业向内拓展，传统民俗文化，养生娱乐景点，做到了家门口，让村民天天享受。还要让外面的游人乐哈哈的送钱来。一部电影《天地尧治河》向国人展示了新农村建设的风采。尧治河村的沧桑巨变，艰辛与激情，如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影片在全国农村院线的上映，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一本很好的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教科书”。

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保康人聪明就聪明在：充分利用大山的优势，发展壮大经济，对大山“一分索取，十分回报”，把大山建成绿色的庄园，幸福的乐园，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保康县已发展核桃总面积44万亩，一年收获核桃干果150万公斤，实现产值6000万元，很快就可以达到过亿元的绿色产业。灵芝是一种药材，而把灵芝做成盆景当礼品卖，每盆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最贵的卖到数千元。保康县具有天然酸性土壤，特别适合蓝莓生长。自2008年引进美国蓝莓品种后，目前已经种植3000亩，其中500亩已经进入丰产期。计划到2016年形成3万亩的种植规模，成为又一个过亿元的绿色产业。全县茶叶面积达到13万亩，核桃产业面积达到44万亩，烟叶产业面积达到6万亩，高山蔬菜产业面积达到3.6万亩，药材产业面积达到3.2万亩，把保康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绿色银行”，30亿元的现代生态农业产业，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还赚了不少美元。

抓生态，让保康施展了智慧，也尝到了甜头。保康县的领导人都非常有战略眼光，提出建设“都市后花园”和“国际慢城”的目标，独具慧眼，引领未来。一直以来，保康人致力于生态，致力于旅游，致力于山青水秀，奠定了良好基础，实现这些目标指日可待。特别是“慢城”概念的提出，目前在中国还算稀缺事物，世界各地的慢城魅力独具，让人们在更自然的节奏中生活得从容而惬意，在“慢”中作乐。中国人的梦想，其实并不奢侈，就是不再为了生计而奔波，真正找到让自己快乐的生活步调、怡然自得的生活境界，真正的回归到生活本质，不再为了生活而生存，重启对生活质

大的，一首《卜算子·咏梅》背过千万次，最喜欢那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保康的美，是历史文化的美，是勤劳智慧的美。保康作为古楚国的源头，悠悠岁月，楚国800年历史，就是从这个山野走出来的。古楚国的建立、崛起、争霸、称霸、鼎盛乃至衰亡，应该与保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楚人“筲路蓝缕，以启山林”，势力伸展到江汉间。及至春秋时期，楚国渐趋强盛，开疆拓土，问鼎中原。战国时期，富甲一方，成为一个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的泱泱大国。有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古中国的崛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楚人、楚国、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些古老的文化之所以能传承至今，是因为文化的根脉、血脉，仍然旺盛，千古不朽。对于楚国的历史，唯有借用《文心雕龙》评楚辞的话“惊采绝艳”，才足以当之。楚人艰苦创业、一鸣惊人的精神，在保康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作为国家的非遗文化保护名录《黑暗传》，在保康这块热土上流传了几千年，是一部美丽的神话传说。是一部流传甚广、和当地文化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口头文学作品，可与《聊斋志异》相媲美。《黑暗传》是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学术界高度评价《黑暗传》代表着我国汉民族首部神话史诗、创业史诗、英雄史诗。诗中从天地玄黄、黑暗混沌、日月合明、人祖创世等方面，极为具体丰满、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地球形成、人类起源、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映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体现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同时，《黑暗传》融儒、道、佛众家思想于一体，既以儒家正统观念为主导，又兼具道教、佛教之所长。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保康就受到汉文化、楚文化的洗礼，博大精深的文化如养分，开启了智慧的大门。

巍巍荆山，绵绵沮水，历经千年沧桑。早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来自寺坪、重阳等乡镇的众多文化遗存，向人们昭示远古的神秘与辉煌。《荆山锣鼓》、《沮水巫音》等独具地方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山野充满生机。马良、歇马等乡镇至今流传许多古三国名将在此大战疆场的传说，战火让这片土地，写下了英雄的诗篇。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巨大的不朽的财富，让保康人在心灵上得到净化，在精神上十分富有。民间有俗语：马桥的酒，金斗的馍，漂亮婆姨在唐二河。说明保康人会过日子，他们朴实勤劳，充满智慧，骨子里流淌着善良的血脉，真正懂得辨别、欣赏和弘扬真善美。山野的民风清纯，热情奔放，助人为乐，

量和自我价值的重视。

保康自然禀赋很好，空间体量大，可塑性强，如何做足自然、生态、养生、休闲的文章，潜力巨大。规划领先，布局合理，注重宁静，避免趋同，选择“国际慢城”的概念，开发与保护环境并举，是非常理智和有吸引力的。保康主打生态牌、主打旅游牌，经过预热和人气的积累，春风化雨会有时。

30多年来，无数次的进山、出山，有许多美好记忆的碎片，挥之不去，无法释怀。我时常沉静在对保康，对大山的思绪、回眸之中，忽然想起一首楹联：

上联是：山脉文脉人脉，一脉相通，

下联是：天美地美心美，大美保康。

横联是：楚天明珠。

曾海水，男，财经散文作家。襄阳市财政局副局长；襄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协理事；《汉水》杂志社社长、主编。作品散见于全国报刊，有游记《意大利之行》、财经散文《流金淌银》、《金光银道》等著作出版。

山高水长保康情

◎ 王建琳

为什么人们一提到保康，我总是眼中有泪，心中有情。保康是我的故乡吗？不是。

为什么在这崇山峻岭，千峰纠结的地方，总是让我情不自禁难以释怀。是因为它的山川形胜让我忘情，还是它的物产如金把我深深吸引。不是。我不是个狂热的唯美主义者，对名山大川趋之若鹜睹后生情；我也不是个高蹈的考古论今者，对襄阳地区最偏远的山区县保康的古往今来，从《黑暗传》考到《光明传》上而泪流满面。

面对保康，我眼中有泪，心中生情，是我心中有一缕抽丝般的隐情，总让我心中生痛。说实话，我一向不是那种喜欢写小情小调的作者，也不是见山写山，见水写水，见人写人的性情中人。我写这篇“山高水长保康情”，是因为它触及到我内心深处一个爱之如深的痛点，和缥缥缈缈的感伤。在保康，可能我这一生一世，再也无法找到那个“大堰河，我的保姆。”

那是上个世纪的1970年，我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学生，代表襄阳县中学生篮球代表队，到保康参加襄阳地区青少年篮球运动会。临行时妈妈下命令似地对我说，你到了保康，一定要找到你儿时的保姆刘大堰，我喊刘嫂，你喊刘妈妈。小时候你闹觉，刘妈妈总是让你含着她的奶头入睡。你长到两岁，刘妈妈把你打扮的像山花花一样漂亮，你扎着两个小揪揪的照片，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好长时间。刘妈妈是保康县城关人，住在哪条街不记得了，好像她老公是做木匠活的。到了保康，你一定要找到她。妈

特地给刘大堰买了一条大红的红方巾，现在叫红围巾，让我带给她。妈说，你站在她面前，说你叫建琳娃，肯定会吓她一跳。可不，打球的那一年，我十五岁，竟然长到一米六七，青竹竿似的。

就是为了吓我刘妈妈一大跳，我下定决心要在保康山城找到她。那时候的中学生比赛，提倡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像现在的比赛，一是要钱，二是要命，实在残酷。比赛之余，我在绿水青山的小县城转悠，沿着黑乎乎的手工坊和卖山货的一条小街打探，问遍了街上的居民和商店里的人，没有找到我的保姆刘大堰，我的刘妈妈。我没能吓她一跳，而她却成了我心中永久的遗憾和永久的痛。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应该说，刘大堰是那个时代第一批走出家门的外出务工人员，第一批搞家政的服务人员。当然，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保康走出大山的务工人员早成千上万……而刘妈妈这个当年的领头雁哪里去了？

为了让刘妈妈能发现我，那一天我们襄阳队打赢了保康队，我举起妈妈给她买的红方巾，像战旗一样在球场四周挥舞着，我多么希望我的刘妈妈能看见我。然而，刘妈妈没出现。

时至今日，如果刘妈妈还活着，恐怕已年过九旬？在保康叫堰的地方多多，人名叫这堰那堰的也很多，就像一位新四军五师的老战士，重返保康要找到当年的那位红嫂，却怎么也找不见一样。啊，我的刘妈妈，红妈妈，你在哪里……

再到保康，一晃20年。1990年，我在襄阳市妇联担任宣教部长，因总结先进基层妇联工作的典型，我曾多次到过保康，踏访过这里的山山水水，拜访过许多优秀的村级女干部，和一些在“双学双比”活动中带领妇女致富的三八女能手。从西边的过渡湾到东边的聚龙山，从幽深的寺坪到古道上的歌马，我没有闲情逸致去写保康的古往今来，却浓彩重墨抒写过山乡妇女们在高寒大山，种卷心菜，种黄金烟，种茶叶，种魔芋而致富的先进典型。跟着省市妇联的领导，也数次推荐过有培养前途的县乡优秀女干部，记得有陈艳芳，有徐声珍。后来，徐声珍从妇联战线脱颖而出，还担任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我请上上下下的妇女干部们帮我打听刘妈妈，然而，音信渺茫。

再到保康，一晃又是17年，是我写了长篇小说《风骚的唐白河》得了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大概市委领导怕我信奉一本书主义，就此搁笔。让我在市委市政府新农村办挂了个副主任职务，要我再一次到基层深入生活。

由此，我便投入到襄阳市新农村创建试点工作的一线上。全市的试点工作，从襄枣宜老少边区的四个村，从宜城、谷城、襄洲三个口子镇和一个先进的五山镇拉开了大幕。试点工作从通水通电通路和脱贫致富的工程开始，这七个试点，只用了一年时间，初见成效，特别是谷城的五山成为全省新农村工作的样板。这一期的试点，没有保康县的乡镇和村。第二阶段，全市的新农村工作，从襄南示范区的一县一市一个城区，即南漳、宜城、襄城所辖的三乡四镇全面铺开，对农村进行三改一建。风暴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旧村面貌焕然一新。这个阶段的试点，因风暴中心离保康很远，保康的新农村建设开展如何？是否也在行动之中不得而知。

纯粹是巧合，市作协要在保康县尧治河村召开一次文学笔会。我怀着一种探索的心态，到了尧治河，也没见到那位很显赫的人物孙开林。但我却在大山深处，看见了梦境中的海市蜃楼，看到了深山里一片红灿灿的光亮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曾经是穷山恶水的背山吞月诞生的过程。在这个会上，我几乎是用心用意地阅读了王伟举同志的报告文学《超越神话》，我几乎是带着庄严和神圣的心景，和一批年轻的作者熊万里、艾子、胡平等在那个曾经考验过尧治河人之信念的大坝下，在一面刻着党旗的石墙下宣誓。那不是作秀，我们向山区人民宣誓，我们将忠实于脚下的土地，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人民而创作。

纯粹是探索，因参加王伟举同志撰写的《粉清河的儿女们》理论研讨会，陪同省高校的文学评论家们一同来到保康中坪考察。在翻越了向马桥镇进军的分水岭之后，在通往神农架的腰子角上，我们到了中坪。那一刻，我眼前轰然一亮，金阳一片闪烁。中坪新村像乌托邦的太阳城。然而他不是我们梦幻中的太阳城，也不是欧文当年的社会主义实验区，它是一个客观实在。保康县中坪人近四十年奋战与努力，在神农架边沿打造的新农村大盆景。这个盆景是中坪人几十年生生不息创造之结晶。考察之中，听县里的领导讲，在通往神农架的马桥镇，不仅有中坪和尧治河，还有堰堰村和黄龙观村，石鼓对石锣都唱一首歌。马桥镇的新农村建设，是保康县山区创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缩影与楷模。

纯粹是偶遇，我和市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在保康相逢，他约我去堰堰走一走，还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当一次穿山甲。那一天我可真成了穿山甲，在山洞里钻出钻进，在林川河上绕来绕去。我不知道我们是行进在老龙洞里，还是走在恩施大山的险峻关口。车子钻进洞子像甲壳虫，钻出洞子像金龟子。



我到底穿过了多少山洞，绕过多少回林川河的细流，数不清了。车子出了最后一个小山洞，猛见得两山排闼送出一片青山绿水，送出一座座仙山琼阁，送出一道道红色殿堂，也送出一片片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村庄”。这是深山老林里的山民之居吗？这是原始生态中的现代新城吗？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红吗？

不知怎么地，也许我当过五年多市委党史办副主任，情不自禁就从中坪、尧治河、堰垭，就想到了江西瑞金的红色苏维埃，想起了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想起了湘鄂赣红色革命政权，想起了中国人民历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一心要实现的：消灭了剥削压迫，实现了公有制和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愿景。啊，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梦。社会主义在这深山沟里宏图大展。

我曾经对特色社会主义质疑过，我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还能扛多久也忧患过。而今天，当我走在马桥镇的红三角，我的心变得豁然开朗，心情无比振奋。我在想，我在新世纪新乡土小说中所畅想的场景，虚幻的构思，全在这里成了写实版的历史真实。我无数次读过《共产党宣言》，也多次读过马克思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专著，也读过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要实现这个境界，还要靠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奋斗！今天，这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不正在一代代不畏生死不畏艰险的基层党支部，和一大批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实现着吗？当然，在堰垭村，我没忘记打听我的刘大堰老妈妈，村支部的人翻了他们村民登记簿，没有。我有点失望。但，很快，强劲的山风吹走了我的一点伤感。刘大堰不在，堰河村在！

走在这层层山，叠叠岭的群山之中；走在这草青青，花簇簇的山冈之上；走在这潺潺水，涓涓流的细河之边。看一眼马桥镇红日腾跃的村庄，像巨大的光源辐射在青山绿水之间，照亮着新农村建设的新航程。从中坪到尧治河，从堰垭到黄龙观，之所以能取得创建新农村的伟大成就，应该说是广大山区人民追求社会主义大梦的理想之果，也是基层党组织打造出来的胜利之果。

走在这层层山，叠叠岭上，我想起当年中坪村的黄立杰，在分田单干浪潮打来的时候喊出的那句话：搞大包干分田单干合法，我们坚持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也不违法！这个坚定的回答，使中坪的集体经济越做越

大越做越强三大产业一起转，三种分配一齐搞，搞活了中坪一盘棋。走在这山漫漫，草鲜鲜的冈丘上，我也想起了孙开林在建小水电时遇到的垮坝之灾。是他喊出了：坝垮了只要我们人不垮，只要有我们全村不怕拼命干的人在，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干出来。在这潺潺水，涓涓流的河边上，也使我想起了堰垭宦忠云的那句话：只要能开出一条为民造福致富的通天大道，只要能保住我们的青山绿水，就是六十公里打六十个洞，我们也要把这条路开下去。他也使我想起了黄龙观支书的那句话，只要能把黄龙观建成社会主义的壁上观，就是贴上我的亿万家产，也认了！

我在想，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们？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不畏重负不畏压力，不畏山困不趋炎附势，坚定执著朝着中国农民的大梦而苦干实干。黄立杰四十年支书路风雨兼程，孙开林瘦骨铮铮像肩起大山朝前走的纤夫，宦忠云开山之手磨成熊掌，他用熊掌般的双手推开万重山，迎来大梦中的艳阳天。黄龙观的书记章祖良把家产投进家乡的新村建设，无怨无悔。他们一路走来，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万个雷霆也难轰。是信仰，是信仰大如天，是信仰立于山，才使他们有了这永不言败的斗志与精神。

在当下盛行游山玩水探奇景的今天，你不穿山钻山见不到堰垭村的红烂漫；你不绕山进山，你看不见尧治河的红景天；你不翻过鸡雀岭，你也看不见中坪村的红盆景。你不见山就上，见水就转，你转不到黄龙观的红庙宇。当然，你就是想到九里川看那红色火焰，就像当年的斯诺先生不到延安，就写不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马桥镇的新农村，太像我们党在新世纪创建的红色根据地，历经了无数艰难坎坷，历尽了人间艰辛，那份情仍然如故。马桥镇的新农村，给了偏远落后地区人民奋斗的希望，也给了在大山深处建设新农村的正确途径。因此你不翻山越岭，就看不见这里农民流血流汗创大业创下的火红胜景。

山高人为峰，境界在山之上。我走在创业者们留下的脚印上，似乎一队队一排排的农民英雄向我走来。面对群山，我在心底向敢为人先的中坪、尧治河、堰垭，黄龙观四个村的人民致敬。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看见我眼含的热泪，更没有人知道，一个作家真正的使命，就是要让人民的创造与历史共存！

王伟举同志在这里写下的五篇报告文学是做到了的。

面对保康，我眼中有泪，心中有情，是因为我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霞曦里，在这层峦叠嶂的群山中，看见了一抹曙光。这曙光，不仅照射着



我心中的理想和信仰，更照射着我对保康县基层党组织在近六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创造性建树所产生的崇拜与景仰——这就是保康县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所产生的改造世界之巨大的物质力量对我的冲击与震撼。

啊，保康，你的山重水复，你的柳暗花明，你的荆山楚剑，你的万年山一叹，给世界以雷鸣般的轰鸣。啊，在这翦翦春风里，在这闻莺柳浪中，你一山一水惹人恋，一草一木给人情。我希望在这里，我的刘妈妈和新农村的创业者们一道，像初冬的蜡梅开在山崖傲霜坚挺；我希望创业者们和我的刘妈妈，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时候，活得鲜亮照人。我希望我的刘妈妈和创业者们，在岁月的落雪扫过之后，像落光了树叶，却果实累累坠在树上的柿子灯笼红。

我想，只要你们劳作着奋战着，你们就是保康红色的底蕴和磅礴之气。你们永远是我心中像大山一样厚重的母亲和生生不息的照明灯。

啊，保康，那山那水那人，你是我永远都要寻求的那一抹鲜红色。

王建琳，女，湖北襄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原襄樊大学副校长，襄樊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襄樊市作协副主席，襄樊市委新农村办副主任等职。著有长篇小说《风骚的唐白河》、《迷离的滚水河》，中篇小说新农村三部曲《玉屏山》、《永乐春》、《木鱼镇》等。短篇小说《好一只出头鸟》获《芳草》优秀作品奖，《风骚的唐白河》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永乐春》获湖北省屈原文学奖。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感动襄樊十大人物、“襄阳百杰·文化名人”等荣誉称号。

神奇的山水与人物

——缱绻文事忆保康

◎ 王伟举

办了退休没有了公事，便淡出江湖到上海跟女儿住了。与原来圈子里的联系渐渐稀少，心便沉静下来。忽一日接到老朋友李修平先生从保康打来的电话，言及县委县政府决定编辑出版一套荆山旅游文化丛书，请他出来当执行主编。这是保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后第一项重大旅游文化工程，要我必须给他完成一篇文章。

虽然远离了文坛小圈子，但真正的朋友却是断不了的。修平先生便是我不多的好友之一，他的面子是不能驳的。因此我强迫自己，一定要完成他交给的这项任务。

我在襄阳工作的20多年间，保康是我去得次数最多的地方，我对保康熟悉的程度远超自己的家乡。更让我难忘的是，与保康的交往起因都是因为文事——报告文学写作。而我在本地有些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多出自保康。如《凝聚的群山》、《超越神话》、《汾清河的儿女们》、《百鸟为什么朝凤》。因此一想到保康便记起那一次次激情满怀的写作经历，眼前就闪现出保康那些神奇的山水，闪现出那些熟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就有了一分特别的亲近感。记忆的闸门刚一打开，有关保康的那些熟悉的人和事都往笔端涌来。

1. 幸识文友李修平 文缘始自九里川

在1989年之前我从未去过保康。虽然是同一个地区，但保康在我心目中的距离却有些遥远。只是常听人说起保康的山如何的大，生存如何的艰难，民俗风情与其他县份不同，传说还免不了带有几分诡异和神秘。

开始对保康有所了解，最早是从保康文友李修平先生开始。那是1987年，我从武大中文系插班毕业后回到襄樊文联上班，具体工作是在《汉水》杂志做文学编辑。那时编文学杂志是很严肃的，严肃到带几分神圣。做一个文学编辑既要有文学资历，还得有学历和执业资格（新闻出版署认可的职称）。不像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充当文学编辑，什么人都敢当文学杂志的主编。当时编辑对稿件处理是极认真的，每每打开一卷来稿，看到誊写得工整的纸页，便想到作者写作的苦辛。因此每个编辑对工作都带有几分敬畏。对不用的稿件尽可能与作者联系退还给人家，并且要认真复信写出阅稿意见，出主意帮人修改，尽量把有基础的作品救活。

忽一日，我发现废稿纸篓里丢弃了一叠厚厚的稿件。红色方格稿纸下角印有保康县教育局字样，文稿用钢笔誊写得很清晰，每个字在纸上都凹陷下沉，给人力透纸背的感觉。我马上将稿纸拣起来，一看是一篇小说，题为《猎人的后代》，感到很有吸引力。看了第一页就把我吸引住了，小说写的是神农架邻近山民父子狩猎的故事，人物性格和神农架风情很是新鲜，文笔也不错。与襄阳小圈子文人们的小家子气形成鲜明对比。我看完后很有些激动。立马推荐给李圣强先生和冯臻女士，他们看了都认为很好。一致通过在《汉水》发头题，并配发汪耀海的插图。当时的主编是文联主席王稼田同志，他在审稿时对我们的意见充分肯定，并说专家们都说好的稿子一定错不了。这是王稼田最大的优点，有自知之明，尊重专业。不像后来个别不知深浅冒充内行的人，自命不凡以领袖自居误导青年让人憎恶。事实证明编辑必须具有发现人才的慧眼。《猎人的后代》这篇小说以头题重头作品发表在具有公开刊号的《汉水》1987年第六期上，这篇从废纸篓里抢救起来的作品发表后在襄阳文学圈子里很有些反响。而小说的作者李修平也从此走上文学舞台，走出了襄阳，在长江文艺等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结集出版的《饮食男女》反响也不错。修平后来成为襄阳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并且一直是保康县文学领军人物，由他带起的保康“山林支队”在湖北文学圈子都有些影响。他后来也成为我不多的

文学知己之一。

真正走进保康，是在编辑《猎人的后代》两年之后。1989年下半年，襄樊（襄阳）市委组织部发现了一个大山深处的小村支书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典型。这就是后来远近闻名的保康县金斗乡九里川村。当时的农村正处在联产承包初期的效能释放之后相对沉寂迷惘的阶段，市委抓住这个典型先后组织襄阳日报（当时名为襄樊日报）广播电视等所有媒体大造宣传攻势。襄樊日报发了吴高升等人写的整版通讯《高山上的明珠》，湖北日报也发过一篇《高山赤石》的通讯。文联开会时主席王稼田提到了这件事，刚接手《汉水》杂志的我心中一阵冲动，当即向王主席建议，以文联机关的文学工作者为主体，以《汉水》杂志为载体到九里川去采风。出一期专号。因当时各机关正在对“六四”政治风波相关的人和事进行清理，名曰“双清”。王主席听了我建议认为想法很好，但想等“双清”结束后再说。而当时已是11月，保康山里天已很冷，最好等来年春暖花开了再去不迟。那时的《汉水》编辑部刚经过调整，由我和李圣强负责。我因为经常写报告文学，对时局气候比较敏感，便极力说服王主席，配合中心一定要趁热打铁，捱到来年春天热度降了，黄花菜都凉了。王主席采纳了我的建议，停下双清运动，组织了文联机关和社会上的作家、画家、书法家、摄影家十余人，共同乘坐一辆“万山”牌中型小客车（这是文联机关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据说当时值2万元左右，被我们戏称作“万山大哥”），浩浩荡荡开往保康。

那次是我第一次走进保康。之前我还没有进过真正的山区。我们家乡那点所谓的山区，顶多只能算是丘陵。所以一进保康就被那巍峨险峻的大山镇住了。而初冬的雾只能让人看到大山的底座和边角，其余都被裹在升腾的云雾里，给人的感觉是高得接着天边。雾中的公路仿佛从云端里透迤而出，远远看去像一根缠绕在山腰的丝线。而且路也很窄，两辆车在山腰相遇，必得有一辆紧贴山崖停下，让另一辆贴着它小心翼翼错过去。初次坐汽车走盘山公路，一路上我根本不敢往窗外看。只知道车走在悬崖边上，车窗下面就是深渊。到底有多深并不知道，因为雾的遮盖，未知的悬崖便显得更加阴森可怖。

“万山大哥”经过一天的颠簸，到九里川时天已经黑了，下起了濛濛细雨，秋冬交替季节的我们也终于见到了九里川的村支部书记刘应志，并且在他家吃了晚饭。见到面前真实的刘应志，与我们一直想象中的形象有些距离，之前听组织部的人介绍他的事迹很有些神秘的味道。而眼前的刘应

志个子不高还有些偏瘦，穿着老式的制服，胸前口袋里插着支钢笔，看着很普通，但让人感到很精干。当村支书之前刘应志是村里小学校的民办教师，所以身上还能看到些乡村秀才的气质。刘家的老式瓦屋背山临崖而建，在当地算是不错的。屋里方桌、家具也一应俱全，做出的菜堆满了大方桌，显然是当地殷实的农户。

刘应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珠很亮，一闪一闪中显出过人的精明。从民办小学教师回村里当支书，不过二年时间就引起了市委这般重视，可见非等闲之辈。现在回想起来，九里川也并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业绩，细细想来也就是九里川是矿区，依托紧靠着县乡磷矿的优势，为九里川村办起了一个小磷矿。开采方式属于原始类型，就是挖洞子从山肚子里把含磷的矿石背出来。虽然当时矿石价格低廉，但村里总算有了能够支配的流动现金。这在当时普遍处于贫困中的农村是很显眼的。村集体有了钱事就好办了，刘应志就领着村人修路、给不通电的居民点架设电线，还引山上泉水为缺水的居民点解决吃水困难。记得标准都很低，电线杆、水管都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记得引水的水管全是用打通了的粗竹筒一根根接起来的。

刘应志这个民办教师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智慧。在分田到户后一盘散沙的广大农村中，能够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发展集体经济，改善村民生活已经很具先进性、代表性了。1989年的中国社会发展仍被政治左右着。“六四”政治风波带来的后遗症是引发了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全面制裁。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广大农村这一块上面根本无暇顾及，顶多在每年冬季发动机关干部捐些陈旧衣被送到最困难的山区去安抚一下。整个农村基本处于自然的状态，所以保康突然冒出个刘应志，他在九里川的作为为各级党组织提供了一个蓝本，也让整个社会为之一振。在沉闷平庸的年月里，很容易就引起了轰动。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到九里川，就有了新奇的感觉。除了他介绍的变化之外，我特别注意到两件事，一是村小学简陋的校舍出奇的干净。土墙瓦房小院落井井有条，廊檐下贴满了世界名人画像和他们的语录，有达尔文、爱因斯坦、也有哥白尼和培根、还有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另一件事九里川村每家都将男女厕所分设，无论多简陋都分为两间，标出男女。这在当时的确很新鲜，这是一种文明程度的象征。我们老家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比这里富裕得多却没有这个意识。这种混沌与朦胧让外来客人感到极度不便，也让辈分复杂的自家人时常遭遇尴尬。

我们这些在九里川采访的外来人，首先就感受到了这个厕所革命的便利。见到一个年轻的乡村秀才在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胸怀抱负和理想，向往文明生活，实实在在为村民办事，的确让人振奋，让人看到了农村的希望。那时的《汉水》杂志分管领导是文联副主席龚正荣。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诗人，加之对农村陌生而新奇，采访中他一直处在亢奋之中。澎湃的诗情已经让他激动得难以自持。每个晚上他都在写，每天见到我和李圣强就问：“伟举、圣强，怎么样了？有感觉了吧？”。在采访结束回到县招待所时，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的诗已经写出来了！而我还处在冲动中，7天来所见所闻都有待梳理，而李圣强很早就已经是湖北有名的诗人，但他同时也是个“为得一佳句，捻断数根须”的苦吟诗人。圣虽与我交流时也说还在找感觉呢。我们都真的很佩服龚主席，因为他的政治抒情诗《中国，一条山沟的回答》已经开始大段大段的朗诵了。此公已于多年前早逝，但他的政论诗与格律诗的功夫是一直让我敬佩不已。那时的风气尚好，借用官权左右文坛的事从未出现过，即便对某人处世有看法，甚至于发生过激烈的矛盾，但对于各人的才情都能客观公正的评价。所以写这篇文章时也使我回忆起那令人流连的年代。

直到一个月后，我们所有人的文章才都写出来，记得我当时写好了25000多字的报告文学，正在请李圣强帮忙推敲大标题时，龚主席急于出刊等不及要过去看，他一边审稿一边不时叫好。最后他替我拍板说，“我看大标题就叫《凝聚的群山》！”而李圣强的诗也写出来了，是由九里川的挂在半崖上的田切入的，题为《竖立的土地》。这些作品将一期《汉水》杂志64个页面全部排满，将我的报告文学作了通栏头题，用1989年第6期的刊号编成了“襄樊作家九里川专号”。

杂志出版后就到了年底，印数不多，但仍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一个偶然，又将这个专号效应极度放大了。

那时的襄樊市委组织部果真是抓党建的行家，他善于发现典型、总结典型、宣传典型。他很快就把九里川这个典型推荐到省里，引起了省委的重视。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对这个农村典型十分感兴趣，一定要亲自去看九里川。1990年2月春节刚过，关书记就赶到了保康。然而这年春节过后下了很大的雪，关书记到县城时整个保康的山川仍被皑皑白雪覆盖。道路原本就很差，且都冻得严严实实。山路上没有一辆汽车行驶，关书记的汽车如果勉强上山十分危险，而且上冻后的陡峭公路十分光滑，



去九里川的路既陡又窄，上冻后小车根本无法上去。县委坚决阻止了省委书记的冒险，请关书记在保康县招待所等，电话通知刘应志下山来向关书记汇报。

省委书记在保康招待所等待刘应志的一天显得很是漫长，便要县委的人找些关于九里川的材料来看看。

于是县委办的人拿来了市县组织人写的总结材料，找来了襄樊日报上刊发的一篇长文《高山上的一颗明珠》，省委书记大致翻了翻便放下问：还有什么？于是又拿来了湖北日报发的半个版的《高山赤石》，书记也只简单看了看，并未引起兴趣。再问：还有其他东西吗？

这时县委书记朱庆良忽然想起襄樊文联的九里川之行。便说襄樊的作家们集体采访过九里川，《汉水》杂志编了一期杂志“九里川专号”，便让人去找了来呈给省委书记。

没想到省委书记对这本印刷粗糙、装帧简陋的文学刊物会感兴趣，并且看得很是认真，看着看着兴致也渐渐高起来。关书记拿着这本简陋的杂志在房间里激动地来回走着，一边走，一边发表着他的读后感言。

关书记具体怎么说的，笔者不在现场，无法还原，但后来从市委办公室拿回的传真复印件上，笔者看到了关书记的讲话的大致内容，大意是：

“《汉水》杂志九里川专号办得好！报告文学《凝聚的群山》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吸引力、战斗力、凝聚力；诗歌《中国，一条山沟的回答》回答了我国贫困山区农村向何处去的问题；《竖立的土地》树立了我们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当时有省委秘书长同行，便很快将关书记的讲话内容传回了省委办公厅。

省委书记的评价让襄樊市的领导对文联高看了一眼。当时的市长杨斌庆看到省委办公厅的传真后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文联秘书长涂廷多，请涂廷多转达他对汉水编辑们的感谢之意，说汉水杂志受到省委关书记的赞扬，为市委争了光，他平时对同志们关心不够，这回一次性奖励3万元。然而这笔钱汉水编辑部一分钱也没有见到，省委书记的赞扬并未改变《汉水》的窘境。汉水杂志后来仍一直靠我们四处拉广告、拉赞助艰难维持。直到1997年全国期刊整顿中因为汉水杂志无办刊经费、无办公地点而被收走了全国公开发行的刊号。

然而关书记的赞扬却给九里川的村支书刘应志带来了福音。关书记本已被汉水杂志上文人笔下升华后的九里川人精神所深深感染，又见刘应志

从高山上顶风冒雪坐拖拉机赶下山来汇报自然又多了几分感动。这时候刘应志其实怎样汇报、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了，他的命运注定要迎来重大转折。

省委书记当即决定由省里奖给九里川村一辆吉普车，改善刘应志的交通条件。襄樊市委也给九里川特护待遇，只要刘应志来襄樊必然受到市委组织部热情接待。当时全国企业都遭受着三角债的困扰。各个磷矿的矿石结账都很困难，而襄樊市委组织部常常出面帮九里川村催要矿石款。当年九里川村党支部荣膺湖北省农村党组织十面红旗。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编的《湖北农村十面红旗》一书将我的报告文学全文收入（占了全书篇幅四分之一），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襄樊市委和保康县委发文掀起了学习九里川的热潮。湖北电视剧台还根据我的报告文学改成了六集电视剧《山那边是高坪》，播出后将九里川的宣传推到了巅峰。更大惊喜随之而来，刘应志很快被招收为国家机关干部，那时从马桥镇析出一个小乡名叫金斗乡，刘应志当上了金斗乡党委书记。就是说，刘应志由农村干部变成国家干部（今天称公务员），吃上皇粮了。

然而九里川的巅峰也成为刘应志的人生巅峰。随着刘应志的离开，名噪一时的九里川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刘应志成了一个正科级的国家干部，也就像千万个机关干部一样不再受人关注。他后来先后担任过镇长、镇委书记、外经委主任。52岁时在县农机局长位置上“改非”（襄樊地方实行的内退方式，即保留原来的领导干部职级待遇，但不再分配具体工作）。刘应志的人生经历过具有传奇色彩的起伏。从短暂的村支书很快走到辉煌的顶点，而后又很快回归了平寂。后来就很少听见九里川的消息了。今年去了趟保康，还去了马桥镇。侧面打听起九里川的情况，听说九里川和周边三个村子合并成了大村，刘应志走后由他哥哥刘应凯接手又当了好些年支部书记。而他的三弟刘应江则是九里川县磷矿的矿长。可见刘氏一族曾经多么兴旺。不过我知道刘应凯是个老实人，既没文化，也不会应酬，只会实干。像他这样一个没嘴葫芦注定是当不好书记的。听说前两年因为村里各种矛盾激化，刘应凯没有再当书记了，曾经闻名遐迩的九里川从此沉寂，曾经红红火火的刘氏家族从此销声匿迹。我听了黯然神伤，感叹不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历史。但我仍然对刘应志和刘应凯兄弟充满敬意。我认为无论他们结局如何，或者无论他们后来有什么过错，保康县和九里川村都不能忘了他们，应当正确评价刘氏兄弟的功绩，毕竟是他们树起了九里川这面红旗。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重回单家独户小生产后的沉寂阶段，



是刘应志和九里川打破了这种沉闷，他们为集体赋予了新的意义，为保康县赢得了荣誉，他们开一代风气之先。在他们的影响下，县内县外、市内市外都涌现出了一批像刘应志一样有志向有智慧的农村干部。现在回头审视历史，如果刘应志不是眼光短浅的向往“国家干部”，不急功近利将他的价值变现，也就是说如果他一直在九里川坚持下去，那么，无论对于他个人和九里川村来说，前程都是不可限量的。因为在大山深处，像他这样的聪明能干人并不多，而且能有磷矿资源的地方更是稀少，特别能得到省市如此看重的更是凤毛麟角。然而人生和社会发展都没有如果，你做出怎样的选择，生活就给你怎样的回报。当然这是与主题无关，就此打住不再赘述。

且说就在刘应志离开九里川之后，附近又冒出了一个叫尧治河的小村。一个叫孙开林的人在学九里川的热潮中走到了前台，以他的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各级党委的重视，将保康大山里的传奇再度书写。孙开林不仅再现了刘应志当年的辉煌，而且将高度和热度多次刷新，并获得了罕见的多项殊荣，满身贴满金光闪闪的荣誉标签，随便打出一块来都令人眼晕目眩。

2. 孙开林创造奇迹 尧治河超越神话

再去保康写尧治河这个典型是在十年之后。1999年，襄樊日报开始陆续报道保康另一个典型，而且与九里川村同属马桥镇管辖。我那时是文联机关的秘书长，因为不习惯机关规则，便在1998年5月趁落实中组部、中宣部关于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文件机会到茶乡五山镇挂职镇党委副书记，目标是根据五山镇委书记陈炜波的原型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自九里川之后，因为写九里川《凝聚的群山》受到广泛好评，市里经常找我去写这类典型。先后写过枣阳市委老组织部长白文亮（作品《生命在夕阳里燃烧》）；枣阳市全国模范乡镇推销员李开兰（作品《一个女推销员的生意经》）；国企十面红旗襄阳轴承厂（作品《飞翔的世界》）；湖北桑蚕第一镇模范党委书记饶明达（作品《一座桑蚕大镇的崛起》）；央视录制共和国基石100个模范人物之一的陈炜波（作品《五山茶经》）等等。大概1999年七八月份，襄樊市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彭刚伟找我谈保康的一个新典型，说比当年九里川更让人震撼。听他说是一个叫鸽子河的山村，希望我再出马和他一起去写这个典型。因为我本身有创作任务，而那几年写这类典型太多也有一种

疲劳感就以有剧本任务为由没有接受。没想到的是到了9月份，保康的朋友李修平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请我帮他完成一个任务。他说保康出了一个新典型，市县委都十分重视，要推向全省全国。没想到他说的这个典型与市委组织部彭科长说的是一个地方。这时候的李修平已经从组织部组织科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升任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了，县委书记刘德政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说李修平你是保康的大作家，最好保康的典型由保康作家来写。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就请省里、市里作家来写。总之要打响！他说思来想去，只有请我出山才有把握。修平打这电话时说自己现在在深圳，在为县里督促印制一本宣传画册，由县委组织部张先康副部长代表他来请我。要我必须给这面子，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就这样，市组织部找我没有去，县委组织部却把我请去了（主要是拗不过修平先生的面子）。看来保康这个新典型我是推不脱了。

没想到这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写典型的成功机会。到了地方我才知道这个村子的地名原来是“尧治河”这样三个字。不由为之一震，顿时来了精神。竟然是人类史祖尧帝来过的地方？！这地方太神了！文化太深了！太有内涵了！

职业经验使我有一种预感，预感这里面有内容，有写头！便积极起来。我到尧治河村时孙开林并不在家，而是在武汉为孩子上大学的事奔忙。我一直等了四天，这四天里我就找村里其他人聊，电站工人、其他村干部、村民等各种人物。又找办公室看村里所有的文字资料。等到孙开林回来我跟孙开林交流了三个多小时，一见到孙开林我心里就感到有点奇，因为孙开林与当年的刘应志从外形上看很相似，而且经历也差不多。两人都是村民办小学的教师，都是从开磷矿抓起。原就听人说尧治河是学九里川学起来的看来不假，真有点像是照葫芦画瓢找出来的啊。

而尧治河的创业故事比九里川更具感染力，思路也更具创新型，孙开林最初的创业也是从开磷矿开始的，他带了一伙有志改变穷困面貌的年轻人住进了半山崖一个废弃的牛栏里，在从未有过人迹的山崖石缝间凿出简易的路来。为了把矿石运出去，他们采用与拉矿司机分成的办法把矿车司机吸引上去，终于让外人知道了尧治河山上有磷矿的消息，为了修电站，他们开渠把漫山的小溪水汇到一处，仅是为办电站打的那几十里引水山洞就让我为之震撼了！特别当听孙开林讲到全村老少耗费整个冬天筑起的马面河水库大坝倒塌令全村人陷入绝望时，我感到了一阵百感交集的酸楚，



胸中就开始激动起来了。再比如孙开林将村里的十多个智障单身汉组织起来成立“三福公司”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而尧治河的神话传说更像一道电光，一下将孙开林所有的素材照亮。回到襄樊常常想起这些故事便一次次激动，埋头苦写一个多月，写出了报告文学《超越神话》。这篇28000字的报告文学在襄樊日报连载三天，成为该报多年来刊发文章的长度之最。这篇文章得到了文学圈子里的认可，也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孙开林本人的认可。文章发表时他买了100多份襄樊日报，给全村每户人家发了一份。文章写得好坏当然与作家努力和水平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事迹本身。记得写作过程中我几次为其中的细节打动，眼眶感到湿热。这细节并非作家的杜撰，而是孙开林带领尧治河人创业中真实的故事。至今仍有朋友说，什么时候重读《超越神话》都会再次感动。文章发表后襄樊市委在尧治河村召开全市县市区委书记会议，市县委相继发出学习尧治河的文件。孙开林的人生也很快到达巅峰阶段。不过孙开林比刘应志更能把握时机、把握自己，也可以说他眼界更开阔，看得也更远。他始终保持着一分清醒，清醒的知道他的价值在尧治河。虽然后来孙开林相继担任马桥镇党委副书记、并且转成公务员，再后来成为中共保康县委常委，但他把国家发的一份工资领了回来交给村上，一直坚持不离开他的山村。这使尧治河品牌和他个人的政治荣誉不但持久，而且节节攀升。2003年3月，他成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10月，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3月，他再度成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个小山村的党支部书记，竟然连续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党代表，这是何等的荣誉啊！全国农村支部书记至少好几十万人，有几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十几年过去了，据说孙开林仍不时念起我。经常在说在所有写尧治河的文章中，还没有看到比《超越神话》这篇报告文学写得更好的。

因为写这篇文章是受市县组织部门邀请，在襄樊日报全文发表也是当时的市委常委徐晓伟（宣传部长）亲自审定签发的。所以我没有把这看成我个人的成绩，文章发表后我与尧治河的孙书记没有什么私交往来。后来他在全国大红大紫了也自然不用我们这样的地方小作家去凑热闹了。我也很少有机会再去尧治河。然而后来因为作协的工作，孙开林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面子，帮了我一个大忙。

到襄阳上班后我一直在襄樊市作协挂有副主席的名头。那时的作协氛

围很令人怀念，副主席郑浩提出一个“义工”的概念，深得同仁们赞赏，也曾在后来的几年中真的成为了每个成员的价值取向。作协那时虽然还没有财政拨款，办每一件事都靠主席团成员们各尽所能的奉献。因为那时大家感到都是平等的，并且谁都没有私心和私利，所以心很齐，都愿竭尽所能为振兴襄樊的文学出点力。因此当郑浩提议重新拣起办“学习班”（现在称作笔会）的办法培养作者队伍时，我积极响应，找熟识的朋友接待承办笔会。襄樊几次有影响的笔会都是靠大家的力量办起来的。大家记忆犹新的有黄集林场小说笔会、五山茶乡新农村小说笔会等，都是我找写作中结识的朋友承接资助主要的吃住开支，请的编辑和讲课老师所要花的小费由郑浩每期从报社拿5000元现金支持。其他用车、迎送还有唐家举、詹昌忠等帮助解决。那时的作协真个是空前的团结，人气也极旺。到了2007年，同为作协副主席的散文家席星荃先生提议说襄樊的散文创作很活跃，作协除了重视小说笔会以外，也应该抓一抓散文。于是形成决议在这年要办一个散文笔会。机会随之而来，这年的4月，市地税局办公室主任张欣汉说汪金昌局长要求我帮他们把南漳地税系统一个老干部写一写，要在全系统向他学习。在南漳采访中，县局的张局长请我去看看刚刚炒作起来的南漳新景“七彩瀑布山庄”，县里人称作香水河的地方。这山庄在薛坪镇，自然风光确实很美，瀑布虽小，但却随处可见，几乎一步一景，拙朴中显出精致，是一片刚刚开发的处女地。负责经营的余总原是建设银行襄阳县支行的行长，提前退职受股东们之聘来经营这个山庄景区。余总看过我几篇文章，一谈关系就很近，他请我帮他出主意帮七彩山庄的知名度传播出去。我一看这地方就想起了作协副主席星荃老兄提的散文笔会，就向余总提议与市作协联手在山庄举办一次散文笔会，请作家们写出些优美散文在各种报刊发表，这种文人游记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要比直白的广告好得多。余总也认为我的提议真是个互利双赢的方案，马上赞同并十分积极。我回去即向作协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请网站的石继军开车跟我去七彩山庄考察两次，并把情况在会上告诉各位副主席，大家都认为很好。于是分工由席先生和谢伦出面请《散文》杂志和《散文·海外版》的主编。主席自去请长江文艺的主编。同时向全市作者公开征集散文作品，笔会定于7月2日报到，由席先生把关挑选参会作者。

报到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没想到临报到前却出现了天灾。当时正逢女儿毕业后就地找到了工作，我和妻子赶到上海去帮她搬家。记得是6月

29日下午2点多，我们正在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宿舍里汗如雨淋地忙着给杂物装箱打捆，却突然接到七彩瀑布山庄余总打来的电话。我一开始还兴奋地一再表示感谢，说我明天就返程回来，7月2号笔会所有作家编辑准时去香水河报到。谁知余总一副哭腔，说对不起，是天不作美，好好一件事办不成了。原来就在昨天（6月28日）中午，天降二个多小时暴雨带来山洪暴发，将整个山庄冲垮，景区所有道路全部冲毁了，连食堂、变压器都冲跑了，连景区管理人员吃饭都要镇上送盒饭……我彻底懵了。

我把这不幸的消息报告给作协主要负责人，他也急了，还告诉说武汉的刘主编已经买了票了，明天就到，天津的两位主编已经在来襄樊的火车卧铺上了。让我再与余总商量，请他想法抢修，我们可以缩短时间，把五天改成三天，风景冲了就不游览了，只简单开会讨论稿子就结束……

返程的火车上，我不断与余总联系，按作协主要负责人说的意思希望他想法修好。余总在电话里却只是苦不堪言的一再诉苦，我只是一味哀告地求他抢修。这时我妻子忽然插进话来说：“你们这些文人真是迂腐！人家屋里死人失火了你们还非要去人家屋里打麻将？人家要能抢修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你真是死脑筋！”

妻子文化不高，却总是在关键时刻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我一下子醒了！是呀，能抢修人家告诉我干嘛？这一明白我真的恐慌了。哪怕一个星期前出事也还有活动空间，现在请的客人都在路上了，作者们后天早上都要集中去七彩山庄报到了却出了这样的事，现在是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啊！我怎么向大家交待？！这么多的客人和作者往哪里去？我怎么下台？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真是跳车的心都有了。早餐时间，我茫然无措坐在餐车上毫无食欲。在万般无奈之际，我潜意识里也在急速搜索着可以救急的关系。忽然孙开林的名字一闪而过。除了1999年写过那篇《超越神话》之外，孙开林与我并无私交，况且这事已过去了8年，中间基本没有联系。我怀着试试的心理编了个很长的短信，告知我面临的困境，委婉的问他能否拉我一把？短信发出后心下便有些忐忑，没想到短信刚发出，我在餐车上一个鸡蛋没剥完，手机就响了。我一看显示的孙开林的名字，立时心花怒放，心想有救了！如果他不愿帮我，看到短信后肯定会保持沉默，装作没收到，我就不好意思再找他了。然而他却主动回电话，并且这样及时。肯定有戏！

果然孙书记简单地寒暄之后就切入主题，问我为什么这样“火背”？

并马上说尧治河刚结束一个农民工维权会，宾馆刚空出来，正好可以接待。然后说他现还在外出差，他把宾馆经理的电话告诉我让我直接联系，只把会标和欢迎标语怎样写告诉经理，其他一切不要管了，直接把队伍拉到尧治河。我心里说孙开林真是我的福星啊！就马上向作协报告。结果大家都很高兴，尧治河太出名了，许多作者想去看看却没有机会。这下好了，既把笔会经费圆满解决了，还给大家提供了深入生活学习先进典型的机会。真是皆大欢喜。结果笔会办得非常成功。

这件帮我救场的事使我对孙开林的为人更高看一眼。我认为真正的朋友就应该是这样的，哪怕十年不见面也不会减轻彼此在对方心中的份量。没有事不要无故打扰，一旦朋友有急难之事便倾心竭力相助。所谓君子之交莫不如此。就在今年11月20日，襄阳日报的博士副总编陈栋和旅游周刊的魏遵明主任邀我跟他们一同去了趟尧治河。我看到了尧治河变得更加现代，更加重视文化。了解到了孙开林正极力摆脱对磷矿资源的依赖，根据保康县委以生态旅游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加紧调整尧治河的产业结构，全力打造旅游产业链条。现在的尧治河除了已经收购的野人洞、野人山和楚翁泉酒厂之外，还依托尧文化大做文章，建起了博物馆和尧文化研究院，并且与浙江商人一起合力打造绿色生态养生馆。整个中国经济都在面临艰难的转型，尧治河的转型之路注定充满坎坷与艰辛。但孙开林是个不肯服输的人，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神话，但他不会止步，以他的性情必会呕心沥血将尧治河带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汾清河畔“黄铁匠” 终生梦牵幸福村

写过尧治河的文章之后，我渐渐由为党组织写典型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选题。这阶段金犁策划公司创办人赵乐成先生受石花酿酒公司董事长曹远亮之聘为这家百年老酒厂做企业发展营销策划。我也应赵先生之邀，与他一起为抢救石花百年品牌撰写文章。经过深入采访调查，写出了纪实文学《风雨石花酒》。后来又经赵乐成先生提议，开始了对襄樊工业史的调查，先后写出了《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记忆——曹野与襄樊》以及工业史长篇纪实《世纪沧桑》等。

然而似乎我的写文生涯注定与保康有着难以割舍的缘分。正当保康印象逐渐淡化时，保康县委办公室的一个朋友找到了我。他感叹说，你

为保康写出了几个大典型，但有一个最早的老典型却没有人关注，其实你写的九里川、尧治河都是跟在他后面学的，晚了好些年呢！他建议我去马桥镇的中坪村看看，写写这个村的书记黄立杰。

我有些诧异，心想既然这样一个好典型，县委怎么会没有发现？他苦笑着说，县领导一直很重视呀，中坪是全县人口最多的行政村，历届县委书记都把联系点定在他那里。你问为什么没有宣传？原因很复杂，其一是他本人不配合，对记者和写总结的笔杆子爱理不理。他说，“只要村里老百姓拥护我，不骂我，宣传不宣传可淡球！”所以媒体记者都不愿跟他打交道。其二是因为村里的矿山权属之争，他从县到市得罪一圈领导。这人的正直和公心没有人超过他，他宁为老百姓当牛做马，就是最烦阿谀逢迎吃吃送送那一套。你去了不找他，只随便问村里人，看他们怎么评价黄书记。

我因去过马桥好几次了，他说的那个中坪村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个村子很大、很长。与马桥镇只隔一座桥。因为过去到尧治河必须从这个村的河渠堤上过去。那条河渠是保康为修马桥水电站从上游筑坝把汾清河拦上去的，水深、堤窄，每次从那堤上过我都提心吊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一大片深山少见的小平原，庄稼长得出奇的好。就说，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村子条件好呀，那么大一块平原！这位朋友告诉我，这片平原可不是生来就有的，那就是黄立杰和全村人一起搬土垒石填出来的呀！

那平原竟然是人填造出来的！我一下子肃然起敬。于是怀着一种好奇悄悄跟这朋友去了中坪村。果然那老黄不冷不热。朋友将我的文笔和文名吹了一通，他竟说，“这么大个记者，我这庙小了，装不下呀。再说我一辈子呆在村里打土块，能有啥写头。”他不冷不热说了这些话，交待矿上炊事员说，这记者来了饭还是要管的，矿上有客就喊他一起吃，没客就一顿给他炒两个菜。交待完就忙他的事去了再没打照面。我那朋友感到很没面子，气昏了。说他“真是个老二球。”后来才知道朋友与老黄原是很亲的亲戚，因为老黄太不讲情面，两家关系一直不好。朋友有些抱歉，说他喊我来写老黄完全是出于公心，因为这个时代像老黄这样的村干部太少了。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不受欢迎了。向他学习的人都一个个大红大紫，至今老黄身上没有任何荣誉。当了30多年干部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可是村里人都服他，却每次选举都是绝对高票。

以我职业的敏感，我预感到这个人已经具有了很多文学要素。果然在吃饭时村矿上的人都为他们书记感到不平，说跟那些全国全省典型比，我

们中坪一点不差，可我们黄书记啥也不是。黄书记头上没有光环，中坪村的人都感到没面子。后来我找了原来推举老黄的老书记陈邦才、找了4组的老队长李明炎，外地开矿拉矿的人，竟是众口一词。倒也没说老黄多么好，但都说他过硬，办事公道没私心。还知道了老黄外号叫铁匠，因为他当干部六亲不认过得硬而得名。在马桥街上理发时我还跟理发匠侧面打听老黄，那个理发匠羡慕地说，这从保康到马桥，只有中坪人最享福了，人家有个好书记。问他好在哪里，他说中坪村开矿办电养蚕开发葛根，企业办得红火，赚的钱都用老百姓身上了。中央还没有免交农业税时中坪村就从没有交过“三提五统”，小孩子学费很早也都是村里交的。自来水引到各家灶屋，泥巴路全修成了水泥路面，下再大雨村里人脚上都不沾泥了。中坪村的老年人都有健康补贴……

我问理发匠有没有人恨他。理发匠说，可多，村里有，外面有，上面也有，栽赃陷害都用了，县里来人把账都封了好些天，愣是没查出点事来，人都说，中坪的黄铁匠硬着呢，雷都打不倒……

后来我陆续知道了中坪村的很多事情。其实老黄是县里最早的典型，中坪村当年填滩造平原的事还被湖北电影厂拍过纪录片。中坪村是最早修电站、最早修路开磷矿、最早免除农民负担、最早由村里代交三提五统的村子。早在80年代初，保康县委就发文号召全县学习中坪村“两个铁匠”的事迹。黄立杰18岁当干部，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优秀青年一生有好多次机会走出山村进城去当干部，但他为了实现建设新农村美好理想，一次次放弃机会坚守在中坪，一生都被幸福新农村这个理想梦牵魂绕。

我走进中坪村那年老黄正在过难关。因为村里一座矿山的归属权，是他手下人代表村企磷化公司把县矿拍卖的一个矿拍到手了，老黄让他负责经营他却背着老黄悄悄变更登记，把这矿从村磷化公司转到自己名下了，并给老黄记了10%的股份。村里人不答应，老黄更气昏了头，就将他曾经的手下起诉到了法院。让老黄没想到的是这明摆着占理的官司打起来会是那样艰难。官司从县法院打到市中院又打到省高院，判一次对方上诉一次，一直结不了案。他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领导或明或暗帮私人打压集体？连当时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中级法院院长都不主持公道，硬是偏向私人，把老黄为代表的集体判输了，把本该属于集体的矿山判给了私人。县里也有权势人物为这事打压老黄。但老黄维护集体权益底气十足。他以铁的事实据理力争，坚持上诉。在他一身正气面前，权势最终低下了头，

中院院长只好再发文撤销了无法执行的判决……

就因为老黄铁心维护这座集体的矿山，上面下面都有人想扳倒软硬不吃的老黄。为了争这矿山，他经历了险些被人毁掉一生名节的严峻考验。

那是在2006年村委会换届之前，县里监察部门一位主任突然带人来查中坪村的财务账。这位县监察主任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不请自来，并且把势造得很足，村里人都看出这次是势头汹汹，来者不善。

县里监察主任给两委会班子成员开了个会，说是村里有人举报黄立杰有经济问题，“具体地说既有贪污也有行贿受贿。问题严重，性质恶劣。”并且把村里和磷化公司的账册全都封存，逼着财务人员交待黄立杰的经济问题。财会人员们莫名其妙，不知这里面有什么背景。中坪公司财务副总经理宦吉明说，中坪村的人不会无中生有，无论怎样威逼利诱，总得重事实讲证据吧。把账交给他们后大家反而十分轻松。

这个监察主任和带来的人一起，关着门把磷矿的账、村里的账翻了个遍。一笔笔收入、一笔笔支出，一张张票据……反复核对，同时找人谈话，内查外调，整个中坪村空气十分紧张，党员和村民们都不知黄书记犯了什么事。他们一个个十分纳闷，黄书记这样的人也会有经济问题？他背着大伙做什么大案呢？值得县上派专班来查账？

结果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所有的账都翻了一遍，竟未能找出一笔疑点，那位县里的监察主任感到有些失望，他一再讯问公司和村委会的财务人员，希望找到突破点。可是宦吉明和好多干部都说：“谁不知道黄书记是个硬头眼子犟牛筋，他在中坪村当书记几十年，平时把公家一分钱看得眼珠子一样，烟都不舍得给人上一根，舍得给谁行贿？他要是会这一套，自己早就爬得高高的，红得发紫了。说到受贿更是无中生有的胡扯乱嚼，他当书记几十年，问问看他端过几家的饭碗？镇里几次批准给他涨工资他都拒绝了，他要爱钱还用着贪污吗？”

副总经理周宗明更是怒火中烧，他认为这是有人蓄意栽赃，有意要陷害老书记。他说：“老书记不吸烟，不喝酒，连茶叶都不喝，肉都很少吃，每次出门都是找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饭食，天底下再找不到比黄书记更廉洁的干部了！”

问到出纳褚应强，小褚也说：“我们黄书记对财务开支把得很紧，他对自己更严格，平时花一个钱都算了又算，抠了又抠，他自己从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别人更莫想。”

调查询问好几天没找出一点问题。也许是急于给县上什么人交差，他有点慌了，一慌就乱了阵脚。为了达到整倒黄立杰的目的，这个监察主任竟想出了一个蠢办法，他要自己设个套，让老黄自个钻进去。

于是这位主任找到黄立杰谈心，为消除老黄的心理防线，主任与老黄套近乎，拉人情，异乎寻常的热情。最后才对黄立杰说：“黄书记，我有件私事，遇到点困难，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黄立杰心想，不管你来意如何，总是上级派来的人，有困难咋能不帮？

那主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家里买房子要装修，钱很紧张，想从黄立杰这儿借2万元用一下。黄立杰一想，人家在这里办公事，遇到急难趁便借点钱救急是可以理解的。如拒绝了反显得自己小家子气，让人认为查过村里的账就不肯救人急难了。他当下就说，行，到时你写个条子，我批一下，可以借给你临时救下急。那主任却要求黄立杰把钱送到他家里去。善良的黄立杰没觉察这是个圈套。他还体谅那主任是不好意思到村里来拿，就让出纳会计小褚给他送了去。走时交待褚会计，一定要他写个收条。

一生与人为善的黄立杰从没想到这是个很深的陷阱，井里布满尖刺。这个挖得深深的陷阱一下把他推到了政治生涯的悬崖边沿。

没过几天，县纪委正式派调查组来了。直接找到黄立杰，要他向组织上说清楚，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竟然向县监察部门查账的干部行贿？

黄立杰一头雾水。他当了一辈子干部坦坦荡荡，自恃站得正行得端，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下作事来？！

见他实在想不出，纪委的人提示说：你给县里查账的监察主任送2万元钱是什么意思？要他帮你掩盖什么？

黄立杰这才想起那主任找他借钱的事。联想起近来针对他的一系列事件和反常现象，这才明白这是有人给他下套。但他心里反而更踏实了。黄立杰处变不惊，哈哈一笑，“原来你们问的这事？那就叫这个人自己当我面来对质，看我啥时给他行的贿？”便一五一十把监察主任借钱装房子的事说了。并让纪委找送钱去的出纳会计褚应强调查核实。褚会计就将县里那个主任找黄书记借钱的前后过程和黄书记让自己送钱去并要此人打借条的事清清楚楚叙说了出来。

其实，这事连县纪委书记赵传彬听到举报黄立杰行贿时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黄立杰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铁匠头”，工作生活过硬的桩桩件件事例被人们当作传奇故事四乡传播。现在一听老黄和出纳会计诉说了原

委，就明白这是个人为设计的假案。纪委书记赵传彬十分愤怒，当下传唤了那个监察室主任。向他交待了政策，告诉他诬陷已经触犯刑律。如果争取主动会从轻处理，一味蒙混抵赖将会进监狱。

那个主任原是个无知莽撞轻狂之辈，一听涉及刑法马上就吓慌了，很快就交待了设套陷害黄立杰的过程。目的是把老黄这个几十年不倒的“铁匠头”彻底扳倒。至于为了什么？是谁指使？这主任却守口如瓶至死不肯说。

事情查清楚了，黄立杰虽然心地坦然，但面对这种卑鄙陷害怒不可遏。

他打电话找县纪委书记要说法，并直接问：“赵书记，你公道地说，眼下像我这样过硬的干部还多不多？”赵书记钦佩地说：“像你这样的干部实在不多了。组织上心里是有数的，县委是了解你的。”

黄立杰愤愤地说：“那么像我这样的干部他都敢设计陷害，平时他们还真不知搞了好多冤案！”黄立杰要求县纪委给予澄清，不然他一直告到中纪委去！

县纪委领导对陷害黄立杰一案十分重视，按党的纪律和刑法，那位监察主任应受到开除甚至坐牢的惩罚。县里领导联想到围绕中坪村矿权官司上挂下联的矛盾，对这件事的诱因已经很清楚，考虑涉及面太宽就没有深究，但最终还是把那主任调出了纪委监察机关。

纪委书记知道性质的严重性，也知道黄立杰受伤害的程度，于是亲自到中坪村向黄立杰道歉，对村两委班子作出解释。一再安慰黄立杰，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村里工作，也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人对党组织失去信任，更不要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人生理想。

也许是黄立杰工作中得罪人太多，也许是他从不随波逐流搞关系，中坪村的工作年年、件件走在全县前面，经济上一直是全县前十名纳税大户，党建、民主法制建设、社会管理工作考评也从来都名列前茅。可是中坪村和黄立杰却很少与荣誉沾边，无论虚的实的，都极少落到黄立杰头上。这个资历最老的村支部书记仅仅是襄阳市人大代表，2009年才评了个省劳模。村民和两委成员们常为他们的书记鸣不平，但黄立杰说，“我们共产党员做事不是为了荣誉，要图虚名我早就不是这样干了。我们所作所为只图问心无愧，上对得起党组织下对得起村民群众就够了。我图的不是虚名，只要中坪村的老百姓能过上富裕生活，比什么都实在！”

黄立杰几十年的奉献和公心村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明白黄立杰的心，他们也最信得过他。所以每次选举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把手票投给了黄立杰。

村里人还告诉了我好些关于老黄坚持原则、保护弱者、不畏权势、主持公道的故事。我眼前站起了一个公道厚朴、刚正不阿的倔强汉子。于是，怀着一种敬意，满腔热情地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汾清河的儿女们》。

作品写出来后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和长江文艺杂志社出面开了一个研讨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傅溪鹏从北京赶来出席，市里四大家都有领导出席这个研讨会。农民日报、文艺报、湖北日报及本市媒体都给予了关注。实在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制约，这部作品缺少深度，虽然后来占了新农村题材的光评了徐迟报告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但并不代表我的报告文学水平。然而对于公正评价黄立杰却具有重要的意义。研讨会上市委常委谢豪斌同志发表的致辞令我感到意外。谢常委的讲话不是礼节性、程序化的，没有一句官话，而是言之有物，充满感情。谢豪斌调市委之前是保康县委书记，所以从讲话中听得出谢常委对老黄十分了解，也十分尊敬。他借这个讲话机会高度评价了黄立杰数十年的村书记生涯。

谢豪斌说，“作家在保康写出了好几个典型，保康也是个出典型的地方，先后涌现了九里川、尧治河、堰垭等一大批。但是保康最早的典型就是黄铁匠。一花引来百花开，保康的其他典型都是学黄立杰学出来的。”

谢豪斌的讲话实质上是代表县委、市委充分肯定了老黄几十年的工作。我相信这对黄立杰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就在报告文学发表之后，中坪村和黄铁匠重新受到社会的关注。黄立杰的正义之举得到社会广泛的道义支持。一年后持续近八年的矿权官司也有了结局，最终由县法院院长出面进行调解，以村集体占七成、个人占三成的股份制方式达成和解。而值得庆幸的是，争议中停止开采七年之后，矿石价格大涨，这又成为不幸中的幸事。所以村人都说他们黄书记是个福相，凡事总有好的结果。村集体矿权得到维护，老黄在村人心中更受尊敬。接着老黄又办了一件让全村所有村民终身受益的大好事。在社保局开始为村级企业的职工开放社会养老保险时，黄立杰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抓住了机遇，用集体经济的积累资金为村里达到男45、女40岁的所有村民全额购买了养老保险。并签订协议，让这政策长期延续下去，使每个有户籍的中坪村民都享受这种待遇，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坪村民，男村民到45岁、女村民到40岁就由村里出资开始每年为其代交养老保险金，直交到男60岁、女55岁时即像城里人一样按月领取退休养老金。现在已有600多到退休年龄的村民开始享受这待遇了。所以老黄更受村民拥戴了。



今年11月下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回了趟襄阳，从尧治河绕道中坪村，去看了中坪的近况。好久不去，中坪完全变了个样子，汾清河老河道由国家投资重新砌了河岸，小平原上的农田的田埂和水渠全都用水泥硬化了。最大的变化是学校旁边耸立起一栋六层高的大楼。因为层距很高，像大都市商圈的层高，虽然只有六层，却显得气势恢宏。据说这是村里新建的社区中心。我不理解为什么会盖这样大一栋楼，黄书记似有难言之隐。侧面打听才知这是上一任的市委书记要求建的。听说这位书记能从小市升上来当大市的书记，就是靠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创造的政绩。靠大投资大建设升迁是从政路上屡试不爽的捷径，他来襄阳后再次复制，一边大建新城，一边要求全市各县都推广新农村社区模式。农村社区化当然是新农村建设的深化，但是社区化一定要大兴土木建大楼吗？有了大楼就是社区化了吗？悲哀的是不管理解与否，只要领导拍了脑袋下面各级就不加思考的督促落实。由于老黄务实稳健敢于抵制一些劳民伤财的花架子，所以中坪才是保康经济状况最好的村，也是为数不多的不欠外债的村。而因为中坪有钱，县里就把新型社区建设的重点选在了中坪村。老黄自然也不能事事与上级对着干。因此他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但还是按要求的时间做完规划、招标。去年11月开工，今年11月主体已经竣工。凭中坪村的实力，如果仅是这个综合楼项目是不在话下的。可是三年前，市里和县里在襄阳市郊余家湖汉江边规划了一片保康工业园区。凡是有点实力的村都被动员去投资建工厂，上的项目都是低端小规模磷化工业。中坪村不得已接手与襄阳一家化工企业合伙投资建了一个“天一化工有限公司”，耗资2个亿，中坪村已投入资金一个多亿。但厂子建起来了却不敢开机生产，因为磷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一生产就会亏损。加上这个社区中心的2000万投资，村里多年的积累接近告罄，资金实力接近临界点。老黄已经不易了，保康像中坪这样不欠债的村已经不多。而今，动员他投资工业园、要求他建新型社区大楼的领导都一个个提升调走了，而六十多岁的老黄却得艰难的背着这包袱往前走。可老黄总是保持着一副泰山压顶不皱眉的沉稳，我真的很佩服他。可我还是替他担忧，因为单是为村民代买养老保险这一项每年就得200多万，这可是真金白银年年要支付的。我想他内心里一定有难言的痛苦和煎熬。真希望各级领导不要再急功近利催逼基层乱上项目，让各个村根据自身条件按照经济规律自主发展吧。所幸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表示，今后考察干部不再以GDP排名论英雄，我想老黄心里一定轻松了不少。

此次去中坪我看到黄立杰仍是信心十足，中坪村的绿色经济又有了新的亮点。中坪村办葛业公司生产的汾清河牌葛粉葛茶市场渐好，并且不断开发新产品，今年秋天又增加了橡子粉项目，橡子在保康山区很普遍，一到秋天落得漫山遍野都是，真是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纯天然的原生态绿色食品。

中坪葛业公司经理赵礼敏兴奋地告诉我，葛业公司过去一直由村里磷矿产业扶持，今年磷矿价格低迷，但中坪葛业公司今年就将实现收支平衡争取开始赢利，今后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发展了。

中坪葛业的起色让黄立杰很高兴，他不在意葛业公司今年能赚多少钱，他高兴的是中坪村经济从磷矿业向绿色生态产业转型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就在我去重访汾清河的前一天，2013年11月20日，保康县政府县长张世伟去中坪考察。张县长对老黄的产业转型之路充分肯定。县长看到的是一个始终稳健发展的中坪村、村庄美丽、村民幸福的中坪村，不由大发感慨。这位年轻县长对黄立杰40多年勤勤恳恳为村民们无私奉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也向我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村支部书记高尚人格的崇敬，并对黄立杰说，“今后黄书记要找政府，不必亲自跑县城到政府去找他汇报，直接打个电话给我说就行了。”黄立杰很感动，也很欣慰。这不仅是县领导作风的转变，也是县政府领导对他一生操劳的肯定。

这次在中坪，我又听到一个关于老黄的故事。这是村里的大学生副书记小侯讲出来的。起因是那座社区大楼的投标。社区大楼公开招标完全按照招投标程序进行，中标的这家公司凭借的完全是造价最低和工期最短的双重优势。可是这家公司中标后，老黄却要求这家公司在报价的基础上再返还给中坪村集体40万元费用。

中标后老黄找到承包工程的公司经理，向他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要他按社区中心大楼中标价的8%返还给中坪村委会。这个公司经理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老黄却帮他算起了细账。

老黄的账是这样算的——“按时下的情况，拿下这样一个1600万造价的工程，你再节省再抠门，请客送礼跑路开支各项费用不会少于8%，可是我们这个工程严格按照程序，每个环节都公开透明，我们村委会风气正，没有人要你一分钱回扣，没有人吃你一顿饭，连烟都没抽你一根，为你节省了这么多费用，这笔钱是建筑工程成本以外的钱，你没花省下来了。但你不能一家独得，得分一半给我们村委会。你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中标工程公司经理一听，先是哭笑不得，后来一想，真是有道理。这样的工程项目，换在别处不知有多少人从中揩油，找人走路子、请客送礼，再抠门也不会少于8%，按老黄的要求即使返还村委会40万，自己还能净落下40万元。这样一来，自己公司和黄书记心里都坦然敞亮了。这倒真的是一个“双赢”的方案。于是欣然答允。还大笑了一通说，“都说黄书记铁，我看还要给你加上个精字，你真是把账算到家了。这样也好，你洗清了自己，我们心里也安稳了。”于是这经理很痛快就把40万划到了村委会账上。

这笔钱划回到村委会账上后，村里两委成员们吃了一惊，都不知是咋回事，也都没想明白。于是老黄就反复算账给他们听。村干部们说，既然如此，开始就把这笔钱压下来不就得了？何必又转个圈子？

黄立杰长叹一口气说，“你们不懂，开始报价哪家公司都得把开支做进预算里，不可能压下来的。我当书记40年了，过手的工程不在少数，我没得人一分钱好处。自己行事端正良心安稳，可是总有人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查了我多少次。虽然没查出一分钱问题，仍有人心存疑虑。这次社区大楼是我在任的最后一个工程，预算这么大，不管我多过硬，多干净，免不了还会有人怀疑我。社会风气到这份上了，也怨不得哪一个人。这笔钱要回来入了村里账，我心安了，全村人心都安了，人家施工方出了这笔钱心也安了。村集体增加了40万收入。多好！”

老黄公开向施工方“要回扣”这件事让我重新认识了黄立杰，这个人不仅是正直、光明磊落，而且是个少见的智者。他以这种方式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还为村里增长了一笔收入。黄立杰既用这件事给年轻的村干部们树立了洁身自好的榜样，也使他在村人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

4. 一花引来百花开 时代英雄竞登台

正如谢豪斌在《汾清河的儿女们》研讨会上肯定了保康最早的典型是黄铁匠时，也讲了先进人物“一花引来百花开”的示范引导效应。在县里开展学习中坪村的“两个铁匠”活动之后，九里川刘应志脱颖而出，九里川消沉之后，尧治河的孙开林横空出世并且一鸣惊人。后来这种无形的影响效应不断扩大。2009年，堰垭村一个叫宦忠云的人物冒了出来。宦忠云原是承包矿洞的包工头，在他的才能展示出来后堰垭村的村支书周兴才以

宽广的胸怀极力动员宦忠云接替自己，先是介绍宦忠云入党，然后通过选举将宦忠云选成村主任，一届村主任过后，周兴才主动让贤，说服镇党委同意，将村支书位置也让给了宦忠云。

宦忠云担起了堰垭小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子。他学着孙开林的样子，跟着尧治河的脚步，修路、打山洞，在林川河上建起了四级水电站。他在发展中注重保护环境的做法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媒体的关注。修了几十公里的公路没有炸一片山，没有毁一片林子、甚至没砍一棵树。公路线全从山肚子里穿过，为此凿了60个隧洞。为了留下一片树林，不惜多绕几公里，多花几百万元钱。堰垭一时成为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典型。当时市委书记田承忠很重视堰垭的宣传。保康县委宣传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都正阳写了不少新闻通讯稿，《湖北日报》、《襄樊日报》接连刊登。宦忠云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得全国五一奖章。保康县委要求他加大力度，把堰垭作为环保典型推向全省甚至全国。都正阳是个有思想、懂业务的宣传干部，并且十分敬业。便为宣传堰垭规划了“五个一”的立体工程（即一本新闻报道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一个电视专题片、一本堰垭的画册、另编排一台关于堰垭的文艺节目）。都部长便找到我，说我对保康熟悉，熟悉写典型的路子，又有报告文学写作经验，希望我帮他完成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我与都部长相识较晚，但对他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都很佩服。而且他是代表县委与我谈这件事情的。我于是随着都正阳再上马桥，耗时半年，写出了题为《百鸟为什么朝凤》的长篇报告文学。堰垭的迷人风景，堰垭艰苦创业建电站、科学发展保护环境的事迹的确值得书写。我在这部长篇中倾注了足够的热情，写出了不少让自己感动的章节。不过最能打动人的还是主人公宦忠云的艰苦成长经历。最精彩的一节是写少年宦忠云充当劳动力修公路的经历。现摘录一节如下：

十四岁的少年宦忠云就独自拉着满车土石在这悬崖边的石碓甬道上艰难往前蹿行。一边要吃力地拉车，一边要小心翼翼地避让各种车辆。更要命的是他的脚与石碓之间的摩擦——本来穿的是一双麻草鞋。可是在石碓路上使劲蹿行，靠的全是脚下的力气。这麻草鞋在石碓面前比纸糊的强不了多少。不过几天就断线，稀烂得包不住脚趾了。用草绳、用葛藤包扎缠绕过，可是没走两步就又断了，总是这样停下来不仅影响自个儿的进度，还会阻路挡住通道妨碍别人完不成任务。宦忠云一赌气索性就扔了它，光着脚片子踩在石碓路上。

这种场面——十四岁少年的赤脚片与石碓的摩擦在人们想象中是什么滋味？恐怕对于现时代人是根本不可思议的，甚至于连想都不敢想——想想就会感到残忍、头皮发麻。可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经历着痛苦的时候，对身体的摧残、对生命本体的漠视早已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大家见怪不怪，司空见惯。

然而对于十四岁的少年宦忠云来说却没有选择，一旦失去鞋的护卫，脚上的皮肉使劲踩在尖尖棱棱的石碓路上立马扎烂，一步破皮、二步出血、三步就扎出了血窟窿……开始的感觉是钻心地疼，他像蹦跳着的小鹿，两只脚交替轮换着，一只脚刚踩下又飞快跳起，试图在石碓路上寻找没有尖锋棱角的落脚点。这只是最初的想法，背负着满车重载，每一步都必须踩踏得很坚实，这满地石碓也根本没有希望中的光滑缝隙。而且车数的限制也不允许他从容地寻找落脚点。不一会儿他的双脚已经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干脆就牙一咬，赌气似的任由一双脚乱踩乱踏。仿佛那一双脚不是他自己的，仿佛那踩在石碓路上的不是赤裸的双脚，而是一双无坚不摧的“铁鞋”……

渐渐地，血不再流，渐渐地，皮不再破，渐渐地，肉不再烂，渐渐地，连痛疼感也不再有。

宦忠云的一双脚在石碓路的磨砺下逐渐发生了变异，那双脚已不再是常见的皮肉，脚板上也不是一般常见的老皮磨成的茧。而是整双脚上都生出一层厚厚的保护皮层——这皮层远非人们脚下的皮鞋可比，再好的皮鞋，在这种石碓路上只消一天，不穿帮也得穿底。而宦忠云脚上的这双“皮鞋”却是脱不掉、扎不烂。人们常见他像只狮子一样在石碓上行走自如，像头小象一样把石碓踩得咯咯直叫。走在路上，看到哪块石头不顺眼，就会飞起赤脚使劲一踢，那石头便乖乖地呜咽一声，栽下崖去……

在我写保康的人物中，虽然九里川、尧治河、汾清河都产生了影响，唯独这本《百鸟为什么朝凤》没有引起反响，当然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与堰垭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典型的生命力有一定关联，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文字上算得上是最精致的。不管怎样，从文学的角度也算一件成果吧。

保康山水是神奇的，保康的人物也层出不穷。继堰垭出了宦忠云之后，随后又有一个叫作黄龙观的村子在县里市里开始崭露头角。这个人叫张祖良，是在外开矿致富之后回村当干部的，听修平说这个张祖良是个有责任心的党员，自己富裕了，不忍看到乡亲们继续受穷，毅然带回自己的矿山资源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他致力发展生态旅游，打文化牌已经小有所成。

修平先生也几次提及，希望我有机会能去看看，一直未能兑现。而今年初又听到一个消息，说马桥镇上大名鼎鼎的老板梁清泉也回马桥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听到这消息我陷入了沉思。梁清泉靠做矿石生意发了财资产过亿，在保康和襄阳都很有名气。在马桥镇，梁清泉这个名字就是财富的象征。可是一个亿万富豪为什么甘愿放下已经发达的事业，回村去当一个不上品级的村支书？是对土地的留恋？还是对权力的追捧？或是一种对政治荣誉的向往？亦或是羡慕黄立杰、孙开林们在乡土和社会上的威望？所以也想担当一份社会责任，追求人生的意义？

从黄立杰到刘应志，再到孙开林，然后是宦忠云、张祖良、梁清泉……

神奇山水中的神奇人物似乎生生不息，层出不穷。这现象不仅值得文学人思考，也值得社会工作者研究。

因为我是吃文学饭的，我与保康的情缘也是由文事所牵。所以对保康这些层出不穷的杰出人物，我宁愿相信这是文学的力量。也许正是因为黄立杰、孙开林这些系列人物的作品无形中感染了他们，影响了他们？按时尚的表述，这应该就是文学“正能量”的影响力吧！

2013年12月·上海顾村

王伟举，男，湖北宜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先后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电视剧本等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花地》、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沧桑》、《汾清河的儿女们》、《百鸟为什么朝凤》等。曾获得“长江文艺短篇小说佳作奖”、湖北省文化厅小戏创作辅导奖、人民文学征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报告文学《探秘火山口上的温州》收入2012年度报告文学精选。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 谢伦

水流云在

关于保康，我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它的原始气息。一九八六年吧，我随剧组去拍戏。剧情是一个远古传说：石洞的房子里，几个猴子模样的人过着简单而神秘的生活。漫山野岭之中，尽管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会时时传来兽们的嗥叫。白雾、枯树、赤裸的人、齐胸的散发和狂奔。一切都充盈着洪荒年代的野蛮与激情。

拍摄地点就选择在保康北部的一个山谷里。当地的山民说，这条鬼谷子，阴森得很，终年不见人进，要我们多加小心。果然，谷深而窄，两山壁立如一斧劈开，层峦叠嶂一线云天；山腰累累垂石，涧底哗哗清流。虽时已七月，涉其中，两腿阵阵生凉。正午的阳光从两峰间、从杂树的枝叶间漫射下来，感觉满眼的金针银针。赭色的石头、深红的土，让水中荡漾的影子铺上了一层温暖色调。再看看二面坡上、树上，花朵绽放纷纷繁繁如巫婆念咒：春天到了，夏日不知去向。

我担任着剧组美工，想找到一处百年千年没人光顾的“净土”，哪怕是酆道元，哪怕是徐霞客。好让我把它想象成剧中的鸿蒙年代，以寄托我对原始文明的一种尊重和推崇。我以为原始文明犹如一天的早晨，而现代文明则是正午或黄昏。

拍这个戏，我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趁着好阳光，我在谷底攀藤爬树翻

石趟水。有极小的鱼、牛蛙、树枝上坐着的猴子、远处游荡的野猪、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兽见人吱吱乱叫，却不知逃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惊恐的眼神。我一阵感动。我知道，属于谷底的阳光不多了，幽暗正在草根花丛弥漫，这些个兽们马上就会从我的眼前消失，或许永远不会再来。我与司徒兆敦先生拼命地画着速写。司徒是导演，可他喜欢美术，喜欢猎奇和探险，我俩结伴，边走边画，边画边叹。

狐狸、狐狸！司徒在叫。他说他爱狐狸，他向狐狸走去。事实上我正在担心遭遇一条大蟒或是虎狼。

无底的溶洞，行走的云，不见出处的飞瀑流泉，稀奇的花栎树，珙桐，蛇形的松，荆棘，黄羊草，半透明的石头，藤萝缠绕的地方开着串串的紫兰花。没有野蜂，不见飞鸟，只闻高水迭落的轰轰声……

二〇〇二年八月，荆山紫薇红保康蜡梅谷生态之旅拉开大幕，受邀请，随作家们再赴保康，来到一个叫五道峡的自然景区。从进峡谷开始，如旧梦复苏，总觉眼熟，而且越往里走越是眼熟，直至看到了名曰响水瀑，仙人洞的地方，才证实了我的猜想：五道峡，就是十七年前我们拍戏的那个深谷大峡。我曾在仙人洞里面“住”过几天，临时客串一个神医，医好了别人的病。现在我自己病了，不知有谁能医。

涧边的路修好了，一级一级的石阶、石梯、石桥、歇脚的亭子、茶房，悠扬的古典乐曲伴着游船……

这就是我记忆之中的那个山谷吗？虽然不容怀疑，却如儿时的玩伴，老来相见，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太真实。

巧遇市作协副主席、日报社社长郑浩先生。原来我们住在一个院儿，早晚都能碰着，没觉得什么。去年我搬家出城，也就年把时间，像是多久没见似的。电视报总编李宪国先生说：你俩合个影吧！于是，站在一个瀑布的前面，咔嚓一声，感觉很好。

我想，不太真实的感觉大概来自于些许的装点吧。这有什么不好吗？生活需要装点，爱情需要装点，房屋需要装点，人需要装点……这是现代文明的诱惑抑或是冲击。少点儿诗人的浪漫和担忧，让自然适度地接近于人类，滋润于大众，这有什么不好吗？

沉睡在岁月深处的山谷，正在醒来。

紫薇花开

似痴如醉弱还佳 / 霞压风欺分外斜 / 谁道花红无百日 / 紫薇长
放半年花。

一些花落了，一些花正在开放，还有一些才刚刚结蕾。她们依据不同的时间，开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

是的，一般的花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季节，而且只有一个。

但紫薇不同。紫薇是花，可紫薇却要从春天开到夏天直到秋天，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再走向更深的季节；紫薇是在一个枝头上反复重演着别人只有一次的生命过程——结蕾，开放，落英缤纷。

有很多的花，对我来说，她们犹如美丽的女人，容易让我产生幻觉。她们的身体，她们的脸，她们的唇，一如花瓣儿叠叠重重，让我温馨也让我眩晕失重。这或是男人们共有的一种浪漫情色，对花怀有某种的期待吧！但也不一定，若用随州人的话说，就叫么场儿、么事儿、么人儿。比如我观紫薇，站在六月（我指的是阴历六月）的炎阳之下，犹如隆冬赏梅于白雪之中，心底生出的就不是美之姣姣的怜爱，而是敬羨与仰慕。对象不同时间不同感受自然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看那些扎根在峭壁山崖上的古桩紫薇、悬根紫薇，随意挑一棵都是百年千年，一如遁世隐者，阅尽人间无数。在它们面前，你只有叩拜的份。

紫薇是智慧的，是智者的化身。从智者之身生出的柔枝花朵亦是智慧的花朵。只有智慧的花朵才能够从一个季节走向另一个季节。

我们是在一个上午去看紫薇的。保康是紫薇的故乡。要识“庐山真面目”不来保康是不行的。全国有许多的梅林、桃林，许多的兰花谷、牡丹山，而紫薇林只有一个，它在保康。

天上飘着雨，细而密。车子泥泞着，摇晃着，拐弯儿，再拐弯儿，进入一座山，又爬上一座山，最后步行。

这是一座什么山？我至今不知。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紫薇花。满坡满谷的紫薇花，一树一树，一枝一枝，相牵相连，相映相间，簇簇拥拥的如明丽的红绸，更像燃烧的火把，把阴沉的天空照亮，把保康照亮。

紫薇花，是保康的另一个太阳。

狐狸与美人

我在绿水深涧中行走。被溪流冲洗如玉的石头上有一个窈窕女子亮着玉足跳来跳去。啪啪的响声溅起水珠老高、老远。一抬头，就见一袭白色的长裙飘过，黑发飘过，晶莹的水沫顿如空山灵雨一样撒落下来，令我躲闪不及。我猛地一个激灵，惊叫一声：“白狐子！”我叫“白狐子”的时候，就听到身后一个山民说了一句少见多怪的话。

山民说话的腔调显然是不屑的。无奈何，我在城市整日看到的是脂粉，是发套，是假睫毛真唇膏的粉饰与雕琢，偶然间遇见如晨露般纯净，如天使误落凡间一样的美女子叫我如何不惊叹？最要命的是她那回眸一笑，在我惊呼之后。美女子回眸一笑时，眸子带电，不怕英雄不倒。

保康的山洞特多，狐狸却少，原来狐狸们都变成美人了。

狐狸与美人在科学上是不搭界的，但在某些人心里面却关联紧紧，比如我等。如果我见到一个美女子而又无缘与她牵手，我习惯是根据她的肤色衣着由爱而恨地骂一句“白狐子”、“红狐子”，或干脆就骂她“狐狸精”。骂她“狐狸精”的时候，是我恨得透透儿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比喻是一地昙花，无法收拾。但事实上又说不上是骂，因为谁都知道，狐狸精在男人们的词汇里绝对是个好词，硬声地骂骂是给别人听的，心里还是软。不说词汇吧，说实际的小兽，狐狸的聪明伶俐和与人为善，总是讨人喜欢的。况且，它只是在你需要她的时候才变成精的。例子很多，大多是在夜里，窗台上有一盏灯，书生做诗做得累了，抑或是读书读得寂寞了，它（她）飘然而至。

然而在保康与在别处不同。在青山绿水之中的保康，你用不着装作读书人的样子去翻书的。也无需等到夜晚，在窗台上燃一盏灯。你走在山坡、走在谷底、走在山洞、走在飞瀑前、走在花丛之间，每每就闪出一个来吓你一跳。还是那日，我出峡谷，从小道上回去，去向那个建在半山腰的电信宾馆。我以为是错觉，刚拐过了一个山弯，迎面来了一位提着小篮子的村姑娘。小篮子里是菜或是别的什么我印象模糊，因为她柳枝一样的腰身和蓝底带白碎花的衣着一下子套牢了我的眼睛。我就那么地看着她，她从我的身边走过，发光的头发和蓝底带白碎花的衣衫在秋日的夕阳里升腾起一股玫瑰色的气流——一种绝对暧昧的气流。它沿着我的脸、我的发际带着我的欲望向上攀升。那张因健康而美丽、因本色而真纯的脸是我久违了的。

无邪的眸子在闪烁。尽管她对于我的迷醉报以了友善的微笑，可是我依然愣怔着，连吃惊时常有的一声“噢”也没有，就晕菜了。

夜里我反复回想着那个山民说的少见多怪的话，也并没有感到有伤自尊，因为我已经相信，狐狸一样的美人，在保康到处都是。

毫无疑问，保康是女人的天堂。她们在浮动的山岚中生长，在湿润的空气中生长，在茂林修竹中生长，她们的长睫毛不是画出来的，眼圈也不黑，竹子一样的细腰不靠减肥药。在男人们的眼里，她们是自然的精灵也是狐狸。狐狸善变，但万变没离其宗的是那一身的山野风韵和只有林中小鹿才有的清纯和善良。

心灵的家园

我会不会来保康的山地住上一年二年时间，或者更长？看着高楼越盖越高/可人们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苹果的价钱卖得比以前高/味道却不见得比以前好/彩色电视机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当我走在林间花丛，哼着罗大佑的这首歌时，我这样想。

呆在繁华的城市而内心失落，是不是一种生活的无奈？寻求纯和走向宁静，应该是我心灵的长久期盼。

到温泉去，到蜡梅谷去，或者更远，到九路寨去。在九路寨伐薪采薇，掬泉涤心，灵魂必然干净。

那就在九路寨造一间土屋吧，茅草顶儿的那种。这里不再会有金装银饰，不会再有灯红酒绿，没有胭脂，没有抛光的大米，注水的猪肉，用避孕药喂养的鱼。在离开保康的前一天，遇到九路寨的村主任李加云，一条黑黑的汉子，他说好啊好啊欢迎欢迎，九路寨才是人类真正的家园。

淳朴的民风，迷蒙的山色，遍地的茛苕、地皮、泉鱼、苦菜、猴头菇、牛肝菌、吊锅饭，生活的本质全在这里。

我会带一支口琴或者是写小说。我去那个水清风和之地不吹口琴不写小说干什么呢？若是读书，就读梭罗的《瓦尔登湖》，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艾芜的《南行记》。这些书都属于自然，在自然之中读他们才能感悟它们。如果要去追回那些早已被城市淹没了的纯净情怀，去唤醒早已被城市遗忘了的久远的事物，我就走进森林，去与树对话，与鸟对话，与溪里的鱼虫对话。它们是一群被城市遗忘了的精灵，梦寐以求的童话将在

它们之间产生。

我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地躺在绿色的草地上，看斑驳的阳光把树叶照成不同的层次，感受着湿湿的轻风飒飒吹来。事实上我躺着不可能什么也不做，我在倾听，静静地倾听，倾听自然，倾听宁静，亘古的自然和宁静不要思想，没有欲望，只有肺叶在打开，周身的毛孔在打开，作深呼吸。植物的气息，野兽的气息，粪便的气息，水的气息，云的气息，谁说我不是一棵树，不是在飞的蝴蝶，不是纷纷扬扬的叶子，不是一只狼？

时间在这里是平静的，从容的，也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城市的节奏在此得以缓慢，人的生命得以延长，生命的存在也因此显得更加美丽。

在九路寨，我将永远不会孤独。我除开溶于山林，还可以与山民们家长里短，还可以找来李修平周才彬李先觉，当然，是在喝酒的时候。就在我造的那间土屋的场院里，支一张桌子，没有凳子就坐石头。吃着只有九路寨才有的白蒿豆腐，从午后一直喝到珊瑚般的晚霞铺过来。闻着香味跑来的有山鸡、兔子、猫头鹰和狗。菜熟了凉凉了热，这会再看这几位山地作家笑咪咪的眼神和酒后的微醺，一如他们的小说会给我带来一个快乐的黄昏。

这里的山鬼很多，妖精很多，民歌故事很多。要去寻找它们得等到黄昏过后，夜幕来临。沿着山石路径去什么十八滩、钻天洞，去山谷下的青龙观。须走几十里地，百十里地。若恰巧遇上一个巫婆子是最好不过的。巫婆是个妇人，面相并不恶，却有变化的本事。昼伏夜出，巡查罪恶。她把虚伪变成石头，把奸诈变做一棵树，把卑污变成猪等。因此保康的巫婆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会向她打探咒语，或者在她的咒语中昏昏欲睡或者飞起来，直到九路寨的又一个黎明的到来。

谢伦，男，湖北枣阳人，襄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作品散见于《散文》、《散文选刊》、《芳草》、《长江文艺》、《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杂志。作品被收入多种文集及年度精选集。系长江文艺散文随笔奖、孟浩然文艺创作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八届湖北屈原文艺奖获得者。

我的保康情愫

◎ 郑浩

20世纪70年代末，我第一次进保康。

在平原小城长大，没见过大山。当武汉牌吉普在山间土路上盘旋时，我的眼睛是旋转的，情绪是亢奋的，而心早已飞出了车外。

初夏时分，大地全被季节染绿。平原的绿是平面，山区的绿是立体。河边杨柳翠绿，半坡麦苗墨绿，山腰茶树碧绿，山顶松柏苍绿。翠鸟与白云齐飞，山体与层林共绿。保康——一幅山水大写意立体画卷直愣愣挂在我的面前。

荆山山脉，山峦起伏，山峰众多，组合起来，宛若一个个硕圆的大青梨堆放在苍茫的穹窿中。我们的吉普车突突起行，像一把钝愚的小刀，缓缓向山顶削去。

上坡下坡，七拐八拐。突然，前排就坐的局长喊停车。下车看，山垭旁、陡坡下露出一处农舍。木架出檐，土墙薄瓦，有些歪扭地杵在洼处。房顶上浮着袅袅青烟，玲珑剔透，不飘不动，像一汪凝固了的五线谱，被清晨的露水打湿，一束束、一团团附在瓦缝，独吟着山村晨光曲，无声地响彻天空。

这是一家“双代店”。时届文革结束不久，“双代店”是农村大队办的代购代销点，有些像如今的小卖部，倒也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广大贫下中

农的生活。

我不清楚局长大人是否认识这家“双代店”的主人。反正没等局长走到门前，一位短发齐耳的中年妇女快步迎了出来，脸上笑容像烂漫的山茶花，一口一个“领导来了，同志来了。屋里坐，屋里坐。”亲切自然，无距无离，仿佛我们不是远道来的客人，而是自家亲戚，毫无半分矫揉造作，全是一家人情结。初踏社会的我顿时像见到了自己的大姑或者二姨。

进屋落座，女主人端上茶水，递给局长。这时，里屋闪出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袭素衣，眉眼低垂，羞羞地捧着粗瓷茶杯递向我。这是本地自产的粗茶，俗称“大把抓”。酽酽的汤水泡着浓浓的亲情，口没张，心却醉。慌乱中我接过茶杯，她的睫毛一闪，长发独辫一甩，扭身进了里屋。

喝过热茶，拉过家常，我们什么也没买。女主人把我们送到车旁，挥手再见。车开了，弱冠之年的我有些心猿意马。女主人的热情把我烘烤的浑身炙热，尤其那个羞涩的女孩，尽管我尚未看清她的真面目，可她那低垂的眉眼、扑闪的睫毛和粗黑的大辫子，已在我心目中烙下了不灭的印记。短暂的相处使我强烈感受到了保康人朴直、热情、好客、善良的本性。更要命的是那个女孩，她的出现激活了我青春之躯所有的荷尔蒙，令我脸色发烫，心跳过速。一时间，深山俊鸟在眼前翱翔，火中凤凰在心底飞舞。情窦初开的我甚至妄想，日后找媳妇一定要找保康的小女子，一如给我端水的她……

二

县城终于快到了。

车行石门山口，一个急转，眼前豁然开朗。群山脚下一马平川，一线碧水蜿蜒而过，河两岸田畴里，麦苗青，菜花黄，一畝畝，一畦畦，整整齐齐，方方正正。仿佛一个巨大的调色板，一任五彩的农作物在暖风中尽情摇曳。

吉普车像个黄色甲壳虫，疲惫地爬进县城。

此时的保康县城，不及平原县市的乡镇。街道狭窄，房屋低旧，人少车稀，坡陡灰多。初次到访的我像猛吞下十根冰棍，澎湃的心潮陡然冷却。我心里明白，我们这次来保康不是游山玩水的，而是为山区百姓“打电影”的。但是，路途美景与县城破败的反差还是使我一时半会醒不过神来。

是晚，我们在小广场支上机器，免费为群众放映电影《粮食的故事》。可能事先没做好宣传，大喇叭喊了半天，观众依然不多，不大的广场空余三分之一。放映员老陈见夜幕已落，伸手掀动开关，放映机“哒哒哒”转动起来，银幕上的人影和枪声、爆炸声顷刻在寂静的山城喧嚣一片。

我不会侍弄放映机，只能给老陈打下手。乘着换片子空隙，我溜进人群，在每个观众脸上瞄来瞄去。心想，给我端水的那个姑娘来看电影就好了，或许我会主动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放映机前最好的位置。可惜眼睛都瞄疼了，终不见她婀娜的身影和长长的独辫。

电影散场，已是夜晚11点。夜宵时我们聊起保康县城实在太小，当地一位文化官员并不避嫌，自嘲地念出一首顺口溜：一根烟转全城，一泡尿流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

在场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是苦笑。我想，时下保康的美不在县城规模的大小和房子的高矮，而在生于斯，长于斯，奉献于斯的山区百姓。他们勤劳善良的秉性既像大山一般巍峨，又像大山一样灵秀，更何况还有羞涩的“她”的美丽。

翌日清晨，我起了个大早，一口气登上县招待所附近一座山顶，目光逡巡四野山峦，大口呼吸着湿漉漉的空气，恨不得把整个保康装进眼里，吞进肚中。

此时的我，懵懵懂懂觉得自己爱上了保康。但是究竟爱上了保康的山水，还是爱上了保康的人？说也说不清楚。

三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由于工作变动的缘故，我有段时间未到保康。几年后，当汽车再次停在那间农舍前时，房还在，人已空。触景生情，我怅然若失，下意识折下房前一朵小花，含嘴里，嚼碎了，苦涩的汁水淋湿心绪。抬头望望半山腰葳蕤的茶树，引颈长空作一叹。

从此，我把对保康初恋般的情愫藏在心底一个最隐秘的地方，好像存下一杯清纯的美酒。

时光一晃，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成为市广播电视局的副负责人，碰巧市里安排到保康农村驻队，我自告奋勇，成为工作队一员，住在保康后坪镇。走访民情中群众反映了一个很共性的问题，山里的电视信号衰弱，

电视画面灰暗而扭曲。山民们好不容易从鸡屁股里抠出点钱，买了个电视机却听不清、看不成。得知这一情况，我感到脸红，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改变这一现状出点力气。

回到市里，我添油加醋向局党组汇报了山区的种种困难和不易，上纲上线阐述了解决老百姓看电视难的伟大意义。在局党组的支持下，我迅速动用自己的资源和职务份内的权力，放大对保康资助的范围和力度，很快购回一批先进的电视转播设备和配件，用汽车送到县城。

已近年关，刚刚下了一场大雪，气温低至零下10多度。保康电视差转站建在离县城75公里的聚龙山上，海拔1852米，山势险峻，渺无人烟，只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往山顶。陪同我们的县委宣传部长说，山上的雪没化，路又不好，等天晴稳了再去。我说，不行，今天必须上去，再晚了来不及安装机器设备，老百姓就赶不上看春节晚会了。

130货车拉着机器，宣传部长陪我们一起上山。山上的雪很厚，简易公路被埋住，不少路段结了凌冰，车轮子直打滑，我们走走推推，有几次车轮扒不住地面，眼见着向悬崖溜去，吓得我们出了几身冷汗。几十公里的路走了5个小时，午饭也没吃，直到下午三点多才到达山顶。山上两个值班人员见我们冒着危险上来，感动得直打躬作揖，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在房内外转了一圈儿，看到简陋的住房，简单的饮食，对两位值班人员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你们简单枯燥的生活换来了几十万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

是夜，我们住在山上。被子加大衣抵不住高山严寒，听着窗外呼啸的大风和凄厉的狗叫，我几乎一夜未合眼。

新的转播设备如期安装完毕，质量优良的电视信号瞬间传遍千家万户。这年除夕夜，保康百万群众看到了画面稳定、图像清楚的节目。尽管无人知晓这源源不断的电波中有我的一点点心血和汗水，但心里还是怪舒坦的。

春节过后，市委在保康召开扶贫工作会，一位副书记听了我的发言，似乎有点不太相信，说，没想到你能对保康这样。我只回答了三个字：有感情！

后来，我当上市直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为保康农民兄弟做点事的余地大了些。连续几年，无论单位上哪个同志到保康驻队，我都一一送到村里。尽管单位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我们克服困难，先后为村里建了学校、修了水渠、筑了堤坝、盖了茶厂。几年下来，经我的手投到扶贫点的资金近

有百万。诚然，这钱不是哪个私人的，都是国家的，共产党的。但我们这些城里人少吃点喝点，少浪费点，挤出些资金，为农村、为农民解决一些当务之急的困难，难道不应该吗？！还值得一提吗？！

其实，有时我会想，是不是我爱屋及乌，自觉不自觉把自己年轻时一个青涩的恋想化为以物质形态的回报？抑或是把一个虚幻的意象变成了具象的大山情结？扪心自问，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珍藏在我心底的那杯美酒，发酵得越来越醇厚了。

四

历史的车轮隆隆作响，把保康带入了21世纪。我已经N次到过保康。常来常新，乐此不疲。此次又来参加五道峡景区一个文化活动。会前，我一鼓作气，一贯到底，一峡接一峡，把五道峡全留在了身后。小憩间，思维之鸟破“壁”而出，冲万仞，上九霄，拉我奔向幽远……

五道峡的天比城里的天蓝，五道峡的水比城里的水清。城里的树叫树木，五道峡的树叫森林。无人的时候，这里白天静得像黑夜，黑夜闹得像白天。斗转星移，乾坤周转，所有的动静，除了水涨水落，叶长叶落，只有昼伏夜出的兽和夜伏昼出的鸟来表现。

坚实的山，在造物主手里，像任意揉搓的面团。每逢太阳过生日，或是月亮过生日，便被切成几块，分为数份，甚至捏出几许造型，于是，山势便有了扇面，有了弧线，有了正大方圆，也有了虎豹猿马熊鹿等雄武的生命。

造物主并不乏温柔，转玉腕，弹纤指，精气流动，氤氲氤氲。鹤之翅，蝶之羽，雀之尾掠上树梢，钻入花蕊。还余几缕游丝向上逸去，曲折迤迤，刚及绝顶又玉带般飘落，如瀑的水帘，如镜的水潭，如唱的水花旋即幻出天上一个五道峡，人间一个五道峡。

我站在第五道峡——关门峡口。但见两山夹一深潭，凌空横一树干，成天然独木桥。一边是哗哗作响的溪水，一边是奇岩矗立的陡壁，人得像壁虎一样，贴壁爬行，爬过百余米，就到了再也无法进足的五道峡之尽头。

仰头望去，万丈危岩，峻拔峭绝，嶙峋突兀的岩石巨兽般怒目下视。满山的古松、古杉，郁郁葱葱，傲然屹立。满目的枯藤、葛蔓、草茎、败叶、苔藓，互为照应，交织搅缠，呈现出完全原始的状态。处女山、处女水，

处女地在这里找到了最确切的诠释。

闹市里如此一静，嚣尘中如此一景，绝壁后如此一跌，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浮嚣的心情得到安抚，世俗的境界得到升华。我吮吸着润湿的、带有腐殖质味道的空气，仿佛品尝到上古时期的洪荒、冷兵器时代的狼烟、近代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光电。

其实，造物主不单单垂青五道峡，而单单垂青保康。紫薇林、温泉、蜡梅谷、九路寨……益多益善，应有尽有。我想，肯定是造物主把自己颈上的珍珠遗落在了保康，化成奇峰丽水，香花异草。如诗、如画、如仙境、如梦境。

我知道，要在短时间里赏尽保康的美景，只能是一种奢望。带着挂一漏万的遗憾回到县城，却迷失了回宾馆的路。车过清溪河，河水深碧，车行马路，路路开阔，上百幢几十层高的楼房拔地而起，衣着鲜艳的男女熙来攘往。地面路面干净如洗，几乎找不到一个烟蒂、一张纸片。走在路上和走在襄阳、武汉的路上并无什么差别。陪同我的仍是当地文化部门官员，忽然间想起当年那首顺口溜，便戏谑地问他，如今的保康该怎说？这位官员也不含糊，仿佛很清楚那段历史的印痕，张口道来：

一座新城，
十里长街，
百幢大楼，
千里通途，
万家灯火。

好一个保康！一个保民安康的风水宝地！

郑浩，男，作家。历任襄阳市新闻出版局局长、襄樊日报社社长及襄樊市作协副主席、襄樊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著有《古城人杰》、《愿有情人成眷属》、《地球村散墨》、《古镇·老街·旧事》等书。



大荆山笔记

◎ 彭宗卫

我看山水

修平老师嘱咐写一写家乡的旅游文章，我欣然应命。在键盘上停留很久，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头勾在裆里想了半晌，突然发现，我似乎对荆山南北的旅游有了新的发现。

两河夹一山，便是保康。大荆山横亘保康，将三千多平方公里的江山一分为二，历来是地分南北，人分南北，口音分南北，风物也分南北。沮水、南河一南一北，均衡滋养。南河投奔汉水，沮水汇入长江，寻找各自的功德荣耀。南河势大，两岸土地贫瘠，山势陡峭，人多现实。沮水柔和，两岸土地肥沃，山地平坦，人群处世多讲仁义。我没有褒贬之意，只是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不能不沾这水性、土性，或善或恶，或美或丑，都是苍天厚之意。

在我心中，保康的旅游既不在一个山寨土包，也不在一个痴迷泉眼，更不在某一个沟峡之间，而是一个风物长廊，一个景观宽带。荆山其实是一条旅游走廊，沮水其实是一个景观宽带，不可拆分为一条沟，一个峡，一眼泉，一座岭，肢解的荆山失去了真实的美，局部的沮水不足以打动人。我不知保康山水在旅游管理者心中是如何规划，又是怎样一个盘子收藏在他们心中，但我看来，这规划盘子是零碎的，缺少俯瞰之势，整体之感。

史志典籍中多处提及荆山、景山，其方位均在关山。依山脉，关山为

荆山主峰，它在歌马镇境内。如今的歌马镇有5万多人口，面积占保康全县版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辖1个居委会、49个村委会。有人把《黑暗传》称作“汉民族的史诗”，而歌马却是《黑暗传》真正的故乡。在歌马的村庄里，多处有民间艺人曾经传唱过《黑暗传》，还保存着手抄本。在我熟悉的老艺人陈长维手上，就有四个《黑暗传》的抄本。

深山藏古风，只是很多人不知风从何处来。如果说歌马是史诗《黑暗传》的故乡，那马良却是沮水巫音的流传地。至今，马良还保存着一百多个最原始的巫音曲目。一个喇叭，一个战鼓，一个边鼓，艺人在表演沮水巫音的时候，常常展示偷换气、换拇眼和抛马锣等特技，烘托现场的热闹气氛。

一个《黑暗传》，一个沮水巫音，沮水边上相隔不到二十公里的两个乡镇，2008年同时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十分罕见。这也是保康旅游的文化软实力，值得深挖推崇。

两河夹一山，这河是怎样的河，山又是怎样的山；山怎样孕育了河，河又怎样显衬了山；山上住了什么样的人，河里流走了什么样的光阴——一路路盘问下来，我笔下的文章就有了眉目。也罢，尽我所能，写我所行，记我所想吧。

走油山

出三峡，望荆门，用一双大眼望过去，有一脉巨峰逶迤而来，把江汉平原倚定，这便是大荆山。沮漳二水出得荆山去，抱着千里沃土，追随着长江，养育了几千年的荆楚。

人类总爱寻找自己童年的影子，就像孤独的孩子迷恋地寻找自己的母亲。出于这样的动机，杏黄麦熟之际，一帮朋友相约，从沮水的下游出发，沿着大荆山去寻找沮水的源头。

车沿着保宜公路西进，这是我非常熟悉的行程。我无数次想象到，在中国地形图的沙盘上，有一个巨大的弧形凹谷地带，西进神农架，东出宜昌——每次从宜昌回故乡，我都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之中。现在，我们又一次沿着这个巨大的凹谷波折线，盘旋而上。蜿蜒西进，出嫫祖故里，过三国旧址，进入古镇歌马，径直往神农架方向奔去。

我曾经走过金沙天险，也走过乌蒙滂沱，那一路的沉思像一园累累的果实，挂在我的心田。此时，我走进故乡大荆山的怀抱，迎面而来，有了



母亲怀抱的体温与暖香，直教人有些晕醉。只是不知道，我的泪水会以什么样子等我？

泪水的源头在哪里？《淮南子》载：沮出荆山。另有史料载：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水，东南过临沮县界，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举，峻棘层云。

对很多人来说，史书上的记载只是一个陌生的字符。2013年春的一场新雨过后，层层新绿上浮起仙境般的迷雾，云雾让人对大荆山产生种种猜测。回故乡找沮水源头的路上，我总在想，史书上载有“虽群峰竞举，而荆山独秀”的字样，虽然我从小在大荆山里长大，却不知泪水的源头在哪里，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形容我此时的尴尬心境再合适不过了。

保康地处长江三峡、武当山、神农架三个名胜对角线交叉地带，建县时间并不长。就山势而言，保康“东枕岷岷，南带峡沙，西控笔架，北接乌垭，屹然岩险之隅”。多年来，大荆山就像一幅巨画，挂在我家门口。推门，见荆山云兴霞蔚，日起日落；入山，在荆山上打柴挖药，讨吃讨喝。大荆山是我生命中的山，是我命运中的景仰。

五百年前，郧阳府房县的边远山区，人们称之为“川陕楚老林地带”。这里土地空旷，烟村稀疏，成为四川、陕西、河南、江西、山东、山西各地流民逃荒避难之所。流民们挽草为记，搭棚而居，守着荒山老林中的处女地，采掘以食，垦荒度日。由于生活太艰难，流民和当地土著结伙同心，抗捐抗粮，揭竿起义。官府警觉，于是张贴禁令，不准流民进山，大肆捕杀违令者。明朝政府弘治十一年（1498年4月），朝廷见禁山的措施未能挡住流民涌入山区，加上房县辖境辽阔，地方官鞭长莫及，难以施治。于是，朝廷降旨对这些流民编户抚治，附藉耕种，强制纳粮，强制当差，并辟出房县东部的宜阳（保南）、修文（保北）二里，割地分置，设保康县。这便是保康县的由来。

我在歌马生活了二十年，熟悉歌马境内的大多数山川河流与人文风情。想那五百年人间万象，不过弹指一笑而已。沧海桑田，时移世改，我的目光和想象已经无法穿越。近百年来，砍伐、烧炭、开荒、耕种、修路等过度开发，山变水变，让我的想象再也无法穿越历史回到史书记载的沮水旁边。

歌马境内有多处龙潭，按照志书记载和民间口传，沮水源头的这个“龙潭”应该在歌马镇的欧店。欧店境内，野生蜡梅、野生牡丹、古桩紫薇、云锦杜鹃等野花资源极为丰富。志书记载，“保康南百二十里有一个龙潭，

地名歌马河，岩高千仞，半坡突开一洞，水声潺潺夹石间而出，乃歌马河源。”如今的歌马，是保康县的人口和资源大镇，原来三个乡镇合并，人口近五万。欧店在歌马镇西南角，从歌马西去不过一二十里路。

《山海经》载：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沮水出焉，东南流于江。——这景山就是大荆山的主峰，现在叫关山，在保康县欧店镇千家坪村，海拔二千米，是整个襄阳境内最高的山峰。油山村在关山脚下，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不便利，全村二百多户千余人。油山村是歌马镇人口最少、分布最分散、交通条件最恶劣的村，村民出山，要走九公里崎岖的山路，沿途要绕过二十四条弯弯曲曲的溪沟，若遇雨雪天气，交通完全中断，油山村便与外界隔绝，村民们深受其苦。2008年，油山村避开河道，利用原有地势，沿山爆破，半山腰凿路，工人风餐露宿，村民主动给筑路工人做饭送饭，用时近七个月，建成保康县投入最多、难度最大的一条村级公路。有了这条路，我们便可以驱车直上，进油山村，访沮水源。

我佛慈悲，让我选择在这样一个暮春时节去访沮水源。车逆水而上行，从欧店街左转，我们沿着响林沟盘旋上山。路的尽头，我们弃车步行三四里，抵达泪水的源头——一个叫龙洞的泉水边。村人告诉我们，泪水的源头其实有两个龙洞。一个在油山坪的左边，一个在油山坪的中间，水桶大的一股清泉冒出来，漫过石窟，漫过路面，落下山坡，冲下深谷里去。于是，它有了名字，叫响林沟。一行人这才明白，起初，沮水只是一条沟，后来汇成一条小溪，再后来才叫一条河，最后它有了名字，叫沮水，出山去。

抬头望油山，那一瞬间，油山把我浮躁的心给征服了。隔着一个世纪的爱恋，我们同时喜欢上那一面向阳山坡——每一座山都那么安静、庄严、温顺，每一棵树都舒展着自在快乐。在油山的怀抱里，是一排农家土屋和宽广的田地。惊鸿一瞥，这一片亲近的山水，比乱世中坚贞不渝的爱情更加迷人。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曾经在无数个暗夜里随救护车奔走在荆山下的沮水两岸，过有长达十几年的劳累和伤感的日子。她十分感激大荆山里起伏的群山抚慰自己，怀念沮水边熟悉的树林。在那些黑暗的长夜里，她曾经无数次含泪看着山，看着树，随着体力上的累，心里对消逝的生命产生浓浓的悲凉和忧伤。看着山，看着树，慢慢的眼泪就风干了。

有一个同乡朋友，我们一同在荆山沮水边长大，后来远离故乡去广东教书多年。有一回，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讲到“少

小离家老大回”，讲着讲着，想到沮水，眼泪不知不觉淌出来。话音停下来，课堂上，孩子们莫名其妙地望着老师。

千年万年，沮水从我家门前流过。我在沮水边长大，在沮水里泡了十九年。沮水，是我个人的精神长河；荆山，是我内心的精神圣山。长大后，我逃离荆山沮水，一个人在外被爱、被伤害，读人阅己，在谎言的世俗里日渐消磨青春时光。但我每年都要回去看望故乡的沮水，在沮水边洗衣濯足，在大荆山里帮母亲种地。我的沮水荆山，在远离你们的日子里，不论是竟日的舟车颠簸，还是无聊的行旅蜗居，我都在心里默默叨念你们，想象你们妩媚的样子，度过这些庸常难挨的日子。

三十多年来，我用我的笔，不停地写下对一座山、一条河的怀念，这些文字是我对沮水荆山的承诺，也是我内心最遥远、最高傲的飞翔。

沮水恋

沮水河是一条很旧很老的河，现在连一条小小的舟子也没有了，可是很久以前有。

沮水河是从神农坡里下来的，源头在哪里呢，没有地理学家来考评，方志办的人就依据老书上的一行文字，往高高的山里一指，说发源在荆山里吧。站在歇马镇上四顾望去，一脉一脉都是绵绵的山，围住中间一个不大不小的盆地。沮水从盆地口上流下来，响林沟、衙门沟、龙王沟、堰坪沟、庙沟、石板沟、柞溪沟、响潭河共八条水系在歇马这地界柔柔的汇齐了，一路抱着山弯，清清凉凉地下马良镇去。这条河水育得两岸满畝好田，谷丰米香，养出一位位多情细腰的女子，出得荆山去，把脉气扩展得很大哩。歇马镇便享誉在外，外地人嘴巴一溜，便说出这样的话来：“歇店的狗子，歇马的女子，马良的痞子。”

乡里人更是津津乐道此事，哪管什么阳春白雪。盘了田地里的活路，男女老幼的没了伤心和烦恼事情，再穷再苦的地方，白天黑夜的辰光是一点不会少的，一样一样地要把风干的日子打发走。山上人赶牛下河，犁地换钱，纳凉吃烟或喂嘴下棋时，就给东家说，夜里的声音弄那么响，男女东家就吃吃地笑一回，说：“你在床底下喝了云雾茶的？”众人哈哈连天，快笑一回。老辈人聚在一起，有的说日子这样快，眼一眨就又换了一茬人了，人老起来这样快，简直不经活。有的说，屋角的树长得这样慢，看着胡子

一天天地白了，等着它做寿屋腌肉呢。也有的说，东街吴家的女婿官做得越来越大了，都到地区当头头儿去了，过年开个小车子回来，威风得像他妈啥子，不得了。众人心气平和，只是感叹日子短了些，还是短了些。

背鸡蛋、羊腿、火纸和兽皮的山上人从官道下边上来，挑盐的、吹响器的也从下边上来，过歇马镇下边的一个村子，有寡妇会从屋子里撞出来，拦住浑身是臭汗的山上赶脚客，把憨巴的山上赶脚客说得服服帖帖，心甘情愿地把东西卖给她。寡妇的铺子于是有就了些头脸，请人把店门的板壁做得宽大厚实。传说她年轻时开“美国饭店”，是上下河里风流得要死的人物。乡里城里又没有专门管睡觉的警察，寡妇也是乡里民间的一种文化，她跟任何男人睡觉，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歇马见怪不怪。大家想，没有男人管的女人也许活得更快活些。

早些年沮水河里发大水，淹死了不少吃水上饭的汉子。两岸青白的卵石，衬着晃晃桥上的人影，悠啊，摇啊，真的就觉得沮水河是一条很旧很老的河了。

我的家就在歇马镇下边的村子里，叫烟墩，村子里家家吃沮水过活。村子像一贴膏药，贴在歇马镇这个大盆地的中心。村头的渡口已经消失得快要认不出来了，只是从老辈人的记忆里还依稀感觉到：呵，渡口！跑大船呢，活蹦乱跳的男人都顺着河水出山，到长江里去吃大饭去了。每当落日挂在沮水上方，就仿佛天地无限遥远，这使得歇马镇看起来很美丽，空旷无边。

这都是很久前的一幕了。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谈说这些。我因为太爱沮水，曾把初恋留在它的身边，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

祖父背盐

我是一个背夫的后代。七十年前，我祖父是一个鄂西北深山中一个背盐的民夫。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我祖父的命运注定与沮水荆山相伴。沮水出保康，已经是一条巨流河，它擦着南漳县的边界流入远安，沮水流经远安的洋坪、旧县、鸣凤、花林寺四个乡镇。它由洋坪镇南襄城入境，至花林寺镇，从雷打岩出远安境。这个洋坪旧镇，昔日号称“小汉口”，是鄂西北有名的水陆小码头。旧时的保康，因为交通十分不便，商业凋零，更谈

不上繁荣，商品流通上，北边顺南河去向老河口，南边走沮水下远安的洋坪。

年轻一代的保康人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祖父辈还有“背夫”这种职业。在我祖父那一辈，他们心中的向往，就是走出大荆山，下洋坪，跑宜昌，到沙市，把山货卖了，换回生活用品。我的祖父就是鄂西北荆山古盐道上的背夫，他的足迹曾经踏遍荆山沮水，在年轻的岁月里，把血汗留在了出保康、下远安的古盐道上。

川盐进入楚地，历史上著名的事件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天国时期，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川盐从长江三峡出川，在宜昌和岳阳上岸，分销到湖北、湖南各地，像一条灌溉的沟渠，到宜昌这里，被分配到千亩万亩良田绿地里去，流进千家万户。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据宜昌，川盐出不了西陵峡，只好从三斗坪上岸，由挑夫背夫们用肩膀驮了，翻越崇山峻岭，运进汉江平原和三湘大地。另一条通道是从川东到鄂西恩施，穿越十万大山，入神农架，经大九湖古盐道，进入房县和保康境内。

兵荒马乱的年月，在鄂西北十万甚至百万背盐大军中，有一个卑微的人物，个子瘦削矮小，青布衫子，白棉布袜子，草鞋裹脚，他便是我的祖父——一个十四岁就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的男人。

有关祖父下洋坪挑盐的故事，祖母翻来覆去讲给我听，我前后听了三十多年。四十多年后，当我行走在中国盐都——四川自贡的街巷，静静地望着自贡盐业博物馆深宅大院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祖父当年在鄂西山道上双肩背盐蹒跚而行的身影。那时候保南下宜昌，没有宽阔的车马道，只有翻山爬岭的人行便道，走男走女，行兵过匪，是这山道的使命。

远安县洋坪镇处在南漳、保康、远安三县交界之地，舟楫往来便利，既然叫“小汉口”，便如同私生子像真老子，自然就有老汉口的味道。洋坪的货铺、客栈、饭馆、酒铺、茶馆、花行、布行、盐行鳞次栉比。荆襄人善长做手工活，织纱幅子，做凉帽，绣花鞋，商贩拿这些东西到洋坪来，换山里的山珍土产，茶叶、药材、火纸、羊腿、竹麻、木器，换一家人的柴米油盐。保康大山里物产丰富，出产生漆猪毛、木耳香菇、名贵药材和兽皮麝香，商贩雇挑夫挑出山，在洋坪街上卖了，换成布匹盐巴，挑回山里去，在歇马街上卖了，天长日久，买卖就一天天做得很大。

背盐是枯燥的，血汗流尽，打不动看客的心。不谈背盐路上的艰辛酸苦，也不谈土匪如何劫道取投名状，倒是祖母常在嘴边讲起的笑话，引起我对祖父无限的想象。祖母说，祖父是一个风流祖父。“大年三十晚上，

还有女人赶着给他做鞋子，正月初一早上送到他脚上。”说完，祖母打一串哈哈，无比的宽容。我不知，这一点野性的温情来自何方，但我理解，这也许是祖父寂寞的背夫路上难得的梦乡吧。

以祖父的人格判定，她断然不会是洋坪镇上的一个婊子。婊子没有这样的情义，不会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还赶着给祖父做新布鞋穿。婊子没有这样的温柔，不会让我的祖父长久地迷恋她。背夫靠的是脚力，她心疼祖父的那双终年散发着汗臭的大脚，这便是一个女人的魅力，是一个男人的傲气所在。作为一个男人，祖父把家扛在肩上，绑在脚上，拴在身上，他十几岁开始背盐。后来攒下钱，买了一头驴，再有了二头驴，他有了小小的驴队。随着祖父小小的驴队出现在鄂西北深山中，我想象有一个漂亮的少妇，把目光投向我的祖父——那时候，他还不是我的祖父，他是一个年轻的丈夫，一个全身都是力气的男人——我祖父把这样一个女人揽在怀里，表现出所有歇马男人都有的温柔情怀，在歇马至洋坪的古道上，留下了一段或长或短的风流岁月。

假如，我祖父没有这样一个大眼睛的女人，那么他的故事是不完整的，他的人生将会呆板得多。他不会那么长时间地奔走在一条毫无生机的羊肠小道上，他不会那么兴趣盎然地发展他的驴队，他不会在夹缝岁月里积攒下八块洋钱。我的祖父是响当当的祖父，他的六个姐妹都嫁给了地方，他自己宁愿做一个背夫，出山、进山，歇马、洋坪，在这段距离上丈量自己的生命与现实。除了我的祖母，我确信还有那么一个女人在等着他，他们有约定，有期待，有鼓励。生活的大门向一个背夫打开了一条缝，他登堂入室，静悄悄地投向了那个命中跟他有约的怀抱，践一个男人的约定。

假如，那个大眼睛的女人没有遇上我祖父，那么她的生命将会暗淡无光，任凭沮水把她的身影流走，也许会有另外一些粗野的大手把她掠走。不知是几世积下的缘份，让她在洋坪遇上了这个赶着驴队的男人。他是前去投店，还是找地方饮酒？抑或只是上门找一口水喝，他认识了大眼睛的女人。她也许是一个赶场的村妇，也许是一个丧夫的寡妇，也许是一个过门不久的少妇，也许只是一个走路扭了脚的路人，被我的祖父伸手扶起，就在某一个瞬间，接通了生命的电流。我祖父在背负盐巴山货的同时，也背负了一个女人的嘱托，背上了大眼睛女人的目光——我体谅到祖父作为一个男人的劳累，从身体到内心，他都肩负着重量。

假如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女人出现，我祖父可能会抽大烟，可能会赌

洋钱，可能会玩花牌，守着几亩薄地过一个佃农的小日子。动荡的时代不是他的，战乱的年月不是他的，往来的财富也不是他的。毕竟生活不是假如，人人都朝着上帝给自己安排的命运而去，不偏不倚，各行其道。祖父的故事就这样发生着，他赶着驴队，在下洋坪的路上挣下了八块洋钱。

民国三十五年，一场瘟疫，家里死了八头猪，四头驴。故事在这里发生急转弯，失去驴队，就像战士被缴了枪，祖父被迫留守家乡。歇马镇上传来阵阵枪响。匪事冲淡了情事，现实打垮了温情——祖父不能再下洋坪，他开始守着几亩薄地过日子。三年后，在歇马镇解放前夕，他把自己辛苦挣来的八块洋钱埋在老屋旁边的牛圈门口。

八个银元，这一埋就再无用处，再没有人想起。1975年，祖父病逝。世事阻隔，家中变迁，直到1981年，镇电管站雇民工挖坑埋电线杆的时候，才在牛圈门口挖出了八块洋钱。物是人非，野地里埋了三十多年，被一群无知的人偶然挖起来，没有人证物证，银元自然是谁挖到归谁。父亲只是走上前去远远的看了一眼。

祖父去世那年，我六岁。在我的记忆里，祖父长得面黑须少，身不高、腰不阔，常年黑帕缠头，上穿深蓝色粗布褂，下穿大裆灰裤，白布长袜裹腿，脚下穿一双手工做的草鞋。这是祖父在1975年生前留给我的印象，我写此文时，距离祖父下洋坪挑盐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圣经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如果失去了味道，还能用什么来把它腌成咸的呢？它再也没有用处，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

细细想来，祖父和我们，以及我们未来的儿孙，都是地上的盐。我不想失去咸味，只想躲进岩石缝里，做一朵石头上的晶体泪花，自枯自荣。

彭宗卫，男，1969年生于保康歇马，作家，先后就职于保康文化馆、保康报、中国三峡工程报、三峡移民局等部门。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芳草》、《湖北日报》等多家报刊，著有《一个人的湖泊》、《内心即是天堂》、《时光的芭蕾》、《成都万婴之母》等书。

荆山放歌

◎ 李修平

绿色保康

我一直认为，保康是目前所有地名中最为吉祥的名字。身临其境，在饱览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之后，乍听到这么一个名字，绝对是心灵的最大安慰。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绿地，天上飞行着许多鸟雀，密林中活跃着无数动物，地下矿产无数，奇山胜水之中蕴藏着大量的珍稀植物。悬崖上的苔藓，丛林下的兰草，灌木林中的山楂树，如火如荼的映山红和满山遍野的荞麦花，次第绽放；蝴蝶、蜻蜓、蜜蜂和蟋蟀、七星瓢虫，欢乐其间。人与自然显得非常和谐。

我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时时都有一种安逸祥和的感觉。我太爱我的家乡了。这是我能够永远安营扎寨于故土不移的主要原因，而且随着旅游的深度开发，保康一定会吸纳更多热爱自然的善男信女的投入。在这里我永远都是热情的东道主，恭候着新朋旧友。如果免去地名的特殊使命，保康，绝对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祝辞。

保康位于华夏的中西结合部，长江北岸，分布于大巴山余脉荆山山脉南北，接壤于神农架，面积3225平方公里。境内青山滴翠，群峰竞秀，温泉、奇水、岩洞、幽谷、高峡遍布。这里四季分明，气候适中。夏季云遮雾绕，冬天冰封大地；春来杂花生树，秋去果实丰硕。是一片美丽、神奇的土地。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衍生保存了大量珍稀古老的孑遗树种。在保



康的沃土中，目前仍然生长着109科305属1018种木本植物。堪属中国少有，世界罕见。在众多的珍稀植物中，首推野生牡丹、紫薇、蜡梅、红豆杉最为名贵，备受人们喜爱，引为保康的象征，也是我的骄傲。作为保康人，这就是资本。

每年的阳春四月，当迎春、山樱、桃、杏花落枝头时，保康野生牡丹便绽开笑容。白牡丹，莹洁如玉；紫斑牡丹，半开半掩。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804年学术刊物首次发表有关牡丹文章后，到1997年经历了近两个世纪，世界学术刊物共发表10个野生牡丹种、一个亚种和若干个栽培种。而保康野生牡丹就有紫斑、如叶、杨山、保康、红斑等5个野生种和林氏牡丹一个亚种，占世界牡丹野生种二分之一以上。因此，保康野生牡丹备受中外专家关注。

保康野生牡丹分布广。单株开花最高年份达到148朵，分为深红、荷花、白紫斑、红紫斑等22个品种。1994年4月，中外牡丹专家组专程到保康进行多点现场考察后，一致认为，保康大片野生牡丹的发现，对世界植物分类学、群落生态学、植物地理学、植物资源学、生殖生物学等多学科方面的科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冲破了古今中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世界上野生牡丹只产中国西北部山野的定论，在中外学术界引起轰动。保康野生牡丹原是洛阳牡丹的鼻祖。

在野生牡丹花谢红残之际，红霞覆树的野生紫薇又在初夏的轻风曼舞中争奇斗妍。远望，红则烂若云霞，白若雪花覆树；近看，一枝数颖，一颖数花。“盛夏绿遮眼，此花满堂红。”正是诗人对紫薇的真实写照。

紫薇的花期在5月至11月之间，延续不断，长达半载，不仅花朵繁茂，而且花形奇特。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紫薇原产于我国长江一带，保康是中国乃至世界紫薇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保康野生紫薇有真紫薇、南紫薇两个种和翠薇、银薇两个变种，共有深红、淡红、浅紫、纯白等七个品种花色。从其外形表现，又有古苑紫薇、古桩紫薇、悬根紫薇、三色紫薇、两色紫薇等。这些高龄紫薇就如遁世的隐者，阅尽人间春色，古今多少事，尽收年轮中。为了保护、利用好紫薇特产，保康倾政府之力建成中国唯一的中华紫薇林，栽植千年古兜一千余株，并于紫薇生态广场连为一体，成为山城人民的休闲胜地和对外开放的形象窗口。

如果说，保康最神秘的是森林，那么，森林中最神秘、最珍贵的植物资源当属“黄金树”红豆杉了。深秋时节，果实成熟，千山万壑，莽莽苍

苍的森林里黄叶乱飞，这个季节便成了红豆杉的季节。夕阳下，红豆杉墨绿的枝叶间，红豆闪闪，远远看去，像无数跳动的火星，状如南方的相思红豆。在保康民间，因其针叶排列酷似农村妇女梳头用的篦子，又被称为篦子杉。

红豆杉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功能奇特，从其皮、根、叶中提炼出的新型高效抗癌活性物质红豆杉醇，也称紫杉醇，是当今世界上治癌、抗癌的理想药物之一。因为药源紧缺，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大大超过黄金，所以有“黄金树”的美名，被看作是本世纪初国际上最有开发前途的新型抗癌药物。

红豆杉家族大多数生长于北半球，分布于温带至亚热带。全世界有11个品种，中国有4个品种和一个交种，而在保康却同时发现了2个品种。这是保康留给子孙的一笔巨大财富。

冬季到来，水瘦山寒，万本凋零，虽有青松、翠柏、绿竹装点，但毕竟过于单调，于是，蜡梅迎着寒风风雪，怒笑数九隆冬，绽放枝头，从大山深处到居民院落、从公园到阳台，渐渐涌起一个冰清玉洁、暗香浮动的香雪海。

蜡梅是中国特有的珍稀花木，也是古老的名花之一，以野生最为珍贵。保康野生蜡梅是第4纪古冰川遗留的野生植物群落，有玉瓶和紫蕊、紫条、淡蕊、钝片四个新变形种。保康是全世界已知蜡梅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地区。被誉为“蜡梅王国”！

除以上四种之外，还有花楸树、珙桐、水杉、水青、连香、银杏、香果、香樟、峨眉含笑、红桦、胡桃、鹅掌楸、女儿红、云锦杜鹃等珍奇植物，达68种之多，在这些珍稀乔木的庇荫下，还生长着大量的野生草药，金银花、天麻、党参、金钗、荆芥、柴胡、薰羊草、七叶一枝花、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等等。生活在如此丰富的天然药库之中，谁还会有健康之忧呢？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出名都与它的独特分不开。保康是独特的，独特在山水；保康是富有的，富有在植物；保康是吉祥的，吉祥在芳名。说句吉祥如意的祝福吧：保康——保你健康！

九路寨神韵

走进九路寨的怀抱是在火热的七月，城里正是酷暑难耐，这里却是微微的清风吹拂，丝丝凉意沁人心脾，山巍巍，水依依，不尽的绿色扑面而来，



鸟鸣蝉噪，更显得山中的宁静与幽远。我的一颗浮躁的心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依托。

九路寨因有九条崎岖小道入寨而得名，地处荆山腹地，海拔1500多米。它位于保康西南边陲，与宜昌、兴山交界，面积约九十平方公里。行走于九路寨，其实就是在峰峦叠嶂之间穿行，沟谷相连，溪水回环，奇洞飞瀑险滩，古木芳草青苔，人与自然，早已融为一体。

我穿行于林间小道，感受着自然山水的抚慰，思绪总是在远古与未来之间寻找答案。这里有路吗？蜀道难，九路险，其实没有可比性。时而攀崖附壁，时而涉水滴河，时而在树林淹没的小径穿行，时而在杂草丛生的谷底跳跃，人与心都有一种完全放松的感觉。九路寨几近与世隔绝，人迹罕至，大小一百余座山峰，来自不同方位的七条河流三面环绕，九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峦林壑仅有一线旱路沟通山外，人称“金线吊葫芦”。在我的意象中，九路寨就是天上的人间，而在我眼前，它又是一个现实的梦境。

战口河是我进入九路寨的第一条峡谷，两座大山拔地而起，河水似乎从两山的缝隙中穿过，而河水却很清澈，鱼翔浅底，水映山影。连接两岸的是两座木桥，利用河中巨大搭建而成。它既是九路寨人出入的要道，也为路人在此避雨歇息、欣赏美丽的河谷风光提供了方便。那巧妙的结构和古朴的造型与周围的环境显得自然而协调，成了我眼中审美的对象。

过了河就进入了九路寨辖区，但要真正进入九路寨并非易事，要攀登一线天。一线天是两山之间的一道缝隙，如那木桥一样，它也是九路寨人出入山寨的一条通道。一线天奇险无比，上行如钻天，下行像入地。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钻天洞。在此设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20世纪初叶的几十年里，当地土豪以此为天险，堵塞了其它八条路，居险把守，盘踞山寨。

钻天洞联系着山里山外的世界，也联系着九路寨的一段历史。在我眼里，它既是自然的奇观，也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个通道。

如诗如画的九路寨，几乎处处是景。行走在山水林间，奇峰、秀谷、清溪、瀑泉、溶洞、长潭随时展现在眼前。这里特有的景观那个美呀，有时几乎叫人透不过气儿来。一会儿古树横溪，蟒藤虬根，如置身于远古洪荒的原始丛林，有一种钻心透骨的寂静；一会儿高山仰止，秀峰独立，直指中天；一会儿瀑流凌空飞泻，疑是银河飞落，天女散珠；一会儿视野开阔，四面群峰耸立，或雄奇伟岸，或俊秀挺拔。这就是九路寨，我心中的圣地，

它给我提供了多种的审美情趣。

九路寨的魅力在于它的奇峰。一座山峰就有一座山峰的姿态、一座山峰的形体。它们不仅神似，而且形似，组成了生物界的群像。随手招来，就是一幅逼真的画面。马头岩、人像峰、神鹰峰、孔雀山、青狮峰、白象峰、小佛岩、奔马岩，类似这样的山峰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而且自然天成，极为逼真。我在欣赏它们的同时，也让我产生了无数的遐想。我慢慢地行走、慢慢地品读，其实，九路寨的美并不浓烈，那是一种慢慢让你感受到的美，那是温柔醇厚、渐入佳境的一种滋味。

九路寨的神韵在于它的秀水。战口河、天桥河、新路河、柳簸坪河、南门河、霸王河、锣鼓寨河，七条河流串连着无数山泉、无数幽瀑、无数峰峦，孕育着无数珍稀的平淡的各类绿色植物，而那些绿色植物又养育着无数飞禽走兽，当然，还有万物之灵的人——九路寨人。溪水在大大小小的河谷中流淌，在嶙峋的石缝中穿行，在鹅卵石上徜徉。溪上的欢歌和着蝉与鸟的鸣唱、和着鱼与蛙的悠然、和着蝶与蜂的戏闹，奏响了大自然最美的天籁，阳光投射在流动的溪水上，织就了光与影的最美妙的旋律。而九路寨的瀑布则把水的神态表现到了极致。

佛祖望瀑也叫三叠瀑，它从几百米的高处飞流直下，下落百余米之后与一个山洞中的泉水配合，然后奔腾而下。第三级瀑布如巨大的扇形幕布直泻山涧，蔚为壮观。最令人称奇的是瀑布一侧的岩壁上，生有一尊惟妙惟肖、高约3米的钟乳石像，端坐石台，与其身旁飞泻直下的瀑布构成一幅绝妙景观，引人生出无限遐思。“佛祖”四周生长着茂密的水石梨、青苔，水莲青幽，亲临此地，如同到了仙境。王龙沟瀑布是一个柱瀑，一道水柱飘飘洒洒从悬崖顶峰直下二百多米，姿态优雅秀丽，好像串串珍珠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叹号。而位于霸王河源头的黄龙洞瀑布则是一种典型的岩洞瀑布，神秘而幽深。一股水流从绝壁之上的洞中奔涌而出，形成了一道宽5米，高十多米的大瀑布，顺山涧夺路而出，巨大的声响几里外都能听到。还有锣鼓寨河的瀑布群。九路寨丰富的河流蕴藏了多少瀑布，不仅我无法说清，也许九路寨人也一时难以说得清楚。几乎有水就有瀑，有瀑就有潭，有潭就有溪，有溪就有鱼。

如果瀑布之美还能让我领受的话，那么龙泉眼的奇特就让我不可思议了。此泉有大小两处泉眼，每日两潮，终年不断，一潮为当日上午，二潮为凌晨时分。每逢潮来时，泉眼深处响起节奏分明、时缓时急的敲打声，



如锣鼓齐鸣，悦耳动听，当地人不明其因，一直无人敢靠近，只是依据响声如锣鼓，便为这条河流起了锣鼓寨河的名字。为了解开谜底，我勇敢地走进了它的核心，并一直守候到深夜，终于幸运地听到了这来自地壳深处的天籁之音，然而锣鼓声持续响了十几分钟后，却忽然而止。之后的等待是漫长的，约莫两个多小时后，锣鼓声再次响起，声音虽不如先前之大，但隐约伴有急流回荡声，不经意间，一股清流奔涌而出，短短数分钟，整个河面被抬高了50多公分，气势惊人。潮水持续一个小时之后，水面开始缓缓下降，直至仅剩泉滩里的水，但很快那一滩小泉也如倒吸般被泉眼饥渴地吞了进去，不再留下一丝一毫，顿时，峡谷内万般幽静，一切都好像在等待下次潮水的来临。我一时无从说出自己的感观，而在九路寨，我的心时时都是这般地无法平静。

水因山而活，山因水而美。水是九路寨的精灵，有了水，九路寨就有了灵动和神韵，有了逸气和魂魄。

九路寨的丰富在于它的绿色。一踏入它的土地，我就被那无边的绿色所包围。山是绿的，水是绿的，树是绿的，草是绿的，连地上的土也是绿的。所有的植被都呈原生状态，古木森森，遮天蔽日，高大挺拔的树，低矮繁茂的花，生生不息，千年的古藤长成树，树上生藤，藤上又生树，地上厚厚的腐殖土里生长着各种杂菌。藤蔓缠绕，苔藓相生，岩上、树上、藤上与路边、河岸均生长着绒绒青苔，如同绿毯，从我的脚下向四面展开。有的还开着小花，黄的、白的、红的，“苔花米粒小，也学牡丹开”，给密林幽谷增添了无限生机，也给我的旅程平添了诸多情趣。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永远都离不开自然。多少年来，九路寨人就生活在这自然山水间，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延续着自己的历史。九路寨村子不大，仅有600多口人，160多户农民散居在三沟两扁五条冲里。民房是一色的土墙灰瓦燕子楼，就地取材，依山而建。民风淳朴，寨民至今基本沿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土锅土灶烧制的农家饭菜香甜可口，土壶土碗泡出的海棠花茶解毒生津，满口生香。因远离闹市，这里仍然保持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唐遗风。走进任何一家农户，主人都十分好客，清一色的自产瓜果，浑浊清淳的家酿土酒，厚实温暖的木床棉被，时时给你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

九路寨的底蕴在于民俗文化。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九路寨形成了独有的民风和民俗。不论是唢呐、锣鼓、婚嫁，还是节日里歌手们的演唱

和对歌，他们都保持着一种谦和、一种默默的温情，都会让我感受到一种洒脱自然的美感，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山水其形，人文其魂，九路寨是一个山水人文两相宜的地方。作为现代都市人，置身于九路寨原始生态的自然山水中，感受它原始的质朴和寂静，不仅能够饱赏自然和秀色，更能涵养人的心灵。

声音再低些，不要惊动了林中的飞禽走兽；脚步再轻些，不要让一点一粒的尘埃弄脏了它的洁净。轻轻地、慢慢地，我就这样品读着九路寨，感受着九路寨。是的，九路寨太神奇了，也太丰富了！它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方净土。

我知道，就我现在对九路寨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九路寨地形奇特，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环绕山寨的除七条河、五道冲、三大瀑布、六十多个景点之外，还有大小溶洞、山泉小溪无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地表植被良好，各类野花、药材应有尽有，还有多种野兽、鸟类、昆虫生息其中，同时文化积淀丰富，仅民俗形式就有8种之多，尚有一批能打善唱的老艺人健在，他们口口相传，新一代艺人正在产生。纯朴的民风，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九路寨赋予了新的内涵。

九路寨的确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子，像我这样能一睹芳容的有幸之士还寥若晨星。然而出奇、出秀、出险、出雄、出幽的九路寨，毕竟是人们回归自然、寄托心灵、怡养性情、避暑休闲、探险猎奇的理想之地。随着政府规划开发的步伐加快，九路寨一定会走出深闺，走向世界，一定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和追慕者云集此境。九路寨的倾国倾城之貌，一定会让世人震惊！而我——一个最初的探险者、发现者，将来也会为她的脱颖超群、流芳溢彩而殚精竭虑，衣带渐宽，终不为悔！

温泉古意

从保康县城出发，沿着清澈透明的清溪河西进，公路一直在狭窄的河谷中蜿蜒伸展。山水连绵，峡谷纵深，无止无尽，除了山还是山。河谷就这样延伸着，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两座大山交臂相遇，组成一道错综复杂的自然景观，峰峰环绕，各具风格。左边的一座叫双角山，山侧有情人峰，右边的一座叫温泉山，背后又有驼峰、佛峰与祖师顶。两山在此重叠成一个峡口，温泉便从峡口流出，当地人称之为汤池峡。



这便是保康温泉的发源地，距离保康县城15公里。

温泉，是大地母亲赐福于保康人的乳汁。

其实，山里人早已知道古汤池的价值了。很早以前山里人就在这里取水治病、煮茶、饮用，还把古汤池当着神灵敬奉。在这里不仅华裔有投石问子、裸浴健美、神水驱瘟的神话传说，还可以听到夫妻同浴、全家同浴的传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山中的小伙子大都长得如青山般雄健，姑娘们都有清水芙蓉般的美丽，许多长寿的老人都是无病而终。村民们虔诚地谈论着自己的风水宝地，内心里饱蘸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渴望。难怪这里处处都充满着灵气呢。

面对这里的每一处优美传说，我总是感到那其实就是一种真实，一种被神话了的真正的凡人生活。只不过人们没有去探究它的科学依据而只是信崇神灵而已。

如今，人们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据水文、地质专家们考察，这里属于以硅酸、低钠及镁、钙、钠等为主的多种矿产带，温泉含矿物元素高达32种之多，且有较高药用价值，还可以遏制体内疾病和皮肤癌诸症。温泉的恒温常年保持在39℃。地貌物候，四季相益。无论是水温、流量、含矿物成份、营养保健，还是幽雅峻险的地理环境，都在已开发利用的众多温泉中堪称罕见。

神秘一旦被揭开立即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诱惑和怂恿，古老封闭的古汤池已被另外一种风景而修饰。每天车水马龙，游人如云，四方游客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这份特殊恩赐。

我曾在一个夏季的清晨走进了它的核心，登上了未来温泉度假村制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汤池峡全景。古老清秀的陈家河从大山的夹缝中穿过。明净的河水倒映着两座大山的丽影。紧靠温泉的一座突兀高耸，绝壁千仞，倒垂着千年古柏、黄杨；河这边的一座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结构曲折、复杂而合理。每一处峰峦、沟壑都生长着茂密的花草、树木、藤蔓，春夏百鸟争鸣，秋冬群兽栖息。如今一座峡口拱桥已把两山紧紧相连，温泉的现代化建筑已为它增添了新景。这里的独特环境、物貌、风景以及呈现出的原始风味令我惊诧无比。置身于这样的环境，还怕人心不古吗？而我每到此处就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古老的温泉从冰川时代的涓涓细流，流经秦皇汉武，流经唐宗宋祖，年年岁岁，阅尽人间沧桑，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黎明前夜奏出了最壮丽的

半符，造福了人类。秀丽的保康温泉就这样载着历史的悲壮与崇高注入了我的生命。面对造物主的杰作，我除了崇敬与感激，还能说些什么呢？

回望董家沟

当我再次抚摸董家沟烟云的时候，时间已经把我推到了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三十余年的人生应该不是一个太短的数字，而对于历史空间而言却只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时光的流逝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董家沟这个保康县最高寒的村落，这个最封闭的山村，我来追寻，追寻已经失去的记忆。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中国发生了太多的故事，而在中国的每一个山村也都在急遽的变化着。一个城镇乃至一个国家的变化我们总能窥视到它的踪迹，而往往就是这些微如芥粒的村落的倏忽变替叫我们来不及思考，不留痕迹，恰恰又正是这样的盛衰最能见证一个时代的轨迹。

我最初立足于这片土地的时候，人们不叫它董家沟，叫洞河，以至于我最初的履历表上一直就这么清楚的记载着。

为什么叫洞河，我一直没有找到它的渊源。这里既没有河，也没有洞，只是一座座山峰和座座山峰之间的沟壑。这里曾是洞河公社所在地，管辖着这片群山里的七个生产大队，董家沟是其中之一，其余六个我依然记忆犹新，是白果、天花、尧治河、堰垭、林川、南沟。在这海拔1800多米的山巅，在峰峦相拥的狭窄的山涧除了人民公社之外还建有中小学、卫生所、供销社等一系列行政机关。每个机关都极为简陋，人员很少，但它仍旧是这一方土地上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现在不仅所有的行政机关不复存在，连洞河这个曾经很响亮的地名也永远地消失了。半个世纪的存在，消失的时候竟在一朝一夕之间。

站在历史的关隘，想到曾经拥有的火热年华，我一时百感交集。

响林坡是董家沟的一座山的名字。过去是洞河中学设置的一个教学点，也是学生们劳动锻炼的基地。每个学期，师生们都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我们在山上栽树，在地里种药材，种庄稼。那座山上留下了我、我的同行以及我的学生们的身影、汗水和歌声，应该还有友谊、战斗的豪情、人生的乐趣。这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东西。

从村委会到响林坡顶的这段路，我走过无数次，沟沟岔岔都清晰地映在脑海。所不同的是，过去是步行，挥汗如雨地在羊肠小道上攀爬，而现在是在坐车，轻松自如地盘山穿行。过去是搞勤工俭学，春天上山捡香菌、挖天麻，秋天进林中打橡子、捡板栗，现在来却成了观光旅游。满山的映山红，茂密的红枫林，蜂飞蝶舞，燕鸣莺歌，那时也让我激动惊喜，却没有情思去驻足品尝，而现在我却满含热泪，有一种久违的亲切。但是在响林坡，注定是一种失望。过去我们亲手建立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三十余年前我们栽的那些树还在，可是它们都长大了，长成了一片森林。我们既不相识，也无法相认。

洞河有我太多的记忆，但它又是我人生的空白。

我在洞河公社管辖的几所学校教书，辗转十年，在董家沟这个地方奋战了五年。洞河公社中学是我人生的第一站，但我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记了几十年的日记，都是从离开洞河后开始，那十年生活的细节怎么也找不到痕迹。历史在这里曾经留下的东西，包括原洞河公社所有的风光、风雨都已被淡忘、遗忘，连同我、我们那一代人在这里的一切生活、工作的情形都已化为烟云。洞河公社，包括它所属的社直部门，从建立到消亡，自我之后，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去提及它。一个功能齐全的党委行政机关编制所在地，从逐一建立到全部撤销，经历了历史长河的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啊。这中间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的资料，一张图片，一片纸，都没有，当年经历的那些人有的已不在人间，有的正在老去，再过若干年连我也将从这个世界消失，有关洞河的历史也将永远的消失了。

想到此，我不由黯然神伤。

建筑消失了，总还有一些废墟吧。我至少还可以在废墟上找到一块破砖，几片残瓦。我努力地在脑海里复原洞河公社和洞河中学的形象。公社是一座两层的木质楼房，而学校则是三栋土质结构，都盖着灰瓦。学校前有很大的操场，学生的集会、运动会、文艺演出，公社的群众大会都在这里举行。操场上的篮球架、乒乓球台、跳远的沙池、单双杠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我们还在操场边上栽了很多柏树。现在都没有了，甚至连一丁点儿的废墟都见不着。

洞河消失了，消失了一个名词，消失了因为这个名词而产生的人、事和所有附属建筑。

但是，董家沟却以它本来的面目重新屹立在这里。

在山顶，我看到高等级的公路盘山而上，直达山顶，又向每个山头延伸。每一座山头下的平地都有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树木，楼房，公路，成为大山中的奇景。有了公路，出山就不是问题了。过去从这里去山下的集镇要走六十华里羊肠小路，几乎需要一天的时间，忍饥受渴，一路上的奇峰、悬泉、小溪、鸟鸣、野兽都成为负累，而现在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虫一鸟，都成为风景。坐在车中，空气如过滤一般，悠闲的心在山水之间无限地放松。我是自驾而来，当我弃车步行，已认不出过去的路了。

站在雄伟的村委会办公楼前，我真的不敢相信，这里就是过去洞河公社的基地。走进村民集会的会议大厅，我竟然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地。宽大的电视屏，豪华的真皮桌椅，琳琅满目的各式顶灯、墙壁灯，透视出一种大气。过去那些连裤子都穿不起的我的那些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会议厅里行使村民的民主权力吗？走出村民会议大厅，已做多年村党支部书记、村长的我的学生让我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的办公室，我犹豫了，最后到底没去。我怕看了自己感伤，自惭形秽，但我仍然为学生高兴。是他让我见证了一个山村的变迁。

我是来寻梦的，我的思维还停留在三十余年前的那个叫洞河公社的时代。我想去看我三十余年前读书办公安寝的那间土屋，也不可能了，取而代之的是村里的宾馆，两边成了农民的别墅群。洞河公社撤销以后，戴帽中学随即被撤销，后来因为生源减少，小学也被合并到别的村了，再后来，再后来就不必说了。

我被安排在支部书记的家里，一栋两层楼的复式洋楼。寻不回过去的梦，却走进了世外桃源。过去我们的生活很清苦，二三十块工资，凭粮票吃饭，一个月只吃四两油，往往一顿有肉的饭就是一次大餐。但是，我们过得很充实，精神很富有，很幸福。倒是现在，什么都有了，却感到很空虚。常常生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幸福吗？这是为什么？

学生用最好的酒菜款待我，我脑海里总是出现三十余年前的情景。反差好大啊。这一桌饭菜恐怕就是我们当时一年的费用了。过去的种种苦与难，现在全都成了珍奇，那些野菜、粗粮，我们过去糊口的东西，现在成了农家餐桌上的山珍。时世如此轮转，让人无法思议。还有那些农田，那些毁林开荒而改成的所谓农田，现在又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立体农业，绿色经济，环境友好，这些名词成了我的那些成绩并不优秀的学生的口头语。



我笑了。什么叫时代进步？这就是吧。

长岭是董家沟的最高峰，过去一直是我们勤工俭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森林是我们学校木制加工厂的原料，树上的橡实、树下的药材最大程度的弥补了学校经费的不足，加上响林坡的校办农场，使我们学校成为全县勤工俭学的典型，校长成为模范，被送到庐山疗养。真是风光啊。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在全县有名，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县考取的唯一大学生就是我们洞河中学送出去的。其实，所谓中学，也就两个初中班，五十几名学生，教初中的就我们三个中师毕业的同学，我第二，22岁，大不到学生几岁，那时是真正的教学相长。我们教学生，时间加汗水，逼他们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高中，而我们也日拼夜战，立志考上大学。我们和学生一起背古文、古诗，一个作文题，学生写，我们也写。我们在长岭的山峰上、在高大的树丫上，放声朗读着高尔基的《海燕》、茅盾的《白杨礼赞》和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那时候真是好啊，欲说当年多自豪、好快乐。现在的长岭也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原始森林砍了，人们又种上了速生的树种，几十里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上上下下的林荫小路变成了水泥路，掩映在清一色的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

中国变了，中国的乡村变了，中国的山河美了。

站在长岭，前面是闻名全国的先进村尧治河村，向南是全省富裕村堰垭村，东面则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民俗文化村黄龙观村，而我的脚下正是新农村建设典范董家沟村。洞河消失了，而它曾经管辖过的大队——现行的村却一个一个的美名远扬！

我突然感到，原来这片土地正以一种辉煌替代另一种辉煌，它是对中国所走的伟大的复兴之路三十年巨变的最有力的诠释。

人类进步，这是历史的必然。

回望董家沟，对于已经消失的洞河，还会有遗憾吗？！

李修平，男，20世纪50年代末出生于保康马桥。襄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中共保康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保康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保康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等职。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长江文艺》、《东海》、《花溪》、《当代作家》、《党员生活》、《作家报》、《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出版有散文集《雨夜梦想》、《浮生独白》、《牵手》，小说散文集《饮食男女》，长篇小说《卞和传奇》（与戴光新合著）等。

龙 洞 记

◎ 晓 芬

1

龙洞是一股泉水的名字。这一股泉水在我老家保康店垭镇油菜坡，离我老家的房子只有十步左右，在我老家房子里就能听见泉水流动的声音。如果提到我的老家，就不能不提到龙洞。老家这个词，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我的老家却是具体可感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那栋土墙黑瓦的房子，二是房子后面那片竹园，再就是房子右边的这个龙洞。长年客居异乡，难免时时回忆老家，每当想起老家来，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龙洞。而且，龙洞往往是我回忆的重点，它在我心中的地位有时候简直超过了那栋房子。这真是有点儿不可思议。

这股泉水是从一个巨石的裂缝里流出来的。那个巨石有两人多高，长度少说也有七八米，形状极像一条卧龙。那个裂缝有窗户那么大，正处于巨石的头部，看上去就像那条卧龙张开的嘴巴。龙洞这个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

龙洞的这股泉水，四季长流，从不间断。我们只是看到它是从那条龙的嘴巴里流出来的，却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我曾多次打听过这股泉水的来源，但没有一个人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油菜坡的乡亲们，几乎没有人去关心龙洞的源头，他们只管舀水，挑水，用水，却从来不问水从何处来。这也难怪他们，打从他们生下来的时候，这股泉水就在这里流着，他们只





需要享用就行了，没必要去操那份淡心。再说，他们春天要插秧，夏天要除草，秋天要割谷，冬天要积肥，一年四季忙得头昏目眩，哪有时间 and 精力去想那些一不能当饭吃二不能当衣穿的问题。

从龙洞流出来的这股泉水，水质真是好极了。它看起来是透明的，没有一点儿尘埃；它闻起来是芬芳的，仿佛洒过香水；它喝起来是甘甜的，简直是满嘴生津。而且，这股泉水还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冬天喝它，它像温泉一样暖和；夏天喝它，它像冰水一样凉快。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学了雷锋的故事，然后我写了一篇日记。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家旁边有一个龙洞，人们怕冷的时候，它流温水；人们怕热的时候，它又流凉水。这个龙洞真好啊，简直像一个活雷锋！

少年时代，我特别喜欢坐在我家厨房门口，闭上眼睛，张起耳朵，静静地倾听龙洞流水的声音。水声是不断变化的，有时候像在轻声欢笑，有时候像在低声哭泣，有时候又像在大声吼叫。当时我想，这龙洞真像一个人啊，喜怒哀乐它都有。说来也怪，在我倾听水声的时候，我的心情还会随水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听见龙洞欢笑时，我的心情就格外舒畅，听见龙洞哭泣时，我的心情就十分压抑，听见龙洞吼叫时，我的心情就非常紧张。

我是十七岁那年离开老家的，离开老家的头天晚上，在夜深人静之后，我一个人搬一把椅子在我家厨房门口坐了下来，我坐在那里听龙洞流水的声音，听了许久许久。那天晚上的水声听起来特别奇怪，与我以往听到的水声大不一样。它既不像笑，也不像哭，更不像吼，好像是在和我说话。它的声音不高不低，它的节奏不紧不慢，说得苦口婆心，说得语重心长。我听着听着，不禁心酸眼热，泪流满面。

2

我是喝着龙洞的泉水长大的。我把龙洞看作我的第二个母亲。

据我母亲回忆，我从七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喝龙洞的泉水了。母亲说，我是六个多月开口叫妈的，妈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叫的第一个字。我在这个世界上叫的第二字便是水。一天，母亲抱着七个月的我到龙洞边上散步，我突然用一根幼小的指头指着龙洞对母亲说，水！母亲听懂了我的意思，马上用一只搪瓷缸子舀起了半缸泉水，让我足足地喝了一口。母亲说，我喝下泉水后忍不住笑了，笑得格儿格儿直响。然而，我奶奶听说母亲给

我喝了泉水之后，却把母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她质问母亲，你怎么能给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喝生水，喝坏了肚子怎么办？母亲没有和奶奶顶嘴，她也担心我喝了生水会拉肚子。但我的肚子却非常争气，喝下泉水后不仅没拉，而且比以前更加健康。母亲说，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喝龙洞的泉水了。

我说过，我是十七岁那年离开老家油菜坡的。在我十七岁之前的记忆里，好像我没有喝过什么茶水，我差不多都是喝的龙洞的泉水。早晨起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把葫芦瓢去龙洞那里，先舀半瓢水漱口，然后再舀半瓢水洗脸。中午，从山上扛着柴捆或从田里提着猪草筐回家，我等不及进门就要先跑到龙洞去，一头扎到泉水里，像牛一样猛喝一气。傍晚吃罢晚饭，我从来不在家里喝水，总是拿一个搪瓷缸，走到龙洞口那棵棕树下坐下来，舀上满满的一缸泉水，然后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尝。在老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去龙洞喝水的。龙洞的泉水差不多成了我生活的必需，去龙洞喝水也差不多成了我生存的一种方式。喝龙洞的泉水，认真说起来有好几种功用，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充饥，冬天还可以取暖，夏季还可以降温。如果要我为龙洞拟一句广告词的话，我会这样写：龙洞泉水，好处多多。

到龙洞去喝水，使用的工具和方法有多种多样。前面提到过的葫芦瓢和搪瓷缸子，都是喝水的最佳器皿，轻便、顺手、好用。除此之外，还可以用吃饭的碗，一手将碗伸进龙洞里，舀起满满一碗水来，端到嘴边一饮而尽。如果喝急了，难免会流一些在下巴上、脖子里和胸脯前，这就有了一种饮酒的豪放。还有用脸盆喝水的，先用一只手将脸盆潜入水中，等脸盆里装满水后，再用双手把脸盆端起来，端到腰际，便将头像游泳的人扎水那样扎到脸盆里去，然后就拼命地喝起来。这种喝法比较实惠，但显得有点愚蠢，因为旁观者只看见一个脸盆却看不见喝水人的脸，弄不好还以为喝水的是一头什么怪物呢？倘若什么工具也没有，也是可以喝水的，比如到附近的桐树上去摘一片桐树叶，将桐树叶卷成一个喇叭筒，这样就可以打水喝了。如果连桐树叶也懒得去摘的话，还可以双手相连，十指并拢，形成一个碗的样子，这样也能舀水喝，只是一边喝一边漏水，仿佛用的是一个破碗。

听我母亲说，我三岁那年就能帮她从龙洞往厨房取水了。前面我说过，龙洞离我家厨房只有十步左右的距离，因此我家厨房里从来没有用过水缸，都是要用水的时候临时到龙洞那里去取。母亲说，我第一次取水用的是一



只塑料碗，那只碗不大，比拳头大不了多少。我本来是舀了一满碗水的，可是等我摇摇晃晃从龙洞端到厨房时，塑料碗里的水就只剩下一半了。然而，我取回家的这半碗水却把母亲高兴坏了，她当时就兴奋地叫了起来，说她儿子能取水了。五岁的时候，我开始用一只铜壶往厨房里提水，这时我已经能够记事。记得我第一次将一壶水提到厨房门口时，母亲差点喜疯了，她一边伸手接我的铜壶一边说，哎呀，我儿子长大了！十岁那年，我已经能够用一只木桶提水了。记得那是一个什么节日，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母亲提着一只空木桶正要去龙洞时，我拦住了她，说，妈，我去提吧。母亲一愣，问我，你行？我没有回答，只管一把夺过了母亲的水桶。那天我是使出浑身的力气才把那桶水提到厨房的，当我红着脸咬着牙将那桶水放到母亲面前时，母亲顿时哭了起来，并且还哭出了声音，客人听到母亲的哭声跑过来问她怎么啦，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说，我儿子真的长大了！他能提回一桶水了！见母亲这么一哭，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3

关于龙洞，还有一个荒唐可笑的禁忌，这是我初中毕业以后才知道的。这个禁忌是，妇女在月经期间不能去龙洞那里。第一次听说这个禁忌后，我感到不可思议，便去问大妈，这是为什么？大妈是我大伯的老婆，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满脸沧桑，一看就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大妈告诉我，妇女来了月经就等于身上不干净。身上不干净的人去了龙洞那里，龙王老爷就会有意见。龙王老爷一旦有了意见，那龙洞的水就会少，或者就会出现浑水，严重的话还会断流。我当然不相信大妈的话，就说，这是迷信！大妈却说，迷信也得信，不信就会出事。她接下来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村里有一个不守规矩的女人，来了月经不说，还把那条被月经染红的内裤拎到龙洞口去洗，结果当天下午龙洞里就涌出了黄泥巴水，一直涌了三天才停住。我问大妈，那黄泥巴水是自己停住的吗？大妈说，怎么会呢？是我们给龙王老爷求情才停的，我们跪在龙洞口，放了好多鞭，烧了好多香，那水才渐渐地由黄变清。我又问大妈，那个女人后来怎么样了？大妈叹一口长气说，那个女人很惨，龙洞里出了黄泥巴水之后，全村的人都骂她，骂她是个脏货，骂她是个灾星，她听了又气又羞，一时想不开就上吊死了！听了大妈讲的这个故事，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后来，当我再去

龙洞那里喝水或取水时，我便突然觉得龙洞有些神秘了。

当年我老家这个屋场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我们家，另一户就是大妈家。大妈家的房子在我们家房子左边，大妈家的人要去龙洞，必须经过我们家门口的土场。记得在我刚读初中的时候，大妈家娶了一个新媳妇。新媳妇是我幺哥的老婆，我便叫她幺嫂子。幺嫂子很漂亮，丹凤眼，瓜子脸。刚结婚的那阵子，幺嫂子总是穿一件红衬衣，看上去十分动人。但幺嫂子这个人语言很少，早晚只看见她的人影像一朵红云晃来晃去，却很难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她每天都要去龙洞挑水。她身材很好，高高的，细细的，无论是挑着一担空桶过去，还是挑着两满桶水转来，姿态都非常优雅。可幺嫂子就是不说话，过去过来都不声不响，有时候我坐在门口，她居然像没看见我似的，连头也不给我点一个。这让我感到很难受。说句心里话，我当时多么希望漂亮的幺嫂子能和我说一句说话呀。然而没过几天，我这个愿望便实现了。那是一个下午，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们屋场便显得十分安静。幺嫂子那天没下地，好像是请假在家有什么事。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我从学校回家，刚到门口土场上，幺嫂子便从她家门里出来了。她出门时手里拿着一个脸盆，我以为她要去龙洞打水。幺嫂子很快走到了我身边，她一到我身边就跟我笑了一下，然后说，请你帮我去打一盆水吧。我一时很激动，双手一伸就接过了她的脸盆。不过我没有立即去龙洞，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去自己去打水？幺嫂子的脸顿时红了，她勾下头说，我来好事了！在我老家油菜坡一带，年轻女人们都把月经称为好事，但我当时不知道，于是又问幺嫂子，好事是什么？幺嫂子没有回答我，她把头勾得更低了。我没有再问，赶快去龙洞为她打了水。当我把打来的水递给幺嫂子时，我又问她，好事到底是什么？她狡黠地一笑说，等你娶了老婆就知道了。幺嫂子说完便转身走了，看着她美丽的背影，我还在想，到底什么是好事呢？直到两年之后，也就是我初中毕业那年，我才知道好事就是女人的月经。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知道了来月经的女人不能去龙洞的这一禁忌。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老家油菜坡一带遭遇了一次特大干旱，两个月没下雨，所有的土地都裂了口。就在那个夏天，龙洞的泉水突然就小了。泉水减少的原因显然是干旱造成的，但油菜坡的许多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肯定是哪个缺德的女人流着月经去了龙洞！大妈是这群人的代表，她咬牙切齿地说，要不是有人流着月经去了龙洞，就是半年不下雨，泉水也不会减少的！接下来她就开始猜测谁是那个缺德的女人。她前后怀疑了許多人，



但都没有证据，所以不敢公开指责和辱骂。后来，大妈让油菜坡的一个聋哑女人做了替罪羊。那个聋哑女人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耳朵听不见，嘴巴说不出，大妈真是不该冤枉她啊！

4

龙洞的泉水差不多管了大半个油菜坡，换一句话说，油菜坡大部分人家都在龙洞挑水。人们挑水大都选在清早，每天早晨六点到八点这段时间，龙洞这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热闹得很。当年，我特别喜欢站在龙洞口的那棵棕树下，看那些来来往往的挑水的人。

凡是来龙洞挑水的人，用的都是一条扁担两只桶。扁担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大都是桑木扁担。而那桶，差别可就大了。如果把各家各户的桶打乱之后摆在一起，你不必问谁是那桶的主人，你只要仔细地看看那些桶，就会知道哪个桶是谁家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两只锃铁桶，灰白的颜色，看上去非常干净，桶上面的系子是用咖啡色橡皮做的，结实耐用。这两只桶是生产队长家的，全油菜坡就只有他家人有这么两只桶。还有两只塑料桶也很打眼，颜色是绛红的，上面是钢丝系子。这两只桶是生产队会计的，油菜坡也只有他家有这种塑料桶。看上去最破烂的那两只桶是邹鸣高家里的，桶面的油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每只桶上都有破洞，用棉花堵着，桶上的系子是棕绳子，已经旧得不能再旧了，显得毛飞飞的。邹鸣高是油菜坡最困难的人，老婆长年害病卧床，一串孩子都还小，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前来龙洞挑水的人，大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们都很忙，有的把水挑回去后还要忙着做饭，有的挑回水后还要上山放牛，有的挑回一担水之后还要来挑第二担。然而事情总有例外，挑水的人们中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个不慌不忙的人，他们来到龙洞后并不急着离开，而是坐在龙洞下的那块石头上，或者靠在龙洞口的那棵棕树上，停留十分钟乃至半个小时。我认真地观察过这些人，他们大都心里有事，要么是高兴事，要么是伤心事，要么是麻烦事。比如有一回，我看见苏朗把水舀好后没有马上离开，一个人靠在那棵棕树上唱起歌来了，他唱的是社会主义好，一连唱了好几遍。我母亲当时正在龙洞口洗菜，就问他有什么喜事，他笑眯眯地告诉我母亲，说他过几天就要到镇上的供销社里去当营业员了。母亲听了说，难怪你唱得这么欢呢？果然没过几天，苏朗就离开油菜坡到镇上去了。从那以后，

我再没看见苏朗来龙洞挑水了，取代苏朗的是他的弟弟。还有一回，我坐在我家厨房里刮土豆皮，忽然听见龙洞那里有人小声哭泣。我母亲当时正在厨房里切菜，她也听见了哭泣声。母亲一听见哭泣声就丢下菜刀去了龙洞。我也跟着去了，原来是王美坐在龙洞下的那块石头上哭。母亲走到王美身边，拍拍她的肩头问，怎么啦，哭得这么伤心？王美一边用手擦着眼泪一边说，那个人变心了，他昨天派人把我给他做的那双布鞋退回来了！说完哭得更加厉害。我母亲这时又拍拍她的肩头说，天底下的男人多得很，我过两天再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听母亲这么一说，王美才收住哭声，然后挑着一担水走了。又有一回，我在龙洞口帮我母亲清洗衣服时，看见杨久将他的扁担横放在两只桶上，然后坐在那条扁担上抽闷烟，他抽了一支又一支，脚下堆了许多烟头。直到太阳升起丈把高以后，他才挑着水离开龙洞。杨久走后，我母亲来到了龙洞，她看着地上的烟头问我，刚才是谁在这儿抽烟？我说了杨久的名字。母亲听了说，看来他真是要坐牢去了。母亲的预感没错，三天之后，县公安局来油菜坡开了一个公捕大会，将杨久用手铐子铐走了。杨久犯的是破坏军婚罪。公捕大会是在生产队的稻场上开的，那天我也去了，当公安人员把手铐子掏出来的那一刻，我看见杨久顿时就把两条腿子吓软了，而且还尿了裤子。后来，当公安人员要把杨久押走的时候，我看见杨久的母亲忽然跑来了，杨久的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当时已有七十岁了。她手里端了一碗肉，刚煮好的，还冒着热气。杨久的母亲用哀求的声音对公安人员说，让我给我儿吃点儿肉吧！公安人员没有反对，杨久的母亲便开始亲自给杨久喂肉。可是，杨久只吃了一块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我听见杨久哭着给他母亲说，妈，我对不起你啊！

5

我认为龙洞完全可以说得上是油菜坡的标志。每一座城市有每一座市的标志，比如北京的天安门，武汉的黄鹤楼。同样，每一个村庄也有每一个村庄的标志，就拿我老家附近的几个村庄来说吧，白腊村的标志是炮楼子，铁厂垭村的标志是叫花子坟。事实上，外村的人都是把龙洞看作油菜坡的标志的。在老家读中学的那几年，我常常到外村的同学家去玩。外村人问我是哪个村的，我说油菜坡。这时候，那人准会问，村里是不是有个龙洞？我便自豪地说，是的，我家就在龙洞边上。接下来，那人一定会用羡慕的





口气说，啊呀，那个龙洞真好！

外面的人来油菜坡，离开之后把油菜坡的什么都可能忘记，但怎么也不会忘记油菜坡的龙洞。保康有个姓袁的，一九七四年曾到油菜坡当过支农干部，上面本来安排他来住一年的，后来与村里的一个未婚姑娘发生了两性关系，就提前抽回去了。他下来之前是坐办公室的，回去以后却成一个烧锅炉的。一九七八年，我到保康一中读书，在街上与他不期而遇，他一见到我就问，龙洞的水现在还是那么大吗？接下来他告诉我，当年在油菜坡，他还帮那个和他发生过两性关系的姑娘去龙洞挑过水。还有一个下放到油菜坡的女知青，名字叫做张少云，后来考上了襄樊卫校。一九八二年，我在襄樊一家医院门口意外地碰上了她。当我和她谈起油菜坡的时候，她一下子就想到了龙洞。张少云回忆说，我母亲还在龙洞那里教她纳过鞋底。她还说，龙洞的水真清，可以当镜子用！一九七一年，武汉有一位名叫朱康平的五七干部，下放劳动时曾在我家里住过，一个大城市的人，突然到了一个穷山村，什么都看着不顺眼，而对龙洞，他却一见钟情。在住到我家之前，他曾先后换了三个地方，而在我家住下后，他却再没挪动过，直到一九七五年返回武汉。一九七九年秋天，我考到武汉读大学，当我去看望他时，他一见到我就问起了龙洞，还说，龙洞的泉水比武汉的矿泉水还要好！又说，如果那个龙洞到武汉的话，那不晓得要值几多钱！

没有到过油菜坡的人，如果想顺利地找到我家，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路打听龙洞，只要始终向着龙洞走，就不会走错路，也不会走弯路。我在万寿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程家箴老师曾先后三次到过我家。他第一次到我家是个星期天，当他突然之间出现在我家门口时，我不由大吃一惊。我问程老师，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程老师说，我一到村口就问龙洞在哪里，这样就找来了。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在龙洞边？程老师说，你不是在一篇作文中写过吗？程老师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以前我确实写过一篇有关龙洞的作文，题目叫《龙洞赋》。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暑假，我从襄樊搭一辆便车回保康，在那辆便车上，我认识了一位名叫菊花的姑娘。菊花梳着两根长辫子，长得非常秀气，显得十分文静。在保康下车分手的时候，我要了她的通讯地址，随后不久便给她写了一封信。在那封信中，我除了赞美她之外，还特地写到了我家边上的龙洞。我在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时间，请你来看看龙洞吧，龙洞的泉水，就像你一样清纯可爱！那封信发出去不到十天，菊花居然真地来到了油菜坡。当时我正在龙洞那

里洗一双球鞋，猛一抬头，便看见了一个身穿菊黄色T恤衫的姑娘。她，就是菊花。菊花的到来让我惊喜万分，我问她，这么远的山路，你是怎么找来的？菊花说，我沿路都在打听龙洞。菊花刚见到我有些娇羞，不敢正面看我，只见她扭头面朝龙洞，嘴里说，这个龙洞真好啊！说完又偷偷地看了我一眼。

6

我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给我送通知书的是一位邮递员。那位邮递员没有把通知书送进我家，他走到龙洞那里就停住了脚步。当我听见邮递员喊我名字后跑到龙洞时，邮递员已经用双手捧起一捧泉水喝进了嘴里。我发现邮递员喝了泉水之后非常喜悦，脸上荡漾出甜美的笑意。邮递员先在衣服上擦了擦手，然后从邮包里抽出通知书递给我。他把通知书交给我以后没有马上走，只见他转身望着龙洞说，难怪出了一个大学生呢，原来这里有这么好一股泉水！在邮递员说这番话之前，我还从未把我的学业与龙洞联系起来，经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不由一动，顿时便对龙洞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

在我离开油菜坡不久，母亲也从油菜坡搬到了镇上。随后，老家的房子便卖给了别人。在母亲离开老家之前，龙洞四周的卫生和环境基本上都是我母亲负责的，由她清扫，由她保护。那时候，龙洞这里无论是水池，还是水池边的石头、树木和道路，都被母亲清扫得干干净净，水池里一片落叶也没有，石头可以当凳子坐，树木青翠，道路上看不见一根野草，看不见一块碎石，看不见一点粪便。然而，自从母亲离开之后，龙洞就再没有人清扫和保护了。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回了一趟老家。走到龙洞那里，我一下子怔住了，简直怀疑我走错了地方。龙洞下面的那个水池里，落了厚厚一层枯叶，有些地方还长了青苔。水池边的石头上，布满了泥巴。昔日的那棵棕树，已经枯死了。那条道路上，长出了半人高的野蒿，路面上到处都是鸡屎和狗粪。看着这一切，我的鼻孔忍不住一酸，接着，泪就从眼眶里涌了出来。那天，我一个人在龙洞那里足足呆了一个多小时，我一边流着泪一边打捞污水中的落叶和青苔，然后又去铲那些泥巴，扯那些野蒿，扫那些粪便……直到天色黄昏的时候，我才离开龙洞。走出龙洞大约一米远的样子，我又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仿佛听见龙洞在我身后哭泣。



停下来仔细一听，果然是龙洞在哭泣，它哭得幽怨而悲伤。听见龙洞的哭声，我的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今年暑假，我又回老家去了一趟。我自然又去看了龙洞。龙洞四周的情景显得越发糟糕了，蒿草如林，近似荒野。屎粪遍地，臭不可闻。更让人惨不忍睹的是，几十根铁管和皮管被人插进了那条卧龙的嘴里，眼下再也看不见哗哗流动的泉水了。面对着这一副破败的景象，我心如刀割。就在这个时候，我老家那栋房子的新主人出门看见了我。他一见到我就欣喜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如今油菜坡，家家户户都牵自来水管子了，大家再也不用来龙洞挑水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明白那几十根铁管和皮管是怎么一回事了。我再次将目光投向龙洞口，忽然，我发现那几十根管子就像几十把刀子插在龙洞的嘴里，我还发现，我的龙洞早已死了。

晓苏，男，保康店垭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在《收获》《花城》《作家》《钟山》《山花》《大家》《江南》《十月》《小说界》《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小说四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10种。另有理论专著《名家名作研习录》《文学写作系统论》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花被窝》和《酒疯子》分别进入2011年度和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漫话荆山

◎ 杨选成

荆山出自古老文献

六百里荆山，钟灵毓秀，气象万千，纵跨襄郢，横亘江汉，不仅是一座雄壮秀美的华中奇峰，更是一座厚重的文化名山！

荆山出自《尚书》《禹贡》。《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著名文章，所记述的是大禹时期的事情，可谓历史久远。据白寿彝先生考证，《禹贡》这篇文章作于战国时期，是最早记录我国行政区划、山川地形、物产贡赋、土地等级、交通运输等情况。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个国君，执政约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也就是说在大禹去世了差不多1500年才有这篇文章，并非大禹所作，而是后人所撰，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属于夏朝的文字。

《禹贡》开篇就讲：“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大禹为了区分九州的疆界，确定各地的贡赋，便在经过的山上插上木桩作为标记，并负责为高山大河命名。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荆山地名极有可能是大禹所命名，九州的疆界也是大禹所确定的。荆山之“荆”到底是荆棘之荆、蔓荆之荆、还是紫荆之荆？专家学者仍在探讨之中。《禹贡》在非常可贵的800多个字中，曾4处提到荆山，想必大禹肯定也看重荆山，并把荆山列为名山大川之列。也说不定他率领民众治水时，风餐露宿，转战各处，排泄了九个湖泊，疏通了九条河流，修通了九条道路，划分了九个州，都与荆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荆山，是楚人心目中的祖山。楚国的第一代国王由此诞生，楚国八百年的历史由此开端，楚人举国祭祀的沮漳水由此滥觞，楚人的文化自信之火由此点燃……《左传·昭公十二年》在记事子革答楚灵王问也说道：“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筮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这段话除了明确回答了熊绎辟在荆山的历史事实外，还阐述了楚人初到荆山时的艰难状况及在荆山创业的艰辛。正是因为穷则思变，荆山作为楚国的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

正因为楚人具备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精神，才能在邦国林立的长江流域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她不仅在群雄割据的背景下对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进行了融合统一，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发展，为实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仅凭这一点，就使我产生了肃然起敬、无限敬仰之感。

荆山雄阔峻险逶迤连绵

荆山作为大巴山的支脉之一，我们叫作余脉。查《辞海》，“荆山”有两座，分为“南条荆山”和“北条荆山”，鄂西北荆山属于“南条荆山”，地理坐标非常明确。

荆山的地界很清楚。荆山起源于保康县马桥镇和神农架林区新华乡交界的烟灯垭。烟灯垭是海拔约1200米的垭口，接大巴山最高峰神农顶，一路逶迤到此没有中断。垭口北面由马桥的横溪河切开，入粉青河到南河入汉江。南面由龙口河切开，到平水河、香溪河入长江。过去我们对荆山的两条界河，尤其是起源处横溪河和龙口河不太了解，所以很少有文章点明，但只要到过此地就会一目了然。荆山至东南大体上要截止到荆门，因而有“荆门为荆山之门”的说法。荆山整个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谷城、南漳、宜城、当阳、远安均有大片低山丘陵地带。

荆山是湖北境内较大的山脉。1989年出版的《辞海》对荆山的记述为：“荆山，在湖北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漳水发源于此。西北至东南走向，主峰聚龙山，在保康县中部，东南谷地宽广，西北巍峨陡峻，富丛林。西周时楚立国于此一带。”这段话基本上将荆山的坐标、范围、地形、山脉走向几个大的概念交待清楚了。1990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辞典》（湖北省卷）关于荆山的介绍，即“荆山，北纬30°53′—

31°58′，东经110°56′—112°14′。对比保康县境的经纬度，北纬31°20′—32°06′，东经110°45′—111°31′。”可以说荆山主脉大部分在保康境内。荆山的范围包括：神农架、秭归、钟祥一小部，枝城、荆门、谷城、宜城、襄城一半，南漳、远安、当阳县的全部，保康、宜昌、兴山、荆门的大部。纵约320里，横约290里，总区域面积有2万多平方公里。

处在广袤地域里的荆山，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中原大地上，左提汉水，右携长江，头枕巴山，脚踏江陵。占据着东西交汇、南北过渡的要冲。

荆山机体充盈丰满

荆山有两条主干脉。根据《保康县志》、《保康地名志》和实地勘察，荆山山脉类似大巴山脉，主脉不很明显，支脉却纵横交错。

1991年版《保康县志》记载，荆山山脉有16个干支，大部分止于保康境内，仅有5个干支延伸到谷城、南漳、兴山、宜昌等地。延伸到谷城和南漳长坪、赵湾的支干从现保康的龙坪镇的十字冲村向东折出；延伸到荆门的支干在龙坪镇珠砂分为两支；延伸到宜昌、当阳的支干在保康歇马九路寨南侧分为两支。

茅山岩即是荆山山脉的第一座山峰，犹如一个盾牌，挡住巴山来脉，此山便是荆山的起源。荆山山脉从茅山南麓即分为两条主脉，或者说一条主脉一条次主脉。其排列是：第一条主脉从茅山至保康欧店木城垭、千家坪（关山）、歇马九路寨顺延至宜昌、当阳。保康境内最高点关山，海拔2000米，位于保康歇马镇和神农架林区新华乡交界处。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周时期地图上，此山标明为“雎山”，这可能是根据“昔者楚熊丽始讨在雎山之间”之语而来。第二条主脉即由茅山南麓至莫家垭过黄连垭、唐二垭，上望佛山，过聚龙山，延伸到南漳、荆门，最高点为望佛山，海拔1946米。我们有些典籍（包括保康县志）记载有误，一说荆山仅一条主脉，在聚龙山，此说把延伸到宜昌、当阳的那条山脉疏忽了，这使荆山至少减去1/3的面积，而且置重阳于边界之地；一说荆山起源于关山，关山在欧店木城垭以南，距茅山的烟灯垭50里开外，况且早就被龙口河峡谷切开，如何能接上大巴山的脉？在研究荆山的厚重历史中，我们应当为荆山正本清源。

正因为有伟岸的躯体，荆山的脉络显得很丰富，血管也很通畅。荆山左右两条主脉的界河就是沮河。沮河的发源地有三：（一）铺子河，发源



黎店莫家垭和陈家老屋。(二)响铃沟,发源于茅山岩,流程最远,且居中,应为主源头。(三)戴池河,发源于关山千家坪。三条河在欧店交汇于沮河。荆山的两条山脉一开始就被响铃沟峡谷切割开来,越行越开,从关山到望夫山已相隔30里以上,不可能跨沟越涧连为一体。

荆山有多条内河,犹如巨上身上血管一样,在其范围内山脉纵横交错,沟河布满其间。其中较大的河流有:保康县境内的清溪河、沮河;谷城县境内的西河、北水河、黄土河;南漳县境内的漳河、蛮河、清凉河;其中漳河发源于保康的冯家岭村;宜昌市夷陵区境内的雾渡河、黄柏河、柏临河;兴山境内的高岚河。高岚河注入香溪河;清溪河、西河、北水河、黄土河注入南河;清凉河注入蛮河;漳河注入沮漳河;清溪河和蛮河均发源于保康黄堡镇的百蜂坪和金竹荒;雾渡河上游的黄马河发源于保康马良镇的西山一带。南河、蛮河注入汉江;香溪河、雾渡河、沮漳河注入长江。荆山从茅山到聚龙山段是长江和汉水的分界线,山南水汇入长江,山北水汇入汉江。从以上河流的归属我们也可以了解荆山的大致轮廓。

荆山文化底蕴厚重

楚国成立以来,在荆山演绎了一系列的历史传奇,其中在荆山之中就有350年,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殷商末期,纣王无道,而西北诸侯周文王却积德行善,笼络人心,各部落方国纷纷投靠到他的麾下。楚人的部落酋长鬻熊也审时度势,率族投靠了文王,并且得到重用,封为周国的火师。武王灭商,天下大定,不知道什么原因,楚人却被冷落在一旁,鬻熊之子熊丽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便主动讨在偏僻之地的荆山之中立足,使楚人转危为安。至周成王时,楚人处境艰难,时逢周公旦奔楚,替楚人说了话,周成王才封楚为国。虽子男之田仅五十里,属于末级诸侯,但毕竟站到了诸侯国的行列里。楚人受封后,在楚王熊绎的领导下,韬光养晦,励精图治,经过几任楚王的奋力开拓,使楚国在荆山之中强势崛起,其间粉碎了周王朝三次大规模的讨伐,如鹤立鸡群,使周围诸侯国刮目相看了。到第六代楚王熊渠时,楚国已经是民富国强、兵强马壮了,甚得江汉间民和。此时周王朝由于连年用兵,礼崩乐坏,影响力下降,熊渠瞅准时机,大胆地扩疆拓土了。他的第一个讨伐对象便是处于楚国西北方的南蛮之首庸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直捣庸都(今竹山县南),迫使庸国订立城下之盟。紧接着,他公开和周王朝叫板,自

立为王,并且将势力范围扩展扬越和鄂地(今老河口、丹江口一带),把他的3个儿子分封在那里,在江汉间打进一个楔子。

之后的历代楚王秉承先祖的事业,安分守土,以启山林,养精蓄锐。到第十七代楚王熊通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争霸加剧,出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楚武王(熊通)是一位颇有战略眼光、颇有统率能力的国王,他在位51年,灭国26个,开地3000里。他在前30年基本上是埋头搞建设,搞发展,积极备战,使国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到后期他开始大举用兵了。向北伐绞、伐麇、克申、克若等国;向东出兵占领了卢戎、罗国、吕国、蓼国一些地方后,迫使随、曾、唐、州等国臣服于楚;向南则灭掉权国,设县尹,把势力范围推进到长江边上。

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继位,践行武王的遗志,采取了一系列雷霆般的动作冲出江汉,伐申、伐蔡、伐郑、灭息、灭邓,几个回合后,兵锋已深入中原腹地,加入了争霸的行列。楚国在鼎盛时期,疆域东至海边;南已越过韶关,直达苍梧;西拥有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北边已饮马黄河。以目前的地图来比照,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的全部;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几乎囊括了半个中国。

荆山还发生了一件老少皆知的千古佳话,那就是卞和献玉。卞和虽不是楚国的帝王将相,但他对楚国作出了突出贡献,因为他献出了稀世之宝。这个典故来源于《韩非子·和氏》的文章,这篇文章说,楚人卞和在荆山之中(五道峡口抱玉岩)得到一块玉璞,献给楚厉王,厉王的玉匠说是块石头,判卞和犯了欺君之罪,被剁去左脚。楚武王接位以后,卞和又去献玉,仍然被玉匠说成石头,又被剁去右脚。后楚文王继位,卞和抱着玉璞在荆山下(南漳玉印岩)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流出血来。这件事惊动了楚文王,派人把卞和接进宫,当众剖开玉璞,果然得到了一块宝玉,遂赐名为“和氏璧”。正因为楚国拥有一批又一批像卞和这样的忠贞志士,才能在群雄并起中争霸天下,这也是荆山的文化底蕴之所在。

杨选成,男,保康马桥人,曾供职于保康史志办,致力于荆山古文化、早期楚文化研究,有多项成果问世,主编有《荆山楚源文集》、《探古荆山》(与汪青祥合著)、《早期楚文化知识读本》等书。

眷眷楚水情

◎ 张更生

清溪河：保康母亲河

荆山之首曰景山，她有几个颇具传说的名字：望夫山和雁塞山。景山脚下便是沮水之源，而她的北麓东南十多里地，就是清溪河的源头。

清溪河是从荆山的脊梁上流出来的，人们称之为“长冲”。当她跌跌撞撞地跑下山来时，就只有峡谷一线了。也许她后悔失去了山顶上的风光，便紧依着荆山主脉一直向东，弯弯曲曲地流淌。所以人行称她为“东流水”。终于在五道峡口，另一条支流跑了出来与她相合，于是便掉头向北，离开了荆山怀抱，奔涌而去。

但是，荆山似乎不愿让她远去，重重大山挡住了她，她变得急躁了，狂怒了！一改往日缓慢平和之性，硬是在大山之中挤出了一条深深的峡谷。两岸悬崖如壁，天水一线；河中巨石如阵，急浪涛涛。就连岸上的草木也为之感动、钦佩，把自己长得极高，似乎也要为她撑起一片蓝天。

终于，她从大山中走了出来，在渡汉河口，与黄堡河交汇，缓缓地绕过县城脚下，用她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两岸的人们，成了这片土地上的母亲河。

县城在清溪河怀抱中恐怕是值得她最骄傲的儿子了，这里两岸开阔，沃野千顷，林不在深而葱郁，山不在高而形胜。清溪河在这里自由驰骋，把河湾变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沙洲，河道回流成一处又一处的深潭，人们称

此地为潭头坪。最后毕竟挡不住，再向西北去，毅然汇入南河，投进汉水的怀抱，再奔向东南的大海。她的使命完结了，却为世人开拓了东入江汉的通道。

可是保康的名字却是以后的事，昔日既非县，更无城，一片蛮荒。熊绎封于荆楚，辟在荆山，开始了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百年后，熊渠立于荆山之巅，自然看到了遥远的汉水，只有超越了天边的这条玉带，才能北望中原，东取杨越。而且，他更不会忽略这条极具战略意义的清溪河谷。于是这片神奇的热土便成了楚地，庸人却被顺筑水（今马栏河）赶回到了堵河，从此无力与楚抗衡。

春秋、战国，楚人衍绎了八百余年的兴衰史。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不久便一扫六合，天下一统，潭头坪又为房陵所辖，从此便消声隐迹了。

南北朝时，后魏废帝（552年）分房陵东境置大洪县，周武帝（560—581年）改为永清县，属迁州。隋改属房陵郡。

《太平寰宇记》曰：后魏大洪县属光迁国，后周保定二年（562年）移于今理，又改为永清，并入房陵。

楚被秦灭，直至唐代，近于千年，荆山北麓实在历经了沧桑巨变。然则山川依旧，清溪河仍然以她百折不悔的个性，日夜奔流。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词——光迁国。

清溪河岸怎么会出了个光迁国？原来，光迁之称，始于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至唐贞观十年（636年）83年间房陵先后置光迁国、光迁郡，而光迁之名却源于荆山。这其中的渊源却有一段传说。

望夫山隔沮源而望，对面却是奇峰突兀、无限险峻的茅山崖。相传秦汉时有三百人为避秦乱，在此修道成仙，故有“广仙”之名。意为道者之众，成仙之广。因系谐音，时代演变，房陵人语音不清，故念成了“光迁”。

清溪河在潭头坪塑造了一片开阔的河谷盆地，并形成了一块台地，南北长1公里，东西宽300米。1984年曾发现了多座汉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如陶顶、陶盆、陶壶、陶罐等，为单室卷顶砖墓，墓室以青灰色花纹砖砌成。1990年又发现5座，同时出土了陶狗、博山炉、釜珍贵文物。据考证，博山炉是典型的西汉末期器物。重要的是在一单室卷顶墓中出土了四具人骨，一个成人和三个孩童。通过考证，从出土的用品、货币、墓顶花纹砖等物品，可以断定这是西汉时一个较大的居民点所存遗的汉墓群。

荆山，自楚都丹阳（保康重阳）迁至鄢郢，便成了一处被遗忘了的深

山大壑。四境闭塞，山川阻隔，唯河流、峡谷乃对外通道。特别是清溪河两岸，自古难以通达。秦汉时天下战乱不止，先楚遗民蛰居荆山南北，生存繁衍，反而免受战乱之祸。陶渊明一篇《桃花源记》中武陵源，笔者反倒以为写的就是清溪河！这里气候温润，雨水适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山川秀丽，环境清幽。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群雄称霸，江山更迭的历史阶段，这里分明就是桃花源！所称“光迁国”也就言之无虚了。

《旧唐书·地理志》说：房陵郡，武德四年改为迁州。领受阳（今马桥中坪）、永清，又置受阳、淅川、房陵，凡领五县。其年又于竹山置房州，领竹山、上庸。又置武陵，凡领三县。

原来，房陵和武陵确有一番渊源！

也许正是这片土地确为世人避难之所，唐、宋之时，迁来更多移民。

垂拱元年（685年），迁卢陵王于房州。

宋太祖时置保康军，邑名始此。

宋王朝时，封建社会已趋没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南宋初期，这一地域被金兵蹂躏，成了抗金前线，朝廷在此与金发生了两次川陕战役，虽朝廷取得小胜，但受害者百姓，乃至人口锐减，逐渐成了荒芜之区。

根据史载：宋建隆三年（962年）房州郡有16576户，23971人。而到了明洪武十年却仅有563户，人2797口。（《房县志·丁赋》同治版）也就是说，当时的房县（包括今日神农架、保康县）面积1158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剩568户，2797人！从此偌大的房州不得不降格为县。

俗话说：穷奔高山，富奔口岸。鄂西北这片广阔的土地，优越的气候环境和避开乱世纷扰的地理位置，仍然吸引着无数流民走进深山。所谓“天灾难禁，人祸不止”，明王朝自英宗（1435—1449年）时数代帝王皆昏聩无能，大江南北水、旱、洪涝、灾祸连年，黄、淮数次决口。正是饥民四野，饿殍遍地。安徽、山东、江西、河南、鄂中大批农民成群流亡。“正统二年（1437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至天顺（1457—1464年）末年，此地流民已达数十万。成化（1465—1487年）年间，依然水旱频仍，入山者达九十万人。

天顺八年（1464年）冬，房县刘通（号刘千斤）与石龙（号石和尚）在梅溪寺揭竿而起，从者四万余众。成化六年，刘通余部季源再举义旗，从者百万。活动于内乡、房县、南漳等地。朝廷命项忠率军25万，携攻山火炮，剿灭义军，于歇马梅花古楼山斩刘通义军三千余人，“死者枕籍山谷。”然则天灾依然不断，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广连年非旱既涝，

数十万流民依然逃往山中。

明政府面对如此尴尬而棘手的局势，不得不作反思，寻找和调整解决途径。成化十二年5月，朝廷派遣左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这位御史幸得不辱使命，踏遍汉水流域的山山水水，调查山川地理，了解灾情民意，对难民进行登记册，允许流民安置落户。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二月，一个新的行政区划郧阳府诞生了。辖竹山、竹溪、郧县、房县、郧西、上津、白河。遂“流人得所，四境又安”。弘治十一年（1498年）再析房县东境宜阳、修文二里置保康县。西蜀蓬溪进士苏惠和为第一任县令，于潭头坪筑保康县城。建成之日，苏县令作诗曰：

东瀛此日变桑田，相望楼檐万井烟。
基地已芟菁草尽，公廩挹秀翠薇连。
四郊镇日开田里，中夜清霄沸管弦。
邑创房陵成要路，民安物阜乐尧年。

历史已过去五百余年了，潭头坪似乎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消失，而光迁之称历千年不衰。民国时，国民政府一直划城关区置光迁乡，建国后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出现光迁商场、光迁酒楼，至今所有老城区皆称光迁社区。

沧桑巨变，换了人间。自2009年政府投资对清溪河大堤实施加固改造工程，建起了两道橡皮坝，从此涓涓而流的河水成了碧波荡漾、天水一色的人工湖。昔日的清溪河犹如衣衫烂缕、骨瘦如柴的老贫婆，而今却变成了光艳照人、雍容华贵的贵妇人。而且整体设计匠心独运，不仅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及晨练的良好场所，更成了先楚历史文化长廊。

粉清河：连接大千世界

粉青河是从神农架的主峰脚下流淌而出，于是便注定了她是一条清纯、蜿蜒而风光无限的河流。在林海茫茫，千峰竞秀中，无数支涓涓细流汇成了三条绿水，相约相聚走出神农架来。传说很古的时候，王母娘娘瑶池宴罢，决定东巡大海，乘着凤辇，驾着祥云，一路由昆仑逶迤向东南而行。飘至神农架，免不得一番流连。却见万山之中一水碧兰，若玉带盘绕群山，

正所谓青山耀碧辉，绿水映川媚。王母一时兴来，止住凤辇，按下彩云，落在河边。而河水清澈明净，微波细浪，碧若流晶，清凉可人，顿使娘娘情难自禁，忍不住涉入水中，捧水洗面。众仙女一见，纷纷效仿，于是脂粉入水，满河生香。自此人称“粉青河”。

《水经注》曰：房陵故县有粉水，县居其上，故曰上粉县也。又云：取其水渍粉，则鲜洁有异于常，谓之粉水。

神农架河谷纵横，山重水复，而粉青河则汇入了大大小小二十余条支流，流域面积达两千余平方公里，不仅塑造了无数风光迷人的山水胜境，更留下了无数传承古今的厚重文化。当她千回百转，兼容并蓄地来到阳日湾，汇入了苦水河，洛溪河后，便逶迤而入保康县境。

这是一方古老的热土，荆山山脉横亘于南，九道山梁，纵向而列，直抵粉水河岸，人称“九龙下海”；巴山余脉耸立于北，五岭腾跃，奇峰突兀，迎着东方日出，故曰“五风朝阳”。如此龙凤宝地，自古便有人类生存繁衍，留下了数千年的灿烂文化。远在夏商时，为彭部落所居，渔猎而生，不知稼穡，商代为庸灭，春秋时属楚地。至秦一统天下，有三百人避秦乱而上茅山崖修行，具得道成仙，从此留下“广仙”之名。至于唐代，太祖李渊纳群臣议，于粉水北岸，设受阳县，并敕令开国名将尉迟恭于周岗岭下建古佛寺，邑人王莲彩绘其壁，留下享誉宋、元、明、清千余年的古佛寺壁画。

相传此地三国时曾设昌魏县，见《华阳国志·汉中志形势总图》其文说：魏明帝太和初年（公元227年），孟达叛魏归蜀。……于是，孟达被司马懿消灭。新城郡也一分为三，属县四，户二万，即房陵（今房县）、标乡（今保康县境）、昌魏（房县境）、绥阳（神农架境），去洛一千六百里。

千余年的历史烟云，许多史实都被尘岁月封了，这段昌魏县的历史，已难得有价值的载录，很难予以考证。而马桥之名也是一个传说。

粉青河出了神农架，两岸骤然开阔，肥沃的河滩虽为一片乱石，而一旦开垦则五谷皆生。更有鱼头河、低池河、白沙河、苏溪河、阳岩河、干溪沟大大小小的溪流汇聚而来。周武岗顺干溪沟伸出了半里之地的低丘岗地，庄园岭沿苏溪河延展了两里之余的一道山梁，恰如二龙揽大地于怀，人们称之为“中坪”。如此风水宝地，自然引来无数拓荒者。自宋元而始，中原战乱不止，黄淮水患，灾祸频仍，无数灾民流入山中，此地渐次而成集镇。据称明代有山西人马天近，为方便行人涉过粉青河，专修一桥，从此人们则称此地为“马桥”。

马桥虽处大山一隅，自古却是通川大道，穿神农架，越大九湖，便是四川的巫山、巫溪二县（今属重庆市），历来是川盐产地，故又称是出川的咽喉，其盐茶古道至今犹存。

巫山、巫溪，古称大昌、宁厂，皆盛产井盐。由古至明清，盛名不衰，特别是前清之时，川盐驰销鄂、豫、陕数省。而马桥恰正处于“川广之要道，蜀楚之通衢”。

据《简明清史》所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后，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垦，络绎不绝”。众多的人口，而可开垦的土地有限，唯私盐有巨大的市场，不少人也加入到运输私盐的队伍中来。他们穿神农架，上大九湖，下大昌、宁厂，身背四五百斤重的盐袋，踏上艰险而沉重的道路。据神农架知名学者胡崇俊先生整理的《背盐调》唱道：

背盐的清早把路上，
走什么三道沟、九道梁。
财神庙里磕个头，
八卦庙里烧炷香。
红花朵，开铁厂，
三道沟里开盐行。
菜子埕，田家山，
背篓、打杵、脚码子响。
长岩屋，烤干粮，
大九湖里好荒凉。
太平山上打一望，
一望望到家门上。
盐路上，险又险，
阎王鼻子、鬼门关，
一脚不稳把命丧……

这首民谣充分刻画了背盐人的艰辛。

盐铁之税，自古乃国家重要税收之一，朝廷为了强化税收，特别在宜昌、巴东设卡，专缉走私川盐。由此而更加剧了这条古盐道的繁华。然而好景



不长，古盐道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衰落了，这条山里人用生命和血汗勉力可挣口饭吃的途径也只剩下了漫山的荆棘与岩石上的汗渍和带血的脚印。

笔者止不住也阵阵伤感。昔年的岁月又是如何？农夫血汗榨尽，倍受摧残，拼死拼活也难得一个温饱，这实在是人类自身的悲哀！据1949年的统计，受阳（中坪）人235户，1320口，土地1567.4亩，其中水田230亩，年成好收成也不过50余万斤，人平不过200来斤毛粮，还有苛捐杂税、兵夫粮款，其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县档案资料）。人们就在此境遇下苦苦挣扎了无数个世纪。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阳岩河一战，全歼了国民党最后一股残余势力，从此保康全境获得解放，马桥由此也获得了新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湖北省第八地质大队率先在观音崖、九里川发现了磷矿。1978—1979年来马桥白竹开展磷矿普查，结果探明全区磷矿资源异常丰富，开采总量可在10亿吨以上，在全国占到了第四位。这恰恰印证了堰垭村林川河山顶上一首千年未解的民谣：

林川一条河，石鼓对石锣，
谁人来解破，金银用马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堰垭村山水相依的九里川，开发利用磷矿资源，率先走出了一条致富之路。其故事被拍成了电视剧，90年代初在省台热播，感动了无数山里人。继而尧治河出了个全国劳模孙开林，带领村民开发磷矿，一跃而成为全省的先进典型。2009年，这个大山深处，“挂起来的田，竖起来的路”、“四月雪，八月霜，六月早晚寒又凉”，人口仅有156户，656人的穷山沟，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6.8亿元，人均纯收入6700元。而处于“九龙下海”、“五凤朝阳”之中的中坪村，出了个被省、市、县称之为“铁匠”的党委书记黄立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一心发展集体经济，修电站、办企业、开磷矿。2010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了1.15亿元。这个981户、3688人的全县第一大村，人均纯收入达到7200元，95%以上的农户建起了崭新楼房、最早实现了“移民搬迁”、村民养老保险、新农村规划建设以及村民负担全免。2009年12月，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成功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堰垭村201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000万元，人

均纯收入7000元；与中坪、尧治河山水相连的黄龙观村，2010年的工农业产值达8千万元。这一切不得不令人惊叹了！昔日的马桥，人们始终在饥饿与贫困线上挣扎，烈日下衣衫褴褛、挥汗如雨，饥饿而骨瘦如柴的农夫，在贫瘠的土地上拼命劳作；险峻的古盐道上，背驮着五六百斤重的盐袋，一步一喘、青筋直暴、脚下步步是汗水与血迹！而他们却总是腹内空空，一贫如洗！然而今天，真正实现“金银用马驮”了！

也许，人们终于解破了石鼓与石锣的偈语。

今日的马桥已是全县经济强镇、税收大镇、新农村建设的典范。高大的楼房、宽阔的街道，往来如梭的车辆。还有繁华的超市、夜市，服饰华丽的人群。此时此刻，你才会由衷的感叹：换了人间！

《房县志》赞粉水诗曰：

大理沟中玉石河，临城恰于永清和。
谁将雍伯蓝天壁，种向肃娘粉水波。
暖浪一条香泽腻，晴砂两岸宝光多。
春来花柳还相映，阆苑瑶池较若何？

马桥虽美丽而富饶，但毕竟留不住粉水。她冲出数十公里的九里川及林川峡谷后，进入房县境，人们称这里为“上台口”，其实它是房县的安阳和杨家湾两个村，之所以如此称呼，则是与保康县的台口村上下呼应。保康人总习惯把一条河的地方都称着“上河”、“下河”，或“上湾”、“下湾”。

台口村，是粉青河塑造的又一片风水宝地。这里山重水复，层峦叠嶂，河流湾湾，峡谷深切。虽山无珍奇异宝，却保存着举世瞩目的古代孑遗珍稀物种——古蜡梅。

相传，古蜡梅的发现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河南省鄢陵县有个姓王的花卉爱好者，慕名神农架风光而往神农架一游，偶尔得知当地有一种一古桩蜡梅，其树历百年风雨，其花似蜡而黄，乃万木凋谢之时，盛开于冰雪之中。这不正是蜡梅吗？作为一个花卉爱好者，自然久知蜡梅之名，但那多为人工栽培种，何处求得“历经百年风雨”原生植物呢？人们常说“老蜡梅，嫩牡丹”，自然是越老越好越值钱。但他走遍了神农架也未求得，于是他顺粉青河到马桥，过安阳，逶迤而到了台口。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七里碛掘得一株。其桩头苍劲古朴，造型独特，经百年风雨，刀砍斧琢，生死交替，仍生机勃勃，花开满树。正所谓腐朽之中有神奇，古老之中透活力，且花黄如金，红心蜡瓣，实为难得的珍品。

王先生将蜡梅带回了鄱陵，消息不胫而走，很快赢得了植物学家的关注。蜡梅，为蜡梅科蜡梅属植物，全世界仅有一属两种，即美国蜡梅和中国蜡梅。但历史上并未有野生蜡梅发现的记录，属于古老的孑遗植物，它的发现，说明它在保康古代环境中，躲过了第四纪冰河时期，正如发现水杉、大熊猫一样，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八十年代初，华中农学院植物学讲师陈德懋来保康考察禾本科植物，意外发现了古蜡梅的研究价值，于是同本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代振伦对蜡梅进行了联合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论文发表于美国哈佛大学学报上。不久，全国著名梅花研究专家，北京林学院陈俊瑜教授专程来保康考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至此保康蜡梅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此后保康县委将蜡梅定作了县花。

1983年冬，笔者有幸也在台口七里碛对蜡梅种群进行了专项调查。

蜡梅在我国已有千余年栽培史。早在唐宋时便有咏蜡梅诗，其中就有咏素心蜡梅的。今天的蜡梅已知有三个变种，即柳叶蜡梅、湖北蜡梅及蜡梅。其中柳叶和湖北蜡梅是原生种，而湖北蜡梅则又有许多不同变种，唯蜡梅为栽培种，更产生了不少品系和品种。笔者要考察的是湖北蜡梅所产生的不同变异种。

七里碛坐落在粉青河南岸，属荆山山系，不足百户人家，依山傍水，分散在箱子沟、五羊峪和青鹿湾的沟壑或山弯之中。笔者住在青鹿湾生产队长家中。

这是一个彤云密布的清晨，山谷中飘着淡淡的轻雾，阵阵寒风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把大雪送来，好心的主人说：“就要下雪了，山上雪大了有危险”。

然而我却以为这是个求之难得的好天气，自古雪中梅花无限景，更况大山中风雪里的蜡梅花呢？

顺着粉青河岸陡峭的山坡，我爬过了几道山梁，沿途是茂密的栎树林和松树，偶见一些蜡梅，却被村民砍柴烧，损毁严重，我只得顺着箱子沟口，进入沟谷

转眼间雪花飘落下来，山谷中的小路崎岖难行，时而岩石嶙峋，时而涉水越涧。且雪花被朔风吹卷，扬扬洒洒，山峦、丛林都在一片渺茫之中。

当我越过一道垭口，眼前的景色却使我陶醉了！风雪已经把这里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箔，崖石、小路都像镀了银。一道飞瀑从崖头跌落下来，又好似一条玉龙凌空，周围的草木，枝枝叶叶都挂着冰凌。而小溪两岸都是花开满树的蜡梅，无数金黄色的花朵，妆点着造型各异、满山满坡的古木，而且每一朵金黄中，都有一点猩红，映衬着舞动的白雪，犹如跳动的音符，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你似乎在倾听着大自然美妙之音，又在欣赏着一幅真实动感的山水画卷。且阵阵幽香入鼻，泉水叮咚似琴，如此美景真乃天官难寻了！

古人有不少咏蜡梅诗，特录两段。

王世正咏蜡梅诗：

林下风姿世外妆，鸟儿高距写宫黄。
华清不按霓裳舞，输于张裴小擅扬。

彭汝蛎诗：

美色艳殊众，暗香时著人。
齐州终自别，比饮两头春。
归作酥醅白，新翻蛱蝶黄。
不须多变态，固自有真香。

保康蜡梅，一般称“狗牙梅”，大多认为观赏价值不高。其实属于一种偏见，因为常见的多数系柳叶梅，花小，尖瓣、淡黄，红心，花径不足1公分，花期10—12月。果托坛状，内含种子数粒，7月成熟。笔者在箱子沟调查发现不少观赏价值较高的种，花径2—4公分，具香味，花被椭圆形或匙形，蜡黄色，内部花被片紫红色，花期11月底—1月。这便是笔者以上描述的胜景。

毫无疑问，古蜡梅是粉青河留给保康人民的又一笔宝贵遗产。然则珍稀物种虽表明了地沿的古老，唯风光人文却更承载着历史的厚重。

七里碛往东南不及数公里，粉青河就绕了个大湾，形成了一片十余平方公里的开阔台地，由于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人们称之为“大畈”，



即为大片良田之意。在它的对岸，粉青河迎来了她最大的支流——马栏河。两河相汇后，便称“南河”，史家又称谷水。

阪，这个字恐怕属于方言，按《康熙字典》：“【集韵】田也。【韵会】平畴也”。今人以为田地，多用于村镇名。总之这块土地历史悠久，诗曰：“大理沟中玉石河，临城恰于永清和。”这里便是永清县旧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载曰：（大洪县）后魏废帝（551—553年）时置，治所在今湖北保康县西，北周武帝（560—578年）改为永清县。

《房县志·同治版》载文说：永清废县，东百十里。《寰宇记》：本汉房陵县地。周《地图记》云：后魏废帝三年，分房陵东境置大洪县，属光千国。后周保定二年（562年）改曰永清，宋并入房陵。

据考察发现，大洪县治应在距此数里的寺坪镇，周武帝改大洪为永清则县治为大阪之柳木沟。其间还有一段传说。

自古南河乃往汉江之水上通道，船只、木排往来如梭。寺坪则扼其右岸，占据要塞，渐次而成集镇。公元553年置大洪县治，无疑加强了治理，加重了赋税，惹起民怨。周武帝改永清，当地士绅有意迁其县治，取其土炒后上呈府郡，称之则斗土九斤，责其土轻而迁县治于大阪，寺坪由此而得名“九斤城”。

这不过是段小插曲，而马栏河的汇入，才使这条古老的河流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更高的社会价值。

马栏河，古称筑水。

筑水在房州南，东经永清县北。——《寰宇记》

南河更是荆楚东出汉水的重要通道，周天子封姬姓子弟于南方皆为伯国，而谷伯在南河入沔（即汉水）处建立谷国，便有封锁荆楚之意，可惜谷伯非雄才大略之辈，反被楚文王所灭，至今南河峡谷中留下诸多传说。

南河峡谷中有一处叫滴水岩，自古流传着这句话：“文王跑马未回来，娘娘哭在滴水岩。”保留着一段古楚国的故事。

相传楚文王灭谷后，发现谷国平川广阔，河山秀美，经常骑马驰骋。而南河峡谷则更是风光迷人，河中舟船竞发，岸上纤夫，顺着崖道，背着长长纤绳，摆开一字形的队列，艰难地爬行，拉船的号子响彻山谷。这一切简直就是大山峡的缩影。然而这里却山更青，水更蓝，更让人置身佳境。更奇妙的是崖上还有天然形成的跑马道，通向极远的地方。文王一时兴来，命人牵来骏马，跨马飞驰，竟然飞上天去了。娘娘见文王骑马未归，站在

崖头两眼望穿，止不住声泪俱下，哭了三天三夜，泪水顺着崖头滴落，形成了道道钟乳石，一直保留至今，留下了这样两句传承千古的诗句。

南河航道古以木、竹排为主要工具。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南河放排”自古乃为一景。木船成为主要航运工具之后，不仅增加了南河的航运能力，更使南河成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画中画。古人有诗赞曰：

前滩撑过后滩生，
峭壁巉崖满目横。
水尽山穷无路人，
劈开一缝放舟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南河航运出现了空前的繁华。抗战时期武汉失守后，鄂西北至川东成了大后方，国民政府的许多机构、要员，纷纷往大后方撤退。一时间保康县城空前繁荣起来了，不仅迁来了许多机构，人口同时倍增。狭窄的山谷中没有一条公路，唯一可通的就是南河峡谷，一时间千船竞发，纤夫号子响彻山野，机动船也响着震耳的马达，河水卷着雪白的浪花，两岸青山回荡着喧闹的合奏，实在令人心旷神怡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南河仍是重要通道，运货的船只甚至可到神农架的阳日湾。1977年，谷城县在老鸦山建起一座水电站，从此斩断了这条航道，南河再也找不回昔日的繁华了。

张更生，男，保康县城关镇人。1942年生，湖北省楚文化研究会、襄阳市作协会员，退休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所创作大型历史剧《荆山璧玉》获襄樊市大剧创作三等奖，已创作长篇纪实小说、报告文学、故事、散文等数十篇（部）出版并在报刊发表，并完成地方志、专志、党史等史志作品百余万字。



通灵万物润荆山

——保康珍稀野生动植物素描

◎ 林万平

身在异乡，总有一些能够勾起故乡情愫的东西，哪怕触及到的是些花草树木，也能使萦绕于心的乡情乡愁愈发浓烈。从大山深处保康来到看不到山的枣阳市已达数年，却依然眷念故乡山水间那通灵的和花草树木。

红霞覆树千山笑

在世界上第一个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湖北省保康县的青山绿水间，当占世界原生种半数的野生牡丹花谢红残之际，红霞覆树的野生紫薇却又在初夏的清风里争奇斗妍，姹紫嫣红的花朵缀满枝头，绚丽夺目。

紫薇，其实早在唐代就将其作为奇花异木植于皇宫内，并作为当时官职的代名词，曾把中书省改为紫薇省，把中书令改为紫薇令。也许，一个辉煌王朝的偏爱，最终成就了现今古苑紫薇的珍贵，和雍容华贵的牡丹一道载入了中华文化的史册。

唐代文学家杜牧就有“紫薇舍人、杜紫薇”之称。由于紫薇盛开于花卉较少的夏秋时节，且花期长，花色绚丽夺目，宋代诗人杨万里夸它：“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长放半年花。”唐代诗人白居易赞曰：“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故紫薇又有“夏之樱花”的美称。紫薇那种“风轻徐弄影”的娇柔姿态，是其它花木所不及的。

紫薇属于千屈菜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花期在6月至11月，延续不断，不仅花朵繁茂，而且花形奇特，远望，红则灿若云霞，白则莹洁如玉；近看，一枝数颖，一颖数花，难怪有“盛夏绿遮眼，此花满堂红”的赞美诗句。

紫薇枝条柔软，一经触摸，即可颤动，又称怕痒树，有抗二氧化碳、氯气、氟化氢等有害气体的本领，其根和枝叶可入药。紫薇木材坚硬细密耐腐，是理想的生产生活用材。紫薇还可制作古朴典雅的桩景、盆景，古趣益臻，绮丽动人。

保康是座神秘的“自然资源宝库”，在它109科305属1018种植物中，很多古老的植物物种是全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的。野生紫薇便是这座绿色自然资源宝库中的神秘物种之一。

保康是我国乃至世界紫薇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资料查证，紫薇是新生代早第三纪出现的我国独有的一个古老物种之一，历来为人们所瞩目，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特种经济价值。但资源不明，长期困扰着植物学界，其研究和应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局限。据史料记载，紫薇原产地在我国长江一带。有曰：在我国华东、华中、华南、西北等地。但究竟在我国什么地方？没有下文，仍然是个谜。从史料上看，从古距今137—65ma（百万年）的中生代白垩纪至新生代早第三纪古新世，是紫薇这一古老树种已经出现之时，上述很多地方均遭燕山运动或喜马拉雅运动的海浸淹没，说这些地方是紫薇原产地，没有依据。

从地质历史可知，保康在中生代的印支运动早期海水退去，形成陆地环境。印支运动晚期，开始抬升降起，属第三隆起带。后来在燕山运动二期（白垩纪晚期开始）形成山地地貌特征。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使本区进一步隆起抬升，并一直保持着山地特征。因而，保康在几次大的海浸中都没有被淹没，成为稳固的古陆，对植物区系的保护与演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保存许多古老植物群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保康才得以保存有许多白垩纪和第三纪的古老树种，多处大面积出现紫薇原始群落。

早在1999年7月，保康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戴振伦在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兴奋的告诉我们，从紫薇物种出现古老和保康地壳稳定情况看，已经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辛建荣和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志远审阅认定：保康是我国乃至世界紫薇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保康县境内野生紫薇有紫薇、南紫薇两个种，翠薇、银薇两个变种，共有淡红、深红、浅紫、纯白等7个品种花色。从外形表现分，又有古苑紫薇、古桩紫薇、悬根紫薇、三色紫薇、两色紫薇等。分布在店垭、马良

等7个乡镇，总面积2万亩，约30万株，其中千年以上的古苑紫薇有5万株以上，实属罕见。

这些野生紫薇多生长在向阳山岭的灌木林和稀疏乔木林中，有面积数百亩的原始纯林，仅在店垭镇的栾家坡、公溪沟等地就发现面积500亩的纯林。有的古苑紫薇树龄达2000年以上。

保康野生紫薇的出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部门采取很多措施，有效保护和开发这片极其珍贵的野生紫薇资源，建立了人工繁育圃，供科学研究和满足游客购买。

鉴于资源的珍贵，便于慕名而来观赏紫薇游客的观赏方便，又出于抢救性保护开发古苑紫薇的目的，保康投巨资在县城东部山坡上，花了好几年时间，建起了拥有4300多株古苑紫薇的紫薇专类园，人工湖碧波荡漾，穿流于园林的小溪流潺潺，每年进园欣赏各色紫薇的游客和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

置身花的海洋，世界变美了，人们的心态平和了，世间一切的仇恨和硝烟仿佛顷刻间都烟消云散。保康能拥有珍贵的紫薇资源，我遥想，这都得感谢上百万年前的造山运动，隆起这绵延不绝的群山，为自然护佑下的人类留下了这一植物瑰宝。每到紫薇绽放时节，绚丽的紫薇花犹如红霞覆树，让千山万水都笑了。

野生牡丹甲天下

说起牡丹，人们一定会想到久负盛名的洛阳、菏泽牡丹，抑或四川天彭牡丹。

大自然是神奇而美丽的，它千姿百态，奇丽壮观；它孕育着青山秀水，奇花异树。位于华中腹地，荆山山脉绵延全境的古老保康，便生长着被认为是洛阳牡丹的祖先瑰宝——原始野生牡丹群落。

每年的阳春四月，当樱花、桃花、杏花刚刚谢落枝头时，漫山遍野地野生牡丹便开得火红起来，白得似雪的白牡丹，莹洁如玉；粉红略紫的紫斑牡丹，半开半掩，在春风抚摸下，像饮醉了酒的美妇人，引来蜂蝶飞舞，百鸟争鸣，呈现一派盎然生机。

保康原始野生牡丹与洛阳牡丹相比较，除花较小外，茎、叶、花色、花期均相同，当地人们称之为芍药。其肉质皮称丹皮，味香苦，性微寒，有清热、散瘀之效，是多种妇科成药的重要原料之一。

这片原始野生牡丹散生于九池、金竹园、林川河等地，面积约500公顷，10余万株。当地林业科技人员将其列为野生牡丹研究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关注。1994年4月，国际树木学会副主席、意大利友好人士、牡丹专家奥斯蒂博士，在中国林科院洪涛教授的陪同下，实地考察后，认定是洛阳牡丹的祖先、发祥地，且年代久远，面积大，保存完好，实属全国乃至世界罕见，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由此，原始野生牡丹、古桩蜡梅、红豆杉成为古老保康的三大瑰宝。

牡丹为毛茛科芍药属的落叶小灌木，向有“国色”、“天香”之誉和“花王”、“中国名花”的雅号，是高贵吉祥的象征。大自然的恩赐，也因此润泽于保康30万勤劳、善良的人们。

牡丹品种十分繁多，主要产于我国河南洛阳、四川天彭和山东菏泽。牡丹在我国诗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赞美牡丹的诗词佳句颇多。唐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就留有名句：“庭前芍药娇无格 / 池上芙蓉净少情 / 唯有牡丹真国色 / 花开时节动京城”，读来令人口舌生香，神驰不已，回味无穷。

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生长于保康青山秀水间的原始牡丹，有个最大特点就是奇香怡人。当你春游至五道峡、老湾、金竹园等牡丹区，除一饱眼福欣赏野生牡丹的清丽华贵外，便会揽来浓郁奇香满怀，“国色朝酣酒，天香夜袭人”，真正醉上一回。

只是，你也不要醉得太深。“种花一年，观花十日”，“牡丹花下死”的遗憾已追随着你。

原始野生牡丹的珍贵，促使淳朴、勤劳、聪慧的保康人去研究、去发掘利用它的价值。人工繁育苗圃、野生牡丹品种园已建立，以县政府令下发的野生牡丹资源保护办法也得到很好贯彻执行。可以断言，保康雍容华贵、芳魂玉质的天然原始野生牡丹，将在不久的时间大放异彩。我想，一定有更多的游人会被保康野生牡丹的花、色、香倾倒、陶醉的。

珍禽异兽乐青山

从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魅力城市襄樊，驱车南行130公里，几经峰回路转，即可进入保康境内。穿行于纵横的沟壑之间，视野中，郁郁葱葱的山间林海，装扮出一个如诗如画的美丽家园。

保康县奇峰峻岭，是一个神奇的自然资源宝库。除奇花异树和名贵药

用植物之外，还有100多种罕见的珍禽异兽在这里繁衍生息，和30万淳朴的保康人民共同营造了这个“绿色王国”。

在保康青山峡谷中生活着一种专食名贵中药金钗，又屙出名贵中药“百灵脂”的“大鸟”，这就是鼯鼠，国家二级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

鼯鼠，宋朝的《开宝本草》把它列为“虫部”，《本草纲目》列其为“禽部”，都不准确。其实，它是哺乳类鼯鼠科的动物，又叫大飞鼠、催生子、寒号鸟。

鼯鼠身长50厘米左右，蓬松粗长的尾巴几乎与身相等。毛色有灰褐、橙红多种，前后肢之间有宽而多毛的飞膜，借此在树间滑翔。脸部吻短，耳大，眼圆而炯炯有神，眼眶有一黑圈，作为观赏类动物非常有趣，有人称它是狐面、猫眼、鼠嘴、鸭掌的形象，极为逼真。

鼯鼠以金钗为食（兼食松子、橡实、浆果及嫩枝等），日夜守护其旁，它的两只翅膀边缘生有锐利锯齿，能切断吊绳，其爪啄牙均能伤人。故古往今来采集金钗者，有暴发者，也有坠崖粉身碎骨者。后者常常是遭到鼯鼠袭击所致。

鼯鼠有一奇怪的习性，它拉下的粪便自己又吞掉，吞掉又拉，拉了又吞，直至拉的粪便中带血，变成黑色硬块后方停止吞食。这就是治病疗疾的名贵中药“五灵脂”。五灵脂味甘酸，具腥臭，性温无毒。入肚脾经络，具有调经活血、通利血脉、散淤止痛、滋阴通产的功效，是治疗妇产科疾病的良药，还是治疗胃病、腰痛、关节痛、心绞痛、目生浮翳等疾病的特效药物。外用可治毒虫咬伤及骨折肿痛等症。

保康大山里到处都有一种头像猫，眼睛像猫眼，有夜视能力，能吃老鼠和兔子的大鸟，就是猫头鹰。它是保康大森林中的长住鸟，人们习惯叫它狩猎鸟。

猫头鹰是老鼠的天敌，有人说它是长着翅膀的猫，这种赞美一点也不过份。有资料表明，一个夏季，一窝猫头鹰能消灭各种野鼠千余只，可谓是保护庄稼和粮食的卫士。说它是消灭鼠害的大功臣当不为过吧。

青山绿水，茫茫大森林，衍生了众多珍禽。像红腹锦鸡、原鸡、苍鹰，还有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的候鸟布谷，春的使者雨燕，为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搭鹊桥的花喜鹊，森林医生啄木鸟，还有……很多。请您到秀丽、古老保康来实地观赏吧！

当你步入五道峡自然保护区，或迈进素有“小华山”之称的九路寨，或徜徉在当年刀光剑影笼罩下的千仗坪、大石堰、望粮山、望佛山、聚龙

山等古战场，在向您展示秀丽山川、河流的同时，也会毫无吝啬地向您展示金钱豹、猴群、黑熊、香獐、穿山甲、花白狸等众多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野生动物。

如果有幸能到被称为“小华山”的九路寨，还有母猪峡、一线天、佛祖望瀑，无论春夏秋冬，这里的风景一样清丽诱人，最大的幸事便是在观赏景色的同时，随时都可见猴群出现。举目眺望，几十只、上百只形态可爱、行动敏捷的猴子在林中纵横跳跃，往来嬉戏，随后由一只猴王带头登上山岭。

观猴群，绝不能靠近它。性情稍温顺些的会不时用毛茸茸的手作出羞怯的动作，多数时候会遭猴群攻击。有时，猴群和人也会相安无事，只是不能逗惹它。当然，在保康有猴群出现的地方还有很多。随着森林植被的日益茂密，猴群已成为山里庄稼最大的危害者之一，就连靠近县城的城关镇也出现大量猴子，还出现少有的白猴，可谓弥足珍贵。

在与素有“华中屋脊”之称的神农架毗邻的保康县马桥镇，还栖息着身体肥胖、憨态可掬的国家级保护动物黑熊。

黑熊俗名狗熊、黑瞎子，全身披有黑色长毛，富有光泽，头部宽阔，吻较短，鼻端裸露，耳较长。常栖息于常绿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随季节变化垂直迁移，主食植物，也食小型兽类、鸟类、鸟卵等，夏、秋常到农地盗食玉米、小麦等农作物。

生活在山野中的黑熊与动物园中的黑熊习性绝不一样。山中的黑熊生活懒散，爱动，爱扶树站立，憨态可人。有时它也会发怒，那是与其它动物争食，或者是受到人为的招惹，这时黑熊的攻击性特别强，挥舞着带有利爪的大掌向你拍来，一旦被黑熊的大掌拍到，轻则皮开肉绽，重则伤及性命，其势甚是可怕。

保康还有体重几百斤的斑羚，有药用价值很高的香獐、豹子、乌梢蛇、白蛇、王锦蛇，有哭声、手指像人的娃娃鱼，还有形态可爱的花面狸、猪獾、狗獾、灵猫、豹猫、河鹿、草鹿等等。只是限于笔墨纸短，无以尽叙。

古老的保康，有人说是植物园，有人说是天然动物园。这话一点不假。

曲径通幽蜡梅谷

在我的心中，蜡梅谷不只有山水，不只有云雾，不只有原始森林，还有那满沟满坡的野花；在我的心中，蜡梅谷就是全球野生蜡梅之源。正因如此，许许多多到过或没有到过蜡梅谷这块处女地的人，便把保康生态旅

游品牌“蜡梅谷”戴到了蜡梅谷的头上，其实，这也并不为过，况且这里满沟满谷都是野花呢！

让我们轻松地走进四季花香的蜡梅谷，去寻找城里人梦中才有的那片绿色吧！

汽车穿越靓丽的保康山城，沿着清溪河向下游驶去，车随路转，绕过一个村庄，一座依山傍水而建的小镇赫然展现在眼前，这便是蜡梅谷景区门口的过渡湾镇，旁边就是雄伟的过渡湾电站——百里南河的水上乐园。

蜡梅谷并不远，位于保康县城北部20公里，景区长10公里，是世界上第一个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加上许多年的封闭管理和保护，这里多少带上点神秘色彩，许多猎奇探幽者更多的时候只能望谷兴叹。

人在谷中走，身在画中行。这便是蜡梅谷的那份幽静、那份脱俗的美。

远离喧闹的城市，来到蜡梅谷，仿佛走进了古朴雅静的世界。峭峰林立，茂林秀水，鸟语花香，所至尽皆阴翳蔽日，所见无不幽雅旖旎，所闻都是溪流伴歌，十多公里的沟谷，简直就是巧夺天工的山水画廊。

穿过典雅古朴的蜡梅谷景区大门，一阵阵花香随着谷风扑面而来，你就会被这里叫得上名、叫不上名，遍布山谷，四季鲜花不断的野花所折服。顺着旅游便道向谷的深处走去，路边全是成片成片人工栽植的牡丹、紫薇、杜鹃等花木，谷里清清溪流两边山坡上，缀满了数不清的各色小花，一年四季景不同。

春天，十里花香，桃李争艳，玉兰花、山杏白如飞雪，啼血杜鹃艳过流云；夏天，万木垂荫，浓荫遮天，合欢相思绿情不断；秋季，枫香、乌桕绯红点点，农木树、鹅掌枫层林尽染，满谷金黄；冬季则泾渭分明，山上玉树玉花，山谷碧水绿树，苍翠一片，其奇、其幽、其美，引人入胜。

蜡梅谷的美除了花便是山，且山名大多与这里的野生植物物种有关联。蒸笼山并不高耸，状如农家蒸馒头用的“蒸笼”器具，“环形”黄色岩体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在落日的余晖中金光耀眼。杜鹃山，有2000亩野生杜鹃，杜鹃鸣啼时节，红的、白的、紫的，花香万里。年产10万斤野生猕猴桃的洋桃山，是野果汇集地，八月楂、野核桃、山葡萄、老鼠果等，应有尽有。葛花山更赋诗意，手掌大的葛叶丛中，串串紫色葛花，似串起来的一个个小钟铃，顺着密密的藤蔓爬满山坡，散发出淡淡清香，醉了春风，馋了夏日，游人也便在这种美景中、这种花香中醉倒了。

这种醉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种渴望与依恋，带着这份醉意，向蜡梅谷深处走去。大约进入谷中4公里处，又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满山满野的

竹林过后，又进入了原始森林中，与五道峡、九路寨古树参天、阴森苍凉不同，这里植被太过茂密，就像在热带丛林中穿越，让人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站在溪边半亩地面积大小的一块开阔地里，仰首天宇，蓝天如镜，朵朵白云流连。只有此时，撇开繁忙的工作，远离案牍之劳累，一任紧锁的思绪飞扬。一阵秋风从树梢、竹林中拂来，和着各种植物散发出的香味直入心脾，顿时，心底涌出“成功失败同是歌”的笺笺心语，体味在世间跋涉成功时的欢欣与舒畅，失败时超越与坦然。

到了蜡梅谷不能不去欣赏野生蜡梅，在蜡梅谷四季数十种花卉中，犹以自然遗产的野生蜡梅最为名贵，面积1.2万亩，仅成片野生蜡梅纯林就达2000亩，20余万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蜡梅纯林，大多都有百年以上的生长历史，具有极高的观赏及科研价值。因此，这里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枝横碧玉天然瘦，蕊破金黄分外香”。许多游人都选择冬季到这里，目的就是欣赏料峭寒风中的梅花。

当你驱车进入蜡梅谷，一缕缕幽香便会飘逸而至。放眼四顾，就看得见山上山下，远近高低，全是蜡梅。沿着通往蜡梅林的乡间小道拾级而上，漫山遍野的馨口、檀香、紫蕊等珍贵蜡梅竞相斗艳，雪海荡漾，银波耀眼，幽香扑鼻，恍然置身于“若无香风吹，疑是白云绕”的玉泽香国之中。

静立于蜡梅林，思绪万千，看蜡梅林中其它的花花草草们也正为生存繁衍而争阳光、争水分，不禁唏嘘不已。自然界为万物提供的条件大致相同，可是有的不屈不挠，拼命竞争，在求得生的权利的同时，也装扮了这个大千世界。

赋冬日以生气，给世人以雅趣的蜡梅何尝不是？正因如此，蜡梅才成了代表保康人民品格的县花！

林万平，男，保康县马良人。曾就职于保康县林业局、保康县委宣传部，后调任枣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大量新闻作品、文艺通讯、散文随笔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

灯影婆娑山城夜

◎ 龙 武

扶着栏杆，脚底下是万家灯火，从山脚下一路烧到山顶，一路的灿灿烂烂，它们点燃了夜空，用全部的激情，以莽莽的青山为底，以热热烈烈为色，挥毫泼彩，在天地间凝成了一幅气势恢宏的中国画，让原本如黛的夜空一时绚烂无比，异彩纷呈。灯光如霞，缓缓地，层层铺设，一路流光溢彩。灯光如焰，在舞动，在跳跃，一拨接一拨地飘入天际，一路飘得活活泼泼……

山城的灯光，与天上的星星相互交错，相互辉映，而又相互依恋，简直让人分不清哪里是灯光，哪里是星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是那么的让人迷恋。这灯光，总让人想起天上的街市，想起骑着牛儿在仙界逍遥来往的织女和牛郎；这灯光，铺设出了美丽无边的乐章，静美的旋律，丝丝入耳，缭绕入云；这灯光，架设了一座通往天际的连绵画廊，透彻着无尽的美丽，无尽的神韵，不由不心驰神往……

静静地站在望城楼上，看着脚底下这片轻轻袅袅飘入天际的灯光，心里不禁涌起一股乘风归去的清与爽。在这种且清且爽的境界里，在这种且仙且凡的心绪中，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人间，还是天上。这无边美丽的灯光，这异彩纷呈的灯光，这世外桃源的灯光，这天上街市的灯光，这蓬莱仙阁、玉宇琼楼的灯光，有绚烂，有静谧，有和谐，有浪漫，有恢宏，有温柔……这看不够，看不腻，爱不完，爱不尽的灯光！此情此境此意，只应天上才有，人间能有几回见！此时此刻此地，全然是天上人间，人间天上。

这就是山城保康的灯光，灯光里滋生出无边的情愫，透射出让人无限的向往。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看着脚下的万家灯火，不由让人吟唱起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最为阑珊处是紫薇广场。

我们逐级而下，走过美丽的县城，随着涌动的人流来到紫薇广场。紫薇广场是一个很精致的地方，有精致的茶楼，有精致的紫薇园，有精致的亭台楼榭……你漫步其间，就像走进了一个小巧而别致的山水画廊，不经意间，就会让人怀疑是走进了江南的某一个精致的庭院，你可以用贪婪的眼神，你可以用爽爽朗朗的心情，来尽情地欣赏这典雅而精致的庭院山水。走过紫薇广场，拾级而上，脚边是连绵的紫薇林，我们来的时节还早，没有花，没有叶，但仍然透出一股奇崛而沧桑的美丽。走上一个小山坡，是你一个绝对没有想过的奇迹，——一个小而巧人造的湖泊，美丽、别致，而又巧夺天地地平躺在你的眼前，水静静的，假山石静静的，小桥静静的，弯弯的湖面如月牙，如星星，如琥珀，如翡翠。想象中，湖里应该有美丽的睡莲吧，应该有嬉戏的鱼虾吧，应该有柔柔的水草吧……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只是一个灯光璀璨的夜晚。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亮亮的水波在远处灯光、星光，还有交织月光的映照下，亮晶晶的闪动，欢欢快地涌动。多想贪恋小湖的美丽，多想假假山石上，或者是在流水小桥上小憩一会儿，但我们没有，我们是一路前行。前行，前行，前边有更美丽的风景。

邂逅山城保康是在一个春花烂漫的时节。那时，李花、桃花满山地开着，满面是和煦的春风，满眼是灿烂的阳光，静默而连绵的群山如小白羊般地温柔地躺着……保康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美丽得让人觉得舒服。街道不宽，但整洁；庭院不深，但清亮。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城市的繁乱，人都是那样的和善，挂着令人舒服的笑容。走在小城里，你可以心静如水，心爽神怡。

保康是一个小山城，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清溪河穿城而过，山给了城的清秀，水给了城的灵气，山明而水秀，山环着水，水环着山，纯净的山和水，在暖暖阳光下，显得格外明朗而纯粹。沐着春日的阳光，你不由产生几分眷恋，恋那山的清，恋那水的净，恋那可触可摸的自然界万物的静朗与可爱。不宽的河床上，砾石挤得满满的，这颗颗充满灵性的顽石，仿佛镶裹在小城裙幅边上的粒粒珍珠，为这个小城增添了几分别致，增添了几分可爱。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在美丽的清溪河上，就有数座，或者十数座这样的桥，呆在桥上看得久了，你也不由不滋生出千般的遐想，就是这千般的遐想，也会让你不忍离了而去。

龙武，男，襄阳人，《襄阳教育》杂志主编、襄阳作协副秘书长。长年以读书写文为乐，有小说、诗歌、散文等散见于各报刊，长篇小说《恋你忘你都不对》载于“红袖添香”网站，成为天翼手机小说。

风景入目最佳处

——记保康紫薇林

◎ 张 蕾

居住在依山傍水的小城，举目青山入云，低头流水潺潺，生活平添了许多诗情画意。而最让我流连的，则是城东那片紫薇林。用忆明珠先生的诗句来形容它：“风景入目最佳处”，可谓恰如其分。

远远地，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半卧在山坡上，是一幅“丹凤朝阳”的自然画卷。我向着那只翠绿的凤远凤走去。沿路走过平阔的紫薇广场、广场中央的喷泉，绕过如茵草地、登上百步石阶，此时，人已仿佛是乘坐在凤凰那巨大的羽翼上，飞翔。飞呀飞，一直飞上山头那绿的世界。我曾无数次，在四季的许多个时分，一步一步，悠悠“飞”向紫薇林——初春时来看紫薇盘虺的虬枝，夏秋季节看紫薇怒放灿若云霞，寒冬也曾来看林中雪后的寂静。

最美是初夏。林中的清晨，鸟儿啁啾，满目青碧。夜色刚刚散去，在这明澈的世界里，数不清的紫薇树呈现着一切言语皆无法描绘的姿态，枝头叶间悬挂着密密匝匝的青蕾，碎密的花朵团团簇簇，把座山坡打扮得像娇艳的新娘。不远处的山峦间，飘着几缕白雾，轻盈，透明，像披在新娘头上的薄纱，轻轻，曼曼。清晨的紫薇林，像是永生难遇的一个温柔澄明的梦境。就在这时，一轮红色的朝阳在东山之顶悄悄睁开了眼睛。于是，整座山林顿时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不一会儿，太阳探出头来，再眨

眨眼，紫薇林就在一片蜜汁样的金色里花枝乱颤了……

黄昏，登完石阶后忽见一宽敞之地，不必急着向林中进发，先回过身来——遥看对岸深蓝浅蓝重重山脉如水墨画：天色温柔，近山含黛，远山如烟；俯看山下玉带穿城，不知是夕阳还是晚霞给碧绿的河水涂上了一层胭脂般的色泽，那深如湖泊色如琥珀的一河水，连同河流上下的两座桥，都成了雕塑。

稍晚一些，城中的灯火次第闪亮，辉煌与璀璨、热闹与繁华扑面而来。这灯海里的宝岛，如被无数颗钻石点燃！叫人直想大声吟道：敢问谁家天下？且看满城灯火。将这样的景物收入眼底之后，我常常才会转身走入山中，走进紫薇林。

暮色四合，林中静谧。花正开着，花儿缀在枝头，如串串珠玉，不时拂动人的衣袖，轻撩人的面颊。禁不住凑上去轻轻一嗅，紫薇开得热闹气味却很朴素。所以静静地散着步，想着或说着最最朴素的话题。情不自禁，又想到忆先生的诗句：风景入目最佳处/不在此岸/不在彼岸/向前走/走过桥去/再回头/回到桥中间。稍上这样的诗句，我曾在那洁净的鹅卵石小径上徜徉，在翠绿的枝叶间穿行，在紫薇奇特的虬干前伫足。也曾在日暮时分看过天幕映在湖泊，此起彼伏的小鱼儿在湖面呼吸惊起粼粼细波，和我的思绪一起向着远处缓缓荡漾、荡漾……

更多的是在一些晴好的天气里，上午的阳光从树叶间细细碎碎地流泻下来，紫薇树莹白光洁的树干上细密的枝叶托着轻盈绯红的花。这里的紫薇树大都是上百岁的年纪了，它们桩桩成景，老干嶙峋，拙朴可爱；一些年轻的紫薇树则枝枝缠绕，纤细婀娜，花叶纷繁。一日，在观赏过一株株形态各异的紫薇树后，我的词藻已经穷尽。不管不顾地向身旁的人儿发问：这株紫薇的树桩像什么？料想会难住他，与我牵手而行的那个人略作思忖这样回答：像一家三口。一看，不是吗？同根而生，三分而立，不偏不倚，亲密无间。呵，多妙的答案。

再看紫薇花，脑海里突然闪出汪曾祺对紫薇花传神的描写：“它开起花来，真是‘繁’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在乱哄哄的繁花间还有许多赶来凑热闹的黑蜂。

这种蜂不是普通的蜜蜂，个儿很大，有指头顶那样大，黑的，就是齐白石爱画的那种。我到现在还叫不出这是什么蜂。这种大黑蜂分量很重。它一落在一朵花上，抱住了花须，这一穗花就叫它压得沉了下来。它起翅飞去，花穗才挣回原处，还得哆嗦两下。”

我以为，汪先生笔下的紫薇花便是一切紫薇花的参照了，凡人如我不必再费笔墨去描写紫薇的花。有这样的繁花长久地开在身边，我是有福的，整个山城的人皆是有福的。

这些年，我平淡安稳地生活在紫薇林的附近，过着平淡安稳的日子。然而细想来，正是紫薇林给我平淡的生活添以无穷的乐趣。走在水泥路上久了，眼睛和心都累了，特别想念温润的泥土，去哪儿？唯有紫薇林。尤记得一个冬日的晚上，从朋友的刚搬的新居下山路过，我无意中一脚踏入了一条偏僻小路——它通往紫薇林。我不曾在夜晚独自走进一片林子！哪怕是紫薇林，我怕它过于清寂，也过于幽暗了。谁知道，几步穿过一片草丛，即来到紫薇林中的湖畔。月华溶溶，倾入湖中，泛着一池银白如镜。紫薇林中路灯哗然，亮如白昼。哪有什么幽暗！

正自嘲着，一阵阵说笑声传来，银铃般清脆爽朗，原来是三三两两结伴锻炼身体女同胞。三三两两，又三三两两，她们迈着轻快有力的步子和我擦肩而过……哪有什么清寂！

紫薇林，从来就与寂寞无关。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面色安详，笑容淡定，在桅子飘香、竹影姗姗的林中相遇，也在冬夜里寒冷寂静的林中欢声笑语。每每此时，我的脑中总会迸出这样浪漫的句子：我和你/相遇在开满紫薇花的山坡。

那开满紫薇花的山坡哟，那山之巅！

那个冬夜，我伫立紫薇林观景台，向下望去，一座灯海中的温馨之城。我一步一步走下台阶，仿佛又站在了凤凰的羽翅上。回首处，山头火树银花，这只银凤凰，夜夜在壁上鸣……

张蕾，女，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保康人。曾在《汉水》、《襄阳日报》、《襄阳晚报》、《东方烟草报》等报刊发表散文多篇。

香樟小城

◎ 吕先觉

初夏四月，丽日融融，鹧鸪声声，天蔚蓝而高远，山缠绵而苍翠。登高静观，小城保康就如一个温馨的梦，静静躺在群山低垂的臂弯里。

小城原为荒凉小城，街道绝少硬化，楼房矮黑，脏乱差占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关部门开始着意美化小城，修葺城池同时大量引进香樟，遍街遍城植栽，并且统一标准，每隔十米一棵，专人养护。自此，香樟勃发生机，亭亭而起，一栋栋新建楼房便纷纷看破红尘似的，深深归隐于浓浓翠绿里了。

香樟所有的外延与内涵都集中体现在它的香里。香樟之花似练过内功，定力莫测高深，不急，不躁，徐徐，缓缓，绽苞，吐蕊，放香，一副闲云野鹤作派。香樟花小如粟米，瓣六角，蕊数根，茎瘦且长，皆鹅黄色，密密匝匝一枝开着，密密匝匝一树开着，密密匝匝一街开着，不经意间以为是一片思念凡尘的淡黄色云彩。香樟的花虽小，却香劲十足，底蕴厚实而绵长，味极似桂花，却不是桂花那样使外家功夫，惊涛拍岸般的，一香把人香个踉跄。香樟使的是地道的内家功夫，且炉火纯青，如乳一样，悄无声息地弥漫，悄无声息沁入，既不绝如缕，又盈盈荡荡，有如土地的游戏魂。倘是外人，初到小城，离城尚有四五里地，就会隐隐闻到香味，隐隐约约的，然而又是真真切切的。及到城里，香味就越发浓郁，满街满巷都是香味了，随一阵微风款款地来，又随一阵微风款款地去，复又款款地随了风来，在劫难逃似的。

香樟香客人，也香自家人。一到四月，走在街上，闻得见香味，呆在院内，闻得见香味，逛着河堤，闻得见香味，游着公园，闻得见香味。只要是小城范围，走哪儿都有香味伴着。工作时有香味，吃饭时有香味，玩乐时有香味，小城的香味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妙的是夜半时分，市声次第打烊，有月晕黄，树影婆娑，万籁俱寂，香味不知何时已随月光一道，悄然渗进了屋里，不由分说地沁入被子，沁入心脾，连梦都是香的了。

香樟就这么香着，香人，香河，香城，更香日子。因为城小，一城多是熟人，相互之间亲密和善，很少有打骂之声，更少鸡鸣狗盗之事，那些不和谐现象好像全被香气消融了，无影无踪了。自有了香樟，小城人也似乎多了微笑。而细细看时，分明就是香樟花的笑影。因为城小，休闲办事常遇一起，免不了有些小打搅，或是你的车不小心撞了我的车，或是你的脚不小心踩了我的脚，相互抬头一看，原来都认得，于是相互一笑，互相道声对不起，立刻馨香盈腹，小怨随之烟消云散了。又因为城小，彼此熟识，客情往来之事自然少不了，每每亮装丽裳，携孩结伴，小聚吃酒，微笑更具了香樟意韵。酒微醺，脸微红，感觉人人都是香樟花儿了。更因为城小，治安尤佳，无论白日夜晚，无论街头公园，小巷背道，是绝无抢劫之虑的，尽管放心休闲游玩，安全得像是世外桃源。细细思之，这绝对是香樟香味潜移默化的结果。试想，一街都是香樟树婆娑的情影，满城都是香樟花温馨的香味，又有谁的心灵不能被感化，又有谁的心灵不能被净化呢？

吕先觉，男，保康人，小说、散文散见于《芳草》、《长江文艺》、《朔方》、《福建文学》、《山东文学》、《北方文学》、《广西文学》等刊。小说《土豆回家》被《小说选刊》转载。

荆山四记

◎ 周才彬

荆山之石

大荆山是石头的王国。那些隆起抑或凹陷，断裂抑或褶皱，簇拥抑或疏离，让你看到石头的张扬和石头的隐忍，石头的刚烈和石头的柔软，石头的热闹和石头的孤独。

在必须干净地榨去鲜汁活水的公文里，在一次次搜索枯肠的苦熬里，思绪每遇这片数千平方公里的石头和石头之上的物事，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笔墨涌动，写下“巍巍大荆山”的字句。

巍巍，是对山之体魄的景仰，是对山之骨架的艳羨，是那些连绵不绝的石头，高耸入云的石头，对眼的冲击，对心的震撼。

若干长时间，我对这座生于其中长于其中的大山，感知相当零碎，相当模糊。尽管还在我可以叉开双腿，旁若无人地站在祖屋门前撒尿的孩提时代，就看到硕大的旭日缓缓从远处的山脊爬起，把满目或褐黄或钢青的山岩，浸润得一派明媚；看到被染成粉红的朝雾，在危岩对峙的山谷里，铺展得极尽绵密，极尽厚实，宛如石头的棉袂，石头的盛装，但我从未感觉到这朝阳之下和晨雾之中，那种极致的存在。

我牢牢记住的是，那样一个冬日，奇厚的雪覆盖了山山岭岭，也覆盖了那些石头之上和石头丛中零星田块的冬日，父亲攥了我的小手，拖着我去给远方的亲戚长辈问安，那条几乎看不见的小路，让我饱尝石头的溜滑

之苦，石头的陡峭之苦，石头的坎坷之苦；牢牢记住的是，那个后晌，母亲突然记起老木桶里的米，已盖不住斑驳的桶底，于是就唤我拿了提篮和剌刀，迎着西斜的太阳走了出去，走进那片乱石嵯峨的荒地，去找寻野菜，找寻晚餐粗瓷大碗中的具体内容，母亲忧戚地说：我们这里怎么只出石头，不出粮食！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缘于何故，我对这样一座山的看法，对这样一座山的情感，彻底倒转过来，竟情不自禁地去看石头：那些连绵起伏的石头，那些横空出世的石头，那些挨挨挤挤的石头，那些离群索居的石头。

我对有“巍巍”之感的石头满怀敬意。这样的石头，让我看到天空的高远，看到大地的坚实，同样也看到石头自身的强大；而我就在这高远之下，就在这坚实之上，就在这强大之旁。那些细小单薄的石头，我同样心生怜惜。我的书橱里曾经就有一块大不过拳头的小小石头，我在一丛荒草中惊奇地发现，高兴地捡回。对这样的一块石头，某天，我却突然变得不敢把玩起来，剩下的只是远远地观看，看那卵圆的外形，看那暗红的色泽，看那疏朗有致的纹理。我试图从这些当中找到深藏的奥秘，却始终无法找到，最终把它送归原处，有草、有水、有虫子的原处。

我的电脑里有一篇半途而废的短文，创建时间显示为若干年之前。我迟迟不肯删除，就因为里面有有关于石头的字句：那条山溪就在墙根下流淌，大大小小的卵石挤满河床，把水变成一股一股，一绺一绺，一汪一汪，俨然成了河的主角……水用它的忍让，它的环绕，它的漫流，甚至是舔舐和抚摸，使石头不再沉寂和呆滞。

事实上，大荆山的石头，从来就没有沉寂，没有呆滞。在大山深处，甚至我所蛰居的县城，随时可见那种石头垒成的房子，烟火依然旺盛，蕨类和细草从墙缝里长出，在主人有意和无意的打量中，轮回地绿着，黄着。石头琢成的栏杆，在院落门前和水井边上，依然周正地立着，有绿的衣衫，红的短裙晾于上面。石头铺出小道，石头砌成台阶，依然将鞋跟的轻敲传出去很远，很远。

还有，你可以看到一点也没沉寂和呆滞的石头长堤，石头大坝，石头驳岸。譬如，县城所在的那个小小的山间冲积平原上，就有一条逶迤十多华里的石头长堤。那些被归整得顺顺溜溜的石头，凝聚和团结起来的石头，潜在着巨大的力量，把那条曾经掠去大半个县城的河流牢牢锁住，两岸的楼房便放心地长高，长密。石头大坝和石头驳岸，就更是数不胜数。就如

同那条石头长堤，这些石头无不是纪律严明的石头，团结战斗的石头，它们把水的能量蓄积起来，把土的肥力保存起来，把路的基础扛在肩上。

你还可以看到，那些深埋于地下的石头，正在源源不断地走出地面，走进辗转的钢辊，走进焙烧的炉膛，走上南下北上的车皮。有人说，这是大山里诞生的石头神话，大山里崛起的石头经济。我不想说走出地面，石头有何等的价值，却只想说沉默不语的石头，历来就有献身的精神。

不曾沉寂和呆滞的，不仅是这些现实中的石头，就连那块被反复误读的石头，让人悲壮地失去双足的石头，也依然装在人们的心中，传在人们的口中。一个以“荆山人”自谓的网络写手，在他的博客里如此写道：这块频出于典籍的石头，价值连城的石头，感天动地的石头，扑朔迷离的石头，连同那个人，连同那些事，仿佛将一个迷幻的入口横呈在世人面前，召唤你去深入，召唤你去探寻石头及石头以外的含义。或许正因如此，你可以看到孕育那块石头的山谷，埋葬那个执著之人的坟丘，时常有或近或远的来者凭吊。

荆山之树

一棵，一棵，又一棵……

大荆山的树，个性地站在陡坡之上，悬崖之上，站在溪水边上，道路边上，站在荒无人烟里，城镇社区中。有无比智慧的人说，世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我想非常愚蠢地说，更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两棵树。大荆山的树就是很好的例证。

大荆山的树多为充满阳刚之气的树种，却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着它们的阳刚。这些树，分别是柞，是松，是榔榆，是香樟、白果、青檀等等。

我见过最多的树，也可说最平凡的树，是柞树；见过最大的树，也可说最伟岸的树，也是柞树。这也难怪，柞这种栎属乔木，是极易存活极易生长的，只要有土，哪怕是石头上薄薄的一层，石缝里很少的一抔，它就能把韧劲十足的根扎下，把铁干虬树伸展开去。我见过的那棵最大最伟岸的柞树，就长在石头的缝隙当中。比早年木制水桶还粗的树根，有长长一段裸露在外面，父亲说：这树真是神了，攒下多年的力气，忽地从这根上暴发出来，将铁一样硬的石头拱翻出去。父亲说那天他听到巨石滚落山谷的轰隆巨响。这棵奇大无比的柞树，就长在我的荆山深处的老家屋旁，至

今枝繁叶茂，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小小山头，一个有飞鸟起起落落、有云雾缭绕不去的山头。而更多的那些柞树，平凡的柞树，虽不似这般粗大，也不似这般神奇，却密集，葱郁，茁壮向上。在大荆山乡下，柞还有一个名称：花栎。习惯上，人们把那种粗不过碗口，砍下可生长木耳香菇的称之为柞，其余就要叫花栎。哈哈，可见，柞在幼龄就要献身，甘当发展生产的原材料，大概只能属于经济学，而花栎则可颐养天年，至少也能长大长粗，势必就要归于林学了。

松树，无疑是大荆山超大的强势群体，你可以在任何有树的地方见到松树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被挤掉其他一切树木的松树纯林——天然的，而非人工植造。这便是松树的能力，松树的霸气。松树虽然司空见惯，却能创造并不惯见的神奇。我曾在荆山的主峰，那个满是犹如异军突起直刺天空的片状石头的地方，就目睹了松树创造的神奇：那些粗大笔直的松树，傲立在片石之间，粗大的树枝相扶相挽，苍翠针叶你抱我拥，在悬崖上把根盘牢牢坐住，把山风变为轻柔的抚弄。同样在这里，我还看到合抱之粗的松树，叶子早已脱尽，树皮早已剥落，却仍稳稳地立在那里。我无暇揣测这些松树为何死去，却按捺不住地吟起所谓的诗句：告诉我，时间怎样将时钟蚀毁，河水怎样将河床冲断，而死去大树，怎样用白骨支撑天空！

有个电视连续剧叫《香樟树》，不曾正经其事地看过。不知剧里是不是真有那种四季常青香气四溢的树，不知编剧、导演、主演的故里是不是真的也有这种树。我只知道大荆山有：那些深谷中有，那些岗岭上有，那些村庄的空地上有，那些农家院子里有，就连我生活的县城也有。樟树，虽不似柞树松树那么飞籽成林，群体庞大，却四海为家，甚至把根扎进人口密集之地。和我同居一城的一个朋友，竟在嘈杂的办公室里，在那台频频有人要查一下资料的电脑上，为入住城镇的樟树写下极绵密、极细腻的文字：“一树香樟是这样的香，而满街满城香樟，又该是如何香法？倘是外人，初到小城，离城尚有四五里地，就会隐隐闻到香味，隐隐约约的，然而又是真真切切的。及到城里，香味就越发浓郁，满街满巷都是香味了，随一阵微风款款地来，又随风款款地去，复又款款地随风来，在劫难逃似的。”可见，樟树是何等地香美，何等地招人喜爱。

大荆山也不乏洋溢阴柔之美的树种。

那种特有的高山杜鹃，就将美艳、俏丽、绚烂集于一身，富贵典雅得如同牡丹。却与牡丹有天大的不同：这种高山杜鹃是树，是秀气的小乔木，



牡丹却是花，充其量只是低矮的灌木。正如乡下的烈性女子，这种高山杜鹃有无比深重的恋家情结，无比深重的故土情结。常常有好事者想尽千方百计，不惜长途劳顿，将她连根挖起，植于门前屋后，企图装点一下门面，可她就是不屈不挠，不饮不食，一任美好的一切香消玉殒。因此，这种嘉木秀树，只能在幽闭林莽深处寻得，城市之中，集镇之上，村庄里面，院落周围，道路两旁，了无影子。

紫薇是另一种。大荆山的紫薇有着挺拔白净的身躯，也有着柔弱敏感的神经，任何一只手的轻抚，都会让她浑身颤栗。那些团状的碎花，那些碧绿的椭圆叶片，那些纤细柔软的枝条，在抖动中，让人想起乡下女子的多情，乡下女子的羞赧和乡下女子的轻巧灵动。县城东山边上就有一片这样的紫薇林子，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紫薇聚在一起，就把风招来了，把雨唤来了，把一拨一拨的人引来了，用的是她的秀美，她的阴凉，她整个夏天的灿烂开放。

蜡梅也应该是女性的树种，尽管隆冬时节开花，有不畏严寒的强者品格，独树一帜的英雄气概，但谁能说这些为雄性仅有，与女性无关？蜡梅，这种古老的显花植物，把超人的耐受力 and 动人的妩媚完美结合，把铁骨铮铮和柔情似水完美统一，是树中的强者，树中的英雄，更是树中的绝色美女。我曾在大荆山的一隅，看见过大片的天然蜡梅纯林，那些挨挨挤挤的蜡梅，落尽树叶的蜡梅，悄然无声的蜡梅，正把花开得满眼金黄，浩大无边的香气把我的心熏醉，把我的骨熏酥，把我的魂熏得无处躲藏。

荆山之水

大荆山的水千姿百态，应有尽有：那蜿蜒迭宕、奔流不息的是河，那淙淙潺潺、滔滔汨汨的是溪，那飞流直下、飘烟弄雾的是瀑，那澄澈明净、深邃清幽的是潭，还有那浩浩汤汤、波光潋滟的是湖，岸芷汀兰、杨柳轻拂的是堰。

大荆山最有代表性的河有四条。它们是南河、是沮水、是清溪河、是岷峪河。四条河以山取道，各有其源，而又各管一方，或灌田，或行船，或发电，或将浣衣淘米的市井生活连缀成画，或把垂钓撒网的乡村景象幻化为诗。不能不说各具情态，各有千秋。相比之下，我更心仪水量不是最大、流程也不是最长的沮水。

沮水，这条发源于荆山主脉的河，一路向南注入长江的河，留下无数山间冲积平地 and 美丽水乡的河，不仅在它最初的流程里，把清冽的水流藤一样绕至我老家的山墙之下，让儿时的我掬而可饮，取而可煮，更主要的是，这是一条对我有着启蒙意义的河，给我以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厚重感的河。在“沮水扬扬，下河喊娘”这样的童谣里，我与它心领神会；在《诗经》这样的国之瑰宝里，我觅得它的芳踪；在《春秋》《史记》《水经注》这样的经典文献里，我看到它的频频出现，并且由此感触到与它相联的那些历史人物沉稳的心跳，那些历史故事的鲜活生动。我看到了它的悠远，它的博大，它与远古文明神性的呼应，与不朽的荆楚文化的血脉相连。这是一条自然之河，更是一条人文之河，母亲之河——之于我，之于我所在的这一方繁盛的生灵。

大荆山的溪，多之又多，数不胜数。凡有山的地方就有它的探出，凡有山坳的地方就有它的汇集，它的壮大，它的款款流动。我见过的最细的一条溪，就在老家屋旁的百步之外。它的源头是一孔粗不过筷子的小眼，如同蚯蚓撒下的洞穴，然而一柱水线却从未间断，不知从何年何月流起，也不知流向何年何月。不仅如此，它还把附近地面上渗出的那些更细更小的水线，甚至是水珠，揽入怀中，不舍不弃，直到能拱开土坎，漫过石头，直到摇身变成一条河。

大荆山的瀑，也可说无处不在。大荆山的瀑，不以壮阔夺人，譬如不像黄果树，不像安赫尔，不像尼亚加拉，不像维多利亚。却能以其之秀、之瘦、之靓丽、之俊逸，之三五步一瀑、甚至一步一瀑，之挂得极高、落得极速、跌得极碎，之挤出草蔓突然现身、挂过树梢成丝成缕、漫过青苔缓缓蠕动，等等等等，而招人喜爱。壮阔的也不是没有。我就曾在一个有南北公路交会的山谷，撑着一把小伞，如痴如醉地看过瀑布。那巨大的一挂，从天而降，把数百米高的崖壁从中劈开，飞速的白练上接天际，下垂谷底，却如同静止，如同一动不动，那声响铺天盖地，震人心魄，却又若即若离，似有似无。

大荆山的潭美不胜收，如美目，如美玉，如深邃沉静的思想，如安静甜甜地睡眠。潭，是山对水的挽留，是水对山的流连。因此，你可以在蜿蜒迭宕、奔流不息的河中见到它，在淙淙潺潺、滔滔汨汨的溪中见到它，在飞流直下、飘烟弄雾的瀑下见到它，你甚至还可以在有水珠溅落的岩石下面，毫无征兆的低垂的树枝下面，被一阵风荡开的落英下面——见到它！



而我见到的一个潭，十多年前见到的那个潭，至今仍让我意兴难减。这个潭就在荆山主峰之下，就在那个除有一个豁口，几乎就是正圆的山坳中间。它的水面足以用尽我的视力，它的水深足以穷尽我的想象，它的水质又足以让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合适的词语，而哑然噤声。还有，它浩大的水体我想不出从何而来，而且一直还在顺着那个豁口源源不断外流；那些身子几乎透明的鱼，我也想不出从何而来，更想象不出它们在潜潜浮浮中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自由自在。而于那个藏于洞中的潭，后来被人奇迹般发现的潭，有美丽故事流传的潭，又是怎样滴水出洞，灌一畝良田，供一座电站，我只能说潭多了什么样的潭都有。

大荆山的湖以人工为主，虽然不似河、溪、潭、瀑那么常见，也不似鄱阳湖、洞庭湖那么壮阔，西湖、太湖那么名盛，月牙湖、喀纳斯湖那么神奇，它却是大荆山自己的湖，山里人自己的湖。它有着成其为湖的所有要素，因而能给一方土地作为湖能所给予的一切，不仅仅是浩浩汤汤，不仅仅是波光潋滟，甚至还不仅仅是可舟可筏，可捕可捞。

大荆山的堰，可点清，可标注，那是因为全系人工筑成，或夯土，或砌石，或一点一点挖掘下去，或一寸一寸围拦起来，再是众多也会牢记不忘。大荆山的堰还可取饮，可事炊，是因为筑堰的人无不视堰为宝，绝不忍在堰中搓衣捶被，任鹅鸭在堰中吃喝拉撒，更别说向里面抛洒埋汰之物。山里人固执地认为给庄稼喝的水，必然是人也能喝的水，这样庄稼健康，人也健康。大荆山的堰，多筑在山坡和岗岭之上，因此由它浇灌的水田便成坡成畝，站在高处，便可惊奇看到袖珍版的元阳哈尼梯田。

荆山之风

穿过城镇的楼群，穿过村庄的瓦舍，穿过遍山遍野茂密的丛林和满田满畝青葱的庄禾，大荆山的风无处不在。轻柔者如舔舐，狂暴者如铁骑，介于中间的，如一段段阡陌上的、小巷中的不温不火的寻常日子，大荆山的风又如此变化多端。——这是大荆山纯粹的自然之风，有可能就从某个山顶上发起，有可能就在某个山谷中集结，也有可能从你那里吹来，从他那里吹来，从四面八方吹来。

我想说的是，自然之风有天马行空的洒脱，布云播雨的能量，摧枯拉朽的气势，或者有拂面吻颊的温柔，摇翠抚红的意趣，的确有可歌可颂之处，

但我却更想从大荆山的风中，寻得另一番感受。

从大荆山的风中，我听到一种歌声。它们从禾苗疯长的田头传来，从一个地块唱到另一个地块，从晨曦初露唱到晚霞满天。伴着歌声的是浑厚的鼓，是铿锵的锣，是无数锄头剖开土皮的豁豁声。——这便是大荆山的薅草锣鼓；从被蜡烛的泪光和烧纸的火苗照亮的暗夜传来，虽凄厉哀婉却大气磅礴，把混沌盘古唱尽，三皇五帝唱尽，历朝历代的忠良奸佞唱尽，直唱到逝者入土为安，生者扪心自问。——这便是被誉为汉民族史诗的长篇说唱《黑暗传》；从某个雨天或雪天传来，一人领，众人唱，高亢嘹亮，急起急落。唱的或是耕耘劳作，围山捕猎，或是人情世故，男欢女爱，或是征夫怨妇，江山美人，远及商周，近到眼下，无所不唱。——这便是大荆山深处的“核桃音儿”；从某个山头、某个河边传来，一唱一应，一粗一细，唱枝头的喜鹊成双成对，唱河中的青蛙你拥我抱，唱两棵树枝柯相连，一根杆上开出两朵莲花，也有直接就唱“铜打的眼睛都望穿，铁打的心肝想成癆”“郎哥天天乱叫唤，惹得姐儿失了眠”的。——这便是大荆山的情歌。大荆山的歌，远远不止这些。

与歌声如出一辙，从大荆山的风中，我听到一种音乐，古老的、“庄严肃穆”的、“诡谲幽暗”的音乐，它便是从古楚宫廷流传民间的“沮水巫音”。半姓强楚早已不复存在，而被遗落在荆山深处、沮水两岸的那种音乐，那种由长号、喇叭、战鼓、边鼓、钩锣、马锣、包锣、引锣、镲子等等组成的吹打乐，却从未停止过它强劲的节拍，只是不再是王者的御用，不再是通神役鬼的法事，在婚丧嫁娶的筵席上，在起屋造房的奠基中，甚至在自娱自乐的农闲里，你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看到它的演奏。

从大荆山的风中，我闻到只有这里才有的香气。它们是酒的醇香，不是茅台，不是五粮液，不是水井坊——不是工业化生产的那种透明液体，是乡下人家捂在盆中发酵，放在甑中蒸煮，装在坛中变醇，倒在碗中捧饮的包谷酒，是真正“不上火、不打头”的绿色酒；是茶的清香，也不是龙井，不是乌龙，不是碧螺春，更不是天价的普洱，甚至还不是银剑、松针、毛尖、炒青，是乡下人抢在初春，从山岭之上和山坳之中，采下的那种红艳鲜嫩的树叶，经过细心晾晒、炒制、烘干，做成的茶叶。它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海棠红”，也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三匹罐”；是腊肉的浓香，那种绵绵的，那种悠悠的，携着红椒的辣和花椒的麻。——那是被精心养出来的香：满月进栏，三年长成的本地土猪，吃的是青草麸皮，喝的是干





净的井水。——那是细心挑出来的香：所用之料，仅是那种见精见膘、半肥半瘦的“五花”，其余统统不行。——那又是耐心熏出来的香：必是在天寒地冻的腊月，必是燃富含芳香油脂的柏树活枝，虽是夜以继日，却也是不急不躁，慢慢地烘，慢慢地熏，慢慢地反反复复翻动。

从大荆山的风中，我还听到一种也只这里才有的声音。它就是融会了中原、巴蜀、三湘词汇和语调的荆山方言，就是山里人无论走多远，也想从一缕清风或一抹月色之中听到的乡音。在一个容纳了天南地北人的网络好友群里，我们几个本土写手用方言狂聊，直叫那些人以为到了古代的哪个时候，抑或异域的哪个地方。譬如，我们说“爽利不值”、“一向清吉”、“奈它不何”，等等等等，他们以为我们来自水泊梁山，来自金陵红楼，来自通俗得紧却也雅致得紧的古典名著；譬如，我们说“黑人巴萨”、“滴尔摆当”、“咯丁包跷”，等等等等，他们又以为我们来自哪个小语种国度，或是南太平洋上的哪个小岛，或是东非高原的哪个角落，即使是在中华大地，顶多也是第五十七朵花。我曾在一篇短文里写道：“这便是乡村，这便是山区……在这里，一个比掉牙更老的词语，竟能保养得如此鲜活，展现得如此多彩。我不禁想到，词语，这种高度文化的东西，莫非也如有的动物和植物，需要的是一种特别的土壤，一方特别的气候？乡村或者说山区又以什么样的特别，竟能把如此古老的文化种子，文化基因，保存下来，传承下去？”我说的是前一种。至于后一种，我不想说它是如何的古老，如何的优美，如何的与众不同和独树一帜，我只想说每个大荆山的人说它特别顺口，听它特别耳热。

这便是大荆山的风，以及大荆山的风送我们的真实感受。在敲打这段文字之前，我曾敲打出这样的几句话：它从遥远的过去吹来，涵养远古古朴优雅的水分，又于万世永存的民间苗床上，饱吸地气，足饮野露，成为大荆山一方乡土人生的点点甘饴，丝丝养分。

周才彬，男，保康官斗人，供职于保康文联。小说、散文散见于《散文》、《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等报刊，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爸是我爸》。

官山是一本书

◎ 孙代文

官山是一本书。山并不高，海拔高度1140米，相对高度800多米；但陡则陡矣，几条山脊，大波大浪，昂然直上山顶，不作尔雅斯文态，全然一副高唱大江东去的男儿貌。

官山本不叫官山。因其位于县城之东，故叫东山。旧时民众毁林垦荒甚烈，植被日低，每有山洪，石沙俱下，淤塞东沟，水漫县城，田毁屋塌，人畜伤亡甚重。房毁了再建，城毁了重修，人死了如灯灭。面对自然，人是何等渺小无力，惶悚无策！只能在怨天声中任天宰割。清咸丰三年（1858年），大雨十六日，东沟大水灌城，西街注下，成为泽国。具体景状，《县志》语焉不详。但这次灾难成为县史上六次特大洪灾之一，与人们记忆犹新的1975年8月大洪水列为一族，想必十分惨烈。这次洪灾，终于使人们醒悟过来：毁林开荒是自种恶果。至1866年，县署始迁徙居民，买东山1000亩为官山，封山育林，固沙保土，并易东山之名为官山。此时，距建县已368年矣。368年寻得一个“植树”真言，其取经之艰难，已远远超过唐僧的西天取经。

又是130多年过去，官山未绝伐木毁林之徒，县城也屡遭洪水之害，但植树育林成为传统流传下来，官山气象也渐渐迥异于往昔。1986年县政府再度封山时，其面积已扩大到26048亩。如今，官山已辟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并成为一幅水彩长卷挂在县城之东。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大自然以它舒缓之笔渐次展开山色：翠而绿，绿而黛，黛而斑斓，——那落





叶的与不落叶的杂然而居，层林尽染。若天将雪，山巅必先银装素裹；若春意临，山脚必先绿气涸涸。酷暑，倾城热浪，傍晚，坐在老一中的操场边，林风滔滔，虽无河风之湿润，但也不失凉爽。山上有栗树，果秋熟，大者如扣，小者如豆，官山拾栗，乃山城人的传统秋游节目。

官山是一本书，书上就画着这幅彩图。

保康大小山头3100多个，官山只是其一，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山，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视角。它将保康的历史默记于心。

尽管地球在350多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尽管170多万年前就出现了我国已知最早的人，尽管保康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到公元十五世纪即将结束时，中国还没有保康县。这片辽阔的土地，春秋时属麇国，战国时属楚国，秦汉时属房陵，三国时置涿（祁）乡县，东晋时置沮阳县，南北朝时置潼阳县，西魏时置大洪、重阳县，北周时置永清县，唐时先后置受阳、土门、归义县，宋时废县入房陵，明初袭宋制不变，直到公元1498年始建保康县，取名保康，有保民安康之意。

它把建县的目标定得如此现实，那是因为这片土地与贫穷、落后结着很深的疙瘩。

它地理僻荒，山崇岭峻，素来是农民逃荒避乱之所，民众五方杂寓，土著甚少。他们毁林垦荒，并抗捐抗税，房陵辖境已阔，县令鞭长莫及，难以施治。左都御史原杰巡视荆襄后，认为朝廷与其弹压流民，莫若编户抚治，使他们附籍耕种，当差纳粮。明弘治十一年，始析房县舒日、修文二里置保康县。

自那时起，数百年来，保康人筚路蓝缕，前仆后继，为安为康，孜孜以求奋进不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个磷矿储量占全国八大磷矿之一、水能藏量占襄樊市第一，有“燕耳之乡”“蜡梅王国”之称的鄂西北山区小县，发挥资源优势，开始实施以兴办磷化工业为主舞动“石龙”，以兴建中小水电为主舞动“水龙”，以开发木耳、食用菌、茶叶、烟叶等林特生产为主舞动“木龙”的“三龙起舞”战略，与保康不康告别的步伐才明显加快。“保康县城大如斗”，“堂上打板子，河里大听见”成为过去；“一个灯泡照全城，一根香烟转全城，一只喇叭响全城”成为过去；“十里长街，百幢新楼”也很快成为过去。无以计数的英灵为此流血流汗，劳心劳力，甚至献出生命。如今，它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官山的胸前。

官山是一本书，它就把这个过程记在书上。书上虽然没有具体人的名字，

但保康人艰苦创业、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历历在目。

官山是一本书。这本书抵得半本县史。

你若有兴趣登上官山之顶，俯望县城，可以看到这本书的题眼：那就是九牛爬坡的县标。

孙代文，男，1964年生于保康，大学，中共党员。先后供职于保康县政府办公室、保康县教育局，曾有多篇散文发表。



万年一山

◎ 王才佑

中途歇脚的时候，仰观山顶已不显其高。地名有时候很会骗人，分明没见到一口堰、一方塘的影子，却偏偏取了个“堰塘”做地理标识。但山名大抵没有做假，在地质学家没有用碳14对岩层年轮进行测验之前，谁都不能否认它没有一万年。万年山，该是名实相符的吧。

踩在两山相连的脊梁骨上，县城散发的浑身烦躁之气仍然可以隐约感受。这里大约是万年一山的肩胛位置，到山顶的直线距离也似乎可以丈量了。但捆山的公路到此时才刚刚开始履职，一个猛子这公路就一头扎进了深山老林，偶一露头，已可瞧见寺坪的裙边儿和过渡湾的衣角儿，目光够得着的地方，尽是灌木乔木与藤蔓争缠不休。泥巴路也似乎在有意考验进山人的脚力与虔诚，顺着幽草荒径绳子一样捆过来又绑过去。不过，无论再长的绳子，也无论捆绑的再紧，终归都有结头的时候。在公路的那一端，上山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道家的庙观在静候朝拜。

为什么会是道家呢？在中国几千年儒、释、道显荣露尊、各领风骚的历史长河中，保康这一方水土为何独与道家结缘至深？朝元山、汤池峡、万年山，无一例外。莫不是当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之后，竟一路东行，入了保康或至少在这方土地打过一个响亮的喷嚏，抑或呢，遗留过某一根悟过道的拐杖？儒家首讲修身，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可以次而视之，宋朝有一个皇帝竟嚣张的指望“半部论语治天下”；佛家最为看重的是修来世，所以佛门弟子“扫地不伤蝼蚁命”；而道家修今生，追求长生不老，

虽志存高远却到底平日戒忌不多，炼丹、辟谷，莫不如此。我们的先民是聪明的，在不断亲历实践的过程中，在信息极度闭塞、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环境下，求道或许是一种最佳的信仰选择。比较起来，除了历史最悠久以外，道家还曾经有两个意外之获，一为秦始皇访求仙丹妙药，成就了日本早期国家雏形，其二则是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缘于炼丹，真像一个天大的玩笑开成了真的。

当然此非正史，当不得真，一笑。一个急弯拐过来，疯狗一样乱窜的思绪也拐回来了，突然感觉习习凉风扑面而来，视野也跟着宽阔起来，接着就听到城市演奏的混声嗓门越来越高，到山顶了。走了这么久，却注定躲不过一个县城的高眉低眼，平日在它的股掌之中不过是一粒蠕动的沙子，不曾料想，站在万年山顶终于伟岸了一把，蛮横的大街小巷，傲慢的钢筋水泥，一动不动的匍匐在脚下，半个手掌即可以罩住大半个县城，所有的车水马龙市井勾当，此时都成为衬显一山之高的参照物。一扭头，满眼绿油油的苞谷荷枪实弹，若隐若现的诵经声隔着这片苞谷地飘过来，嗅到了，淡淡的檀香味。

这个道观占据着这片山顶坦地的最显眼位置，听得出是一位女道人在诵经，吐字含混，韵味悠长，看来所谓的“唱”经，果然不假。今天是普通周六，四周看不到一个游人，经管道观的是一位五十开外周姓汉子，从他满含笑意的眼中，可以看出他对四方来客的热情。他告诉我，诵经未毕，不便入观。于是极目四望，顺便读一读关于山、仙传说的口述历史。

清风徐来，烟波兴起。万年山的裙裾还牵连着身前身后的千山万山，而这些荆山的近亲宗族，最后都隐入秦巴山系数不清的玄子玄孙中去了。山那边是寺坪，寺坪那边是唐中宗的房陵，房陵那边呢？则是三国的上庸秦汉的咸阳、蜀郡。在情节曲折不间断播放的历史连续剧中，一万年的一座山至少该有资格作道具吧，只是弄不清是哪一些隐身的导演，究竟居于何种构思，在不同的剧集被襄阳府和郧阳府抛来掷去？万年山赖以扎根的这一方热土，难道从没有过属于自己的主角戏？不会的，详细剧情当在郧阳府房州或房县的方志中。至于襄阳府，总觉有一个人似乎辜负了保康山水，这个人就是孟浩然。既然是纵情山水的一代墨客，由老龙堤骑驴乘马西来保康，绝不会比登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进入大漠孤烟的西北边塞还难。

孟浩然不来，老子李耳及其衣钵承继者来了。周姓老汉说，玄天大帝的石刻神像在万年山顶已被供奉了四百年，一直香火繁盛，“文革”期间

神像罹祸，被推下神坛，头部遭毁，余下部分被用来垫牛棚地基。老汉还说，十几年前，神像托梦于他，让其蓄积功德，塑全神像，再享香火，这才有了眼前的一切。我无法进入这个普通老农的精神家园，更没有资格对他的信仰追求妄加揣测。但我为他庆幸，碰上了改革开放、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样的好时代，他可以在他的心灵花园里自由安放自己的梦想。为他的梦想祝福，也为了感受一次“日照香炉生紫烟”的诗景，我走进道观，拈香焚裱，忠实的做了一回万年山上的独游香客。

道观外北墙根倚靠着一块残碑，字迹斑驳，经辨读，大约是最初建观时为捐资人所立的功德碑，审视良久，终不知立于何时。

薄暮初起，凉意加重。“万年山，山万年，连万山，联万年。”不经意间胡诌出了这么几个字，竟有几分像是一句上联，下联呢？暂且休去管它。一盏摩托车远光灯，带我回家。

朝元山记

◎ 冯举高

朝元山，很早以前叫朝阳山，位于我老家湖北省保康县两峪乡程歧村与胡家台村之间。

据史书上记载，朝阳山因在莽莽荆山三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山峰中，第一个见到太阳的曙光，而由此得名。它也因此受到了楚人祖先的极大尊敬。

楚国最早起源于今湖北保康县马良镇紫阳村（1950年以前归今湖北南漳县管辖）。据相关资料显示，楚国起源和立国前后长达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里，楚国先人一直居住和生活在荆山一带，其核心区就在朝阳山东南二十多里地的马良镇紫阳村。

在这一千多年间，楚人一直把朝阳山示为圣山而高高地敬奉着，很多重大的祭祀活动都在朝阳山顶隆重举行。朝阳山因此而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传奇故事。

据史书记载，山上建庙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北魏太和年间，当时山上建有一座火神庙。经过历朝历代教众的努力，至清同治十年，山上的寺庙建设进一步形成规模。《襄樊市志》中这样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名僧曾治平回保康县，在朝元山创归根门，建祖师殿、三佛殿、观音殿及僧舍50余间，刊刻经版500余套，著经书数十本。湘、鄂、赣、鲁、豫、陕、蜀、淇、黔等省归根门均由该寺统辖，历经80余年，发展恩职以上人员320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初一，一个叫陈德元的道士接管朝阳山

的天盘。他十方化缘，大开归根法门，筑起南岩石壁，修建金顶，占地一亩左右，三十六级石阶进庙门，门上刻有“万国来朝”四个大字。后人为纪念陈德元，遂将朝阳山改名为朝元山。

我出生在朝元山下，成长在朝元山下，虽然每年都要从朝元山下的小路上走向我的祖屋过年，或者清明时节为逝去的祖辈们插青，可就是从没有登上过朝元山顶。

其实，登山的念头打小就有过。早在七十年代初，还在程歧村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曾多次与小伙伴们相约，爬一爬朝元山吧。参加工作后，也和兄弟姐妹以及很多同事相约登一登朝元山，可是一次也没有成行。就在今年八月的一天，我突然梦见自己独自一人登上了朝元山顶。很多天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那样的清清楚楚。

梦境中，我是突然就到了朝元山的山顶，我在山顶茂密的树林中艰难地向山顶最中心部走去，因为传说中山顶的最中心有一口永不枯竭的老井，因为树木参天旺盛，林子里非常昏暗，我很有些害怕。好在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口老井，真如传说中的那样，一口椭圆形老井由青石砌头，井盖之上盘有一石龙，栩栩如生，清亮亮的泉水离井口还有半米左右。我欲伸下手去触摸一下井水，不料一阵大风刮来，把我吹离老井丈余，再定睛一看，已是山顶的北部。我就势放眼望去，三眼洞河、长河沟以及野猪池、毛狗洞湾等小时候我经常劳动的地方尽收眼底。再转身朝东，就是我老家程歧村的全部了——只见双龙观上，两条山脉形成的巨龙正一南一北朝着双龙观腾云驾雾而去。龙洞岩因大片岩壁呈白色而显得格外醒目。站在朝阳山顶再朝南看，两峪乡政府以及新建的整洁的街道掩映在翠绿的小山间，加上半山坡上云雾缭绕，仿佛人间仙境一般。

正当我在山顶看得尽兴时，一路游客说说笑笑也走了上来。我忽然想到我初中的同学古关应和他媳妇姜远慈，几年前他两口子响应保康县委、县政府号召，把多年积蓄下来的几百万元钱都用在修建恢复朝阳山古建筑上了。我便往下走去，没走多远，果然看到一处仿古建筑已拔地而起，游人如织，我正想随着游人在庙宇间穿来走去，却被喧闹声惊醒。

醒后，我细细地把这梦境好好回想了几遍，第二天就打电话给保康的朋友。朋友们说，我这梦如同现实一般。古关应投资建起的朝元庙已近尾声，政府出资从山脚（在胡家台村一侧）把公路修到了离山顶不远的地方。我不禁为自己的这个梦而叫好！

我想，随着保（康）宜（昌）高速公路的修建，尤其是保康县大旅游战略的实施，朝元山的旅游一定会再次兴旺发达起来。

冯举高，男，1962年9月生于保康两峪，笔名鄂青子、水一方，就职于经济日报，高级编辑。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青海、北京等地工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诗歌报、诗刊、长江文艺等多家报刊。



景山游踪

◎ 皮忠良

“荆山之首日景山”，这是《山海经》对保康境内景山的记载。古代地理专著《山海经》的论述与人们的实地考察相吻合。景山确实是荆山山脉的主峰。它在蜿蜒起伏的群山中高悬于云端，独领风骚。据史籍记载，其美名有：睢（沮）山、友阿山、雁塞山、马鞍山、望夫山、中武当等等。

景山位于大石脑西部，海拔1946米，面积为30平方公里。一山分三峰，分别为望夫山、凤凰山和油山。

景山森林茂密，绿树成阴，荆木丛生。论其异树，有榲、杼、栗、榧、松等树种；论珍贵药材，有天麻、杜仲、黄柏、升麻、黄连、贝母等；论飞禽走兽，有獐、鹿、猪、羚羊、乌鸫、雕翎、锦鸡、长尾雉等；论山高水长，则有地下清泉潺潺淙流。

良好的各类资源，创造出优美的生态环境。据史书记载，这里是雀鸟的乐园。《湖北省建制沿革》一书称：“景山，其山亦名雁浮山，雁南翔北归，遍经其上，乡民由此改名雁山，又为雁塞山”。很早以来，冬去春来的大雁成群结队地穿云而过，有时排成一字形，也有时排成人字形。南飞的大雁途经此地，不知是难舍其山青水秀，还是依恋其飞禽雀伴，总要在这一带栖息一两天。而往往于黎明之时，飞扑山下的堰坪河饮水扑食。故古时候，堰坪的“堰”字不是装水的“堰”，而是落雁的“雁”。“雁山”与“雁坪”均沿袭于“雁”字而得名。

景山一带，既是飞禽走兽的天堂，又是古人赖以生存的雾岛。早在西

周时期，群居的三苗部落在这里刀耕火种，以树根野果为生。继而，楚先王熊绎受周天子之封，与苗民同甘共患难，先后在景山、大石脑以及沮水两岸开创基业。《史记·楚世家》关于“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篳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记述，生动地描绘了熊绎于荆山创业的艰辛。当地乡民介绍说，景山南岩宫就是当年苗人首领居住的地方。歇马河古称野苗洞，也由此得名。

景山在楚国的创业史上也还有一席之地。因熊绎在创业期间，对内实行首领与苗民平等，以激励苗民艰苦创业；对外与各诸侯国和睦相处，以保持和平的生活环境。他那奋发创业，体恤民情的精神，在周围卢戎国、罗国等诸侯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楚国以后的疆域扩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景山是荆楚名胜中的一块瑰宝，是荆楚历史中的一座丰碑。

景山之所以在荆楚大地享有盛名，除其景观甚佳外，另一原因是古时候它曾一度为宗教圣地。中国素有“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之说，这是泛指不同高度的山峰、山脉，而高山若能成为仙地则更加令人神往。大概是这个缘故，景山被人们号称“中武当”。

楚人信仰火神。此山主峰狮子山中有一座古老的火神庙，与其信仰吻合。火神庙的四壁为石块砌成，工艺十分简陋，屋顶铺以茅草，显现出古乡村色。这种茅屋楚时称为荆茅。此茅屋置于人烟稀少的荆山峰顶之上，建筑材料虽就地取材，一切从简，正殿供奉的神像却很讲究。火神祝融，骑双龙，活灵活现，展现出山间艺人的才华。对此，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山海经·海外南经》有如下记载：“南方祝融，乘两龙”，“火神也”。据传“祝融之弟吴回，亦为火正”。两位火神同为楚国三苗人之先祖。楚人供奉祝融之塑像，可见其信仰火神。保康乃荆山楚地，对火神之信仰沿袭至今，现在不少山民百姓仍忌讳妇女从火盆或火笼上迈步，就有唯恐失敬于火神之意。

明代以后，人们在这里见到的不是火神庙，却是祖师大庙。相传，真武大帝选择圣地曾来到望夫山，祖师本想立位于此，可是一日清晨，他站在山头上仔细察看，却见该山下坠三丈，且有晃荡之感。他在踌躇之中，又见正殿悬挂之神钟自行从铁环上脱开，离殿荡然而去，穿云透雾，越过群山峻岭，飞向武当山金顶大殿。随后，祖师在上苍点化下，坐位于北武当金顶。可是，祖师虽离开景山，却合不得景山上的美景妙观，后托梦于



道人，告知他金身虽去，神灵尚存，令其修筑祖师庙，并将此山誉称“中武当”，以便他随时云游此山，为百姓驱恶扬善，消灾造福。

明代初年，人们遵此神话传说之意，由当地百姓和省内外香客捐资，拆去火神古庙，在原庙地兴建了宏伟壮观的祖师大庙。

景山以景得名，美景名不虚传，构成四大景观。

一曰山景：景山的主峰高达海拔1946米，由一对孪生的山尖组成，相对而立，直耸云霄，两峰间镶嵌两亩多地，状若狮口。游人观之，似一头立于山尖的雄狮，面向东南昂首长啸。因景山之高，在周围群山中屈指可数。在山上遥望，群山连绵尽收眼底，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似身置云端，心旷神怡，交相辉映，如同一幅展示江山多娇的巨幅山水画出现在眼前。其层次之丰富，立体感之强，耐人寻味。景山东北角是海拔1926米的老架山和1821米的阴岩山，东面是1816米的邓家岩及与其等高的翠屏山（又名大石脑），远处是南北朝时曾有“三百人学道成仙”的茅山和突兀隆起的峰山迎仙观。这6座山峰虽各有特点，其峰尖，却都向景山倾斜、朝拜，构成一幅有机的画面。

二曰岩景：景山主峰悬于云霄，站在峰顶环视，四方景观皆有妙趣。东为翠屏山，途中挡道的岩石形似龙角，石下有老龙洞故名老龙角。南部偏西处有一岩屋，空间大，廊壁阔，人呼商宫。此处既是西周时期苗人首领居住之地，又是历代宗教信衣拜祖师、敬燃龙头香之处。西至唐儿垭有一山梁，形似金线，称金线岭。此岭两面绝险，很少有人攀登。北至横冲药材场，生产的名贵药材黄连行销省内外。岩下为密林绿野，站在高峰，举目仰视，高岩之上旋风飘逸，好似仙境。

三曰洞景：景山南麓罗家岩有两处蹊跷怪洞。一为风洞，洞口直径约1.5米，洞深莫测。因洞内外温差悬殊，气候变化无常，故四季生风。有时微风从洞内刮出，有时狂风席卷洞中，风级风向变幻莫测。一为龙洞，洞口直径约1米，内有深潭，洞泉量为0.2立方米/秒。这里世代流传着“洞中藏龙”的传说，此洞内的深潭不得投石祈雨，否则，或刮狂风，或降暴雨，或冰雹。故该洞被山民们视为不可侵犯之“神龙洞”。

四曰雾景：景山主峰东西两端各有一处雾洞。西为天眼罩洞，位于金线岭。洞口直径约1米，洞穴直下，深不知底，景雾大多来源于此。据说，雾形变化与走向可预知天气。即天时，洞口喷出的云雾不时返回洞中，呈吐雾吞云之状；若洞中出的云雾呈乳白色飘带，沿主峰半腰缠绕一周，形

似玩童的“呼拉圈”，久不散去，即三、五天有雨；若雾带向上飘逸，将主峰裹得严严实实，则暴雨将至。所以善观天象的山民编有如下谚语：“望夫山上抹腰带，不足五天有雨来”，“老爷山上戴了帽，大雨马上就要到”。当地百姓在预测天气时，还将老龙吐雾洞喷出的云雾与天眼罩子洞喷出的云雾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分析，乡民们发现，东端的老龙吐雾洞，“口吐白雾为天旱的预兆，口吐乌云乃连阴”的象征。故又流传着“老架山上飞雾云，不是天干就连阴”的谚语。可以说雾景奇观使景山成为一座天然的气象站。当地山民深知气象与农事的关系，早晨一开门，自然而然地要面朝景山观云探雨……

皮忠良，男，20世纪40年代生于保康欧店，曾供职于保康史志办，致力于保康历史文化研究，有《荆山景海拾贝》（与董福礼合著）一书问世。

神往九路寨

◎ 李青妹

九路寨，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

从歇马街到九路寨二十八公里，走捷径可从百峰路口直接进入。我们沿着弯弯曲曲水泥公路，走后园，过百峰，汽车伴着轻松的交响曲，一路奔跑。沿途四顾，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树林，不知名的野花，怀揣玉米坨子的玉米秆，呈梯状分布的茶园，别致的农家小洋楼，都像放映似的一晃而过。有时，我会把头伸出窗外，特意看看偶然出现的全身嫩黄的银杏。笔直的身板，毫不旁逸斜出的枝干，光滑如小宝扇般的叶子，咋看咋顺眼，咋看咋温柔，像朴实的少女傲然处于秋阳之下，却也能在集群的植物中“鹤立鸡群”。天空湛蓝，白云随意地在天空漂过，我的心仿佛也随白云一起在畅游。我很想弃车而行，与蓝天白云、与田野山林融为一体，哪怕享受片刻的宁静，我心就足矣。

车至丁家垭后，公路渐渐变得明朗清晰起来。强烈的阳光照得公路白花花的。公路两旁都是前不久刚刚栽上的银杏树和石楠树，路与树珠联璧合，仿佛是歇马人民正在向客人们介绍说：看吧，九路寨开发，我们在行动！在通往景区的宽阔大道上行驶大约2公里，我们看到了路右侧的白竹村委会。三层的大气洋楼，红色的大门，十分考究，有点像清朝的衙门。大型水泥广场，新式的花坛，挺立的路灯，整齐划一的农家别墅，据说这里就是歇马的生态旅游型新型农村示范社区——泉湾小区，也是沮水风情小镇实施建设的重要地点。等九路寨景区正式营业后，白竹村就是服务该景区的重要接待区。

距村委会办公楼约1公里地方，我们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九路寨景区简易大门。大门采用暗灰色砖块砌成，门口处五颜六色的小花争奇斗艳，与古色古香的大门相映成趣，有种朴素且精致的美。走进大门，一栋栋别致的红色小木屋立马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我数了下，小木屋共有七栋，全都建在木桩之上，从下往上看，有种腾空矗立的感觉。样式很是新颖，与周围的绿树掩映交错，不禁让人想起一篇美文《我的空中楼阁》。在想，住在屋内，或呼吸着清新空气，或感受着绿树下的斑驳光影，或凭栏远眺，或捧书阅读，那一定是世界上最惬意的享受了。

离开小木屋，经过刚刚修好的停车场和随意散在山坡上的大块形态各异的石头，沿着刚铺好的石阶而上，就到了峡谷观景台。观景台建在悬崖边，用红木搭建而成。站在台上，古老的松树挺立身后，扶栏远眺，峡谷夹在山峰之间，蔚为壮观。俯视峡谷深处，隐约看见山间晚熟的玉米田，古老的土坯房，细长的山路，偶尔听见贯穿其中的霸王河水声，面对峡谷的正前方，几座深山对着我们，山面光滑平整且十分宽阔，正是板壁岩，果然心旷神怡。

告别观景台，返回九路寨大门前，前往黄龙洞。

黄龙洞的路有两条，首先是沿隧道口拾级而上，欣赏将军峰、三炷香，再逐级而下至峡谷，沿霸王河前往；再就是驱车穿越250米隧道，顺着新扩建的公路绕行10分钟直达谷底，沿霸王河前往，欣赏完黄龙洞，再拾级而上欣赏；我们选择走第二条线路，因为觉得上阶梯比下阶梯要轻松些。

汽车在峡口处停下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欢呼：呀，听到水声了！倾泻而下的瀑布声，潺潺的泉水声响彻耳边，依稀又像从遥远的国度传来的天籁之音。我们的身旁有百年挺立的大树，有时而飞过的斑鸠，还有初秋时节的鸟鸣。还没看到黄龙洞，我心早已飞扬。

通往黄龙洞的路，蜿蜒而曲折，我们顺着铺着石块的路，愉快地前行。霸王河道时而宽时而窄，水流时而急时而缓，石块时而俏皮分散，时而又大块大块地重叠。我们挑选一处板壁样的石块，小心翼翼地踩着小石子跳上去摆几个活泼的姿势拍照，当手在清澈的泉水中嬉戏时，沁人心脾的凉意惊醒了身上所有的感觉。我们就这样边走边愉快地张望，行至纸场时，突然有种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感觉。石板路两旁是成片的野花，高高的，枝干如棉花树般，大面积开着细碎的花朵，远观貌似棉花田，近看原来是野生牡丹。我常常会遐想连篇，假如穿着白色婚纱的少女与

心爱的人在此拍照该是多么浪漫的景致啊！令人心动的美妙，常常低调地隐藏在深山峡谷中。

说实在的，峡谷在密林中有些阴森，但路两旁遍布的繁多的花草，却让人感觉到无限希望，有些草很似吊兰，规则地分布，我曾错觉这是人工种植的，但不是。当我们怀着向往，怀着一路的新鲜行至黄龙洞瀑布前时，大家都震惊了。那瀑布晶莹剔透，分成六个台阶，从幽深的洞口倾泻而下，每一层瀑布都那么宽、薄、透，像轻纱，像帘子，曼妙无比，引人驻足凝望，让人心旌荡漾。那洞口直径有30多米，定格在1000米高的岩壁下，幽深如时空隧道等人去穿越，却又像是一位老者在源源不断地给人讲述久远的故事。那瀑布似山中精灵，似水中仙子，似大自然的泼墨画卷。大家陶醉了！陶醉在这峡谷的幽深中，陶醉在这瀑布的壮观中。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石子儿跨过去一道道水槽，站在软绵绵滑溜溜长满苔藓的石块上留影，全然忘了脚下被水流轻吻的鞋子。我重新打量眼前的景色，这山、这水，简直就是大自然给歌马人民的馈赠，多么珍贵的礼物啊！之后我们勇敢地登上了洞口。洞内凉爽无比，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钟乳石悬浮于洞壁，极为罕见，令人惊叹不已。

依依不舍离开黄龙洞后，我们原路返回峡口处，顺石阶而上，大家累得气喘吁吁，纷纷脱下了外套。当行至半山腰时，我们看到了耸立的将军峰，它依旧像个穿着披风的将军英姿飒爽地站立着，不畏骄阳不畏寒冬，身后的小山仍然生机勃勃地紧随其后，真的像随时待命的将军。将军峰的斜对面是两个小柱子般的山，高度相近，间距相近，貌似将军的随从与保镖，栩栩如生地直立着。我们暂时休息的位置旁边有座坟墓，墓前刻着碑文，似是从古而来，一直未曾动过，坟墓对面正是那两个小山柱子，想必“三炷香”名字的由来就起源于将军峰和这两个“孪生”小柱子吧！或者那墓是个名人之墓，这两柱“香火”是为他而上，或者那“香火”是要朝拜将军？！

当我们再拾级而上时，就基本登完了山，走到将军峰的观景台上时，大家都汗流浹背，不停地弯着腰气喘吁吁。站在观景台上再远望将军峰则看得更加全面，更加有意境，更加地爽心，将“三炷香”、峡谷尽收眼底，那滋味就更爽了！

李青妹，女，大学，80后，襄阳人，发表作品多篇，供职于歌马镇政府。

清溪河行走

◎ 张太学

河水弯弯

芳菲时节，太阳从山顶投来温柔的阳光。乳白色的水雾在山间来回缭绕，那应该是山城市民最深的呼吸。沿国道蜿蜒而行，便可看到一条川流不息的河了。

河叫清溪河，是山城保康市民的生命源泉。虽说生于斯长于斯，也曾无数次见过这条河，当真身临其境细细品味时，清溪河还是令人感慨不已。这是一条清新的河，新鲜的空气无孔不入，它钻进你的五脏六腑，挤压着肺里的一切污浊；这是一条纯净的河，看这一河碧水，清澈透底，喝一口，沁人心脾。

清溪河最有趣儿的地方是牌坊湾上游的转弯儿处。乍看咋觉得，这弯儿转得有凭有据。咋看咋觉得，这弯儿转得有礼有节。这弯儿也只有在转过来又转过去，转过去又转过来之后，这条河才如此的魅力十足。

那转过的一道道弯儿，形成了左拥右抱的河湾，清溪河走到这里已经是风平浪静了。清溪河要在这里歇歇脚，散散心。于是，清溪河的脚步放慢了，太阳的脚步似乎也放慢了，山花、野草、树木、小鱼，都在这里停下了脚步。河岸上是携手漫步的红男绿女，他们时而停下脚步，向河底投掷一块石子儿，惊得野鸭们一阵阵叽咕，携家带口四散而逃。

清溪河上游群山环绕，峡谷对峙。转不过弯儿的河水，只好委屈地急



转弯。当河水在几经辗转后，可以听见憋屈的河水，如风涛般的气喘。河水在怪石嶙峋间左冲右突，河水终于靠自己的能力走出了重围。走出重围的清溪河水，是自由的呐喊，是倔强的灵魂。

或许只有这样，急转弯儿，慢转弯儿，左转弯儿，右转弯儿，转来转去之后，清溪河才真正成为一条波澜不惊，从容不迫的河。

千年一梦

清溪河曾经做过梦。清溪河躺在属于自己的河床上，做着川流不息的梦。

清溪河就这样躺着做梦。从亘古到如今，清溪河在不停地变换着睡姿，做着自己最美的梦。

远远眺望，清溪河的睡姿很优美。水雾轻飘飘的，乳白色的水雾，是清溪河穿在身上的睡衣，这薄如蝉翼的睡衣，怎么洗也不褪色。

远远倾听，清溪河在梦中发出阵阵呢喃。这呢喃之语，是鸟们争先恐后的春鸣。清溪河是超凡的，清溪河是安详的，它睡着，万物与它一起入眠，同做一个万物复苏的大梦。

清溪河就这样安静地躺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拥入清溪河的怀抱，与清溪河躺在一张床上，平静地做着共同的梦。

一只野鸭拍打着翅膀从河面飞过，它的影子却掉进了清溪河。于是它急忙下河寻觅自己的影子，惹得河水荡起一圈又一圈波纹。正在河底追逐嬉戏的鱼儿不知所措，争先恐后地四处躲藏。于是，另一只野鸭前来助战。受到前后夹击下的鱼儿，已经是慌不择路了。几只时运不佳的小鱼，慌乱间不幸落入鸭口。野鸭把捕获的小鱼叼在嘴上，很是惬意地摇头晃脑。此时的野鸭，貌似清溪河的主人。

清溪河依旧安静地躺着。河床内外发生的一切，都是它睡梦中展开的情节。

清溪河就这样躺着。它静中有动，梦中有醒。清溪河的梦中有着沸腾的细节。清溪河躺着，它的每一滴水都是行走着的、奔跑着的。一滴水与另一滴水只轻轻拥抱一下就分手了。一朵浪花与另一朵浪花只相视一笑就各奔东西了。一滴水永远不知道另一滴水来自何方，一滴水永远也不知道另一滴水要到何处去。

清溪河水匆忙地计算着岁月的痕迹，浪花匆忙地追赶着同伴的身影，

它们就这样匆忙地计算着，追赶着，然后又匆忙地消失着。仿佛是清溪河在梦中的甜蜜微笑，醒来，连清溪河自己也记不清它曾经还笑过。

从容，从容。清溪河从容地流淌着，从容地窃窃私语着，从容地自娱自乐着。远远地我们看不见清溪河从容流淌的一切细节，我们只看见清溪河安安静静地躺在属于它自己的床上。

野性难掩

清溪河曾经很野。藏在大山里的清溪河，毫不掩饰地释放着自己的野性。

清溪河水不仅喂养着下游两岸的山城市民，还喂养着上游两岸的野花、野草、野鸭、野兔，以及很狂野的风景。

清溪河上游的五道峡、汤池峡、金盘洞三大水系是清溪河的水源。往昔，这里没人采沙采石，没人捕捞垂钓。鱼儿悠游自得地聚集在河底追逐嬉戏，能够打扰它们的，只有野鸟和鱼虾。手握双钳的螃蟹横行霸道，一会儿抓鱼，一会儿抓虾，冷不防被野鸟逮个正着。遭遇暗算的螃蟹，空有双钳且无力反抗，可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沿河两岸的树们长得很是随意。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歪着，有的扭着，高耸入云的大树们，肆无忌惮地挤压着小树们的生存空间。小树们不甘示弱，它们抱成团与大树们抢夺地盘。于是，大树与小树们纷然杂陈，相互依赖，相互衬托，各自都不知道自己的模样，各自都不清楚自己的魅力，最后大家都成为人们眼中的风景。树们，相互欣赏的不是各自的魅力，它们欣赏的只有对方身上遮天蔽日的叶子。

花和草从不嫌贫爱富。河水流到哪里，草就跟到哪里，花就开到哪里。于是，惹得蜜蜂和蝴蝶很是忙碌，它们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卖力地竞献殷勤。

蛇偷偷摸摸地来到河边，难怪它总是东张西望，它是在为自己的晚餐发愁。不知死活的青蛙跳到岸边，眼里满是蜻蜓的影子。躲在草间的蛇，两眼早已锁定了目标。

石头横七竖八地呆在河里，它们或卧、或蹲，全都一副憨头憨脑模样。唯一可以区别它们的是长相和颜色，它们或俊或丑，或黑或白。石头也有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沉默。岁月悠悠，大地与石头一起沉默。河里的石头，为了河水不侵蚀河床，早已经是体无完肤，而石头自己却浑然不知。

野鸟来了，许许多多的野鸟都来了。斑鸠发现自己的羽毛太灰了，于





是它飞到河里洗了个澡，找根临水树枝，很惬意地唱起了山歌。锦鸡从河水中惊讶地发现了自己的美，这让它很兴奋。于是它在河边大摇大摆，左顾右盼。这让河水很是得意，得意的河水欢快地笑着，欢笑的河水打断了鸟儿的思绪。于是，鸟儿争先恐后地看着河水中自己的影子。

青苔密布，水草茂密，携一身远古的墨绿。直冲云天的芭毛草，在晚风吹拂下左右摇曳，紫薇花繁华锦簇，齐刷刷地一片红。于是，清溪河岸齐刷刷地一片红，清溪河水齐刷刷地一片红。

水之魅力

清溪河水很美。清溪河最美的是河水的鳞纹。

清溪河水遍布着闪亮的鳞纹。清澈，透明，恍惚。

与鱼的鳞纹有所不同，清溪河水的鳞纹，是一褶一褶游动的。鱼的鳞纹常常也是游动的，在鱼们行走的时候，鳞纹便随它们行走的路线时隐时现，时明时暗，变幻无穷。当鱼们静下来时，比如鱼们休息时，鳞纹就不易被察觉。

从没见过水鳞纹有寂寞的时候。在如镜般的水面，这些被风轻轻推动的水鳞纹，每时每刻都在变幻着特有的形态，好像它们的生命中赋予了无穷的活力。你不得不把每一片水鳞纹当作一个独立鲜活的生命，它们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归属。

河水复制着河水，鳞纹复制着鳞纹，就这样无形地繁衍，势不可挡，把沿河的一切都纳入到它的怀抱，包括摩天大楼、跨河大桥、玉石栏杆、十里楚廊、奇花异木、俊男靓女、车水马龙。河水鳞纹肆意妄为地繁衍着，遗传基因比比皆是，好像它们就是清溪河的根源。黄堡、后坪、汤池峡、过渡湾这些日新月异的风情小镇，还有沿河而建的村庄和农舍，如繁星般散布在清溪河上下游，仿佛一颗颗种粒，在清溪河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如果把大地看作是蓝天的鳞纹，那么清溪河水就是山城的鳞纹。清溪河水在城市间不停地穿梭，水鳞纹也在城市间不停地闪烁。数以万计的水鳞纹有一种变化无常的美，且源源不断地反复出现，像幻觉般永无止境。建设者们重新划分了清溪河的单元。橡皮坝正在一级一级的修建，河水正在一级一级地提升，水鳞纹正在一层一层地扩展。水鳞纹在阳光的照耀下，不断地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这些光仿佛是一盏盏照明灯，它照亮了城市，照亮了乡村。

水润万物，万物才得以复苏。水，成为山城市民生活的写照。

美女坐在清溪河边，通过水来鉴定女人的青春。帅哥在清溪河畅游，通过水来展示男人的雄健。市民用水泡茶做饭、冲澡洗衣，用水来装点着自己的生活。有的市民还在自家小院保留着古老的水井，饮水时，掀起盖子，水就近在眼前。建设者们干脆用橡皮坝把河水拦了起来，他们在十几公里的城区河段，用橡皮坝蓄水成景，用橡皮坝泄水防洪。

橡皮坝拦起来的河水是绿色的。它绿得清爽，绿得自然，绿得干脆。就连河岸上那一栋栋摩天大楼、十里楚廊，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绿。

河岸上是一排排迎风起舞的垂柳。枝繁叶茂的垂柳，摇摇晃晃地倒映在河里，这不禁引起了鸟们的好奇。于是，野鸭来了，翠鸟来了，燕鸥来了，还有斑鸠，小燕子都携家带口地来了。

世代居住在清溪河的鸟儿，从没见过清溪河有过这么宽、这么阔、这么绿、这么静的水。在鸟儿印象中，乱石荒滩、杂草丛生、污水泛滥是清溪河曾经一度的面目，鸟儿不得不背井离乡去讨生活。而今，鸟儿又回来了，回到了它们的故土家园。展现在鸟儿眼前的是惊喜，更是诧异。鸟儿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在河堤上蹦蹦跳跳，打打闹闹。鸟儿只知道，这条碧波荡漾的河，原本就是属于它们的家园。

张太学，男，湖北保康人，湖北省作协会员，保康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受聘为襄阳市政协书画室画家。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曾荣获第四届孟浩然文艺奖。





五道峡听泉

◎ 牛宪纲

有些日子没听歌了。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呆着——读书，或者写点东西。朋友说，这说明你有点……老了。果真如此么？

天气晴好时，游泳前后，我常常坐在岸边，听流水声、刮风声、鸟啼声、树叶的沙沙声、草虫的低吟声、汉江的波涛声……有时白杨林里，还会传来牛羊的叫声和骏马的嘶鸣声。

这些天籁之音，我一直都异常喜爱。如果在山林里，我最希望能安闲地听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只是这样的机缘，并不易得。神州处处旅游热，山林已不再岑寂。

记得在张家界，从黄石寨下来，意犹未尽，遂与朋友一起，雨游金鞭溪。十里画廊，杳无人迹。我们赤足涉水沿溪而行，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伴着铮铮琮琮的泉声。雨涤草木，分外碧鲜，悬崖有孤松傲立，绝壁上山花欲燃，丝丝缕缕的云雾缭绕奇峰间。只是这样的良辰美景，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说细雨与泉溪的合奏是交融和谐，浑然天成，那么钟声与泉水的协奏则是相互烘托，堪称奇妙。在九华山登天台正顶，也是一个夏日。清晨有薄雾笼罩，山路上游客阑珊。悠悠钟声，淙淙鸣泉，萦绕耳畔。伴我们挟云裹雾，飘飘欲仙，漫游佛国仙界。

遨游大西北，翻越无数山，总觉得少点什么。有天推车行走在贺兰山的盘山路上，才恍然悟到，很久没有听泉了。想想又觉好笑，别说泉声，整个夏季，就连蝉鸣和鸟啼也很少听见。后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一条细细的泉水，汨汨流淌，我竟驻足谛听良久。同伴好生奇怪，你在想什么呢？

两游五道峡。峰险、峡深、林密、花香……自不用说，更让我流连的

则是悦耳的泉声。上次远没尽兴。络绎不绝的游人，脚步声、谈笑声、疯闹声、唱歌声……不仅惊飞了山雀，还扰我听泉。加之行色匆匆，五道峡，只走到第四道峡口，就戛然而止，留下一点遗憾。此行，则得到充分的弥补。

天色微阴，又是早晨。入峡，水汽氤氲，青霭弥漫，峰峦、谷涧、石径、树林，皆迷迷蒙蒙，影影绰绰。目不明则耳愈聪，泉声不仅充盈听觉，还浸润身心。不知是泉水送来花香，还是山花染香泉水，峡谷里飘逸着幽微的香气。

初入峡时，只听得泉声盈耳，响成一片。沿石阶缓行，路随水转，再凝神听泉，就发现泉声极富层次，且具有韵律。清泉由石罅里渗滴、崖缝里流淌、岩洞中飞泻、山腰上跌落……或轻或重，或徐或疾，或高或低，或扬或抑，发出的声音也迥然而异。

汇在小溪里，更是随物赋形，依形发声。泉水激石，其声泠泠；泉水过滩，其声潺潺；泉水泻涧，其声清越；泉水注潭，其声雄浑……再加上溪涧广狭，植被疏密的影响，使泉声极尽变化。还有翩跹飞舞的彩蝶，银笛儿般的鸟鸣，更像是一个个灵动的音符。这正是大自然以它的管弦乐器，创作出一首山水交响曲。

泉水不仅有声，而且有色。随着树影的斑驳，光线的明暗，流速的急缓，水面的动静，小溪的深浅，变幻出不同的色泽。澄澈处，游鱼历历可数。幽深处，恰似寒玉凝碧。最美的是洁白的水花和长满青苔的溪石，宛若流云绕着翡翠。有的溪石上还点缀着红叶，相互映衬，白的越发白，绿的越发绿，红的胜于二月花，令人为之惊艳。

太阳此时也来助兴，它信笔涂抹，泉水，溪石，山花，藤蔓，树林，顿时光彩熠熠，摇曳多姿，仿佛交响曲的华彩段。听泉，听出了颜色；看山，看出了声音。五道峡的悬泉飞瀑，激湍波光，空濛山色，花香鸟语……无不让人感叹天地造物之神奇。

演奏尚未谢幕，我们却要出峡了。常言道：柔情似水。泉水当真款款情深，纵身化作瀑布，轰然如雷，鼓掌欢送。我悠然悬想：一轮皓月朗照山峡，流淌的月光，明灭的山泉，空灵澄澈，交相辉映。五道峡月夜听泉，一定更加奇幻美妙，别有一番滋味吧。

牛宪纲，男，笔名牛歌，1954年10月生于襄阳。在多家报刊发表过散文和小说，出版有散文集《水边的歌手》《万里走双骑》。《水边的歌手》获襄阳第六届孟浩然文艺创作奖。



沮漳之水

◎ 谭岩

之一

蓝天，白云，青黛色的群山；逶迤的群山，如挂在天边的一面幕布。

在这面青黛色的幕布上，坠着一条缥缈的细线，那是倾泻而下的一挂清泉。它像银白的丝绢绵长而又耀眼，又像袅袅的青烟，如梦似幻；又像一架天梯，随风飘荡。白鹤飞舞，祥云聚集，向导挥手摇指：那就是河流的源头，沮水的发源地。

就是它吗，“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这条流淌在《左传》，在古色古香的文字里，在烟消云散的金戈铁马的一条河流？

就是它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条穿行在《诗经》，在散发着陈香味儿的风雅颂里，在一代又一代被吟诵得湿漉漉的爱情之梦里的一条河流？

就是它吗，“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这条烟波浩荡，清水拍岸，阻断了多少人的情爱之梦的一条天堑？

这一条逶迤在鄂西北荆山山脉中的河流，古人曾经称它为沮河、沮江；它在不同的流域，也有不同的名字，响林沟，通城河，金银滩，可是它的源头，只有一个：保康，欧店，油山，沈家湾，一个个箭头直指高山，直向荆山山脉的最高峰，那直耸云天，与天际相接的云天。

是不是所有的河流，都发源于高山，是不是所有的海峡，都有一个耸

立云天的源头，峡有多深，源曾经就有多高？是不是那涌向海岸的波澜，浪有多辽阔，这归海的百川就流经了多远？

可是在这荆山，这一条逶迤千里，归入大海的河流，它的出口，却是看似一个平常不过的泉眼。放眼望去，青山崔巍，草木青葱，藤叶参差披拂，蒙络摇坠，宁静，安详，又如梦似幻。梦幻围绕的是一眼清泉，泉水长流不断，如抽不完的丝线。泉坑中长满水草，白哗哗的泉水就从这些水草中穿行。匆匆而行，决绝而去，似要完成重大使命。这眼山泉，位置几近山巅，从那么高的地方，从半空，从耸立云霄的岩石中流出来，从这大山的心胸中淌出来，清亮，明净，一尘不染，闪着熠熠的亮光；它成一道瀑布流下山去，像高耸云天的大山托向蓝天的一方洁白的哈达，纯净，神圣，安宁又执着。

这道细小的瀑布，最终成了蜿蜒大地的一条河流，这一眼宁静的山泉，最终在大地上波澜壮阔。

楚国。春秋。战国。楚庄王。先民。历史。楚文化……

沮水的源头在哪里？不在这沈家湾，在高耸云天的大山的心胸里，在曾经的楚国大地，在那如森林般林立的千万个子孙的记忆里；生命的源头在哪里？不在这涓涓细流的泉眼里，在那大山深处，那筇路蓝缕的身影里。

只要我们遥望着我们的祖先，抚摸着跳动的心胸，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就是沮水的源头，就是一条河流。

之二

从苍茫的远方伸来，向苍茫的远方伸去，一条蜿蜒发光的河流看不见它的源头，也望不断它的尽头，更不知晓它那最后的一滴水终归何处；它从容潺缓，荡溢堤岸，一路攀伸蔓延，结出的果实是树木，百草，田野，烟村，饮食男女；这条生命的长青藤让大地葱郁，让人烟渠渠。

人们除了来浣衣，淘菜，担水，饮牛，还有一项与河水相连的重要营生，打渔。

在那些绿树掩映的河边村落，或者有成排房子的河流绕过的集镇，总不难见到几个打渔佬的身影。一项发黄的破草帽遮住了半边风吹日晒的枯黄的脸，一个渔篓挎在瘦细的腰间，两只裤管一高一矮卷到了大腿，露出竹棍样的两条腿杆儿，脚下是一双草鞋，或者一双光脚板儿，肩上挎着一部撒网，网脚子是锡作的，搭在肩背上走动的时候，错动的锡网脚就晃荡

出太阳的光芒。

多半是在日落，在傍晚，在田里的庄稼忙完收工的时候，放下锄头扁担的种田人就换上了打渔的行头，挎着一部窸窣作响的鱼网，穿院过巷，走下河坎。

夕阳将河水映得一片金黄，无数的鱼儿在河面跳跃，跃出一个又一个荡漾的圆圈儿，划着又一个日子行将结束的句号。可打渔佬的生活刚刚开始，他迎着夕阳一网又一网地撒去，张开的鱼网似要将那西坠的夕阳兜收网底。

即便是一个地道的打渔佬，打渔也只是他的一个副业，主要的精力还是做一个庄稼汉。只有忙完了田地里的种，收，他才有闲心关注河水中的一个行当。打渔摸虾，失误庄稼，这古老而不幸的预言，谨慎的庄稼人并没有让它言中。

打渔的工具离不开的是鱼网。那鱼网在河里一撒一撒的十分轻快，可鱼网的织成，却是一个慢长的过程，因为没有可以腾出的整天的可以称为“整功夫”的时间，只有耕种占据后的边角废料的空闲，那些下不了田的雨天，饭前饭后的一时半刻，一双从不会停歇的，刚刚放下锄头铁锹的手，又抓起了鱼线网针，像是把零散的日子拾掇串连。

因为采光的需要，那已织成半截的鱼网就吊在临着堂屋大门的墙壁上，织网的就坐在当门口的一把椅子上，拉着这半截网，手中的网针接着不停穿梭。这寂寞的悄无声息的活儿，有时会引来一只在院场外啄食的雀儿，点着头走近来，望着这织网的人叽叽叫几声，大约是在惊奇这惯使粗大的田间工具的大老爷们儿，怎么又拾起了娘儿们的针线活儿。

寂寞的日子就在鸟叫声中过去，总有一天，那吊在墙壁上的鱼网会织成，会达到令人满意的一度多长，如果是拦网，散开来也足有三五丈，这成千上万的网扣儿网眼儿，就是串起来的那些丢掉的空闲。这个时候多半是到了冬季，有了更多的闲余，可以完成鱼网的最后工序，倒锡脚，按浮子。把那些费牙膏收集起来，倒进那个缺了半块的废铁锅，放在火笼炉子上融化，一阵烟雾飘散，用麦秸秆儿刮去面上的一层黑渣，那些牙膏已融成了溢溢荡荡的白银样的锡液。倒进一个细砂做好的模子里，一阵青烟，冷却后掰去一层砂模，就成了一根根白亮亮的锡脚。浮子却简单，院子里不是长了一棵泡桐树么，出夏就砍了，放在栏里早已风干，这会儿只须拿出来像切豆腐干样切了，要不就是在河边早已捡了几只泡膜拖鞋，像切萝卜干儿似的，就会切出一溜溜整齐的浮子来。

如果是撒网，下水前还要用丢进大缸，用泡过苦柿的涩水泡它七七四十九天，用桐油浸染，凉干，再浸泡，这一浸一染，纤细苍白的网线就成了一根根铮铮的铜线钢丝，百蠹不腐，百虫不侵，下水遇到枯枝败叶，棱桩怪石，也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决不会鱼死网破。跟人一样，只有饱经了苦难，才经得起摔打。

除了鱼网，有的打渔人家还置有渔船——那多半是打渔的世家了，祖上打渔，自己打渔，到了子子孙孙，只要住在河边，仍离不开这个行当。这样的人家所有的渔具俱全：渔船，鱼网，渔钗，起片；鱼网就有长长短短的几种，一部部挂在墙壁上，像一排吊着的几尾硕大的风干鱼，起片也有几把，全是两三丈的，不用时会横放在屋前的檐上，如同几条从这一头爬向了那一头的长蛇，那张开的锐利的倒钩，如同蛇张开的口。深潭浅滩，高矮不同，平二平三，有的网眼可以穿过一个拳头，有的只能穿过一根手指的鱼网，就有不同的用处，高的鱼网会下在一篙没顶的深水里，提起网来时，全是二三尺长的还在摆动的草鱼鲢子，矮的沾网会下在浅滩里，收网时一网的红翅膀，白口，龙针，黄钻头，提着网就如同提了一篮五颜六色的花朵。

到了冬天，下过两张雪，天地一片清寒，屋顶，田野，树木，堤岸，全盖上了一层白雪，可这一条河流越是寒冷越加清澈。这个时候水已大跌，平静得让人感觉不到它的流淌，在一派雪白的清寒中，它露出的是清幽的淡蓝色，映着天空，树影，起伏的堤岸。除了河面上枯叶样憩息的几只野鸭，少不了的仍是打渔的人。一条鱼船停在河中，打渔佬站在船头，正拿着长长的起片伸进河岸的石缝崖壁里，为了防止站在船头船一头翘，船尾便坐着一个穿上厚厚衣服的孩子，像放了一块石头样放在船尾好压船，那多半是他的孙子，劳动中带来享受天伦之乐，也及早进行这打渔活儿的教。孩子的脸被河风冻得红红的，突然看见起片从那河底拨出来，钩着一尾水淋淋的活摇活摆的大鱼，孩子就会兴奋地张开嘴笑起来。这大约已到了年三十的那一天，打渔佬趁在团年饭前，进行一年里最后的一次捕鱼劳动，待到船儿靠岸，用树枝串着一串鱼提回去，过年就多了一味美餐和欣慰示人的话题。

这是一种独木船，原先是在水位较高，上游下游畅通无阻时的大宗捕鱼工具，可是随着水位的不断下跌，这独木船再也过不了那些浅滩，跳下水去拖，船底板会被河床上的石子磨出几条槽，那有些年代的船说不定一

碰就穿。于是一种当地人称做双合莲子的鱼船便多起来。这种船像两只合起来的采莲船，当人两脚踩上去在水面撑行，就像穿了一双古人的高跟大皂鞋。这双合莲子十分轻便，逢水行水，逢滩就可一扁担挑起来，上坡下岭也行走方便，如同挑了一担柴。这挑着的鱼船，除了横着一根长长的黄色篙杆，有时船头还在站着两个鹭鹭，打渔佬的帮手，一只脚被绳系着，身子随着那颤悠的船体有节奏的晃动，突然张开两个翅膀，那并不是要飞走，而是要保持一下身体的平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不再肩挑，而是用摩托车托，把船架在摩托车上，像那些猪贩子，香菇贩子，呼的一声，拖着一条长长的篙杆打你眼前窜过去，打渔的时代也一下推进了。

打渔只能补贴家用，孩子的学费，临近的人情，过年的新衣裳，它永远让人发不了财，就跟种田只是为了过生活一样，可这一身褴褛的衣装，一身湿漉漉的鱼腥味儿，却代代相传，那身湿漉漉的鱼腥味儿，便是河流的气息，先祖的气息，楚人的气息，永远流淌。

谭岩，男，本名谭兴国，湖北远安人。中国作协会员。有小说选载于《小说选刊》，获新世纪第三届《北京文学》短篇小说奖；散文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及中考试卷。出版有散文集《行走人间》，长篇小说《大人们的那些事儿》、长篇历史小说《国家公敌》、中短篇小说选《一河春水》等。

绝妙荆山好去处

◎ 任爱国

到龙坪去“醉氧”

当下小资和白领情牵梦萦着生态旅游，把一年的公休假和大把的钞票慷慨地扔在丽江、九寨沟等大景点时，襄阳的“酷驴”们已经在身边发现了一个生态旅游的小天堂、一个袖珍版的“香格里拉”，这就是龙坪。

地处荆山山脉主峰聚龙山脚下的保康县龙坪镇，平均海拔1350米，森林覆盖率88%，有“襄阳的西藏、保康的屋脊”之称，是襄阳市海拔最高的乡镇。然而，正是源于它的山高路陡，交通闭塞，这里的自然环境才没被开发，至今保持着原生状态，成为酷驴们纷至沓来的地方。

驱车沿南（漳）石（板沟）公路向龙坪行驶，是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山是荆山，两千年前曾经哺育过婴幼儿时期的楚国；几十年前收留过为躲避日寇流离失所的难民。沧海桑田，历史的天空掀过了一页一页不同的内容，荆山的景色却依然随季节变化呈现着亘古不变的四季风采：春日，满目苍翠，野芳发而幽香；夏天，郁郁葱葱；佳木秀而繁阴；秋天，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风霜高洁；冬天，银装素裹，玉树琼枝……

车辆在风景的长廊中穿行，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便会时时看到山坡上覆盖着蔬菜幼苗的白色地膜。它们整齐划一，闪烁着银色光芒，像一幅幅后现代的作品，这是山民们大面积种植的高山反季节蔬菜。目前它是全市最大的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产品毫无污染。襄阳市内超市中大量精包

装的“绿色蔬菜”均是产自这里，并远销武汉、深圳等大城市。每日，都有挂不同省市牌照的货车穿行在山间，它们带走这里蔬菜的同时，也带来了钞票和外面世界的信息。

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高山小镇却像传说中的天仙妹妹，久久不见它的容颜，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车过一个垭口，眼前豁然开朗，小镇到了！这是一块典型的高山盆地，四周的山峰将小镇团团抱住，蓝天白云下，一幢幢红瓦灰砖的小楼就像躺在群山的环抱里，整洁漂亮，超凡脱俗。两条纵横交叉的街道构成了小镇的轮廓，沿街分布着十几个最基层的行政事业单位和一些服务机构，外加上部分居民住户，全部人口只有几千人，之袖珍只相当襄阳市内的一两条小巷子。但这并不妨碍信息社会对小镇的信息传播。临街店里，出售着央视广告中热播的商品，人们感兴趣的则是当地的土特产：木耳、香菇和茶叶。街上的老太太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打瞌睡，背着背篓来街上买生活用品的乡民则黝黑的面膛上堆满笑容。因为常年劳作、呼吸空气新鲜、食用无污染食品，这儿的老人显得清瘦健康，比起城市高楼里的老人自有一股精气神。几只鸡在街上慢慢地踱着方步，穿过马路，见人来，并不慌张。这里没有斑马线、红绿灯和交警，听不见汽车的鸣笛，没有车辆驶过的灰尘，更不见匆匆赶路的上班族，一切是那么安静和悠闲，让久居城市的我们心生羡慕和吸引……

小镇西北20公里处，便是赫赫有名的聚龙山。它海拔1852米，是荆山山脉主干与余脉的结合部，也是襄阳市境内的第二高峰，号称“襄阳屋脊”。山东南有两条山梁，匍伏蜿蜒，宛若巨龙，故名聚龙山。山下还有个千仗坪，相传，宋仁宗时有大将狄青曾来此镇压农民反对官府的斗争，在这里打过很多仗，故名千仗坪。大水林场场部就设在这里，同时这里还设有国家级红豆杉保护站。

大水林场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目前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达到500余亩，聚龙山是其主要分布区。它们是湖北省保存最好的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类型之一，是本市最后的一块原始森林。这里分布植物种类2000余种，有红豆杉、珙桐、野生牡丹、紫薇等80多种珍稀植物。特别是红豆杉和野生牡丹，其数量居全省之冠，分别达到20万株和10万株。它们和野生蜡梅一样，是保康山区所特有的两个珍贵野生物种，野生牡丹还是洛阳牡丹的鼻祖。同时还生活着野生动物241种，有红腹锦鸡、红腹角雉、果子狸、猪獾、野猪等100余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可算得上是货

真价实的天然野生动物园。

从聚龙山脚下往上，1000多米的高度内，是原始次生林向针叶林阔叶林再到高山草甸的层层变化。在林间穿行，会看见秦岭冷杉直插云天，遮天蔽日，高大的树干上布满附生的苔藓藤萝；婆婆的虬枝，在离地面约10米处，层叠纵横；而各类藤本植物则蛇状般扭曲、缠绕、攀附，它们有的沿着高大的树木扶摇直上，有的把自己的身体深深嵌进树的躯体。地上的落叶有一尺多厚，腐殖质层像优质的席梦思，一脚踩进去，软绵绵的，偶尔会有蛇、蜥蜴等爬行动物“倏”地窜出，让人害怕。不时有自然倒伏的大树横亘在你的脚下，树身则成了苔藓和菌类的温床。看着这些悲壮的生，悲壮的死，你仿佛可以听见大自然因适者生存而进行的格斗、绞杀和因之发出的痛苦的呻吟，进尔对原始森林产生敬畏。

再向上进发就是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榭栎和油松茂然成林，林荫道上散发出树木油脂的清香。接近顶峰，便是大片的高山草甸，植物矮矮壮壮，团团簇簇，更显出了山的高耸。

整个林间空气湿润清新，甜丝丝的，极富含氧量，做一次深呼吸，好像整个胸腔全部打开，向外释放了平日在城市呼进的废气，有一种醉氧的感觉，舒畅之极。山顶上风云变幻，一会儿风起云涌，大雾弥漫，一会儿则风来雾散，万里晴空，站在山上的电视转播站，据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远眺汉江。

清晨的聚龙山更是风光绝伦。太阳在山边露出笑脸，荆山山脉，有如龙脊，鸟鸣啾啾，丝丝清凉空气扑面而来。“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山谷中蒸腾出缭绕的云雾，千变万化，稍纵即逝，让人惊叹。

尽管龙坪没有一个所谓的风景点，但却是那些疯狂的背包客们一再造访的地方。久居城市，心里却不时期待并怀念那远山的呼唤。

有一个地方叫重阳

非是我临国难袖手不问，
见帅印又勾起多少前情。
杨家将舍身忘家把社稷定，
凯歌还，人受恩宠我添新坟。
庆升平，朝堂内群小争进，



烽烟起，却又把元帅印送到杨门。

宋王爷平日里宠信奸佞，
桂英我多年来早已寒心。

这是我听过的不同版本《杨家将》中最被感动的一段唱词。它的主人，是具有番邦血统的传奇女子穆桂英。小时候县里有剧团，经常到乡下演出《穆桂英》、《卷席筒》、《十五贯》等传统剧目。有演出的日子，是和年节一样重要的日子，人们会早早地候在稻谷场或大队部。穆桂英的形象就是在那一次次的等候中深深植入了我的记忆——鹅蛋脸、油彩妆、斑斓的战袍、威风的令旗、冲天的翎毛，风采超过舞台上的任何一个大男人。我以为，只有出湖北，上河南，到山西，才能寻访到与穆桂英相关的点点滴滴。

最精彩的历史细节大多藏在身边，它们常在不经意间探头给人以惊喜。当我稍通文墨后，一个广泛流传在保康乡间的传说让我欣喜若狂——1995年的一个偶然事件，竟将保康县的重阳乡与穆桂英联系起来，重阳，由此成为本县我心中的传奇小镇。

于是，在我的脑海中，无数次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农历乙亥年，冬至，重阳穆岭头。一个农民挎着粪筐出门了。天边的薄雾还未散去，田埂和幼苗们全披着白霜。老农被脚下的一个铁疙瘩绊了一下。俯身拾起，方方正正的铜器沉着。仔细瞧，上面隐隐有字迹。那是一个颗粒归仓的年代，他把铁疙瘩交到乡里，不长的时间，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全县的旮旮旯旯——重阳乡发现了穆桂英挂帅的印。那么，她曾带部队来过这里。穆桂英执掌帅印后最著名的就是“大战洪州”，会不会多年前这里是……？

“重阳就是洪州、穆桂英曾来过这里”只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厢情愿，洪州远在河北，毫无疑义。1995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第304页明明白白地印着：“……1995年曾在穆岭头遗址东约500米处出土‘大宋元帅征镇之印’铜质印章一枚……”。书中并没有确定大宋元帅就是穆桂英，自然也无法断定因为帅印在此就可以证明这里发生过战争。风云变幻，藏头露尾，疑点处处，这往往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

1000多年前英武俏丽的穆桂英与重阳的渊源无处查找，但2000年前的楚国却明明白白地与重阳连在一起，这让本地文化人为之骄傲。《保康政协简报》1993年第6期所载“楚国始都丹阳地望寻绎”一文认为：“保康重阳之得名，是熊绎辟于荆山时期袭用其祖籍西峡县重阳之名而得。”“重

阳之名由楚造价重黎之名及崇拜太阳、火正而来，黎为阳，太阳与火亦为阳”。这就说明民间认为这里曾是楚国早期的都城之一，楚先民在这里逐渐强大后，从远安和南漳境内出荆山，在江汉平原称霸然后问鼎中原。1995年5月这里曾出土了一尊楚鼎，这是迄今为止荆山山脉里唯一出土的楚国贵族铜鼎，其意义就非同一般。襄阳市考古队曾对穆岭头进行了多次发掘，感慨这里文化积层的深厚。《保康地名志》中记载这里还是卞和的家乡。卞和几经磨难献玉成功后，放弃了文王对他的封赏，回到重阳居住，死后葬在重阳周公岭小桃园里。卞和墓和碑亭的香火曾旺了很多年，可惜后来毁于战火。

从保康县城西南方向行驶，穿过荆山山脉的重重余脉，100公里的行程后，便到了重阳乡。这是沮水河边一块土地肥美的冲积平原，它被相邻的店垭镇、马良镇、两峪乡及南漳县的板桥镇、峡口镇崇山峻岭紧紧簇拥，形成一块面积达到10余平方公里的小小的盆地，是本县农民心中最好的一块儿地。站在地势最高的穆岭头放眼望去，一望无垠的良田，阡陌纵横，绿茵如毯。这里土地肥沃，一向是“保康的米粮仓”。随便洒一把种子，都会“蹭蹭”冒出肥壮的嫩苗。季节到了，一望无际的麦穗、稻穗无不低下了沉重的脑袋，像一个个谦恭的智者；硕大的玉米棒子则昂首向天，吹胡子瞪眼，展示着它强健的身体。一池池曾经碧绿的荷叶枯黄了头，但你分明可以看见淤泥下那洁白肥胖的藕们。与它们比邻而居的，是正值壮年的甘蔗，高大、笔挺、厚密，它们威风凛凛，不断地向空中散播着甜蜜的芳香，陶醉了行走在田埂上的我们。

重阳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得益于一条驰名古今的河流。沮河水哗哗地从这块冲积平原上流过，水量丰沛，水质清澈。站在路边，翻腾的浪花随时会跳起来顽皮地来亲吻你的脸颊。这是一条发源于保康县荆山主峰欧店镇景山的小河，在流经了欧店、歇马、马良三个镇后来到了重阳。在重阳，它深情地绕一个圆圈，然后奔向南漳峡口，与漳河相汇形成沮漳河。再12公里后，过远安，越荆门，进入长江，与楚国息息相关的沮漳河流域由此有了地理范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气候好，养粮食也养着人。男人朴实俊朗，女人贤惠漂亮。外地的姑娘都想嫁到这里来，本地的姑娘却不想嫁到外地。女大当嫁时，如果不小心爱上了外乡人，那也不要紧，会在父母的宅基地上另盖新房，就把小家成在了这里。所以在保康，重阳的版土面积不大，



但人口却多，人口密度在本县名列前茅。

“朱家秀才杨家爷，姓吕老子惹不得”，这是重阳的三大姓。穆桂英是历史上女中豪杰。但她若不是嫁到杨家，恐怕也难有盖世的英名。是忠诚的杨氏一门铺垫了她、烘托了她、成就了她。所以，“重阳”之“阳”，在本地很多老人的心中，更希望是“杨家将”之“杨”。在重阳乡，姓杨、朱、吕的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80%，以至于它成了重阳的标志。保康人聚在一起，只要说起姓杨、朱、吕的，十有八九都是重阳人。攀谈中，上下几辈便出来了。头发花白的老者可能要称身边的小伙子或女孩“爷”或“姑”。年轻人会满脸通红，但也不推辞，只是言谈表情上竭力老成些，以便和“爷”或“姑”的身份相符。这是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宗族聚居的一大乐趣。

2001年，重阳撤去乡镇建制，并入马良镇。但在我心中，它仍是一个气质独特、厚重超群、安逸可人的小镇。

任爱国，女，笔名艾子，保康歌马人。供职于银行企业，襄阳市作协副秘书长。2005年开始发表作品，散文、小说散见于《南方周末》《长江文艺》《芳草》《西部散文家》《汉水》等报刊。

歌马古镇

◎ 张 毓

我第一次来这里，但并没有长途奔波劳累的感觉，许是在我行进的过程中，同行的朋友们讲的那么多被本山大叔称为“粉碓”玩笑，这些玩笑虽然有些荤，但我倒觉得在这种氛围中旅行，对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我也就带着这种与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的思维来到了这个既古老又神秘，既年轻又充满活力的地方——歌马。

我们一行到歌马的时候是中午，时值初秋，但并不会感到有多少闷热，相反一切对于我都是新，就连同行的朋友也无一例外都是新的，那么这就注定了，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让我们来一起享受旅程吧！

古道细语

我跟随着队伍沿着街道浩浩荡荡的往前推进着，一百米、两百米、不知过了多久，我已经落在了最后，起初我并没有急于追赶队伍，因为倘若你想去近距离观赏一个城镇，进而发现它的美，它的与众不同。那么，我的朋友，假如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请你放慢你的脚步吧，尽量轻，用你轻柔的脚步去丈量这小镇的历史。也许，这条路没有你想象中如江南水乡那般湿滑、圆润，也没有茶马古道那么崎岖难行，更加没有丝绸之路的一望无际。但朋友，请你记住，在这条路上，每一个鹅卵石的背上都承载着一份重量，而这重量的汇集，承载着大山深处人们



富强的希望，他们踏着希望迎接未来。

我就这样缓慢而悠闲的走着，忽然发现旁边多了一个人，那是随行的同伴，他正拿着相机在对我周围的建筑物进行反复扫描，一旦发现目标，他会慢慢的架好机位，再用左手去异常缓慢的扭动光圈，光线钻入镜头的那一瞬间，灵敏的按下快门，将美景收入囊中，瞬间凝固成为永恒。

我快步走上去，站在他背后透过相机的镜头，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这方寸的世界里，再小的东西都被放大，置于眼前，看似残破的房屋前，椽子上的花纹逐渐显现；原本朴实无华的厅堂木门，在镜头中也多了几分寓意，是历史的诉说，还是今天的呼唤，也许只有细细品味，才能知晓；叶子的经络清晰可见，瑰丽的花朵，芳香幽远，它的香味钻进了土坯房的缝隙间，钻进了黑匣子里，同时也钻进了我的心里。原来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更多美丽的东西。

这时，前面部队中有人叫喊着什么，我和这位爱好摄影的朋友快步追了上去。到那里一看，起初真还没怎么看出个门道来，只听见众人对着一座破败的房子指指点点，谈论着什么，后经旁边摘菜的村民介绍才得知，此处名为“江西会馆”，早前就有江西人在这里做生意，便修建了这个建筑。现如今正面虽然已经破败，但残垣断壁之中“江西会馆”几个字依稀可见，背面的山墙上青灰色的砖墙，向过往的人们昭示着这座建筑昔日的辉煌。

之后，我信誓旦旦的跟随人群，在一户农家门前人群停住了脚步，我想这又是一次鱼贯而入式的“扫荡”，我也在思考了五秒中以后加入到了“侵略”队伍当中。没有想到的是，这狭窄的空间里，竟然藏匿了这么美的景色。高大的厅堂，木门早已斑驳，一如长者的手诉说着自己的过往；门前天井中那青如碧玉的鹅卵石，像水中的妻子，终年与那位长者对望，头顶同一片天，共尝风霜雨雪，相守到永远。

新路历程

穿过一条很窄的巷道，我向右转了一次，忽然脚下的感觉变了，变的不再像刚才那么圆润，有了足底按摩的感觉。一切都开始变的平实，起初我以为这种平实的感觉是由平坦的水泥路面带来的，当我转眼看见左手边那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的时候，我开始懂了，那份平实也许就源于这新旧交

替的一瞬间，我看着那条向前延伸的水泥路，心里在想，生活这里的人应该觉得是幸福的，因为走在由鹅卵石铺就的老路上，人们可以回望它，铭记自己的过往；踏上新路人们可以憧憬它，展望自己的未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在这新旧两条路上前行着，与歌马这座城镇一同成长着。

我们就沿着这条水泥路一直走着，我此刻的步伐加快了一些，冲到了队伍的中间，我慢热的情绪此刻终于被点燃，脚步更加坚定了，蓝色的单肩包在我后背悦动着。

城镇化让歌马这座古镇在不经意间发生着变化，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就有的文化、遗迹也被地方政府很好的保护起来。新城老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歌马的城镇建设富于变化，这种变化从集镇蔓延到乡村我想那只是时间问题。

在横河村，穿越那茂密的烟田，我再一次停下脚步，看见远处有一个白点在绿色海洋中遨游，忽闪忽闪，时隐时现。当她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与她对望，她看着我们的队伍开进了村，却依然矗立在那里，注视着我们，听见同伴的呼喊，就爽朗的回应一声，伴着笑意，那声音响彻山谷，最后落入她身后绿色的浪花之中。

沿着一条黄土路，我们向前行进着，左手边一面很大山墙上面写着“没有现代化的生产，就没有现代烟草农业”，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着同样句式的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在国人这里比吃饭还熟悉，成了国人精神食粮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人们生产劳作中时常惦记着这句话，有了动力，才有了那么多化腐朽为神奇。

人们从绿色的海洋里收割浪花，又将这浪花经过火的萃取，幻化成如今白墙红瓦的幸福生活。我们走在其中感觉到的是殷实而幸福的生活。

在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村庄旧貌换新颜的物质变化，我更有幸见证了真正的田园风光与生活。走进一户农家，除了满园的春色分散了大部队的注意以外，我也被房前场地上晒着的红辣椒所深深吸引，主人的好客似乎早已融入到这辣椒里了。走进里屋，玻璃窗上赫然印着“文明行医礼貌待人”，我愣了一会儿，想起前几天看的报道，是关于改革初期“赤脚医生”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诊所居然能存在于这么美的环境之中，更为行医者的精神所深深折服，“大医精诚”在这鸟语花香的庭院里得到了回答，在这青山绿水间得到了印证。





翡翠明珠

入夜后，我一个人漫步在歇马的街道上，细细咀嚼着今天的一切，此刻的街道上的风让我感觉有些清冷，四周却平静如常，恍惚间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抬头仰望星空，繁星依旧，不过稍显寥落，明天的天气有待今晚的发酵。

谁也不会吝啬到错过将自己的二氧化碳倾囊相授给大自然的机会，所以当来到九路寨入口的时候，恨不能纵身一跃扎进这天然氧吧里。

我们的队伍从集镇开进了深山老林，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是丰收的喜悦。农民因收获果实而喜悦，我们因斩获美景而沸腾，这感情恰似金黄的玉米经过贮藏，流淌出来的诗句：

山风守望地里那一抹金黄
 从中穿越多少有些迷茫
 因为收获消亡需要找寻新的希望
 山民将这金黄悬于房梁洒向麦场
 秋风冷雨多少有些惆怅
 因为沉淀贮藏以另一种方式成长
 山里到处都是金黄妆点村庄
 日光倾城多少有些希望
 因为无光酝酿流露芬芳
 释放最后的疯狂

心情在自然的环境里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释放压力，寄情于山水之间，让自己的吼声响彻山谷，萦绕在三柱香的峰顶，融化于清冽的泉水中，最后随着黄龙洞的激流奋勇向前，奔向远方。

归途中的我们，慢慢梳理心情，在大雨中收起行囊，在梦中等待和那里的山、水、人下一次的亲密接触，深情拥抱这一颗翡翠明珠。

张铖，男，1987年生于湖北保康，供职于保康县政协。散文、小说、影评、诗歌等散见于多家报刊。散文《五道峡的清泉》获保康“自然美景人文风物”旅游征文奖。

印象小镇

◎ 褚金鑫

小镇地处鄂西北的巍巍荆山腹地，因三国时期蜀国名臣马良葬于此地而得名，小镇叫马良。

站在小镇上四周环顾，皆是苍苍茫茫的大山。最负盛名的有大寨包，相传马良就葬在此山上；有红色革命根据地关帽山，这里曾经留过贺龙元帅征战的足迹；有界山，解放以前保康县与南漳县以此山为界而得名；有天保寨，山上建有供奉关羽关老爷的庙宇。小镇犹如一锭元宝，镶嵌在这群山之中。

上苍似乎有意眷顾小镇，不仅给小镇造就了雄奇秀美的山川，而且还天造地设般多出了两条玉带似的河流。一条在小镇的西北，叫沮水河，沮水很古很古，史书有载，是楚国的源头。沮水两岸，曾有雒雉之关关，曾有伐檀之坎坎。非物质文化遗产沮水巫音就诞生在这里。另一条在小镇的西南，叫鸡冠河，因形状酷似雄鸡鸡冠而得名，发源于马良境内最边远的旦江和风景秀丽的九路寨交界的大山里，与之毗邻的是昭君故里兴山县，鸡冠河也许是与香溪水有着渊源的关系，犹如藏在深闺的古典美女，姗姗来迟，终年清澈见底，不染一丝尘埃。鸡冠河汇入沮河，几经曲折，最终注入长江。

沮水河，鸡冠河就像少女的一双温情脉脉的双手，将小镇护佑在她宽广的胸怀。青山逶迤，碧水环绕，山水相连，依山傍水。小镇兼有江南水乡的灵秀温婉，也具北方小镇的雄浑伟岸。





小镇古朴典雅，浑然天成。不仅有着独特的山水风光，更有着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这里是无双国宝“和氏璧”发现者卞和的故乡；这里处处遗留着三国时期的传说和遗迹；这里是巫音文化的发祥地。小镇四季如春，物产丰饶，有着“鱼米之乡”之称，是保康县内的经济大镇和强镇。茶叶，蜂蜜等绿色食品全国闻名，燕耳，香菇等土特产享誉大江南北。

小镇境内矿产、水能资源颇为丰富，已探明且蕴涵丰富的高品位磷矿资源，正在开发之中。已开发的有竹林口水电站、万家岩水电站、陈家湾水电站，尚待开发的有塔子坪电站。湖北某大型投资兴建的集商业与住宅于一体的“荆南名苑园”小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之中，正是看中了小镇独特的山水人文环境。

阳春三月，暖日融融，燕语呢喃，漫步徜徉在小镇里，宽阔整洁的街道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商贾云集，处处显现出一派形胜景象。站在高楼，放眼望去，金黄的油菜花正开得如火如荼，一眼望不到边。村民们新建的小别墅，粉墙红瓦，掩映其间，一派欣欣向荣。沮水河畔，杨柳堆烟，碧水含笑，温润的河风轻轻掠过，给人无限遐思，恍惚间走入了江南水乡。

小镇的夜是静谧的。华灯初上，信步在鸡冠河大桥上，桥下春水绵绵。河对岸的新农村典范张家湾村路灯璀璨，玉树银花，灯影绰绰，倒映在沮水河里，颇具江南水乡诗情画韵。微风拂过，清香扑鼻，沁人心脾。夜色笼罩下，小镇远离了喧嚣与浮华，安静的进入了梦乡。间或从远处传来几声清晰的狗吠。

著名作家晓苏给其父母在小镇关口垭处建造了一幢别墅。别墅落成之际，晓苏亲自撰写了楹联。“门前群山起舞舞天马新姿，屋后小河浅唱唱沮河古韵”。横批是“风水宝地”。生活在之方风水宝地里的人们怎会还有别的奢求。

小镇于我，就像一帘幽梦，我情愿活在这个梦里，不再醒来。

尧治河：大美山水佳天下

◎ 王立平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它是连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重要节点；它像一颗绿色的珍珠镶嵌在湖北两大风景名胜区武当山和神农架的中间；它集大自然的神奇之美，先祖文化的厚重之美和时代精神的阳刚之美于一身，秀珍中更显大气。

它就是中国十大幸福村庄之一的保康县尧治河村。

尧治河是华夏的先祖文化——尧文化的发祥地，山水间流淌着先祖仁爱、勤勉、大公、大美的基因。

相传，公元前2300多年前，尧帝的长子丹朱被尧帝贬谪到房陵南部青龙山，丹朱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传到当地的巴人部落，并发奋图强，得到了巴人的拥戴，被尊为部落首领。尧帝为之感动，退位后千里迢迢也来到这里与儿子并肩战斗，筑堤治水。

后来，为了纪念尧和丹朱，当地人便把那条河流取名为尧子河。

今天的尧治河人传承了先祖的美德，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硬是把一个贫困落后的穷山村建设成了“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幸福村庄”。村里投资5000多万元，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施工建设，使家家住进了花园式别墅小区；9位七十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在村里福利院集中供养。人们评价尧治河的景象是：轿车洋房，花园农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社会和谐，繁荣富强。

富裕后的尧治河人似乎更懂得对美的欣赏，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脚下的这片青山绿水和那世代相传的美丽传说，原来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又一宝



贵财富。

他们拿出当年发展工矿业的决心和勇气，开山凿路，大力开发旅游产业，实现了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可持续型发展的华丽转身。构筑25公里的循环观光线路，打造尧帝神峡，收购“双野”景区，开发老龙宫、梨花山、黄龙观、太极养生馆，弘扬尧帝文化、传承龙文化、推行养身文化，申报国家级地质公园，处处彰显大手笔。悄然间，一批原始天然、底蕴深厚、风韵奇秀、绚丽多彩，具有尧治河特色的独特景观呈现在世人面前。加之尧治河特有的峡谷、奇峰、溶洞、瀑布，和上千种稀有的动植物品种，组成了一个令人称钦的现代世外桃源。

尧治河，犹如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悬挂群山之巅。有诗赞曰：绿峦红叶漫点染，白云恋画半山悬；深谷远村传尧史，到此不思桃花源。

尧帝神峡是尧治河的山水画廊，也是尧文化的藏馆。入口处，一块刻满了隶、篆、行、草各体“尧”字的“百尧石”，让尧治河打下了深深的尧文化的烙印。

山的坚强挺拔，水的柔婉灵动，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人类创造的巧夺天工，在尧帝神峡得到了完美的舒展。全长约10公里，发源于山上老龙洞的尧治河，顺山涧飞流而下；一座座山峰如一个个身穿铠甲的武士伫立在河的两边，婉约的河水就像一个温婉的少女依偎在武士的身边。勇敢智慧尧治河人，靠双手把十二个山峰拦腰凿开了十二个山洞，总长达2.8公里。一条25里的环山公路穿过十二个山洞，如同一对变生姐妹，与小河牵手而行。这十二个山洞恰好寓意尧帝“帝尧出世，帝尧访贤，帝尧治水，尧定历法，尧帝造酒，帝尧牧马，婚鹿仙女，尧造围棋，尧创武功，尧舜禅位，儒墨之宗，龙的图腾”的十二个传说。一路走过，如跨越古老时光隧道，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不觉间心底多了几份神圣和厚重。

山，被凿穿了，倒显得格外空灵。车行山道，山势活跃，如玩“极品赛车”游戏。前面，一颗硕大的岩石硬生生的挡在道路中间，近了，道路却来了一个优雅的拐弯，调皮的将顽石甩开；山峰不甘心，又联起手，朝中间挤压过来，仿佛要将那咆哮的河水也挤掉，山道却“嗖”的一下钻进了隧道里，等钻出山洞，忽然发现一个碧绿的高山湖泊就像一个娴静的少女正在迎接你。原来，聪明的尧治河人在山洞的节点上，沿河修了三座水库，那水库绿得就像九寨沟的“海子”，让你在玩“赛车游戏”的同时还能欣赏“楚天九寨”的风景。这时，弃车上船，游客便可以在“海子”里荡舟嬉戏，在坝下欣赏落差100多米的瀑布。河的对岸，隐约可见一条栈道在悬崖间

延伸，沿着栈道，人们可以悠闲地游览峡谷的湖光山色，欣赏流泉飞瀑，品读关于尧帝的种种优美传说。

冷峻的山彰显灵气，咆哮的水变得温柔。尧帝神峡——一个神奇的所在。

尧治河最著名的山要数梨花山。相传，唐朝末年，樊梨花在这里安营扎寨，因此而得名。优美的传说和仍然保持着原始森林的自然生态，让梨花山有了史诗一般的雄浑，又有了古典油画般的意境。这里遍布峡谷、奇峰、溶洞、瀑布，森林覆盖率高达95%。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为种类繁多的物种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1000余种植物在这里葳蕤生长，云锦杜鹃、原始牡丹、古银杏、红豆杉、蜡梅、紫薇……，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23种，省级重点保护鸟类34种，还有狗熊、猴子、野猪、果子狸、麂子、獐子、野羊子等稀有野生动物。一系列珍稀的物种，都在这方水土庇护之下，得到了很好的保全。而这里正在建造的尧治河森林公园、尧治河地质公园，将是一个种类丰富的生物、动物基因库。

上有老龙洞，下有龙门口，尧治河人是地地道道龙的传人。境内用龙命名的景点就有龙门口、龙洞匾、老龙宫、青龙山、黄龙观、龙池、龙门寺等等，而具“龙头”地位的就是老龙宫景点。

来到龙门口，只见“龙跃天门”四个熠金大字。峭壁对峙，一线见天；滴水岩瀑布自天而降，

如仙女下凡。老龙宫，群龙腾跃，姿态万千。宫中有景、景中有宫；洞中有洞，洞洞相连；洞内有水，水中有洞。东侧的水洞，宫中暗河清澈见底，四季恒温，如同迷宫，洞内有瀑布，飞流而下，响声如雷；西侧为干洞，迂回曲折，有垂直百米的天井直达山腰出口，实为洞天福地，华夏之奇宫啊！

尧治河也是野人的故乡。尧治河与神农架山水相连，野人的故事在这里相传久远，村里与野人有关的神秘去处数不胜数，如野人沟、野人潭、野人峰、野人寨等。野人谷已成为湖北省“两山一江”黄金旅游线上探秘追踪的重要景区，也国内第一个野人主题旅游胜地。

寻古、揽胜；猎奇、探幽；励志、养生。尧治河，真是一个可以让精神“饱餐”的乐园。

王立平，男，襄阳南漳人。长于纪实性文学、政论文体、电视专题片写作。曾获全国好新闻奖，有多部电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襄阳日报传媒集团智都文化传媒公司研究员，自由撰稿人。

黄龙观村写意

◎ 李修平

诗意的栖居

一直以来，我都想在红尘之外，找一块安静的地方，诗意的栖居。这个愿望终于在我“改非”之后实现了。应该不是偶然，我头一天退位，第二天就有人向我伸出了美丽的橄榄枝。黄龙观，就是这个名字让我心里突然一亮，此后，我便开始与这个以道观命名的小山村零距离的亲密接触。

黄龙观，带给人最多的印象应该是，一座灵动的山或者峰，山顶上有一座古典的建筑，春有祥云缭绕，秋有霞光笼罩，山峰的四周充满一种毓秀之气。正是，这就是黄龙观。但是，我所栖居的地方，除了浸透道教气韵的灵山之外，还有更隆重的称谓：村。

它叫黄龙观村。村以道观为名，道就给这个古老的山村注入了神秘的文化底蕴。听起来就叫人向往。

山村。有道观或庙宇的地方，绝对偏远。农户不多，居住分散，面积可不小，七沟八岭，十九平方公里土地。

我最初走进它的怀抱，还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它就是一种状态，有点混沌，有点慵懒，有点沉稳，有点漫不经心，沉重一点讲，有点穷。黎明的时候，一只雄鸡唱出第一声，一片山里的雄鸡都开始叫了。接着就可以看到农户的炊烟从四处的洼里升起，和着山村中的雾霭升腾到高空，在阳光的照射下，组成紫色的祥云。接着，地里就有了人的身影，有了牛

的叫声，曲曲弯弯疙疙瘩瘩的山路上就有了行人。就是这样一个山村，穿过它的时候，我竟用了大半天时间，还是直线距离，从山脚到山顶，走得我口干舌燥、四肢乏力、精疲力竭。

然而，四十年之后，正是这个山村，却用一种不同凡响的胸怀接纳了我。

如果不是轻身经历，有谁会相信，在这样一个贫瘠偏僻的山村，会有一个个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新型农村社区拔地而起？会有那么豪气的楼房？会有那么漂亮的广场？黄龙观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重铸了自己，改写了历史，创造了奇迹。

是奇迹，但不是神话，因为它的确已是客观存在。

我是坐着轿车去的，一直坐到高大壮丽的村委会大楼前。因为是进山，公路是盘旋而上，进了雄伟的写着“中国民俗文化村”红色大字的入村大门，就如同在城市宽敞的街道行走。我被安置在镇上的宾馆长住，农发B301，豪标，待遇相当于地师首长那个级别了，平时则在村里的接待室休养。任务不过是给村里当当参谋，搞一些策划，算是资政吧，有时也用我的脑力去为村里、为村民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原本是想借住农家的，理想是屋后有青山，房前有竹园，有一条山溪抑或是一泓小泉，竹篱茅舍，土墙青瓦，房前屋后种着青菜、果树，到处都是野花野草，一只猫、一条狗、一群鸡，陪伴着我的书声。

我为自己的天真哑然大笑。

如今的黄龙观村已经走出了农耕时代，农户都住进了小区的楼房，农民成了村企业的职工，家属都叫社区居民。再想去找一方魏晋时代的净土，注定是要失望的。

白天，我悠闲地在村庄里行走，现代化的气息扑鼻而来。感慨农村的巨变，在城市里享受到的东西，不担心在这里没有。夜晚，山村进入沉醉的梦乡。而我却一直醒着。夜风很温柔地吹过树间，鸟儿偶尔亮出一两声，蝓蝓蟋蟀们却不停地悠悠地鸣叫。山中的那种静，令人销魂。月亮从东岭西落的时候，太阳就从观尖鱼贯而起。早晨的空气就是城里人叫着氧的那种东西，在这里可以尽情地享用。新的一天开始，我站在山头仰天长啸，吐故纳新，浑身都轻松。没有喧嚣，没有烦躁，没有祈求，没有竞夺，城里的那些让人烦恼的东西，这里都没有，真的，还有官场——这个就不用提了。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城乡的逆差。



农村的美，更有个性。

充满诗意的山村，我没有理由不在这样的地方住下来。

美丽的传说 山歌 野菜汤

每一个堪称人杰地灵的地方，必然就有优美的神话，有美好的传说，有轻松的故事，用时髦的词说，叫有文化的底蕴。否则，它的地就灵不起来，人就杰不了，腰杆也就挺不直。恰好，黄龙观村就有文化，底蕴足。

我在村里居住，以农民为友，久而久之，我的血就灌注于这片土壤，它会发芽，开出花朵，让我的生命年轻永驻。许许多多的日子，我都沉醉，沉醉于黄龙观村淳厚的民风里，沉醉于美丽的传说故事里，沉醉于动人的民歌里，沉醉于清美的野菜汤里。

行走于乡野民间，讲古是最轻松的话题。现在所谓民间文学的专家们，喜欢把民间故事分成这类那类，而从黄龙观村人口中说出来的都是一类，叫做谰泡。这个词有点乡土，生僻，但我找不到更好的词取代它。再严肃的话题到了讲古人口里都变得极其轻松，有幽默感，引人发笑，发人深省，逗乐。自然，教化的作用绝对是有的，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随时间延续的传承。

他们给我讲小黄龙的故事，讲邻里的笑话，讲孝媳逆子，讲打情骂俏，这些我都以为平常，当我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白莲教，红军，贺龙的故事，听到黄帝、彭祖、庄子的传说之后，我真的不能小觑了。黄帝从广成子和其它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教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北方。他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在他第八代的后孙中又出现了更为神秘的彭祖。这位先祖恰又与黄龙观村奇特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黄帝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因此，一直受到华夏子弟的崇拜。传说中，黄帝是到过黄龙观村的。

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一片山村，一直接受着中国传统文明的熏染。他们知黄帝，懂彭祖，信道教。连中国文化的精髓都知晓，再回头看看这个山村的崛起，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出席节日农宴，民歌是最美的音符。说黄龙观村是一个民歌之乡，并不过份。村里老一辈的人几乎人人能唱民歌，人人能敲鼓打锣。我见到一

位年已耄耋的矍铄老人，只要有氛围，他可以一直唱下去，唱到你痴，唱到你瞌，唱到你睡，再把你唱醒。能唱多少歌他自己也说不清，很多时候他是即兴而唱，现场编词，而且恰到好处。在村里，我喜欢在新娘进洞房的时候听那鼓乐齐鸣中的喜庆唢呐，喜欢在哀乐声中听歌师唱孝歌，喜欢在祝福声中听唱花鼓，喜欢在烈日之下的青苗地里听薹草锣鼓。黄龙观村四季有歌，他们有在不同节日、不同喜庆时玩的形式。都是非常喜庆、热闹、欢乐、快活的那种。贴对联、放鞭炮就不用说了，划旱船、舞龙灯、耍狮子是不败的节目。就是办丧事，也充满气氛。

黄龙观人活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村里在大力挖掘传承传统民俗形式的同时，请名家作词、谱曲、歌唱，形成了一组生动优美的村歌。真是好听，制出的光碟音画很美。村里有民俗表演队，有现代歌舞厅，相得益彰。他们已经在弘扬传统文化与建设现代文明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我每天就这样生活在歌声中，笑语中。

我不仅是在诗意地居住，也是在歌声里生活。

黄龙观村让我感动，不可亵渎，除了它的现代气派，还有它的纯朴。几十年，我一路走来，获得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有过得意，也有过失落。我现在不缺什么，什么都不想要，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一种宁静的生活，受到尊重，作闲云野鹤，自由天地间。应该说，黄龙观村满足了我。农家野菜汤、土烧酒，让我品尝到人成长的滋味，餐桌上的粗茶淡饭，让我格外珍惜人短暂一生的岁月年华。每一位村民都很友好，他们知道我曾经的职务，一概不谈，亲切地叫我老师，总是怕不小心伤害了我的自尊，处处给我面子，给我方便，嘘寒问暖，关心备至。我常常感到，我自然不可抗拒要失去的那些东西，在这里又以另外的形式得到了。

黄龙观村有宽大的胸怀，有四季美景，有民俗文化，可以接纳天下游子。我深深地爱着这个有仙有龙的山村！

道观 彭祖养生 现代广场

道教是黄龙观村民俗文化中很重要的部分。

道观历史的存在很悠久，遗憾的是几经损毁，现在怎么也找不到它最初的踪迹，说不出它演变的过程。这给修村志增加了难度。但是我深信，



那高高的观尖，那灵动的岩石，那古老的树木，一定见证过香客云集的场面，一定聆听过信徒们虔诚的祷告，一定目睹过香火兴旺的壮观。据说在明洪武皇帝修建武当金顶之后不久，这里就修建了道观，它与道教正一派一脉相承，沿袭的是张三丰张天师的教规。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五百年来的风雪雨霜把这座叫观尖的山打磨得更加熠熠生辉。显然，黄龙道观自修建之日起，就不仅仅只属于黄龙观村了。四面八方的香客满怀心愿而来，带着希望而去，又以崇敬之心回来了却心愿。那通往山顶的林中的小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五百年来，这里就是鄂西北乃至中原的朝拜之地。

用不着再去指责损毁者的卑微心态，如今道观又以一种更庄严肃穆的姿态矗在观尖之顶。新修的道观以祖师殿为主峰，与之相衬的还有父母殿、财神殿以及三星殿、龙王殿、观音殿，组成了一片道教建筑群。

每次在我登上观尖、踏上那片净土的时候，遥望四周巍巍峰峦、深深沟壑、芸芸众生，就感到重修者的那种远大胸襟。我知道，他们不仅是在重修道观，而是在弘扬一种文化，提炼人的一种精气神。这是一座精神的家园，它引领人们向真的善的美的孝的廉的礼的方向进发。没有私念，和谐相处。从这点出发，我们都应该是道的虔诚的信徒。

还是这样一个山村，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享受古代一位长寿的伟大的尊者的恩庇。他的养生术正在这里发扬光大。他就是彭祖彭铿。也是道教的始祖之一。传说中的彭祖活了八百岁，按科学的记日法，也就是当时一个甲子为一岁，他应该是130岁。这当然是高寿了。虽然彭祖不在这里出生，但他有很长的时间在彭水生活。太阳山下那条从神农架发源的粉清河，古代就叫彭水。彭水两岸还有许多彭姓子民。我的母亲就姓彭，也许是得意于彭祖的神灵，在我的家族里就有许多寿星。黄龙观村独特的环境成了彭祖养生的道场。彭祖养生地，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村里建起了彭祖养生馆，彭祖长生殿。高大的彭祖铜像就矗立在养生馆前。彭祖养生菜、养生酒、养生药是最大特色。舒适宁静的悬崖木屋，供四方宾客享用。彭祖所创立的调摄术、导引术、饮食术、房中术、补导术养生秘诀是不朽的经典绝唱。彭祖的养生健康秘诀在这里展现于世人。

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尽可能延长寿命，获得更丰富的人生内容，是每个人的祈愿。在黄龙观村，我们不仅可以去道教接受心灵的慰藉，更可以去彭祖养生馆体验世俗的生活。每一个有限的生命都应该去做无限地

努力。让我们都活成个寿星吧，像彭祖那样。

常常，那些古典的建筑把我带回遥远的明朝，抑或更远，而转瞬间我又回到现代，是那漂亮的广场和广场周围一栋栋漂亮的民房。

我就这样在古典与现代中穿行。

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乏豪气的广场，但黄龙观村的四大广场是有特殊意义的。富起来了的黄龙观村，农田都退耕还了林，成了药材核桃绿色产业基地，七沟八岭的农户组成了四个新型农村社区，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了。黄龙观村的平地不多，人们就把山沟山坳填筑成平地，四周建楼房，建成新型民居，中间就修成了广场。那些农民从大山深处的单家独院里走出来，丢掉茅草棚、土瓦房，住进新式的单元楼，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着社会主义小康的温暖。广场有休闲的亭子，有音乐喷泉，有彩色的灯光。那些花儿呀草呀，天天看着游人往来，看着脱下围裙的妇女们跳舞，看着人们在这里集会。

有时我也参与其中，乐在其中。我不是一个过客。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和谐，一种活力，一种友善，一种力量。广场不是摆阔显富，它是在彰显一种文明，架起的是一座人与人之间的连心桥梁。

美丽的风景 山 还有溪水

黄龙观村是美的，美在风景如画。

我是在早春二月走进黄龙观村的。山上背阴坡还积着厚厚的雪，山下浅林里野桃、山樱已是满树繁花。再过两个月，整个林子都绿了，林中开着火一般的映山红，兰草花静静地吐着清幽的香气。到了秋天，满山红遍，黄的是果，红的是叶。立冬以后，山瘦了，水瘦了，山水似乎变得深沉了。只有那些鸟儿——锦鸡，画眉，喜鹊、黄莺，在啾婉的歌声迎接又一度春风吹来。

山，是黄龙观村的脊梁。

黄龙观村遍布八座山梁，奇峰巉岩无数。

有的很秀峻。观尖最典型。远看如蛟龙出水，身尾直伸山下的粉清河，身腰逶迤攀升，到了半山，龙头轻巧一昂，便成了一座山峰；近看似雨后春笋，拔节吐蕊，凌云九霄。

有的很雄巍，如六柱垭。六柱垭是黄龙观村的顶峰，由六座山峰组成。



它巍峨高耸，也是贺龙与军阀的古战场。六柱与陆终谐音。陆终是彭祖的父亲。彭祖在黄龙观修炼养身，他父亲就住在六柱垭。走进六柱垭，还真有一股仙气，有点神秘。地表有丰富的植物，村里已规划为一座珍稀植物园，予以重点开发保护；地底深藏财宝，数十亿吨的磷矿可供子民享用。开了矿，矿洞又被规划为地质公园。

这些山，还有别的，我都去过，但我常去的还是幽深险峻的夫子岩。夫子一说，自然有它的故事附会，而我更愿意去感受它的自然天成。夫子岩整体上看就像一峰骆驼，它从苏溪河的峡谷拔地而起，形成一种千奇万状的形态。有大块的陡峭的岩壁，有险峰悬崖，有流云瀑布式峰柱，有咧牙咧嘴的石林，有静若处女的石柱，有的，不可名状，只能意会。仅这些，只能称奇，美的是岩壁上的那些植物。那些奇特的珍贵的树，那些草，那些藤，那些苔藓。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在寸土不存的岩石上扎下根的。但只要有了生存的空间，它们就会顽强地活下去，而且一活就是百年、千年。林中栖息着许多美丽的鸟儿，一些小动物，还有昆虫。有了这些，这座山就活了。

这样幽险之境，常人是无法去的，现在可以了，已经修建了凌空栈道，修了亭台，任何人都可以去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带着三五知己，带着恋人，最好是独身一人，坐在深峰幽林之中，静静地赏，静静地品，静静地想。真是好。真的是幽静。

有山，水就是灵魂。水，对于黄龙观村来说，困扰了一辈辈人，那么多有关龙的传说，原来都是因为缺水，但如今，水已不是问题了。

我去过苏溪河，一条山溪，舒缓有致地流过黄龙观大峡谷。干净，清澈，原汁原味原生态，鞠一捧，清凉清凉的，抿一口，甜丝丝的感觉。这股水已经得到充分地利用，通过三级提取，上了山，流进了农户的自来水管，流进了人们的心田。将来，村里还要在夫子岩脚下的峡谷高筑大坝，建一座水城，世外桃源，可以游玩，可以居住。水城与夫子岩，与彭祖养生馆，与黄龙道观，与六柱垭连为一体。黄龙观村就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区了。

有了水，一个村子就变得水灵了。鸳鸯池里的清泉，憩廊下的冲浪瀑，喷泉升起的水柱，把这个山村——还能叫山村吗？应该叫黄龙观农村新型社区打扮得妖娆妩媚。

我来了，真的不想走了。

黄龙观村，是最适合现代都市人修身养性的地方。

沮河源头马坡行

◎ 郝敬东

去过一个地方，梦里竟还神游这个地方。这就是马坡给我的魅力。

马坡是沮河源头，相传唐中宗李显当年被贬房州（今房县，古辖今保康大部），其乘骑在此饲养而名。因被幽深的峡谷切割，被厚重的大山阻隔，幽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马坡的自然之美，也于不经意间保护了其古朴风貌。

布谷欢歌时节，我们去马坡了解传统村落情况。从欧店街头往西，9公里的通村水泥公路，静静蛰伏在风景如画的响林沟中。初夏的沟岸青翠欲滴，路下的溪流清澈透底，青山绿水，相依互衬，直把人的心灵也衬映得一片柔润，把林中鸟儿的歌声也浸染得分外脆亮。

从进入沟口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就不够用了。夹岸山岩，或灵秀，或雄伟，或险峻，更有似仙姑、像老汉、如牛鼻、形野猪的象形山峦与岩石，让人充满无尽的联想。

神清气爽地穿出响林沟，趁着在村委会换乘越野车，我到溪边连掬几捧泉水送入口中，甘甜爽口，渴消乏去。

越野车在还未硬化的土路上颠簸不一会儿，眼前的山体陡然竖了起来。仰视山脊，但见山的翠绿与天的蔚蓝紧密相衔，两种色泽的分界线显得分外明丽、流畅。水呢，竟在山的顶端分为两股，顺着山岩，跳过绿丛，比赛似的哗哗下淌，看谁流得急，看谁唱得响……当然，在山根沟口，它们又汇聚一处，去作刚才赛事的交流。路是盘山而上的，弯度小，断面窄，在两处急拐弯，我们不得不下车，让司机打几把倒车才能顺正车身，再起前行。



好在险路不远(大约4公里),车子很快就上了山脊。未及下车,一幅“梦中桃花源”的画卷便跳入了我们的眼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农人出没于田畴内,隐显于桑竹间,古意与生机相融,人与自然相依,和谐,温馨,静谧。只不过,武陵人发现桃花源是“便舍船,从口入”,我们来马坡是“乘越野,自(山)脊进”。

从山脊进入,正是马坡的奇处所在。在山下,谁也不会想到,这山脊之上竟有如此天生平畴,精妙地承载着477亩耕地,恰到好处地支撑着32户人家的生息。

马坡坐北朝南,进村的山脊为南,往北进深约500米,东西宽约800米。村北兀起一道山梁。梁很蹊跷,面对村子中心它平行无奇,而在村子东西两头,却蓦地向南伸出两只粗大的臂膀,将村子搂于怀中,像护佑婴儿一样精心呵护着腋下的一方水土。

站在村子正中的场院上,细看马坡形势,我不禁被大自然造物的神奇所震撼。马坡其实是把太师椅,靠背是山梁,多树,环保,厚重;扶手是山梁伸出的两只臂膀,结实,耐用,舒坦;座板自然是那畝平畴了,牢稳,平整,宁静。座在这把太师椅上,你尽可以把修长的双腿从村南的山脊伸下去,舒畅地在响林沟的泉水里沐足……

我不懂风水学上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后有靠、前有照”的内涵,但观察马坡,感觉上倒是真缺那么“一照”。所谓“照”,也就是应当在平畴中央开凿一口堰塘,蓄起水来,成为村子的“镜子”,照清村子的物事。水为财,蓄水还寓意聚财。然而,马坡单单不缺水,山梁上的那股清泉,四季不枯,村人吃它用它之后,仍其从平畴里的溪涧奔下山脊,成就了沮水之源。

或许,马坡人不需要“镜子”,也没有意识到铸造一面“镜子”会使村子更加美丽。但他们骄傲地告诉我,马坡还是只“簸箕”呢。它三面有挡边,一面是敞口,山梁为后挡边,村子东西两头的臂膀是左右挡边,敞口就是那进村的山脊。这只巨大的“簸箕”可谓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这种“簸箕”地形光照充足,避风聚气,加之沮源从不断流,即使大灾之年,马坡也总有收成,堪为千古农耕佳地。而簸箕正是装粮食的器具,所以马坡人崇拜着这只“簸箕”,对自己的故土充满着自信,极少去山外打拼。于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很多青壮年或在平畴里忙着耕作,或在老屋边修建烤烟炉,或在山谷间采撷药材,或在畜栏禽舍饲养家畜……一派生机,活力尽现。在他们的眉目间,看不到一丝忧虑与烦恼,

却可以领略到一种祥和与朝气。

马坡民居,皆为旧宅。屋龄轻者逾花甲,老者过百年,一律“干打垒”土墙,一色木质门窗,一概自制黛瓦,建筑简朴,构建大众,无雕饰,少阁楼。十多个屋场,依山就势,伴塬随湾,自然布局,错落有致。房屋格局大都为简洁的“明三暗五”(外观三间,厅堂两边正屋内套隔墙变作五间),最奢华的几户也莫过于山墙外延两米余,形成廊檐(俗称“跑马阶檐”),用于避雨遮阳,晾晒衣物特产。再阔气一点的则在正屋两侧增建偏屋,左为火笼(烤火取暖的小屋)灶房,右为禽畜库房。整个马坡,没有一处荆山固有的“天井院”、“四合院”式豪华民居。这表明,马坡僻壤由来已久,虽然山好水好,但终究发达容量有限,拓展空间断裂,不曾被大户人家相中。至于能有幸成为唐中宗乘骑放牧之地,大抵纯属偶然(如果李显未被贬至房州)。可以想见,当年这畝平畴只不过是水丰草美一隅、饲养良驹之所。

漫步马坡,虽然不见历久弥坚的古旧深宅,也不见光鲜华丽的现代建筑,但户户场院干净,家家室内整洁,人居畜(禽)舍井然,原生态的自然风光醉人,古老的农耕文化元素犹在。

在这里,生土垒墙造屋、石磨制豆腐、铁锅熬麻糖等生产方式至今仍在延续,而原木土榨打油、水碓传统造纸的器械与工艺更是得到了完整保留。当土法榨油的传承者靳阳禄为我打开封尘了8年的榨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1.8米和1.5米直径的漆籽蒸锅、蒸笼(榨漆油专用),第一次看到了直径达3米独占一间房子的巨大碾盘(榨菜籽油专用),第一次看到了古拙而智慧的木质土榨(当地称它为“油房的榨”)机。在我了解到土榨的动力来自吊在横梁上的粗大撞杆、由人力撞击土榨转换压力、挤出清香四溢的食油的时候,我为古老荆山的农耕智慧而倾倒,我被虽为岁月风蚀而得到完好保护的土榨及其传承者而深深感动。

在当下我们为众多传统遗存持续衰败而发出扼腕之慨的时候,马坡——一个深隐于荆山皱褶的自然村落,以其养在深闺的特质风貌,以其深厚的农耕文化积淀,以其沮水之源的灵秀和超然物我的旷达,默默守望着荆山一隅,悄悄珍藏着荆楚祖先“筚路蓝缕”的丝丝印痕……

郝敬东,男,1962年6月生于保康,曾任中共保康县委办副主任,现为中共襄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先后发表大量社会经济调研文章及散文作品,有个人专集出版。

那山 那泉

◎ 宋进潮

回眸茅山

汉武帝时代。长河落日，残阳如血。

茅氏三兄弟经咸阳古道，翻秦岭过汉水，踏访灵山秀水，一路采药炼丹，来到荆山之首荒蛮之野，他们实在是太累了，暂息此地，俄见一道祥光，紫气弥漫，脚下奇峰错落，瀑布飞泻，百兽起舞，群鸟歌唱。茅氏兄弟就在这里修道成仙，济世民众，降妖除魔。数年之后，他们拨沉东去。当地山民为了纪念茅氏兄弟，就在此地修建“茅山祖师庙”，成为我国著名的茅山道教圣地之一。

这是一代帝王朝的背影，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精神趋于虚幻并渴求理想的时代。

茅氏兄弟来到的“茅山”，就是现在的保康县马桥镇桃坪河茅山岩，当地流传着“茅山祖师开洪荒”的千古传说。《保康县志》记载：“古时，山上有祖师庙，供茅山祖师牌位，庙址尚存”。更有人说，真武大帝在此得道成仙飞身武当金顶。这种传说，很能让人直信。站在茅山岩俯视山峰，有三十六峰昂首朝拜，对岸有十二峰回首顾主。其峰可与武当诸峰齐美。茅氏兄弟踏开冥无人迹之路，连接川陕豫之道，挺拔秀丽的茅山，香火蔽日，虔客如云，一度成为道徒的“济世乐园”。潘新藻所著《湖北省建制沿革》一书中说：“茅山，有三百人学道成仙”。

从汉武帝时代起，茅山庙宇几经拓展，建有大茅宫、二茅宫、三茅宫、

三圣宫和紫气峰。茅山法师代代相传，名师不断，弟子众多，法术超群。茅山道士的神话和三大法师的传说，为这个道教圣地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吸引着无数以计的道徒香客。

茅山海拔1896米，因为有仙而名扬天下。桃坪河、大横溪、沮水发源于茅山腋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河内以龙冠名的“黑龙潭”、“黄龙潭”、“青龙潭”、“黑龙洞”、“黄龙洞”比比皆是。传说茅山道士高天贵驯服黄龙的故事，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古时的马桥镇，也因茅山道教的缘故而叫“大茅镇”，一直沿袭到南北朝时期的太建元年。号为“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被叔父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雪拥蓝关马不前”诗篇所触动，沿着昔日茅氏兄弟的道路去潮州看望叔父，他来到茅山，回望粉清河畔，那里雾气罩天，粉清河里鳌鱼兴风作浪，吞噬童男童女，百姓呼喊连天。韩湘子使出道法，飞剑斩断鱼头，从此，粉清河沿岸的百姓才过上安宁的生活。粉清河岸古佛寺壁画，描绘了“韩湘子茅山飞剑斩鳌鱼”场面，被清代皇家《大清一统志》称为“工细绝伦，视为拱壁”。

同样是在唐代，薛刚反唐在茅山垒寨筑营，以图东山再起。山寨依然完好。

清朝末年，王聪儿揭竿反清，被清兵追杀，绕谷城到达茅山，坚持三年之久，以惨烈谱写壮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红三军依据茅山天险，与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挺进保康，土顽刘大、二少躲进茅山下的桃坪河，企图负隅顽抗，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逃进羊岩洞，结束了罪恶累累的一生。

回眸茅山一千年，妖媚藏在云崖间。

无论是超逸不群的隐士，还是远走高飞的流寇，他们抑或成仙得道，抑或寻求神灵庇护，都在回应几千年前奉为道教之祖老子的“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茅山容善恶于山水间，也体现了老子“天下皆知美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为善，斯不善已”的精神。隐士乐此茅山，得于秀丽山水，更能实现“上善若水”的高远境界。

徜徉桃坪河，登高茅山岩，行走云雾间，倍赏老子那种“夫唯不争”人间仙境的奇妙。山野里飘柔而来的民歌《黑暗传》，将人类起始归于混沌黑暗，见于光明，又从光明轮于混沌，如此反复，折射出老子对生命价值和不可知世界的哲学思考，所产生的特有地域文化。

当代人在发达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他们把茅山脚下的桃坪河视为陶渊

明笔下的“桃花源”，除了这里的景致与“桃花源”相似之外，最大的理由是在寻求“归朴返真”的精神家园。

山的秀丽，水的灵气，花的灿烂，人的淳朴，这就是当今的茅山。

聆听梅香泉

六月，正值盛夏的日子。我们没有惊呼，用猫一般的轻盈之履，走进了白沙河，来到修平老师的老屋。老屋不老，比老师还年轻十余岁，徙于望地厚土，是他父辈手里的事。造屋之时，老师正是读连环画《红岩》的年龄，接受文学的启蒙。

屋后有靠山，名曰梅泉山；屋前有出山，名曰青龙山；屋下有座山，名曰枣树坡。门前植椿树，数丈而挺拔；坎下栽桂竹，葱翠而玉立。左有青松，右植翠柏，四周果树环绕。望屋宇猜龙脉，舆堪之想，可知椿萱并茂，节气之高。

修平老师的父母都是古稀之龄，老人家见我们来临，高兴之情溢于额之沟壑。稍顿片刻，便把我们请上桌席。

同行的有修平老师结拜三十多年的兄弟高先生，还有他耳鬓厮磨的爱人高昌英。我是第一次作客于此，千万个理由都不能拒绝那盛满情意的酒杯。推交之间，我由怯弱变得勇敢而坚定，豪言壮语倾口而出，话硬了，腿软了。

等我稍微酒醒，我便提出看看老师笔下那神秘的梅香泉，修平老师领着我从屋东角曲折而上。他指着远处说，那儿就是梅香泉。走近细看，果然有梅树，是蜡梅；有青竹，是水竹。梅竹之下，一注清流淙淙。

梅香泉是自然的存在，更是修平老师笔下的景致，像神话般的美丽，早已令我魂牵梦绕。

我庆幸，庆幸自己终于逃离夏日的炎热，驻足于梅香泉。聆听梅香泉悠悠的倾诉，仿佛天使的足音，从遥远的天际飘逸而来，落在绿色的山野里，渗进石缝土里，聚成脉脉的溪流，从泉眼里泰然而出，形成像一面古铜镜井口，平放在两块布满青苔的巨石之间。她的四周长着野花，四季替放。馨口的蜡梅，被肃杀的秋天，剥去茸叶，寒冬到来，漫天大雪将整个山野覆盖的严严实实时，蜡梅花却悄然绽放，馨香溢满山野，把卓清卓清的泉水染透，这便是梅香泉。

梅香泉是一处遗世独立的风景，是文学的美丽符号，是老师的精神家园。我陶醉在恬静里，也沉醉在盛情里。总想找修平老师聊聊，可他总忙

乎着，帮着收碗抹桌。见他刚要丢下手中的活儿，又涌来自称与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野孩子。他们哪有那么长那么多的话，用镰刀也割不断，本来极平常的话，他们却笑得前仰后合，一件极小的事儿，咀嚼得津津有味，真是不可思议。

我迫切地等待着，修平老师能跟我聊聊，心里就有了燥的情绪。哪知，他的母亲移椅而坐，听着儿子的细语，频频点头，母亲的一番细说，儿子又洗耳恭听。接着就是父亲无尽的叮嘱及教诲，那话却比白沙河的水还长，比梅香泉流动声还轻。我想去跟修平老师插上两句，没有空隙。那些自称从小光屁股长大的也失去了插言的机会。直到天亮，我睁开眼睛，仍听见父子俩在场子里絮絮地交谈。

他们的交谈是不容别人去打断的，高先生在场子里站立良久，父子俩这才不舍割断情话。老人领着儿子和高先生向屋角的南端走去，走向一块风水宝地。不一会儿，他们在笑意中归来，老人脸上露出踏实的欣慰。我猜定他们去干什么了。

师娘也是教书出身，我向来称她为高老师。在去年的这个季节，她遭遇车祸，与死神擦肩而过，左腿安着钢板，行动不便，但她仍在锅前灶后忙个不停，或许就在她每一个动作里，都包含着痛苦，但她依然荡漾着笑意，婆婆坐在灶门前一边添柴，一边揪着衣角擦泪，她在心疼自己的儿媳妇啊！

我们将要告别老屋时，村中又来了一群老少，篮子里装满鸡蛋腊肉，还有鲜鱼竹笋。我们拽回脚步，在席上听着村里老小对修平老师倾诉。他们品着酒，也品着修平，也品着这个季节，这是修平每年都要回来的季节，因为有生他养他的父母固守着乐土，还有至亲好友。这个季节成了无言的约定，思念他的或他思念的，都会按时到达，亲情友情乡情融在一起。

一同告别老屋时，两位老人家把我们送到路口。我们来到大路上，回过头来，老人家仍然站在那里，而他们的脚下正是不老的梅香泉，顽强的流动，如怨如诉。

在回家路上，高先生问我，梅香泉给了我什么启迪？我说梅香泉给我讲了许多道理。他说他怎么没听见。

我说，那就请用心去聆听吧！

宋进潮，男，1963年生于马良，保康县民协主席，保康县早期楚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心秘书长，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故事见于全国报刊，获国家、省、市群星奖、剧本奖、摄影奖。舞台剧《荆山楚源》获襄阳孟浩然文学奖。

林川河记

◎ 陈立堂

一条发源于房县的小河，轻轻一挥，在房县与保康的交界地带划出一道深深的峡谷来。峡谷北岸是房县桥上乡高阳村，南岸是保康县马桥镇堰坪村与林川村。小河有多个名字，在房县境内叫火石沟，流经堰坪村叫曾家河，流经林川村叫林川河，尔后汇入南河的上游汾清河，赴汉水、入长江、归东海。走进这道深谷，犹如打开了一个魔盒，“珍宝”琳琅满目……

随处浮动的幽趣

这道由海拔1600多米的高山形成的峡谷，最深处从谷底到山顶有5000多米，而谷底最宽处仅数百米。巍巍青山从汾清河畔拔地而起，逶迤至曾家河上游时，两端的海拔已相差1000多米了。阳春时节，下段绿树成荫，上段还是一片荒凉；谷底枝繁叶茂，谷顶依旧枯叶、衰草连天。而在初冬，上段白雪皑皑，下段则风清气爽；谷顶银装素裹，谷底犹存晚秋的风姿。那界线十分明晰。四季暗香悠然浮动：春天，杜鹃热情似火；夏天，芍药与百合清纯冷艳；秋天，野菊“满山尽戴黄金甲”；冬天，蜡梅不涂脂，不抹粉，如深闺中的佳人，铮铮傲骨中浸淫着高雅矜持。

峡谷两岸，很多地方古木参天，有青钱柳、扇叶槭、木莲、君迁子、紫荆、蜡梅等名贵树木100多种，不乏扇叶槭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许多大树的主干长满了墨绿色的苔藓，若不看枝叶，倒让人误以为是一些枯木，用最直观形象的方式向人们诠释着岁月的古老与沧桑。

林间有少数野猴栖居，也不知属何种“民族”。它们或蹲于崖头，或蜷于树杈，乍一看去仿佛干枯的蜡梅怪桩，让人难以发觉那是活物。待驻足观望，它们已悠然消失了，悄无声息。这犹如神农架的野人，嗅得着其气，但摸不着其踪影，惹得游人望眼欲穿，又难遂所愿，旷日牵肠挂肚。不过，有时那些猴子一点儿也不矜持。谷中有一座100多米高的大岩，岩上有许多“石阶”，稀稀疏疏地生长着一些常绿树木，是猴子的游戏阵地，故称“猴寨子”。猴子喜欢在上面嬉戏，有时倒挂金钩，有时追逐打闹，有时谈情说爱，有时相依相偎……偶尔，伴着尖厉的嘶声，树枝猛烈摇晃起来，道道黑影从空中划过，只一瞬间那树枝的摇晃便又“传”到了另一棵树上。

山间的沟沟岔岔里有许多溪流，别有一番风味，有的从悬崖上纵身跳下，跌一网缥缈的梦；有的从岩缝中钻出来，挂一串晶莹的珍珠；有的顺着岩石缓缓滑下，扯一道雪白的银帘……

而置身谷底，它的魅力会让你将外面的世界遗忘。一些地方，树木大多四季常青，如果不是气温多事，不是花草多嘴，让你难以分清四季。太阳光总是在半山腰犹豫徘徊，似乎永远也下不了走到谷底的决心，让你难辨朝夕。前面是幽深的“隧道”，后面是“隧道”的幽深，一步一景，变化无穷，你漫步其中恍恍然弄不清自己究竟从何处来，要往哪里去……

谷底的小河既野又温柔。夏秋时节山洪暴发时，浑浊湍急的河水咆哮而下，可冲走直径好几米的巨石，响声惊天动地，似千军万马在峡谷中奔腾驰骋，令人心惊胆寒。洪峰退后，小河变成了俊俏丰腴的少妇，慵懒地躺在青纱帐中做着春梦，那微微涌动的波澜是她起伏的心潮。而在大多数时间里，小河则是文静柔弱的少女，轻轻抚摸着乱石与水草浅吟低唱，仿佛在轻轻讲述着远古的神话，又像是在母亲的怀抱中调皮地撒娇。及至平坦宽阔处，聚一汪琼浆。鱼儿乐居其中，“皆若空游无所依”。有时，它们安然地悬在水中一动也不动，阳光透过潭水抚摸着它们油滑斑斓的脊背，影儿印在石头上，宛若一幅幅经典的国画。有时，它们忽而又在潭中倏地游来游去，像幽灵般来无踪去无影，似乎故意与游人逗乐。坐在潭边，即使是夏天也“凄神寒骨”。这情景简直可与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媲美。小鸟儿在林间玩得乏味了，飞到河里，在乱石间跳跃欢歌；或站成一个个“豆点”，似乎在提醒小河停下来歇一会儿。

在峡谷中穿越，再浮躁的心也会清幽起来……



待解的密码

奇美的景点遍布山间，有的孤峰兀立，似撑天巨柱；有的怪石嶙峋，像神仙，像妖魔，像禽兽；还有一些神秘莫测的石洞……

在林川河上游有个“黑龙潭”。站在山坡上望去，它像一块巨大的墨色玻璃，在黯淡的光影中闪着黑青色。这是一块揉碎了的无瑕碧玉，清澈得让人近瞧上去寒气透心，轻轻掬一点入口，立即爆满一腔清凉、甜润。过去，人们曾经在潭边搭有栈道，可惜早已被岁月吞没，如今连半寸朽木也寻不着了，过往的人们经过这里必须设法从两岸的石壁上绕过去。这个潭还有个神奇的传说。古时候，这里的山是一个整体，下面有条大暗河叫“黑龙潭”。潭中住着一条大蛇，它头枕现在的黑龙潭处，尾伏房县境内的火石沟，即将修炼成龙。一天，它去龙宫接受龙王的审核，身子一动，顿时山体崩塌，洪水奔涌，便形成了现在的整个大峡谷及黑龙潭。在龙宫里，龙王询问修炼情况，它答曰：“家住房保，身蜷黑龙潭，一旦动身，毁白米万石。”龙王听后大怒，遂把它给斩了。今天看来，故事纯属虚构，可能是缘于古人对黑龙潭的敬畏，或是以此寄托一种美好的愿望，抑或是借以鞭策现实吧！

大自然总喜欢卖弄自己的力量，有时大犯糊涂，抛出火山地震，给人带来灭顶之灾；有时搞些恶作剧，下一场“蛙雨”，让人虚惊一场；有时摆设“八卦阵”，弄出些极端怪异的玩艺儿来，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峡谷南面有个叫筲箕洼的山坳，没有一线溪流。然而，在特定时间路过那里时会突然听到“哗哗”的流水声，一股碗口粗的泉水顷刻间从一块大岩石下冒出来，让你猝不及防、吓得目瞪口呆。这在当地居民已是司空见惯了，每天上午九时、中午一时、下午五时左右，这股泉水都会突然出现，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后又陡然消失，年复一年，若非大旱从不间断，由此得名“一日三潮”。这是大自然给人类出的一个谜，谜底究竟是什么还有待我们去探索。

撼动蛮荒的战鼓

黑龙潭上游不远处是当地有名的“丁家寨”。说它是“寨”毫不夸张。丁家寨的上端非常狭窄，而且峡谷拐了个弯儿，乍一看去仿佛封住了口。下端的山脚连在一起，形成一道高十几米的拱形“门”，活像两位爱人在

深情地握手言欢。不对，应该是两位“老人”欲拉住要远走的“儿子”，不料“儿子”猛地一猫腰，从“四臂”下溜走了，只有那慈爱的“臂弯”永远以撼人的姿势定格在时光中，倾诉着无限的遗憾和思念……丁家寨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条形深宅大院。

清朝末期，寨中曾住过一个丁姓大户，这大概是“丁家寨”之名的来由了。丁家来此定居时尚不足七十人，多年后发展到一百多人，寨中再也容纳不下，遂搬到远处分居去了。在离“寨门”一公里处的数百米内，谷底相对宽而平，南岸有平整的绝壁，形成天然的石墙。当年，丁家沿着石壁建有一排房屋，如今已不见踪影，但仍可清楚地看到石壁上烟火熏烤的痕迹，注目遐思，似乎还依稀听得见婴儿的啼哭、狗的吠叫、鸡的高鸣……

据说，这丁家全靠伐木、烧炭、造火纸卖钱为生。他们沿河而下，将这些东西运到汾清河岸，把木料捆成排，把火纸和木炭装成袋，木排上载袋，在粗野的号声中把一家人的“命根子”“漂”向远方，然后再用木排把油盐米醋“漂”回来。想来也是，从峡谷中攀上山坡开荒种地太远，而谷底又没有土地可开垦，除此之外怎么能生存呢？只是，从住址到汾清河岸往返有二十多公里，全凭人力运输是何等艰难！按常理，人们都会选择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地方生活，而这丁家怎么选择近乎绝地来谋生呢？是躲战乱，是避瘟疫，还是逃匪劫？这实在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自然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不能不令人敬佩！

而今天，人们又在峡谷中创造出了令丁家人难以置信的奇观。通向山外、顺着峡谷南岸延伸的公路沿线，30多个隧道一线串珠、首尾相连，刚出一个隧道马上又进入另一个隧道，仿佛迷宫一般。3座小电站如明珠般“镶嵌”于林川河流域的青山绿水间，夜幕降临后，给原始味十足的峡谷涂抹上浓厚的魔幻色彩。最让人叫绝的则是在“小三峡”——房县境内的南河流域，修建了国家大二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三里坪水电站，约80公里的南河河段成为电站水库区，一直延伸到马桥镇前进村境内。作为南河的支流，林川河也有约6公里河道成为水库淹没区，连同淹没的南河河段形成了一个深谷大湖泊，美如长江三峡……

陈立堂，男，保康马桥人，《襄阳晚报》编辑、记者。作品散见于《中国校园文学》《文学与人生》《农村新报》《襄阳日报》等。《荆山薜萝鼓》一文获第27届中国地市报好新闻奖副刊类二等奖。



到桃花源去

◎ 向宗山

到马桥，你就得去桃花源！

桃花源是赏景的好去处，是避暑的好去处，是访古的好去处，是静心的好去处！

自桃坪河桥头溯溪而进，穿高柳，过垂杨，不到一里便来到龙洞河口的瓦缸潭。潭周是光滑的褐色石壁，高十数米，形状酷似紧口瓦缸。上有大坝筑峡，高二十余米。水溢坝而泻，直冲潭底后破缸而出。潭深水碧，寒气袭人，时有雾泛。今有飞桥横空，高达三四十米，望之若虹，其势壮观。在这里，你会被砰崖转石的气势所振奋，又会为水滴石穿的神功而惊叹！

沿公路行不到两百米，便来到第三个隧洞的门口。若是雨过天晴，洞口右侧崖壁上就会有飞瀑直下，像撕破的银纱高挂绝壁，仰望之，真如自天而降！稍近，则凉汽拂面，清风爽身。原来飞瀑源自半崖岩洞的一泓清泉，难怪到底清亮洁白！传说此泉能医百病，故称佛泉，那瀑就该称做“佛泉瀑”了。若不入隧洞而继续溯溪水而进，就一定要路过黑岩屋了。黑岩屋实为巨石底距地面有两米多高的空隙，仅容一人通过，穿屋而过时，中间三四步远为前后光线所不及，故而漆黑。穿过黑岩屋，迎面便可看到对岸暖龙洞的温泉在白雾中汹涌澎湃。

自此，峡窄涧深，崖树密茂，光线暗弱，高峡对峙，望之心怵。溪边岩石，或有钻凿之痕，是为古道遗迹。再行二三里，便到倒山窝。一片山崩地裂的景象，真果是乱石崩云！你不敢停留，仿佛山崩地裂正在发生。过了倒

山窝，峡稍宽阔，原始密林布满溪峡崖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穿行丛林不足一里，便可见一磨形巨石居于崖头，大部悬空却不坠落，而成奇观。再行两百步就到了神奇的老龙洞，洞在半崖之上，门口为苍松翠柏掩映，有泉飞流成瀑。寻洞，需结绳攀崖而上，将近洞口即可听到清泉急流之声。洞口有溶石造就的卧狮把守。进洞，即结绳于狮足，系身而下。用电光照探，可见洞内能容人百余。有三潭，曰：风潭、雨潭、冷子潭。有瓷白的石塔、石柱、石幔、石佛，煞是好看。洞里流水一日三潮，涨可盈洞，落则成溪。天旱祈雨，有求必应。因时有水涨，不敢深究。传说道人高天贵当年即在此骑龙行道，最后葬身于此。

紧挨老龙洞就是水帘宫。形若巨狮大口的岩屋可容人数百。奇怪的是，狮口的上唇上有数眼清泉飞注，形成水帘。因两岸山崖相重，似为溪流尽头，公路只好经狮口穿隧而入。过此隧洞，豁然开朗，是谓桃花源。溪南三十六峰罗布，溪北十二峰形成回龙顾主格局！龙头前有巨石一珠，威立石上，阅检对岸诸峰，若众将听令。其石即名：点将台。三十六峰，形态殊异，或屈原天问，或李白唱诗，或笔架，或砚台，或长剑刺天，或神女望夫。游历其间，可观赏天地自然生成的天马行空、李广射雕、猴儿抱桩、雄狮饮水等惟妙惟肖的景致。茅山岩突兀高耸，雄伟英武，是茅山祖师修仙得道之地。《保康县志》载“有三百余人在此得道成仙”，有道观遗址，至今香火旺盛。稍远，还可到钻天洞，自底钻洞向上而入，能容十数人，上方有可容二人并立的岩窗，洞内有倒生的石柱、石塔，有人住过的痕迹。若游兴足，还可到穿山洞去看石床，到绞进洞去看黑潭，还可去四十八大家房屋遗址，去寻访白莲教义军的栈道、营寨，官军捕杀义军的万人坑，王聪儿坠崖，薛刚营寨遗迹。若是隆冬，还可去看茅山岩垂下的数十米长的凌钩子。

漫步桃花源，你可听泉、观瀑、玩水、捉鱼、望石、探洞、攀藤、阅峰、赏景，还可访古、问奇、寻根。这里有陡峭的壁崖，甘冽的清泉，林立的岩峰，奇异的草木，珍稀的动物，名贵的药材；这里水流石上，无论涨落都永远清澈见底、甘冽可口；这里的岩石树藤都覆裹着茂密的藓苔和石斛，地上是厚厚的腐质土和枯枝败叶，那些古藤都碗口般粗细攀援缠绕在怪石与古树之上，望之如游龙、行蛇、腾虬；这里生长着金钗、乌金草、七叶一枝花、野天麻、野香菇、野银耳、野血耳、红豆杉、南紫薇，生活着猕猴、黑熊、野猪、野羊、獾、狸、獐、鹿、锦鸡、雉鸡、啼啼鸡、娃娃鸡，

还有小鲵、大鲵；这里春天紫荆繁闹，鸟语花香，夏天密林成荫，清凉幽静，秋天霜叶似火，层林尽染，冬天积雪如被，银装素裹。

漫步桃花源，你还可看到密林中先人砌就的石挡，遥想先人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平安自在的情景。

漫步桃花源，你可以吃到柴火灶做的农家饭菜，你可以吃到熏红的腊肉、正宗的山鸡蛋和苞谷酒，更有幸的是你还可以吃到火烧馍馍老母鸡汤。若在春夏之交，你还可以吃到岩葱、岩蒜、岩韭、岩花椒。

漫步桃花源，你会返朴归真，宠辱皆忘，把自己溶入原始，溶入自然，溶入太空和大地！

今天，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被21个隧洞与外界沟通，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貌少女将接受现代文明的养育！

向宗山，男，保康马桥人。早年从教，后就职于马桥政府。癖于读书，勤于笔耕，有散文、故事等作品发表。

心中那片绿

◎ 张德富

春天的脚步近了，我仿佛又看到了心中的那片绿。来到歇马镇，无须说，除了那奔来眼底的神奇九路寨，触目尽是满眼的绿色与和谐。

不论是城镇，还是新农村，都是一派和谐幸福令我微醺。至于随后去的歇马老街，就更加令我惊叹不已。这里的房屋虽然年代已久，但通过统一规划整修，和以前相比就判若两样了。现今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鸡犬相闻，人们来来往往，显现的是一片宁静和谐的景象。

看完老街，来到了三坪村。放眼望去，呈现的是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桃花、杏花、梨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红瓦白墙的房屋，掩映在蓝天白云之下。一条条平整的水泥路就像一条条玉带一样环绕着整个村庄。人们沉浸在春播当中，对我们的到来毫不知情，对于他们的这份投入，我们不敢去打扰，只能用手中的相机，“咔咔”留下那美丽的瞬间。

我来到一座四合院前，院外长满了大小不一的绿树，那树叶绿得简直不可思议，我饱餐着那份绿色带给我的惊喜，使我也想起汤显祖的绝妙好词，“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元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绿色牵引着我的脚步，不自觉地就迈进了这个小院，眼前的情景让我眼睛一亮，地上长的，盆中栽的，到处都是是一片绿，于是，使我又想起欧阳修的“长郊草色绿无涯”和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的诗句。我暗暗思忖，“绿”字在这些文豪的笔下所以频频出现，大概是因为她传递着大自然的灵性与和谐，绿是生命，绿是感情，绿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风景区；而和谐

是美，和谐是融洽，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完美组合。试想如果把绿与和谐去掉，我们此行游览的城镇和新农村会是什么模样？不言而喻，那些在草长莺飞时令下江南的游客，大都应该去新农村来品味这方浓浓的绿与和谐吧。

院内不只是绿，还有一口小池塘，水尤清冽，池中鱼可百许头，倏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人鱼之乐图啊。我猜想院的主人一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果然，在见到主人的那一刻，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主人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者，他精神矍铄，脸色红润，那股超凡脱俗的气质暗蕴其身，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更对我们喜爱这些花草树木而感到高兴。是啊，在这个远离城市喧闹的农村，本身就融入在大自然当中，这位老者还在院内侍弄一些花草树木，此情此景足以说明人与自然相处的是多么和谐完美。

远处林子里的树木茂密，枝叶随意地伸展着，无拘无束的向上攀登，它们快乐自由奔放，守候着那份绿。这里的人们也为了那份绿，小心呵护着每一棵树，每一根草，从不滥砍滥发，从不毁坏他们。因而，这里又是鸟儿的乐园。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鸟，哪里有鸟哪里就有生命。它们从这棵树上跳到那棵树上，一刻也不知道疲倦，因为在它们的心里永远有这样一片绿在等着它们，因此它们总是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山村的水也是绿色的，绿的洁净、清雅、不媚俗、不嚣张。一条河延伸在村子尽头，河水缓慢地流淌着，它似乎是山村的哲学家，因为它走的最踏实最沉重，它穿过一座桥又穿过一座桥，跨过一块巨石又跨过一块巨石。

都说好水隐藏在深山，远离风尘，美丽纯洁，我看这条河就是这山中的隐者。群山环绕，小鸟欢唱，可谓山奇水秀景宜人。来到这里，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也就远离了一个个欲望流淌的日子，心中充满宁静安逸。晴空下，满目绿色，显得是那么和谐。

我们最后一站是九路寨。九路寨耳闻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来过，今天就要目睹她的芳容，那股激动与兴奋就不言而喻。沿着陡峭的石板铺就的小路，一路欢歌一路笑语。大约走了几百步台阶之后，眼前豁然一亮，三座巨峰拔地而起，远看就像三炷香，最高的那座峰就是将军峰。他穿着厚厚的盔甲，英姿飒爽地矗立在那里。他一动不动的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维护着这里的和平与安宁，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历经了多少历史沧桑，静候了多少个日夜，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期望着什么。如今，人们来了，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此时此刻的将军似乎笑了……

穿过一条条林阴小路，大自然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献了出来，红的花，绿的叶，清的水……我们就像一只只快活的小鸟一样穿越在花草树木之中，完全置身于自然之中，也忘了路的远近。当一个天然的石洞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才记起，原来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石洞名曰黄龙洞，洞内高大宽敞，一股清冽的泉水缓缓流出，在洞口形成一道瀑布，虽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但却蕴涵着一股娇柔之美，美得含蓄，美得自然。

时值中午，当我闻到一股股香味的时候，才发现肚子早已咕咕叫了。于是，就着桶面，舀来香喷喷的鸡汤，那真叫人间美味啊，当然，还不止这些，烤红薯，烧土豆，让我应接不暇。

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九路寨，离开了歇马镇。当我回到县城被春风吹透胸膛的时候，我感到了一股股暖意，因为我已经领悟了人生的永恒绿色并不受地域和时令的限制，它鲜活在绵延不绝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长河中。

张德富，男，保康县作协副主席。百万字作品散见于《民间文学》、《作家报》、《小说月刊》、《读书文摘》等。著有小说集《遇见最美的年华》，长篇小说《爱上你不是我的错》。

保康的秋天

◎ 赵明庚

星移斗转季轮流，时令交接至立秋。
碧绿稻田千层浪，澄黄瓜果万担收。
悄然送走冷风雨，百姓庶民暖无忧。
金风送爽催凉意，五谷丰登添锦绣。

秋，广袤无垠的大地，仿佛在一夜之间，被人用浓重的画笔涂抹上了一层颜色。秋分时节，荆山的秋意渐近，晨雾沾衣，夜寒入衫，鸿雁成行，艳阳朗照，旷野平畴和远山近水已在悄悄传递着秋的消息：山红石头黑，农民种小麦。

(一)

蝉鸣杨柳闹新秋，收起钓竿随碧流。
蓝天白云头上绕，腹中粗稿水中柔。
何能安逸兴骚客，更有诗情话深秋。
无计留住天下绿，风吹枫叶落满舟。

站在荆山主峰聚龙山，放眼四周，保康上下，荆山南北，满眼金秋重彩。沮漳沿岸，漫山遍野，一片深绿，偶尔夹带着一点点鲜红或金黄。桂花的

香气，弥漫在快乐的旅途，又大又圆的柿子，成熟于山岭间。特别是那铺盖在地面上厚厚的秋叶，显得丰富，金得耀眼。路上有刚被秋风吹落的叶子，像一只只蝴蝶在风里翻飞。没来得及收集的板栗苞，似洒落的刺儿球，滚的满地皆是。

在一棵棵板栗树下，我真实感受到深深的秋意。一片片飘落的秋叶已经完成了它们短暂的一生，纷纷从树上飘下，落在那沟岔路边，妆点秋天这片成熟的金黄，一片片秋叶用生命托起秋天的美丽！那是在城里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用生命演绎的绝美篇章。

目击所处，展现出秋天里大山不同的景观，在树影婆娑中有一簇新绿，点点红星点缀其间。那份“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尊崇，让山坡上的秋意褪色，荡涤我一路而来的风尘，带着秋季的厚重和雄浑，镌刻秦月汉关的沧桑，如陈年佳酿的浓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撼人心魄，随后慢慢地沁入心扉，心胸马上变得宽广，一腔热血激荡不已。秋阳中的我已融入这山乡的秋景之中，无限的遐想和思恋。

滞留秋季时的山乡村寨，眼前一篇明丽秋色，片片叶在风中瑟瑟作响，偶有几片徐徐飘落在我面前。我踌躇不前，呆立沉思许久，看着它们把自己的生命以另外一种生存的形态，在一个轮回中延展、复活直到永恒。而我，心胸也猛然豁达了，在这刹那间突然感悟：自己应该赋予秋季最真最纯最初的情感，因为当生命从身边渐走渐远，错过的也许并不是这片美景，而是一生的幸福，在徐徐秋风中，我更懂得了珍惜！

(二)

游揽故乡群山巅，尘满衣裳霜满冠。
顿觉时光如梭逝，暮阳晚霞映山川。
风吹万里人不渡，鹤老一年翅渐残。
盏茶独饮难为醉，舞文弄墨觅清欢。

适逢中秋佳节刚过，今天的夕阳显得有些疲惫，带着几分吝啬，从薄薄的云层中露出几丝余晖。是呀！没有朝阳青春般的鲜红，也没有当午火一般的力量。淡淡的红光，柔和中带几分倦意。仿佛被一整天的云雾压得刚透过气一样。怨秋风，叹乌云，却没能改变什么，夕阳慢慢地靠近地平线。

然而，就在下落的瞬间，似乎依恋大地，有什么要告诉人们似的。微弱的红光，在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拉出了一条长长的彩带，也给我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暖意。望着渐渐消逝的夕阳，我不由地感叹道：莫怪秋意人渐老，只愿春风暖夕阳。

深秋，叶子脸色变了，变成青色、汁绿色、藤黄色、金黄色、暗紫色、铁红色、浅蓝色、黑红色，鲜红色、大红色、酱油色和橘黄色等等。这些颜色爬上山坡，跳进沟壑，登上崖壁，跑到原野，渲染了大地。这就是姹紫嫣红、五彩斑斓的秋色。

任何一种叶子都出生在春天，而春天又是从树木的嫩芽里拱出来的，能表现春天，不是蓝天，不是大地，不是云彩，而是破土而出的草尖和树枝上的嫩芽，以及金黄色的油菜花。能表现夏天的不是火热的骄阳，不是蓊郁葱茏的树林，而是树林下面厚厚的凉荫和握在手里摇动的芭蕉扇，当然，还有趴在门口墙下吐着舌头喘气的黑狗和扇开翅膀卧在土窝里弹土纳凉的公鸡母鸡，以及在农夫脊梁上滚动的汗珠儿。如果说春天是人类的少年、夏天是人类的青年，那么，秋天就是人类的中年。中年人要比少年人和青年人经历得多、成熟得多。春天，万物复苏，草木都发出了藤黄色的嫩芽，夏天则是一派深沉的绿色，没有更多的颜色来渲染这些季节，可是到了秋天，由于草木走过了漫长的春夏，经历了充沛的光照和狂风暴雨的洗礼，颜色就变得丰富多样起来，在广阔的田野，最抢眼的色彩是庄稼，黄豆、黑豆、红豆、豇豆、绿豆、高粱、谷子、玉米、芝麻、红薯和花生的根茎和叶子，都变成了红、黄、青、绿、绛、粉、紫的颜色。走进大山，走入峡谷沟壑之中，你会看到悬崖峭壁上开着一簇簇鲜艳的黄菊花、白菊花、粉菊花和紫菊花，尤其是那些笼罩在大山上的灌木和乔木丛林上的密密叶子，都被清凉的秋风给吹成了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的色彩，看去，真像红花柳绿的民族服装穿在了层峦叠嶂的大山上，真像苏杭刺绣而成的多彩艳丽的绸缎覆盖在了大山的身上。

(三)

层林尽染满山枫，霞映绿水别样红。
月桂飘香千里远，挥笔龙吟一诗雄。
雁阵南飞边际隐，轻云北飘沧海终。

硕果压枝诱人醉，欢歌笑语漫长空。

这几天，连续不断的秋雨，让人心情舒畅，也带来几分凉意。特别是那无情的秋风，也跟着捣乱，把树叶吞噬，树枝发出了沙沙的叹气声，仿佛在告诉我们，衰败已无法避免。中秋月圆，剥去它思念的翅膀，留下我的躯体，孤独地在城市中徘徊。

桂花飘香，月柿又红。“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正是“静美”二字对生命延续轮回的有形理解。秋风、圆月、桂香，还有落叶呢喃的私语声。

在山乡，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蘑菇、山菌、木耳、灵芝、野果。让我满足而兴奋，是我今生难忘的时代。

在秋雨中徘徊，蓦然回首六十年的人生时光，回忆那生机勃勃的日子，曾有多少感动永存心底，细数我点滴的快乐和痛苦，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流逝的岁月，无情的光阴，追逐我日出日落，日夜晨昏。当我行走在承载生命轮回的时光中，才真正体验时光飞逝！有种思绪，不管你走到哪里，它依然伴随你；有种情怀，不管你置身何地，它总是如影随形，永远挥之不去。我喜欢独自在秋季去寻找曾经留有足迹的地方，曾经欢笑过的山水，贪婪的呼吸着那里的空气，寻求往日的气息，回忆一个个我与你、他的故事，回忆一次次挥霍青春的时光，完美或失意的拉下帷幕。

秋天，更是以满山灿烂的色彩、神秘莫测的云雾与山、与水、与树、与石融合在一起，形成浩茫宏阔的气势。那山，时而峰峦浑圆、势宏而形秀，时而气势磅礴陡峭峥嵘、奇幽而灵动；那水，或溪涧纵横蜿蜒清澈，或湍急翻卷绕山穿石，势不可挡，或细浪涟漪潇洒飘逸，或悬崖飞泻，从天而降吼声震天；那石，鬼斧神工，或依于悬崖峭壁之外，或立于荒草怪坡之上，在似与不似之间，任人遐想；那树，林莽苍翠，或挺直伟岸高耸入云，或盘根错节丛密藤连，既展露婉约之势，也现阳刚之美；那色，红橙黄绿青蓝紫，漫山遍野，层林尽染，万紫千红，争芳斗艳；那云雾，时聚时散，时浓时淡，时似波涛翻滚的海浪拍打着崖岸，时如垂帘瀑布直泻江河玉潭，时像一层层轻纱覆盖着山峦村庄，神奇迷离，变化多端，青峰以云雾之魂魄耸立，云雾以青峰之神韵流淌，相互映衬美不胜收，酷似一幅幅绝妙的丹青国画。让人在大自然中流连忘返，把自己融化在这天地境界之中……



(四)

满目秋色竞争芳，田园农庄遍地黄。
霜打风吹挺傲骨，露凝雨淋诉衷肠。
骚客诗韵游寒岁，敢换黄袍着艳装。
未惹蜂蝶醒晓梦，引来诗人咏华章。

我从荆山主峰一路逶迤，在清溪河畔的山城小驻，辗转回到我的故乡店垭杨树村，鸡啼鸟鸣，虫吟起伏，浓雾散发着温暖而新鲜的泥土气息。饱满澄亮的露珠像婴儿纯净的眸子，迎着朝阳的缕缕霞光。农家的田园、菜圃、坡地，种满了茄子、番茄、豇豆、丝瓜等各种蔬菜，田里到处弥漫着蔬菜的清香。你看那，成熟的番茄像一个个红色的灯笼，隐藏在稀疏的叶片底下，像一个的羞涩女子；辣椒地里挂满了红得不一致的辣椒，有浅红、紫红、暗红、深红，它们形态各异，不规则地点缀在低矮的辣椒梗上，在清晨里像红若云霞，像辣妹子红彤彤的小脸蛋，瞅着，就禁不住想上前亲上几口，含在嘴里。心里只这么一念，嘴角便情不自禁地渗出口水来，仿佛那些辣椒已变成了香辣可口的美味；田园里，金黄色的丝瓜花东开一朵，西开一朵，如具有质感的丝绸，在丝瓜长长的藤蔓上翻然涌动着，修长的丝瓜像少龄妙女，在晨曦里晒着自己苗条的身材，在秋风里晃悠悠地摇摆着，发出吱吱的声响，散发着优雅的气韵。

早晨的炊烟漫漫吹散，太阳徐徐地升到了空中。暖暖的秋阳，大片大片地倾泻在果园里，透过果实与叶子的缝隙，在农民的脸上印下一个又一个生活的痕迹。你看那，挂在树上的柿子，珠圆玉润，晶莹饱满；橙子园的橙子，硕大丰腴，质感丰厚；桔子园的桔子，如丰满的少女，红得不张不扬，荡漾着成熟诱人的韵味。看着漫山金黄的桔子，让人莫名地就走了神，想入非非。乡亲们在果园里，乐滋滋、喜盈盈地采摘着果实，满了一筐又一筐，他们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与希望，他们一年的辛苦与汗水，总算有了回报。

秋日的下午，农村的山野静寂而怡人，山川里流淌着淡淡的野草味儿与落叶腐烂的气息。静坐在坡地上，放眼望去，层林尽染，满目斑斓。漫山的枯草在秋阳的映照下，变得松软起来，如柔软的毛毯铺在那里，让人忍不住想放肆地躺在草垛上，静静地看那洁净高远的天空、看雪白飘逸的

云朵、看结队成群低飞的鸟阵。或者，闭上双目，什么也不看，走进时光的深处，去想一些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往事。山野里一坡又一坡金黄金黄的野菊花，把深秋寂静的景色衬托得绚丽动人，秋色，一下子就灵动鲜活起来。

黄昏，是乡村秋色最美妙的时刻。夕阳的余晖，把屋舍、树梢、田园、涂上一抹抹金黄，整个村庄沉静下来，在斜阳的余晖里散发着金子般厚重而又落寞的光辉。空气里燃烧着柴垛的味道，燃烧着泥土的味道，燃烧着农人汗水的味道，燃烧着农家红薯、饭香的味道，这些味道都是生命的味道，是人生最深最真实的味道。淡蓝淡蓝的炊烟从村舍的屋顶袅袅地升腾起来，轻轻淡淡地滑过屋顶，蔓延到树梢、田埂、地垄上，与夕阳缭绕着暧昧着。远处，一对相爱的恋人，缓缓地行走在田间小路上，慢慢地淡成一段剪影。此时的乡村秋色，是一首诗、一幅画、一曲歌谣。

晚霞退去，月亮缓缓地爬上了树梢，乡村一片朦胧静谧，农人们满足地进入梦乡。乡村秋色渐渐地、渐渐地沉溢在月色中，也沉淀到人们的心灵深处。

(五)

人生道上几知音，月楼书阁弹古琴。
梦醉群山秋景色，迷秋恋景思惜情。
举头遥望亲人远，把盏醉茶独自斟。
本是一路游览客，缘何激起亲情心。

秋，随着秋风稀稀疏疏落下几张黄绿相间的叶子，向人们传递着秋的信息。然而，当你走进保康秋天的茶园，却是别有一番胜景。满山满坡的茶树郁郁葱葱，严严实实，将山谷围成个偌大的圆盘。绿！绿！！绿！！到处跳动的皆是耀眼的绿。这分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绿的山峰、绿的山脉嘛！哪有什么秋的景象！手捧玉壶三分醉，走进茶山云里香！

好客的茶农会满腔热情的接待了你们，搬来桌子、凳子、椅子，泡上热茶，摆上板栗、桔子、南瓜子等各式各样的点心。一边品着香茗，吃着点心，一边听着茶农指手画脚听他讲着绿茶的一些特征和性能，那是多么舒心惬意的事啊。茶树是一年四季绿色植物，并且还有春、夏、秋茶之分。





如果是在春上你就没有这么自在，蜜蜂、蝴蝶在你的面前或背后飞舞着、盘旋着，嗡嗡唱着小曲，戏弄你的发头，或是调皮地亲亲你的脖子、脸颊，吓得你胆战心惊，同时，也感受到了与自然相拥的乐趣。

在茶乡，家家都有一片茶山。一条狭窄的山路自屋前蜿蜒而上，将大圆盘似的茶山分成两半。人行其中间，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怀抱之中，成群的蜜蜂，在茶树间跳起了欢快的迎宾舞。天空穿上了蔚蓝色的衣裳，秋日的阳光揭开羞涩的面纱，温情的将来客拥抱。空气是从来没有过的清新，带着丝丝茶树的芬芳。就在这绿色里做着同一个绿色的梦。

行至茶园，茶园主人会热情地给你讲起茶叶的种植和管理。为了保护茶园生态平衡，为了让茶叶品质纯净自然，茶园就禁止了喷施农药等化学物品。抚摸着鲜亮翠绿的叶片儿，你会想到，在这不沾尘嚣的僻远山谷，作为我们人都能得以心灵的净化，更何况茶呢！

茶园“秋色”，别有一番滋味。

(六)

紫薇山城香满空，蝉鸣柳杪处处红。
秋风卷叶坠山北，夏暑融波渡险峰。
润浥衣巾枝上露，凉生竹树节间风。
深秋天地标新韵，赏月品茶看过鸿。

我在壮丽的荆山行走，我在保康的金秋徜徉。

从粉清河的黄龙观村到官山的森林公园，从九路寨的云翳到温泉的柔腻，从蜡梅谷的百花到县城的水上楚文化长廊，独赏秋色，眼界大开。

秋日的午后，阳光明媚，清风相伴，如同回到了春末夏初的那个时候。飞舞的树叶在我的脑海里幻化出满天翱翔的风筝，那样的美丽欣赏。只是此刻，没有了那样活泼的氛围活泼的箏儿活泼的身影和活泼的声音，有的是寂寞的树、寂寞的叶、寂寞的我和这寂寞的秋色。真想躺下睡一觉，闭着眼睛做个梦。草地如云，漫步其上，仿佛在云端飞渡。随风飘舞的树叶，落英缤纷，若不是群鸟争鸣，还以为自己到了哪个世外桃源。

蜡梅岭的秋不是单一的色彩，有纯绿的，有火红的，还有金黄的，还有泛着光的银灰色。就是随意拾起的一片树叶，也是要么绿中泛黄，要么

半红半黄，要么正反两色。远观时，却是红色为主，辅以金黄。仿佛自然物也会打扮自己，如此斑斓的图景，好像是在告诉我，生命的色彩也是如此美好。

中华紫薇林的秋，还有紫薇在依然吐露着芳香。一树一树的花瓣，盛开在眼眸，盛开在诗词里，绽放在美文里。让人品出一份情的本真，一种生活的素淡。

五道峡的幽谷，楚时的卞和也有一份赏秋的情致，大概是献玉成功。那些素香的花，是在寻找，或是在倾听，或是在沉思。野菊花吐露芳香的时候，好像唐诗中走来的女子，看那一穗一穗的花蕊、一滴一滴的秋雨，一片一片的秋叶，一朵一朵的白云。这样的秋天，这样的抒情，无论是在画卷或诗行里，都值得去珍藏。

清白的阳光下，我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对着黄土、青草和花朵，纯净的阳光，想着那些故事和草叶一样变老。落下，随风，远逝，又化作尘土，归于无痕。

躲开尘世的虚伪，回到紫薇林，我想让紫薇花在诗词里绽放纯美。在安静的时光下，为情盛开。在秋语里，让紫薇花开得绚丽，知道珍惜，学会谦卑。从紫薇花香中，读懂人生的味道。

我想摘一株兰草花，留作诗的纪念。遥想蜡梅花、牡丹花、映山红的秋天，老了诗词里的故人。那些在秋天里走过的人，不知不觉在秋风秋色秋声中老去的岁月。几年以后，我也和画面中那朵落红、那片落叶一样，在自己的故乡，在荆山那片开满绿叶繁花的土地上，和秋天一起饮尽一杯绿茶。在文字里，相思难忘。

(七)

久闻诗豪隐保康，德高望重国粹腔。
拜圣求贤得一面，日思夜梦获文良。
兰心蕙蕊喜相聚，傲骨松风不染缸。
远客近朋茶当酒，墨浓书香振家邦。

雁阵南去，金谷飘香，我终于走进了醉人的秋风，走进了李修平先生迷人的书屋，兴会梦里故人，人淡如菊，畅谈人生，想象春天的楼上书屋，



必是花香、书香、墨香。我特别喜欢秋天，甘愿把自己的一辈子，流放在不管是在荆山保康的层林间，还是繁华闹市的远安城，让秋霜染白我的头发，雕刻我的容颜，青春永驻。不知不觉，已经走进心田，目睹了真人胸怀，生活便踏实了许多，人生便充实了许多。荆山真美，保康真美，秋色真美。走进秋天，就像走进了多姿多彩的人生；走进秋天，就像走进了人生的中年；走进秋天，就像庄稼人走向了广阔的田野，满面喜悦的收获着饱满的五谷丰登。

赵明庚，男，1952年11月生于保康店垭，因祖辈旧时的显赫成就今生的落魄，但无悔无憾，虽仅念初小，却一生视书为宝、为友，终身以读书、写诗、填词、作文打发时日，长期经营茶叶，深爱茶文化，花甲之年坐上远安论坛版主。

荆山旅游文化丛书

◎影韵保康

◎**随笔保康**

◎民俗保康

◎故事保康

◎品味保康